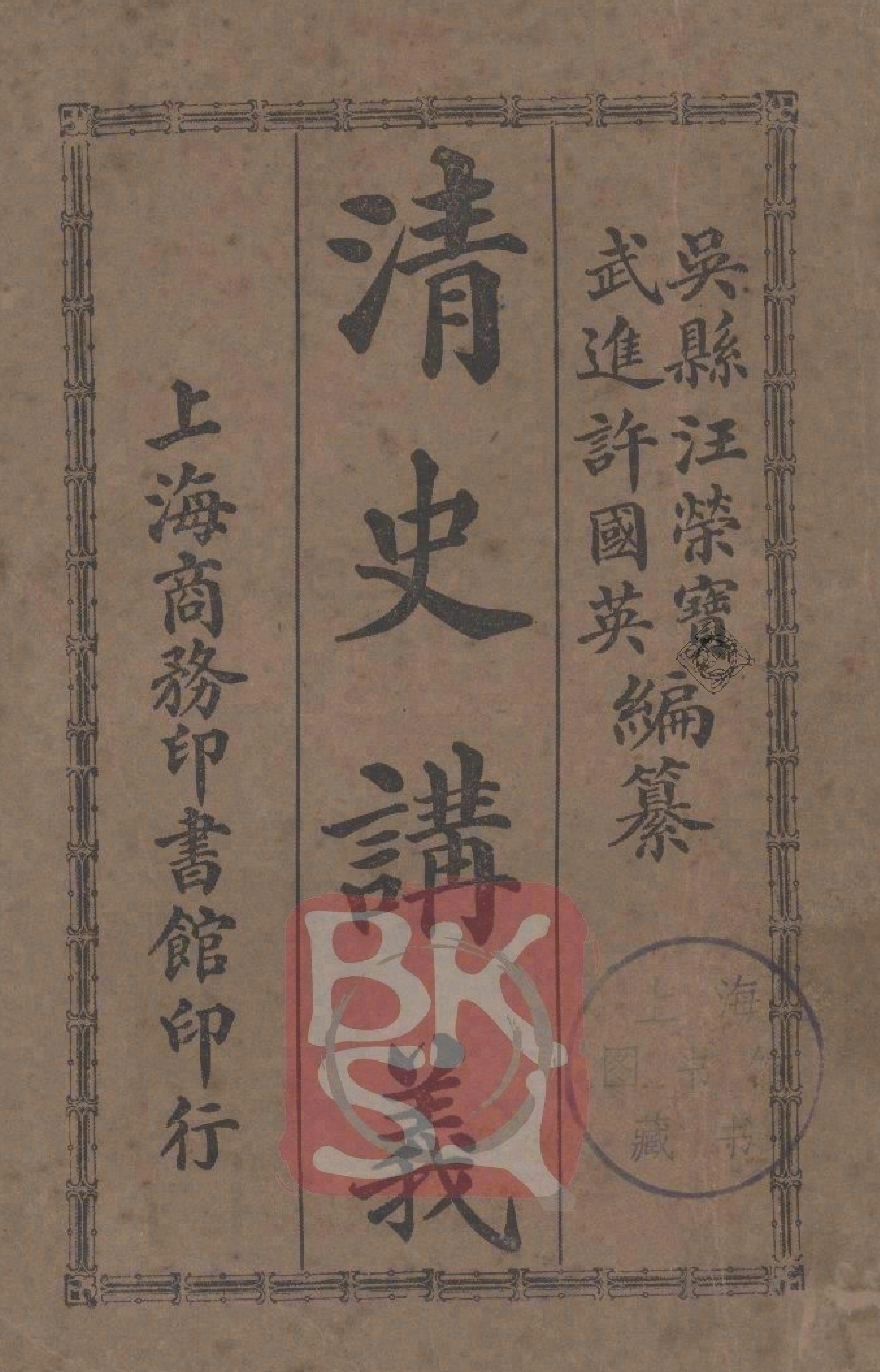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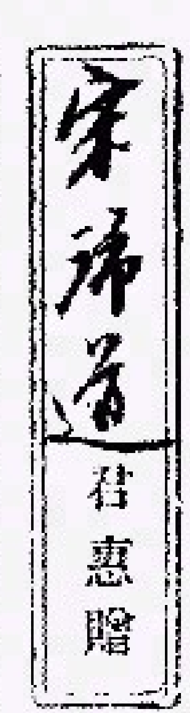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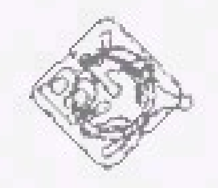
吳縣汪榮寶
武進許國英 編纂

清史講義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君惠贈





清史講義

緒論

第一編　開創時期

第七章　明永曆帝之割據

第八章　三藩起兵

第九章　臺灣之用兵

第三編　憂患時期

第二十一章　嘉慶朝各省之亂事

第二十二章　回疆之騷動

第二十三章　鴉片戰爭

清史講義

緒論

清史者、中國歷史之一部、即全史中之近世史也。中國之建邦、遠在五千年以前、為世界最長之歷史。又其文化為古來東洋諸國之冠、其疆域奄有東方亞細亞之什九、其興衰隆替、足以牽動亞細亞列國之大勢。故中國史之範圍、實占東洋史全體之太半、而隱與西洋史為對待。書契以來、至於今日、歷史之著述、自官定史鑑、及私家志乘、汗牛充棟、舉世不能舉其業。然紀傳之屬、詳於狀箇人、而疏於談羣治。編年之作、便於檢日月、而難於尋始終。要之事實散漫、略無系統、可以為史料、不可以為歷史。歷史之要義、在以鈎稽人類之陳迹、以發見其進化之次第、務令首尾相貫、因果畢呈。晚近歷史之得漸成為科學者、其道由此。夫人類之進化、既必有其累代一貫之關繫、則歷史亦不能於彼此之間、劃然有所分割。然或因一事變起、而有足使當時大勢面目一新者、史家為便編述計、特據此類事變、以為標準、而區分時代焉。顧歷史時代之區分、常因史家觀察之不同、而有互異之離合。日本文學士桑原騭藏、嘗據中國本部之大勢、參

考旁近各族之盛衰，而以太古至秦一統之間爲上古期，自秦一統至唐之亡，凡千餘年間爲中古期，自五代至清朝之興七百年間爲近古期，自清朝之初至於現今垂三百年間爲近世期，其義具詳所著東洋史要。今姑用其說，大別國史爲四部，卽（第一）太古至戰國之終爲上古史，（第二）秦至唐爲中古史，（第三）五代至明爲近古史，（第四）清朝之興亡爲近世史。

學者欲知今日中國變遷之由來，及世界列國對我之大勢，則研究近世史爲尤要焉。邇來東西史家，常有倒敘之法，卽由近世之事實，次第上溯，以至太古。此雖史篇之變體，然其用意，欲使學者先今而後古，詳近而略遠，以養成其應變致用之知識，其諸大雅所不譏也。今略師其意，特取清朝史爲講述之始事。又略以二百六十八年間事勢之大要，分爲四大時期如左。

（一）開創時期　謂自清朝創業之始，迄三藩臺灣之平定是也。此期自清太祖侵略尼堪外蘭以來，次第併合塞外諸部。又破明兵，據遼瀋，兵力所至，無不屈服。天聰崇德之間，下朝鮮，臣蒙古。迄順治朝，遂入關定鼎，規取中原。然當時明室偏安諸帝，尚或割

據東南。保其片土。而遺臣宿將。亦有陰圖恢復。稱兵海外者。至康熙初不絕。及康熙二十年。吳世璠鄭經同時授命。然後三藩悉平。臺灣在握。海內統於一尊。而清朝之基業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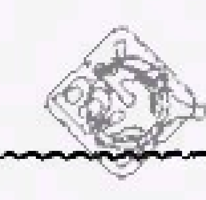
(二)全盛時期　謂自康熙中世迄乾隆末年凡百餘年間。是也。此期之武功。則西藏。青海。準噶爾。回疆。次第平定。境土增拓。頗越前代。其外交。則尼布楚條約。使俄羅斯盡撤黑龍江畔之堡寨。而以外興安嶺以南之地。歸諸中國。其文治則康乾兩朝。再舉鴻博科。廣刊巨籍。影響及於全國學界。文學考訂。斐然稱盛。要之此期歷史。可斷爲清朝史中之全盛時代也。

(三)憂患時期　謂自嘉慶初年迄於咸同之際。是也。於本期內。則教徒苗族。相繼煽亂。而太平天王洪秀全以匹夫崛起。席捲中國本部之太半。更歷清廷三朝。用兵十餘年。卒以滅亡。外則歐人東漸之勢力。日以擴張。自鴉片戰爭以來。數與外人搆兵。而每戰必敗。每敗必喪失權利無算。實逼處此。已兆其端。於是西力之東侵。遂如洪水猛獸。一發而不可制。而革命潮流。亦與之俱長。專制帝國之命運。蓋駸駸告終矣。

(四)改革時期　謂自同治光緒以迄今日五十年間是也。本期內爲專制惡果成熟之候。內蔽於母后。外怵於強鄰。寵賂日章。紀綱墜地。其危與急。殆岌岌不可終日也。甲午之敗。廷議頗主變政。爲西太后所阻。卒釀成拳匪之亂。八國聯軍入都。清幾亡矣。乃以城下之盟。延喘旦夕。於是勢不獲已。寖假而派大臣考察歐西政治。寖假而詔稱九年預備立憲。實則聊塞觀聽。未嘗矢以至誠也。民黨稔此情勢。知非實行革命。不足以建新國而謀自存。義旗屢起。卒以辛亥八月。大舉於武漢。越四月而南北統一。民國政府成立。於是改革之事告終。而建設之局方始。蓋歷史所未有也。

肅慎挹婁扶餘及沃沮

靺鞨七部



清史講義

第一編　開創時期

第一章　清朝創業以前滿洲之史略

占亞細亞大陸『中央高原』之東部、而與俄領西伯利亞、及朝鮮北部壤地相接者、是為滿洲、實維清朝創業之地。滿洲之有國、蓋在中國唐虞時。是時通古斯族、有肅慎氏者、始通中國、當帝舜二十五年、來獻弓矢。成周之初、數入朝貢。其國界南至長白山、北抵黑龍江、東濱日本海、約當今吉林、黑龍江、及西伯利亞之沿海州等境。及後漢時、亦稱挹婁、魏晉之際、使命間至、史家記錄、常兩名互稱。而其西南、別為扶餘、有今開原以北千餘里地。東南別為諸沃沮、有北沃沮南沃沮及東沃沮諸部。沃沮者、蓋卽窩集、滿洲語森林之義也。

北魏之世、中國分裂、而肅慎故土、亦離為七部。在松花江沿岸者、曰粟末部、與高麗接。粟末者、以粟末水得稱、卽松花江之古名也。在粟末北者、曰伯咄部。伯咄東北、曰安車骨部。其正東、曰拂涅部。拂涅東、曰號室部。其在黑龍江下流沿岸、當安車骨西北者、曰

黑水部。在長白山附近。當粟末東南者。曰白山部。總謂之勿吉。而隋唐以來。稱爲靺鞨。則南北方言譯對之異也。

渤海

靺鞨七部。黑水粟末爲強。周武后天授元年。(西歷六九〇年)有大祚榮者。爲粟末部長。國勢驟盛。唐睿宗封爲渤海郡王。自後改國號曰渤海。事在元宗開元元年。(七一三年)大氏自祚榮以來。世有英主。祚榮子武藝。及從元孫仁秀。皆以賢明在位。勢益張。其屬地東瀕日本海。西接契丹。南連新羅。北羈黑水以下諸靺鞨部。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官府制度。燦然大備。隱爲東方雄國。仁秀之後。四傳至諲譔。國勢浸不振。當是時。通古斯族別部契丹。自南北朝以來。既據有內蒙古東部一帶地。及唐昭宗天祐四年。(九〇七年)有耶律阿保機者。統治契丹。乘渤海之衰。數與構兵。至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九二六年)遂拔其國都忽汗城。(今吉林寧古塔附近)徙其名帳千餘戶於燕。渤海以亡。

女眞

當渤海之衰。而黑水靺鞨。又次第恢復其舊土。號曰女眞。及契丹滅渤海。女眞西南部之在混同江(卽松花江)附近者。隸契丹籍。謂之熟女眞。其東北部之散在黑龍江至長白山之間者。不隸契丹籍。謂之生女眞。生女眞別部。有定居阿勒楚喀河側者。曰完

顏，宋仁宗寶元時，（一〇三八年頃）烏古迺爲完顏部長，役屬鄰近諸部，勢力漸振，遼（契丹國號）以爲生女眞節度使，烏古迺死，其後嗣皆務闢境土，寖以盛強。自烏古迺五傳，至其孫阿骨打，以宋徽宗政和三年，（一一一三年）爲女眞主。翌年，遂叛遼獨立。是時耶律氏世衰，阿骨打乘之，數破遼兵，征服混同江附近諸部。政和五年，（一一一五年）建國號曰金，稱皇帝，是爲金太祖。金之先世，或言來自新羅，蓋亦通古斯族之一種，本名珠里眞，後誤爲女眞，亦曰慮眞，意卽肅愼之轉音也。金稱帝凡百二十年，至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爲中國蒙古聯軍所攻，國亡。元既混一區宇，分設萬戶府，鎭戍其地，而其遺族，尙散居混同江南北，各仍舊俗，從事射獵，設官牧民，隨俗爲治。明初疆圉，東盡於開原鐵嶺，遼瀋，海，蓋，其東北之境，爲政府實權所不及。永樂初，倣唐羈縻州之制，分建衞所，僅具空名。而女眞舊部，皆各戴君長，割據一隅，不相服屬。清朝之先，實卽女眞別部之一也。

滿洲名稱之起原

滿洲之名稱，義出佛教，本印度語，以清文考之，二字本皆平讀，音近曼珠。清朝創業之初，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曼珠師利者，卽曼殊室利，爲釋迦牟尼師毘盧遮那之本師。翻譯名義，曰「曼珠華言妙吉祥也」。當時建號之義，實取諸此。今漢

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無可疑也。

第二章　創業之始及塞外各部之兼併

清世系之由來

當遼金末造、女眞別族、有名布庫里雍順者、始建國於長白山東南鄂謨輝（亦作俄謨惠）之野、居鄂多理（亦作俄朵里）城。相傳布庫里雍順、爲天女呑朱果所生、天女錫之姓曰愛新覺羅、（愛新譯言金也覺羅卽姓氏之義）名之曰布庫里雍順。時鄂謨輝有三姓爭爲雄長、日搆兵相仇殺。適一人取水河步、見一男子、藉柳枝野蒿端坐其上、察其貌非常、歸以語衆。衆皆趨問、男子自言天女所生、且告以姓名。衆以爲神、迎至家、三姓者議推爲主、遂妻以女、奉爲貝勒、居長白山東鄂多理城。鄂多理城者、在瑚爾哈河源勒福善河西岸、去寧古塔西南三百餘里、近金上京地。其後數世不善撫其衆、國人叛之、戕其宗。有幼子名范察者、遁荒野得免。數傳至都督孟特穆、（後追封肇祖）生有智畧、慨然有恢復之志。計誘先世讎人之後四十餘人、至呼蘭哈達山下、殺其半以雪讎、釋其半以爲用、遂居赫圖阿拉、今興京廳是也。孟特穆四世孫爲福滿、（追封興祖）福滿有六子、第四子覺昌安（追封景祖）承先業、居赫圖阿拉地。其餘五子、各築城環赫圖阿拉而

居，近者距五六里，遠者二十里，並稱寧古塔貝勒，覺昌安多才智，率諸貝勒攻破鄰近部落之雄傑者，擴地漸廣。其第四子爲塔克世，（追封顯祖）塔克世長子爲努爾哈赤，卽太祖高皇帝也，開創之業，由是成焉。

當時滿洲之形勢

太祖以明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生，長有武略，國人號曰聰睿貝勒。當時女眞部落，大別爲四，（一）滿洲部。曰蘇克素護河，曰渾河，曰完顏，曰棟鄂，曰哲陳。（二）長白山部。曰訥殷，曰珠舍哩，曰鴨淥江。三部皆明建州衛地，在遼瀋之東。（三）東海部，亦謂之渥集部。（亦作窩集）曰瓦爾喀，曰庫爾哈，（庫亦作虎）是爲明野人衛地，東際日本海，跨有今吉林及西伯利沿海州境。（四）扈倫部。曰葉赫，曰哈達，曰輝發，曰烏拉，是爲明海西衛地，當滿洲諸部之北。海西衛亦謂之南關北關，南關哈達，北關葉赫，倨處開原鐵嶺，爲朔邊障蔽。此諸國皆城郭土著，以射獵爲業，已變行國而爲居國，各據一方，弱肉強食。而扈倫四部，最爲雄長，與中國相結，明亦利用之以爲外援焉。

尼堪外蘭及滿洲五部之兼併

萬歷十一年，（一五八三年）太祖年二十五，始起兵攻尼堪外蘭，尼堪外蘭者，故覺昌安部人，居蘇克素護部之圖倫城，（吉林城西南五百六十里）結連明之寧遠伯李成梁，合軍攻古哷城。（吉林城西南五百五

十里屬蘇克素護部）城主阿太章京者．故建州衞都指揮王杲之子．其妻爲覺昌安之女孫．而太祖之從姊也。覺昌安聞警．恐女孫被陷．偕塔克世往救．引兵入城。明軍屠古哷城．并殺覺昌安及塔克世．旋遣使歸其喪．與敕三十道．馬三十匹．封太祖爲龍虎將軍．復給建州衞都督敕書。太祖又請明使．執送尼堪外蘭．使者不許。是年五月．太祖乃奉遺甲十三副．攻圖倫城。尼堪外蘭諜知之．遁保嘉班城。（今承德縣東一百十里嘉班山之東）八月．太祖追之嘉班．尼堪外蘭奔至撫順所．欲入明邊．邊兵擊逐之．不得入．乃攜其子及近屬兄弟．逃於鄂勒琿．（今黑龍江省城西南三十餘里）築城居之。時諸部中隔．追兵不得越境至。太祖乃次第攻破近部．爲進兵之計。自萬歷十二年一五八四年至十四年．一五八六年太祖迭破棟鄂．渾河．蘇克素護．哲陳諸部．據其要塞。遂以十四年七月．進攻鄂勒琿。尼堪外蘭逃至明邊．太祖遣使者齋薩等四十人往請．邊吏執尼堪外蘭．付齋薩殺之而歸。明自是約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並開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通互市。十五年．一五八七年太祖復親攻哲陳部．斬其部長。十六年．一五八八年又克完顏部。於是滿洲環境五部皆服．遂北向將與海西諸國爭雄矣。

九國聯軍之敗

時海西衞四部，葉赫最強，爲塞外諸國盟主。會太祖既統一滿洲，又以萬歷十七年，（一五八九年）收鴨淥江部，盡有其衆，疆域日廓。葉赫貝勒納林布祿聞之，恐不利於己，乃遣使滿洲，以均勢之說相要挾，『謂扈倫滿洲，言語相通，勢同一國，今所有國土，爾多我寡，盍割地與我。』太祖不應。葉赫乃糾合諸國，同盟進攻。萬歷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九月，扈倫四部，葉赫，哈達，輝發，烏拉，蒙古二部，科爾沁，錫伯，卦勒察，長白山二部，珠舍哩，訥殷，九國聯軍，衆凡三萬，陣渾河北岸。太祖引軍至札喀城，（今興京城西北六十里有札喀山）旋移軍古哷山，據險而陣，發百騎挑戰。葉赫西城貝勒布寨，科爾沁貝勒明安，先衆突進。布寨墜馬被殺，明安陷淖易馬遁，聯軍遂潰。太祖乘勝逐北，斬級四千，俘烏拉貝勒之弟布占泰，軍威大震。是年，遂滅珠舍哩，訥殷二部。於是葉赫知兵力不敵，遣使修好。布寨子布揚古，約以女弟歸太祖，納林布祿弟金台石，約以女妻太祖次子代善。是歲萬歷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也。

扈倫四部之滅亡

葉赫既與滿洲和，欲以遠交近攻之策，統一扈倫，恢張國勢。會哈達內亂，葉赫遂乘間侵之。哈達貝勒孟格布祿，乞援於明，不應，請入捍邊，亦不許。於是遣質子至滿洲告急。

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太祖遣兵往援。納林布祿聞之。投書哈達。諷其貝勒曰。「汝執滿洲援將。盡殲其軍。則吾妻汝以女。」孟格布祿惑其言。會事洩。太祖親往攻之。生擒孟格布祿。盡服哈達屬城。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明遣使詰滅鄰之故。乃復其子武爾古岱歸國。已而葉赫兵數侵哈達。哈達歲饑。乞糴於開原。不與。哈達復降于滿洲。於是明失其南關。而是時輝發貝勒。亦以所部多叛歸葉赫。故遣子來質。欲以樹援。尋又貳於葉赫。索歸其質子。以質於葉赫。且築重城爲拒守計。萬歷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年)太祖親攻輝發。滅之。先是烏拉貝勒之弟布占泰。以九國聯軍之敗被擒。既而太祖釋之。使歸主其國。且妻之以宗女。及是年。瓦爾喀部蜚優城(琿春城北二十里)長以五百戶來歸。太祖遣兵迎之。布占泰引兵要諸途。戰敗請和。四十年。(一六一二年)復背約侵渥集部屬之庫爾喀路。且謀奪貝勒代善所聘葉赫女。太祖大怒。率兵問罪。沿烏拉河而行。克其臨河五城。盡焚其廬舍糧聚。布占泰窮蹙謝過。太祖凱旋。經伊瑪呼山。(吉林城西南五百餘里)留兵千人戍焉。已而布占泰背約。謀遣質子於葉赫。復欲娶代善所聘女。於是戰端再開。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滿軍侵烏拉。至伏爾哈城。(吉林城北五十里)布占泰以兵三萬

逆戰於城下。烏拉兵大敗。太祖乘勝拔其城。布占泰收敗卒欲入不得。遁之葉赫。烏拉亦亡。太祖乃遣使告葉赫貝勒。使執送布占泰。葉赫不與。且使使告於明曰。『扈倫四國。滿洲已滅其三。今復侵我。行必及明。』明使游擊馬時枏。周大岐。率練習火器者千人。守衛葉赫。葉赫貝勒布揚古。既得明援。竟以金台石之女許字代善者。改適蒙古。事在萬歷四十四年。太祖亦稱天命元年。（一六一六年）又三年。（一六一八年）太祖誓師攻明。降撫順。破清河。遂以天命四年。（一六一九年）留兵六千。守札喀關備明。而自將大軍深入葉赫。克二十餘寨。葉赫告急於明。於是明有四路之師。太祖覆其軍二十萬。（語在後章）是秋。克開原鐵嶺。拊葉赫背。遂進逼其東西城。時貝勒金台石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東城先潰。金台石登臺固守。縱火焚屋宇。旋被執。不屈而死。布揚古以西城降。明守兵千人死焉。於是明復失其北關。海西衞四國盡亡。

東海諸部之降附

滿洲。長白山。扈倫諸部。既先後降服。同時復以兵力及威勢。脅降東海諸部。地在吉林寧古塔以東。東南濱日本海。其中瓦爾喀者。在今烏蘇里江上流。至綏芬河以西。濱海一帶。皆其部落。與朝鮮咸鏡道相鄰。太祖嘗遣長子褚英。攻服其安楚拉庫路屯寨二

十餘。（萬歷二十六年即一五九八年）其後十年瓦爾喀部費優（琿春城北二十里）城長以五百戶越烏拉境來降。尋又攻克其綏芬雅蘭等境。先是瓦爾喀部衆頗有流寓朝鮮者。萬歷三十七年。（一六〇九年）滿洲爲之請於明。明爲諭朝鮮。察還千餘戶。及太祖天聰元年。（一六二七年）大舉攻朝鮮。瓦爾喀部人之在其國者二百餘戶。皆來歸。天聰九年。（一六三五年）復命武巴海取道寧古塔往攻之。平阿庫里尼滿等部。明年。復分兵四路。各攜嚮導。造海船。次第收其濱海島丁。自是瓦爾喀大部皆服。庫爾哈者。估虎爾哈河（即瑚爾哈河）下流地。約當瓦爾喀部西北。萬歷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年）嘗命額亦都俘其札庫塔（今琿春城西一百二十里有札庫塔城址）人。並降其附近五百戶。天命三年。（一六一八年）虎爾哈部長納哈達。率百戶來歸。饗禮備至。令轉招其族屬。尋復遣師收其丁壯。至崇德八年。（一六四三年）又遣阿爾津等。攻服其部衆之散居黑龍江下流地者。於是虎爾哈亦平。外此東海小部。若諾羅路。（在烏雅里江西側支流諾羅河附近）若赫哲。（黑龍江下流兩岸）若薩哈連路。（錫赫特山脈東北麓濱韃靼海峽）若鄂倫春。（黑龍江下流西岸）皆以次降附。而聲威所及。直抵海中庫頁島。（即日本所謂樺太島。今屬西伯利沿海州名薩

黑龍江部之降附

哈連）於是自黑龍江口以南，圖們江口以北，濱海部落，及其附近大小羣島，盡入於滿洲之版圖焉。

是時黑龍江上流北岸，至外興安嶺之麓，復有索倫部，太祖時嘗遣兵一渡黑龍江下流，然未嘗至索倫。及天聰九年，一六三五年 索倫部長有入貢者，太宗聞其俗善騎射，乃命副都統霸奇蘭，率兵渡江，收其壯丁。其後叛服無常，至崇德五年，一六四〇年 復遣穆什哈等攻之，俘獲甚多，翌年，一六四一年 又調蒙古兵，攻其叛衆，索倫悉平。自是遼金以來，散處中國東北境之部落，始爲所統一。而根本既固，乃得併力壹志，從事於中原矣。

清初兵政及法制之概畧

先是太祖既兼併滿洲及海西諸國，創定兵制，每三百人設一牛彔額眞，（佐領）五牛彔設一甲喇額眞（參領）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眞，（都統）每固山額眞左右，設兩梅勒額眞。（副都統）初設有四旗，旗以純色爲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其後增設四旗，幅之黃白藍者，緣以紅，幅之紅者，緣以白，共爲八旗。其行軍之法，地廣則八旗並列，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軍士禁喧囂，行伍禁攙越。凡交戰，被堅甲，執長矛大刀者，爲前鋒，被輕甲善射者，從後衝擊。俾精兵立馬他處，相機接應。每一牛彔，製雲梯二，出甲二十，以

太祖仇明之原因

備攻城。凡軍士自出兵日。于班師。各隨牛彔勿離。如離本纛。執而詰問之。甲喇牛彔等官。不以所頒法令申誡軍衆者。各罰馬一匹。若諭之不聽。敢違軍令者。論死。凡攻城。不得一二人爭先競進。若一二人輕進負傷者。賞不及。雖戰死不爲功。列陣既定。然後先登者。則錄其功。有一二人先登陷城。即馳告本旗大臣。俟一軍畢登。然後鳴螺。衆軍則聽螺聲而並進焉。其內政則萬歷十五年。（一五八七年）始定國政。禁悖亂。戢盜賊。法制稍稍立。尋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札爾固齊（蒙古語理事官也）十人。佐理國事。凡聽斷之事。先經札爾固齊十人審問。然後言於五大臣。五大臣再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衆議既定。猶恐有冤抑。乃令訟者跪上前。再詳問之。明覈是非。故吏不敢欺。

第三章　遼東之戰爭

萬歷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太祖始建元天命。定國號曰滿洲。時海西四國。已平其三。獨葉赫恃明援不下。太祖乃定議先挫明兵。次及葉赫。先是萬歷三十六年。（一六一八年）太祖會明遼東副將。及撫順所備禦。訂兩國臣民各守邊境之約。敢有竊踰者。毋論滿漢人。見之殺無赦。遂建碑於沿邊諸地。及葉赫告急。明以其爲北關要地。不利其亡。既遺礮兵

撫順及清河之役

為之守衞。又駐軍開原以備不測。太祖乃投書撫順所游擊李永芳訴葉赫渝盟之罪。請其嚴守中立。以不得要領而還。明邊民每歲越境採取蔘礦。及森林果蔬之屬。天命元年。太祖遣大臣扈爾漢。執殺五十餘人。廣寧巡撫李維翰遣使詰問。堅請執殺人者抵罪。太祖不得已。取所俘葉赫兵十人至撫順關殺之。嫌隙愈深。太祖乃廣儲蓄。利器械。盡收諸部精銳。休養二年。

天命三年（一六一八年）乃決議伐明。發步騎兵二萬。分兩路以進。令左翼四旗兵取東州（承德縣東南一百十里）及瑪哈丹（興京城西南一百十里）二堡。而太祖自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護軍。乘夜雨新霽。馳抵撫順。降游擊李永芳。尋毀其城而還。廣寧總兵張承蔭等聞警。率兵一萬來追。太祖迴軍相拒。會大風西向揚塵撲敵營。太祖順風縱擊。明兵不支。自張承蔭以下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游擊梁汝貴皆戰死。於是廣寧巡撫李維翰遣使議和。並欲索還俘獲。太祖拒之。是秋圍清河城。副將鄒儲賢悉衆固守。攻城兵樹雲梯冒矢石而上。守兵遂潰。儲賢及兵萬人殲焉。明邊大震。

翌年（一六一九年）太祖既攻葉赫。振旅而還。明遼東經略楊鎬集兵瀋陽。分四路來攻。每路

明四路之師

兵六萬。定議山海關總兵杜松等，由渾河出撫順關，(撫順所迤東二十里)是爲左翼中路軍。遼東總兵李如柏等，由清河出鴉鶻關，(當在今鳳皇城西北境)是爲右翼中路軍。開原總兵馬林等，由開原合葉赫兵二萬出三岔口，是爲左翼北路軍。遼陽總兵劉綎等會朝鮮兵二萬出寬甸口，(鳳皇城東北二百九十里)是爲右翼南路軍。約合趨興京。時明御史王象恆力言敵無釁可乘，出塞非策。而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尙書黃嘉善日發紅旗趣進兵，以二月二十一日出師。太祖斂兵城中，戒嚴以待。三月朔，各路偵卒皆以敵兵告。太祖議以南北二路，山險道遠，敵不能卽至，當先敗其中路軍，而杜松素勇敢輕敵，先期出撫順關，策馬絕渾河而南，軍多溺死，以三萬餘衆屯薩爾滸山，(興京城西一百二十里)而自引兵二萬，圍鐵背山上之界藩城。時太祖方發夫役運石築界藩，以騎兵四百衞之。及是城役萬五千，及衞兵等，據吉林厓(鐵背山迤南)、以拒。太祖遣諸貝勒以二旗兵萬五千人援界藩，而親率六旗兵四萬五千，攻薩爾滸大營，兩軍旣遇，日中交戰，忽晦冥咫尺不相見。明兵列炬以戰，太祖縱兵從暗擊明，萬矢悉中，而明兵則從明擊暗，彈丸皆中柳林，旗兵無一傷者。時杜松方督軍仰攻吉林厓，

守厓騎兵，率役夫自山馳下衝擊，而援界藩之二旗兵適至，夾攻明兵，杜松中矢陣歿，士卒死者無算，轉尸蔽渾河而下。於是左翼中路軍先敗。馬林率北路軍陣富勒哈山（鐵嶺縣東南百里）東北尚間厓之麓，環營濬濠，外列火器內駐騎兵。而別軍之爲應援者，一軍據斐芬山，開原道潘宗顏督之，一軍屯斡琿鄂謨，游擊龔念遂督之，各距尚間厓數里，皆列大車，持堅盾。太祖督諸貝勒移軍北進，與龔念遂軍遇，大敗其衆，念遂死之。乃進薄尚間厓。馬林軍內外相合，自西突至。太祖所部倉卒應戰，後先不相待，縱馬馳驟，人自爲戰。明軍力盡，死傷相屬，厓下河水爲之赤。馬林引殘卒走開原，而潘宗顏軍尚固守斐芬山。太祖乘勝突入，摧其堅盾，一軍盡覆。葉赫兵於中途聞敗報遁還。於是北路軍亦敗。是時劉綎軍已自南路深入，沿途焚柵寨，破防軍，殺駐防官額爾訥額赫，近逼興京。太祖聞警，急遣大臣扈爾漢，貝勒阿敏，先後引兵往禦。諸貝勒絡繹馳歸偵探，而太祖自督滿軍繼進。綎軍部勒嚴整，行止有法，礮車火器甚練，太祖患之，使降卒持杜松令箭往，詭言松軍已薄敵城，促之速進。綎以道狹，乃分軍爲四，而自率所部精銳爲前軍，先入至阿布達里岡，將登山列陣，而四貝勒（卽當時太宗之稱）已引

右翼兵先登。據高下擊。大貝勒代善。又引左翼兵出山西。冒杜松軍旗幟。被其衣甲。紿入敵營。前軍遂潰。綎欲退整後軍。而倉卒無所措。力戰以死。後軍相繼殲焉。諸貝勒既破綎軍。乃乘勝而南。迎擊康應乾所部步兵。及朝鮮兵。會大風驟發。明軍火器皆反擊。以是不支。應乾遁走。朝鮮都元帥姜功烈。以其餘卒降。於是南路軍又敗。楊鎬聞三路兵相繼覆沒。急檄召李如柏等還軍。如柏率右翼中路軍歸。是役也。明傾中國之力。盡徵宿將猛士。及朝鮮葉赫精銳。分道深入。號稱四十餘萬。而清太祖以四五萬衆。并力破其一路。五日之間。遂敗全軍。明與清之興亡。實肇於此。

開原鐵嶺之役

馬林既遁保開原。旋於是年六月。爲滿軍所攻。林出守兵大半分陣四門外。而自督餘衆。登陴固拒。攻城兵乘虛掩上。降兵四潰。自馬林以下。內外守兵皆戰死。踰月。太祖遂進薄鐵嶺。城外各堡兵聞警。馳入守禦。力竭城潰。游擊喻成名等殉之。自開鐵既下。而葉赫以勢孤援絕。不能復支。以是年八月國亡。於是全遼岌岌。明廷震動。論者皆以楊鎬輕於一擲。虧損國威。交口議其得失。黃道周博物典彙。嘗引當時史家之說論其事曰。『建州彈丸地。嚮資清（清河）撫（撫順）之糴。曾無廣屯厚儲。清撫既下不爲守。知

非有遠志。我徵兵漸集，宜葺殘壘，時以輕騎擾彼耕牧，計可坐制。乃銳語出塞，早漏師期，深入重險，棄輜重以資之，敵勢始張。原海西密邇開鐵，爲我屬國，與建州及西部（按謂喀爾喀察哈爾喀喇沁等部）牙錯，勢能離其合。近歲拯北關以藩遼，稱制勝上策。而竟翦焉胥覆，爲開鐵續。誰職厲階，一蹶不振耶。』（以上據開國方略錄入）此論以明季邊事之敗壞，爲四路之師之結果，其述當時形勢，固有足供吾人之參考者也。

熊廷弼之才略

楊鎬既敗，熊廷弼代爲遼東經略，專以固守不浪戰爲目的。時新敗之後，軍民四散，數百里無人迹。廷弼兼程冒雪，巡視扼塞，招流亡，繕守具，得兵十八萬，分布沿邊要地，令小警自禦，大警互援，持法嚴厲，部伍整肅，更選精銳爲游徼，兵乘間迭出，以俟機會。然廷弼性剛，不能容物。會熹宗新立，朝臣忌廷弼者，交章劾其不戰。廷弼乞罷，政府以袁應泰代之。應泰長於吏事，然非將材也。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謂不急收之，且爲敵有，乃招降數萬，處諸遼瀋二城。議者多言收降太濫，恐中雜間諜，禍且不測，請徙諸他地，應泰不聽。而降人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多有通款滿洲者。

瀋陽之役

天命六年（一六二一年）三月，太祖進攻瀋陽，距城七里而軍。初歐洲葡萄牙兵之至北京者，

兒遼患方亟。自請助戰。以數寡不足用。乃盡獻其精銳巨礮。以備戰守。至是明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分守瀋陽。環城掘濠塹數重。繞以牆柵。列巨礮其上。守具甚堅。世賢勇而無略。太祖遣偵騎挑戰。陽敗誘之。世賢逐北。途遇伏兵。乃退歸城下。而濠梁爲城中間諜所斷。欲入不得。身中十四矢。世功引兵救之。相繼戰死。城遂潰。而明兵之屯戍渾河以南者。聞警赴援。游擊周敦吉。都司秦邦屛。總兵陳策等。督四川兵渡河。陣其北。副將童仲揆(董仲貴)等。統浙兵陣河南。太祖遣右翼四旗襲擊川兵。屢却復前。卒殲其衆。遂渡河圍浙營數匝。營中火器交發。殺傷甚多。俄而火藥盡。仲揆等猶揮刃奮戰。各殺十餘人乃死。是役。明以萬餘人敵數倍之衆。雖力屈而覆。實爲遼東用兵以來第一血戰。

遼陽之役

瀋陽已拔。太祖集諸貝勒大臣議曰『今敵兵大敗。宜乘勢長驅。以取遼陽。』遂悉衆而南。時遼陽爲遼東首府。經略在焉。應泰聞警。乃決太子河。引水注濠。環以火器而自督諸將出戰。太祖遣左翼四旗及護軍精銳夾擊之。又令軍士囊土運石。塞城東水源。諸軍渡濠奮登。據其一隅。官民驚擾。有乘夜縋城而逃者。而城內守兵。猶列炬拒戰。達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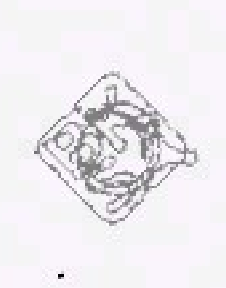
不息。應泰督戰城樓見事不可爲，從容佩劍印自縊死。巡按御史張銓被執。或勸之降，且以高爵相許。銓曰，『吾受朝廷深恩若降順苟活，是遺臭後世也。汝國雖欲生我，在我惟知一死而已。』卒不屈自縊。其餘官吏將士殉節者尚十餘人。而居民皆啟扉迎降，於是遼河以東堡塞營驛及海蓋金復諸衛大小七十餘城俱下。太祖會貝勒諸臣議曰，『遼陽之地爲明與朝鮮蒙古接壤要區，宜卽居之』。遂定議遷都。

第四章　遼西之戰爭

熊廷弼之三方布置策

明廷聞遼瀋繼失，乃盡謫諸臣前劾廷弼者，復詔起廷弼於家。而擢王化貞爲廣寧巡撫。時廣寧孱卒僅千，化貞招集敗亡，得萬餘人，激厲士民，聯絡蒙古，人心稍定。乃建議分兵屯戍遼河西岸，及諸要害。迨廷弼入朝，請於廣寧厚集步騎，制敵全力。而於天津登萊各治舟師。分侵遼東半島沿岸，增設登萊巡撫，如天津制。而經略駐山海關，居中節制，名曰三方布置策。今括其大意，列表如左。

山海關……經略……節制三方……
- (一)廣寧……巡撫……統率陸軍
- (二)天津……巡撫 ⎫
- (三)登萊……巡撫 ⎭ 統率海軍



經撫不和問題

廷弼既任經畧視事。以化貞分兵屯戍之議。爲不可行。疏言『兵分則力弱。若一營不支。則諸營俱潰。故當悉聚大兵。固守廣寧。而遼河上流。但遣兵游徼。示敵不測而已。』化貞以所議不行。心憾廷弼。而經撫不和之事起。先是遼陽之失也。都司毛文龍。引逃民渡海至皮島。(今海洋島)編島民爲兵。分布哨船。與登州相犄角。會鎭江堡(鳳凰城東南百二十里)軍人有潛通文龍者。文龍引兵襲殺鎭江守將。報捷化貞。時廷弼方疏請遣使朝鮮。令連營鴨淥江上。助我聲勢。以實行三方布置之主義。而化貞遽以鎭江奇捷入告。化貞爲人剛愎。不習兵事。既與廷弼反對。則日夜思得倖勝。以相陵駕。妄意李永芳在敵中可爲內應。蒙古助兵可得四十萬。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而欲以安坐取全勝。兵部尙書張鳴鶴。篤信其言。所請無不允。廷弼以部臣有意掣肘。頗不能平。由是與鳴鶴交惡。及化貞捷奏入。舉朝大喜。議令諸鎭海陸並進。相機規復。而趣廷弼出關節制其間。廷弼貽書京師。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連絡之算。目爲奇功。乃奇禍耳。』舉朝皆不直之。陰黨化貞者益多。自八月至於十一月。化貞凡五出師。輒以無功引還。廷弼乞敕化貞愼重舉止。化貞上

言『願得六萬兵一舉蕩平』。是時大學士葉向高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議令化貞毋受廷弼節制。於是朝臣自閣部逮言官皆助化貞。其表同情於廷弼者數人而已。熹宗令羣臣議兩人去留。議未決而太祖已督兵渡河圍西平堡（廣寧縣境東距遼河二十里）守將羅一貫以城潰戰沒。時天啟二年正月而天命七年（一六二二年）也。

廣寧之降

於是化貞用游擊孫得功謀。盡發廣寧兵畀之使偕祖大壽會別軍往援。至平陽橋堡（廣寧城東南一百二十里）甫交戰得功先奔別軍亦潰祖大壽走覺華島。（今菊花島在遼東灣西側）太祖方頓軍沙嶺（廣寧東南一百五十里）不進而得功陰爲內應揚言敵已薄城居人驚潰。化貞不知所爲踉蹌西走至大凌河遇廷弼哭。廷弼哂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何如』。乃以所部五千人授之使爲殿盡焚積聚護難民先後入關。得功以廣寧迎降太祖整軍入而化貞已走二日矣遂進克義州。其餘城堡望風降者凡四十餘。乃留諸貝勒守廣寧而盡遷遼西降人於河東。明政府遂逮化貞罷廷弼聽勘。獄具二人並論死。

孫承宗 袁崇煥

先是邵武知縣袁崇煥以邊才被舉破格擢兵部主事。及廣寧師潰王在晉繼廷弼籌

之布置

邊。議專守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關。徧閱形勢。還言『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議壯之。進擢僉事。使監軍關外。崇煥至。則經理軍事。安置游民。夜行荊棘猛獸間。諸將稱其勇。既而在晉議於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置兵四萬守之。崇煥以爲非策。議當守寧遠。政府不能決。大學士孫承宗請身往定之。竟是崇煥議。歸言在晉不足任。乞自往督師。承宗才不下廷弼。而器度過之。比之任。乃使崇煥築寧遠城。守關外地二百餘里。又修復城堡數十。練兵十餘萬。造甲仗無算。開屯田五千頃。而崇煥亦忠勤稱職。誓與寧遠共存亡。由是遠近歸赴。竟成巨鎭。至天命十年。（一六二五年）承宗復命諸將分戍錦州大小淩河。松山杏山諸要害。擴地復二百里。幾恢復遼河以西舊地。

寧遠之役

太祖自攻破遼陽後。命於城東五里營新城。備宮闕之制。建爲東京。既而知瀋陽形勢尤要。復下遷都之議。言「瀋陽形勝地。若有事明邊。則西渡遼河。路直且近。北伐蒙古。則二三日可入其境。南征朝鮮。則可由清河路以進。」於是就建新都。於天命十年（一六二五年）三月遷焉。是爲盛京。比歲既有事建築。復值承宗在邊。無懈可擊。而毛文龍又數遣部將侵及鴨淥江沿岸及長白山左右。以相牽制。故終承宗督師之日。明邊未嘗被

兵。承宗功既高內爲閹黨所忌日夜相排擠、竟於是年十月去之而代以高第。第素恇怯、以關外爲不可守乃盡撤要害諸城守具及將士入關。委粟十餘萬石、死亡載道。並欲撤寧遠前屯（前屯衞城在寧遠城西南百三十里）二城。袁崇煥方爲寧前道、誓死不去。太祖察形勢既變、以天命十一年（一六二六年）大舉渡遼、抵寧遠、繞出城西南、橫截山海關通路而軍。崇煥偕大將滿桂等刺血誓師、堅壁淸野以俟、詰城中間諜、又檄關上守將『寧遠將士有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翌日、滿軍進攻、戴盾穴城、矢石雨下不退。崇煥令閩兵發西洋巨礮、一發傷數百人、再攻再却、圍遂解。淸太祖自二十五歲用兵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獨於寧遠一城、卒不能下、不懌者累日。時明關外軍餉、皆以海運積覺華島。太祖乃遣兵襲之、悉焚其舟車糧草而還。經略高第、總兵楊麒、擁兵不救。明廷聞之、削第麒職、以王之臣趙率教代之、而擢崇煥巡撫寧遠。是年八月、太祖崩。第八子皇太極嗣位、是謂太宗文皇帝、以明年爲天聰元年。

和議之相左

寧遠圍解、崇煥意漸驕、疏請移滿桂於他鎭、而王之臣持不可、以是有隙。朝廷慮其僨事、乃移之臣督關內、而以關外專任崇煥。自錦州大小淩河諸城守具既撤、寧遠無外

障。崇煥數欲乘間修復。以備持久。及聞滿洲遭喪。因欲藉外交政策。爲緩兵之計。且欲利用宗教勢力。爲和議之介紹。於是遣使偕剌嘛僧一人致弔。微示修好之意。因以覘虛實。是時太宗方將用兵朝鮮。亦欲藉和議羈縻中國。得專力南下。自是使命往復。各主張己國之權利。互相要求。以爲議和之條件。今據當時兩國外交文書。條其大要如左。

(甲)滿洲所要求者

(一)償金及歲幣。　明廷當以金十萬兩。銀百萬兩。段百萬匹。布千萬匹。爲修好之禮。既和之後。明每歲當納金一萬兩。銀十萬兩。段十萬匹。布三十萬匹。而滿廷亦願以東珠貂皮人葠若干相報。

(二)分定國界。　山海關以內歸明。遼河以東歸滿。凡遼西地方所有城堡。明人不得加以修葺。

(三)修正國書格式。　凡兩國通問書式。明皇帝不得與天並列。而明諸臣亦不得與滿主尊號並列。各當遞降一格。

（乙）崇煥所要求者

（一）遼東之還付。滿廷當將已經占領之遼東地方。及所俘獲之官民男婦等。酌議還付。

（二）朝鮮之撤兵。滿廷當撤回征伐朝鮮之兵。並約以後不再用兵該國。

寧錦之攻守

時明已召王之臣還朝。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及和議聞。朝旨以為非計。數相戒諭。崇煥雖持之甚堅。而兩國意見相左。不得要領。乃汲汲修諸城守備。而滿洲南下之師。所至大捷。朝鮮舉國乞降。以天聰元年四月凱旋。自是形勢又一變。和議遂破。五月乃大舉攻遼西。時大凌河城工未畢。總兵趙率教守錦州。滿軍圍之不克。乃移薄寧遠。軍城北。崇煥令諸將背城據濠。列車營火器以拒。滿軍佯退以誘之。明兵堅壘不動。於是攻城既不下。野戰又不克。復回攻錦州。濠廣不得進。士卒死傷甚多。乃毀大小凌河二城而還。時稱寧錦大捷。而魏忠賢乃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為暮氣。崇煥罷歸。以王之臣代之。復議撤錦州。專守寧遠。

毛文龍之伏誅

未幾。熹宗崩。忠賢伏誅。廷臣爭請召崇煥。明年。崇煥復起視師。上言『恢復之策。守為

太宗之反間計

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且言『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當是時。毛文龍以總兵設鎭皮島。自天命以來。數侵擾遼東。爲滿廷患。然短於將略、戰輒不利。歲糜餉無算。前後章奏。多虛張失實。又桀驁自用。部下健卒。不下一萬餘。崇煥恐其跋扈難制。甫受事。卽欲誅之。天聰三年六月。乃伏甲。邀文龍校射。比其至。遽命去冠帶。就縶縛。數以斬罪十二。遂誅文龍。明廷方倚崇煥。得報亦不之罪。文龍既死。島弁失主帥。心漸攜貳。不可用。其後遂有叛去者。而崇煥亦卒以是見疑於朝廷。時太宗以遼西有備。憚崇煥殊甚。乃議取道蒙古。掠直隸之背。是年冬。遂連合喀喇沁等部。使爲嚮導。由喜峯口毀邊牆入。圍遵化。巡撫王元雅以下。憑城拒守。城破皆死之。趙率教聞變入援。亦戰歿。思宗命薊遼總督劉策控石門。防滿軍西軼。而滿軍已趨薊州。遂越三河。略順義。進薄京師。與總兵滿桂。相拒於德勝門外。城上發礮助戰。誤傷桂軍。桂亦負傷。入城休戰。滿軍移屯南苑。會崇煥自山海關兼程入援。督諸路勤王軍。營廣渠門外。太宗用反間計。謂與崇煥有密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時都人既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而朝士亦以其前主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思

畿輔各路之防戰

宗前聞崇煥擅殺大將，疑其有異志，及是謗言日至，卽召崇煥入城，下之獄。崇煥旣罷，明廷特設文武兩經畧，以尙書梁廷棟及滿桂爲之，屯西直安定二門，而命大學士孫承宗移鎭山海關。已而太宗分兵下固安良鄉，復回軍至蘆溝橋，破副總兵申甫車營。進攻永定門。滿桂督諸軍迎戰，以衆寡不敵戰死。京師大震。時諸將爭請攻城。太宗以爲京中虛實。尙未深悉，攻之恐不下，下之亦不易守，乃託言天命未至，移軍越通州而東。是時庶吉士劉之綸。以知兵名，製木爲西洋大小礮，及新式戰車，皆輕捷便用。遂超擢侍郞。率所募敢死士，屯遵化城外。天聰四年，（一六三〇年）正月，滿軍旣取永平，以三萬騎回擊之綸。之綸發礮，頗有所擊傷，再發則礮裂軍亂。之綸誓死不退，軍復奮鬭，亙十二小時，全軍盡沒，之綸身被兩矢，亦死。滿軍遂拔遷安灤州，皆留兵守之。尋分兵向山海關，副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寧昌黎，皆堅守不下。復遺書議和，取道冷口關而歸。當是時，明總兵馬世龍，統諸路援師二十萬，躡滿軍後，而孫承宗督祖大壽等守山海關，東西相應援，乘滿軍之歸，以五月規復灤州，貝勒阿敏方擁重兵屯永平，見明軍勢盛，先後召遷安及遵化守將棄城偕遁，明軍追擊之，襲殺甚衆，於是關內四城

皆復。

長山之役

五年（一六三一年）太宗以明軍制勝之道。在利用火器。思有以抵制之。乃招徠明工匠。製造紅夷大礮。而令降將演習之。至八月。遂用以攻大凌河。時承宗既恢復關內。更理關外舊疆。議幷力先築大凌河城。而巡撫邱禾嘉不用命。同時兼築他城。大凌工築甫半。而滿軍驟至。圍之數周。禾嘉自寧遠馳入錦州。與總兵吳襄宋偉等合軍。逾小凌河赴援。太宗分軍迎戰。見其列陣嚴整。引還伺之。明兵夜趨大凌河。陣長山口。（在錦州府城東南峯巒連亙四山錯列因名）距城十五里。太宗督兵二萬進擊。宋偉等堅陣不動。乃率兩翼騎兵突陣。營中火器震天。右翼兵冒彈丸先進。偉奮力督戰不退。而別軍之屯吳襄營東者。亦發大礮火箭攻之。時黑雲起。風從西來。襄縱火相逼。忽大雨反風。襄以營燬先走。宋偉督戰至晡。以力盡引退。爲伏兵所截。失士卒無算。於是祖大壽堅守大凌河不出。至十月。城中援盡糧絕。殺人馬以食。商民三萬。僅存三分之一。太宗令聲礮揚塵。詭爲援兵誘之。大壽出城敗還。既而錦州援兵四萬果至。城中聞礮。疑不敢出夾擊。大壽不得已。竟以城降。言妻子在錦州。請往爲內應。太宗縱之還。而毀大凌河城。



班師長山之敗廷臣追咎築城非計交章論禾嘉并及承宗。承宗引疾歸．禾嘉亦罷。明自用兵以來督師者如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輩．皆以蓋世之才．能稱其職。而諸將委身許國．效死不屈者．亦前後相望。顧奄豎胥小．陰相排擠。文墨議論之徒．從而撓之．故邊事日壞．而戰無倖勝也。方廷弼初罷．嘗言『朝堂議論．全不知兵。敵稍緩則鬨然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此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鬨然責戰矣。』及崇煥再出．亦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而承宗之言尤爲痛切．其奏議有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既而廷弼寃死．傳首九邊．崇煥以讒間．竟罹極刑．至是且幷承宗去之．當時北京政府及言路之腐敗．可知已矣。

旅順及沿岸諸島之降服

是時滿洲疆域．雖西跨遼河．奄有遼東半島。然旅順及沿岸羣島．尚爲明諸將所守．毛文龍既誅．其部將孔有德耿仲明等．走入登州。當大凌河之告急也．登萊巡撫孫元化．

腹地之深入

遣有德等赴援。中道糧絕．士卒鼓譟．劫有德反。有德乃還據登州．尋爲滿軍所困．偕仲明等突圍航海至旅順。總兵黃龍邀擊之．擒斬數人．有德仲明走降滿廷。天聰七年．一六三三年乃導諸貝勒大臣．督步騎萬餘攻擊旅順。龍數戰皆敗．竟以械盡自殺。廣鹿島（一光祿島）副將尙可喜．故與龍相犄角．及旅順不守．亦降。自是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明廷亦不復置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而已。及滿軍再克朝鮮．皮島勢益孤．有德等夾攻之．守島總兵沈世奎戰死。皮島亦平。

先是內蒙古諸部．既次第附滿廷．獨察哈爾歲受明幣百餘萬．數侵掠他部．爲滿洲敵．太宗累歲用兵遼西．而寧錦諸城．守禦甚嚴．旦夕不能下。遂以天聰六年．一六三二年移軍攻察哈爾部。部長林丹汗．悉衆西遁。自是滿軍得自由出入長城諸口．往來直隸山西間．勢力及於黃河沿岸。及天聰九年．一六三五年貝勒多爾袞等．收察哈爾部落．得元人所遺之中國傳國璽．乃以明年爲崇德元年．改國號曰大清。羣臣恭上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獨朝鮮不樂推戴．且有違言。太宗將親攻之．而又恐明兵之議其後。乃以是秋命郡王阿濟格等分道入邊．會於延慶州．連下畿內州縣。凡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

人畜十有八萬，明督師兵部尚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日服大黃藥求死。清軍從容出冷口凱旋。於是專力逼朝鮮。朝鮮王始決意絕明，受清朝册封，時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年）也。三年（一六三八年）八月，乃命睿親王多爾袞等率左翼軍，貝勒岳托等，率右翼軍，分道伐明。於是右翼軍入牆子嶺，左翼軍入青山口，至通州合軍。是時明廷議論，兵部尚書楊嗣昌，總監中官高起潛主和，督師盧象昇主戰，相持不下。會清軍分三路深入，一由淶水趨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遣諸將分道出禦，大戰於慶都，猶未敗衄，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象昇又爲嗣昌所扼，兵單餉缺，將士苦饑。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感泣，旋進至鉅鹿。起潛擁重兵相去五十里，不救。象昇督殘卒五千，血戰兩日，礮盡矢窮，猶手格數十人乃死。清軍游弋畿輔，破城四十有八。四年（一六三九年）正月，遂自東昌渡運河，直趨濟南。時山東衆兵皆屯德州，濟南無備。德王由樞以城潰被執。二月，清軍還至天津，値運河水漲，輜重綿亙難渡，而明諸將相顧束手，無敢襲擊者，數日清軍始畢渡北還。挾德王至盛京，太宗卽脅其上書北京請和，明廷

置不報，方多爾袞等之入邊也。太宗亦親攻關外諸城以牽制之。是年正月，乃督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各攜大礮圍攻松山。副將金國鳳死守不下。有德等復請穴地攻之，竟以無功解圍。遂分兵往略錦州寧遠，擾其耕穫。

松山及錦州之降

自天聰三年以來，清軍連年入塞，而所破州縣，皆不能守，則以山海關重兵阻隔東西通路之故。太宗知山海關不下，不能爭中原，而寧錦諸城不破，不能得山海關。故於崇德五年，(一六四〇年)既命親王大臣，更番出師，分擾松杏寧錦間，而相持曠歲，未有成功。及明年，當鄭親王濟爾哈朗更番往代之期，乃申諭軍士，期以必克。先是祖大壽歸自大凌河，復背約，督兵任錦州城守，而用蒙古兵分守外城。及清軍進攻，蒙古兵懼而約降，與內兵格鬭，外城遂潰。於是薊遼總督洪承疇，遼東巡撫邱民仰，率曹變蛟王廷臣吳三桂以下總兵八員，軍十三萬，集寧遠。大壽遣卒自錦州逸出傳語，『以車營逼敵，毋輕戰。』承疇等方持重未發，而朝議以師老財匱，遣職方郎中張若麒，就行營計議。若麒至，則密請降旨趣戰。承疇乃屯輜重塔山(錦州城西南六十里)杏山間，而以兵六萬先進。諸軍繼之，陣松山城北之乳峯，距錦州五六里。太宗得報，統軍赴援，環松山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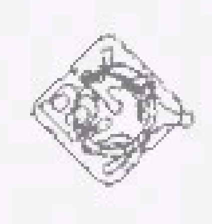
軍。且遣別軍奪其塔山之積聚。明軍糧竭。士無鬬志。三桂等六總兵先後引退。將越杏山走寧遠。而伏兵沿途邀擊。軍士蹈海死者不可勝計。變蛟廷臣亦斂兵入松山。與承疇民仰困守。至明年一六四二年二月。松山被圍已半年。城中食盡。副將夏承德密遣質子出城約降。清軍如期攻之。城遂拔。承疇被擒。民仰變蛟廷臣皆死之。時錦州糧亦盡。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遂以城降。杏山塔山亦下。於是關外重鎮。自寧遠以外。無有存焉者矣。承疇被俘至盛京。太宗遣漢軍范文程覘之。承疇初謾罵。既而數數拂拭衣塵。文程歸報曰。「承疇不死矣。一衣猶愛惜若此。況其身耶」。後以術誘之。竟降。時敗報達北京。或傳承疇已死。思宗驚悼甚。設壇都城。賜祭十六次。且將親奠。已而聞其降。乃止。

和議不成之故

明自萬歷時。歲徵遼餉六百六十萬。崇禎中復加勦餉二百八十萬。練餉七百二十萬。竭天下兵餉大半。以事關東。於是民不堪命。羣起爲盜。或百萬。或數十萬。所在暴動。稱爲流寇。北京輿論。於流寇或有主撫者。而於清廷則始終不肯言和。袁崇煥既以議和罹間死。及清軍追逐察哈爾汗。道經山西時。大同巡撫沈棨亦以私締和約被逮。太宗

雖數遺璽書請罷兵，而皆爲有司所格，不得上達。及是兵部尚書陳新甲，屢以國力困敝爲言。思宗亦知不敵，密以和議委之。新甲乃遣使持書至盛京議款，得清廷答書而還，其事甚祕，外廷不得聞。已而語洩，言路譁然，新甲竟以此得罪，和議遂絕。而降人仕清廷者，如祖可法輩，亦以爲和成則中國得陰修戰備，而八旗勁旅反習逸忘勞，非計之得者。時三桂猶拒守寧遠，邊防未撤。可法因獻攻心扼吭之策，謂入塞絕運河糧道，則北京立困，先取山海關，則關外諸城，唾手可得。是年十月，太宗復遣兩翼軍毀長城而入，遂自薊州分道南下。畿南山東列城不守者，凡八十有八，清軍直抵兗州，八年（一六四三年）二月，自山東還至近畿，軍駝亙三百餘里。時勤王兵皆集通州，督師大學士周延儒斂兵不戰，而日騰章報捷。及清軍至懷柔縣境，薊遼總督趙光抃始會諸軍邀戰於縣北之螺山，旋亦潰走。是時關內外千里之間，有總督四，巡撫六，總兵八，又有監督太監，握重兵相牽制，故事權不一，戰守無所施。而流寇且復長驅犯闕，促明之亡。是年八月，太宗崩。第九子福臨卽位，是謂世祖章皇帝。尚沖齡，方議戰守，適吳三桂以乞師爲名，啓關迎降，而後外合內應之勢成，入主中原之機熟矣。

官制之改革



文學教育之狀況

太宗之世、頗留意於內治。官制改革、亦有進步焉。先是太祖刱制八旗、每旗設總管大臣（固山額眞）一、佐管大臣（梅勒額眞）各二。又設理政大臣五、札爾固齊十、往往卽以總管或佐管等兼之、不皆分授。及天命十一年、太宗卽位、乃集諸貝勒定議、每旗仍各設總管大臣各一、是爲八大臣。凡議國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之、出師行獵、各領本旗兵行、一切事務、皆聽稽察。其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此十六大臣、贊理本旗事務、不令出征。又每旗各設調遣大臣二。此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所屬詞訟、仍令審理。天聰五年、始倣明制設六部、每部以一貝勒主之、（今管部）各有承政（今尚書）參政（今侍郎）啓心郎（繙譯員）等官、以滿洲蒙古漢人兼授。崇德元年、設都察院。三年、設理藩院、專治蒙古諸部事。兩院官制、並與六部同、是爲八衙門。政府之組織、漸以完備。

太宗又留意文學、樂聞古今得失。初、滿洲未有文字、凡文移記載、必譯成蒙古文讀之。太祖時、始命儒臣額爾德尼噶蓋等、假蒙古字製十二字頭、編寫國語、頒行通用、滿文之傳布自此始。天聰三年、太宗乃命達海等、繙譯漢籍、記注政事、設文館以董理之。又欲振興文教、於諸儒中、考取其文藝明通者優獎之、凡得士二百人。其後連年與中國

用兵。益知文學教育之必要。自謂『我與明戰。明兵屢敗。勢同枯朽。然我常有懼心。以彼雖不長於騎射。而戰陣時曉習法律故也。』及大淩河之役。又言『今年明築大淩河城。我兵困之。經四越月。人皆相食。猶以死守。雖援兵盡敗。淩河已降。而錦州松山杏山。猶不忍委棄。此由讀書明理。爲國盡忠故也。』於是令貝勒大臣子弟。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俱就學讀書。天聰十年。更定文館爲內三院。(一)國史院。主編纂歷史。擬撰表章。(二)祕書院。主擬撰外交文書及勅諭之屬。(三)宏文院。主注釋古今政事得失。進講御前。每院各設大學士一人。蓋當時以與明代戰爭之故。交通繁數。故政教文物。亦頗由中國輸入云。

第五章　朝鮮及內蒙古之附屬

天聰以前滿洲與朝鮮之交涉

朝鮮自太祖李成桂建國(洪武二十五年即一三九二年)以來。世受中國册封。隱爲我保護國。及萬歷二十年。當朝鮮宣祖李昖時。日本豐臣秀吉擅國。遣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等。引兵伐之。陷其京城。宣祖奔義州。既而明軍出援。與日本軍相持。事亙七年始定。朝鮮僅得保其社稷。故深德中國。及清朝天命初。楊鎬舉四路之師。約攻興京。時朝鮮光海君琿在位。



亦遣其將姜功烈等．引兵二萬．會南路軍深入戰敗．功烈以殘衆五千降。太祖歸其部將十餘．遺書光海君．令自審去就．光海君不報。其後滿軍攻瓦爾喀部．朝鮮兵復出境拒戰。及太祖崩．亦不遣使弔問。會朝鮮叛人有韓潤鄭梅者．亡命入滿洲．請爲嚮導．攻其祖國。於是太宗決議伐朝鮮。時天聰元年．而朝鮮仁祖倧卽位之三年也。

平山之和約

正月．滿大貝勒阿敏等．率師渡鴨淥江．進克義州。時皮島總兵毛文龍．屯守鐵山。（義州南）阿敏等分兵擊之．文龍遁還島中。於是進攻定州．及郭山城．殲其軍民。遂渡清川江．克安州．進師平壤．城中官民悉遁。滿軍旣渡大同江．駐中和．乃遣使致書．數以七罪．令遣大臣引咎請和．期留軍五日待之。及二月．滿軍進克黃州．擧國震恐。仁祖已自京城攜妻子遁江華島．都人悉潰。滿軍長驅南下至瑞興．遇朝鮮謝罪大使．挾之入見。使者具述國王轉徙．城中貧匱狀．乞休兵定議。滿軍乃進駐平山．而遣副將劉興祚等．航海至江華島議和。仁祖遣其弟覺偕興祚詣平山．獻布帛皮幣各若干。自是往返協議．以三月和成．約爲兄弟之國．當朝鮮之求和也．諸貝勒皆以爲大兵不可久出．且俘獲已多．於願良足．宜卽許其請。而阿敏向聞朝鮮國都城郭宮室之壯麗．不欲旋師。於

是貝勒濟爾哈朗及岳托等密背阿敏先與朝鮮盟事成乃告之。阿敏謂己不預盟仍縱兵四掠。會太宗馳使申戒乃分兵三千戍義州振旅而還。是秋復允朝鮮之請撤義州戍兵定議春秋輸歲幣互市鴨淥江畔。

朝鮮之敗盟

毛文龍既誅諸島無主。天聰五年太宗將乘虛攻諸島徵舟師於朝鮮。仁祖謝曰「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自是朝鮮漸思背約。及孔有德等以舟師自登州來降復遣使徵糧亦不與反加築京畿黃海平安三道諸城。又欲坐滿洲使臣於朝鮮大臣之下感情日惡。先是兩國璽書往復相稱曰貴國各自稱曰敝國曰不穀蓋猶用鄰國通聘之禮。及滿軍取察哈爾得傳國璽內外諸王貝勒議上尊號。太宗以朝鮮兄弟之國當與共議乃遣使諮之。朝鮮諸臣爭言不可且以兵刼使臣。使臣奪門馳還。仁祖傳諭邊臣戒嚴陰備決絕。已而滿廷改元朝鮮使臣入賀不拜。賜書令送質子復不報。時清廷已臣蒙古破明軍無內顧憂。遂以崇德元年十一月定親攻之議馳檄朝鮮上下數其敗盟之罪。

親攻朝鮮之役

十二月蒙古諸部各以兵來會乃留鄭親王濟爾哈朗居守。復分兵屯遼河及海口以

備明兵之援襲。部署略定。遂命睿親王多爾袞等。統左翼自寬甸入長山口。命豫親王多鐸。統先鋒徑擣其國都。而太宗躬自督軍續發。時臨津江以晴暖未冰。及清軍至。江冰驟堅。六師畢濟。豫親王前隊馬塔福等。以三百騎潛襲京城。敗其精兵數千。仁祖急遣使迎勞。徙妻子江華。而自率親兵渡漢江。保南漢山。馬塔福整軍入京城。而多鐸亦自平壤踵至。乃合軍渡江圍南漢山。凡三破其外援。再敗其守兵。明年正月。太宗親率全軍。駐京城南二十里漢江北岸。仁祖數上書自陳窮蹙。有乞降意。太宗降旨切責。令出城親覲。幷縛獻主張敗盟之人。先是仁祖遣使告急於明。且檄國中諸道勤王。欲固守以待外援。時明廷方苦流寇。不暇問藩屬。登萊總兵陳洪範。以舟師出海。阻風不得渡。而國中東南諸道援兵。相繼奔潰。西北援兵。逗留不前。滿軍四出略地。勢如摧枯。及是仁祖得太宗手書。猶豫未決。會左翼軍亦所向無敵。自昌城越寧邊來會。太宗卽令多爾袞督造小舟。進擊江華島。敗其鳥槍兵千餘。遂入島城。獲王妃王子及宗室大臣家口。皆幽諸別室。太宗復以書諭仁祖。言江華島已克。室家無恙。可速遵前旨出城來見。仁祖不得已。乃一一如命。俯伏請罪。且獻明室所給敕印。以二子爲質。約『歲時貢

獻表賀。一如明制。有征伐則調兵扈從。并量獻犒師之物。毋擅築城垣。毋擅收逃人」一約成。乃還其君臣家屬於王京。斂兵而歸。自是至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以前。朝鮮爲中國屬國。歷二百餘年不變。

明中葉以後蒙古之大勢

自朝鮮服。而後遼東沿海。無牽制之憂。自內蒙古平。而後長城以北。無道梗之患。二者皆於清朝及明室之興廢。有重要之關繫。明中葉以來。蒙古部落。大別爲三。自瀚海以北。今外蒙古一帶地。爲漠北蒙古。亦謂之喀爾喀。喀爾喀東南。今內蒙古極東隅。爲科爾沁。科爾沁西南。今內蒙古及直隸山西邊外地。爲漠南蒙古。漠南蒙古。部落不一。而以察哈爾(剷漢兒)爲大宗。終明之世。喀爾喀爲瀚海所隔。與中國交涉甚稀。其餘諸部。則或聯結厄倫東擾滿洲。或出沒塞上。南侵中國本部。此興彼仆。轉徙無常。及滿洲既併鄰近諸國。奄有遼河流域。乃首臣科爾沁。繼平察哈爾。於是內蒙古東西部落。盡隸圖籍。世爲外藩。今略述諸部源流及其歸附之次第。如下。

科爾沁之起源及其歸附

明初。蒙古境內。分韃靼瓦剌二部。東西對峙。永樂時。韃靼大臣有阿魯台者。裔出成吉斯汗弟哈薩爾。擁衆擅國。權力出可汗之上。既而爲瓦剌部所殺。其部衆竄居嫩江流

漠南蒙古之起源及察哈爾之滅亡

域建科爾沁部。疆域北界黑龍江。南抵盛京邊牆。其後部族繁衍。有分居各地者。若札賚特。若杜爾伯特。若郭爾羅斯。皆其支裔也。科爾沁既雄視東方。逼處遼瀋。不利滿洲之興。遂以萬歷二十一年。與葉赫哈達等九部合軍攻興京。為太祖所敗。其後太祖攻烏拉部。復破其來援之衆。自是科爾沁頗畏滿洲兵力。數遣使修好。惟察哈爾林丹汗。士馬強盛。橫行漠南。破喀喇沁。滅土默特。東西馳逐。所至掠奪。諸部力不能敵。其北走者。渡瀚海依喀爾喀。其東走者。則依科爾沁。林丹汗既怒科爾沁之與滿洲通。又惡其為漠南諸部逋逃藪。於是悉衆攻之。其酋奧巴不能敵。遂率其昆弟投附滿廷。事在天命九年。及崇德改元。科爾沁率漠南諸部。合詞上尊號。禮成冊功。詔設札薩克(旗長)五人。賜親王郡王鎮國公等爵。自後清朝有大征伐。科爾沁未嘗不以兵從。世為帝室懿親。休戚相共。故科爾沁諸王歲俸。居內蒙古二十四部之上。

蒙古之有漠南漠北之分也。自元順帝七世孫達延(大元)可汗(成化六年至嘉靖二十二年即一四七〇年至一五四三年)時始。先是順帝既北歸。其子孫仍撫有蒙古舊部。居喀喇和林。(今西庫倫附近)尋稱韃靼可汗。然世有內亂。篡弒相尋。部衆離散。所在割據。及達延立。復統一

之。以地廣難治。乃舉瀚海以南之領土。分封諸子圖魯巴爾蘇。阿爾楚。鄂爾齊。而獨留其季子格埒森札賚爾居漠北。達延年八十乃卒。長子圖魯已先死。孫博迪(卜赤)嗣爲可汗。專轄漠南蒙古東半。以其近長城。故稱爲察哈爾。察哈爾者。近接之義也。而圖魯之後。又別爲浩齊特。蘇尼特。烏珠穆沁。敖漢。奈曼諸部。巴爾蘇之後。別爲鄂爾多斯。土默特二部。阿爾楚之後。爲札嚕特。巴林二部。鄂爾齊之後。爲克什克騰部。而察哈爾獨爲諸部長。自博迪四傳至林丹。稱胡土克圖可汗。(虎墩兔)當天命四年。林丹汗致書太祖。自稱『統領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斯汗』。而稱太祖曰。『水濱三萬衆滿洲國主』。語多驕慢。會土默特部有宗族繼承之爭。曠歲無主。盜賊並起。林丹汗乘機略奪其土地。勢益張。馮陵諸部。於是敖漢。奈曼。札嚕特。喀喇沁等。先後遣使至滿廷通款。乞發兵救護。而明方困守遼西。欲利用察哈爾抵制滿洲。乃歲輸巨帑。使攻遼東。天聰初。太宗數遣師襲其邊境。俘獲無算。以遼西事急。未能犂其庭。然林丹汗漸以部衆解體。威稜日衰。至六年四月。太宗乃自領軍會漠南諸部之歸附者。進攻察哈爾。時遼河漲溢。清軍晝夜冒潦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謀拒戰。

而所部皆不爲用。乃徙其人畜十餘萬。自歸化城渡黃河西奔。沿途離散其什七八。清軍至歸化城。收其部落數萬而還。八年。林丹汗病痘。死於青海附近。其子額哲復以翌年爲多爾袞西征師所迫。欲依鄂爾多斯。而鄂爾多斯擄其部衆千戶來獻。於是額哲率餘衆。奉傳國璽降。太宗以額哲爲元室嫡裔。封爲親王。內蒙古大部悉平。額哲再傳至布爾尼。以康熙十四年謀叛。爲清軍所誅。乃收其故地隸諸內務府及太僕寺。徙其部衆於宣化大同邊外。而轄以都統等官。號曰內屬游牧部。不得與他蒙古比。

第六章　清朝之定鼎及明室之偏安

吳三桂之乞師

當太宗之崩也。禮親王代善會諸王貝勒以下。定議奉世祖卽位。而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攝理國政。先是清軍已拔錦州。得遼西大部。明總兵吳三桂率兵民五十萬駐防於寧遠。是年九月。鄭親王復發礮兵越寧遠。攻克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諸城。山海關守禦益危。明年順治改元。卽崇禎十七年甲申也。（一六四四年）三月初。明以流寇內偪。廷議盡撤關外城守。而召三桂統邊兵入衛。三桂悉衆而西。行至豐潤。聞李自成已陷京師。帝后殉國。乃猶豫不進。還次灤洲。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已答

流寇之敗走

書許降。已而聞其愛妾陳沅爲寇軍所掠，以獻劉宗敏，大憤，遽易縞素，稱先帝恩德，以復仇討賊之旨，公布軍中，遂疾歸山海關，部署軍事。自成遣將發兵追之，越灤州而東、三桂迴軍擊破其衆。自成乃親將部衆十餘萬，東攻山海關，而遣別軍出撫寧東北境長城，繞至關外夾擊之。三桂大懼，奉書清朝乞降，請合軍而西。

時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方以大將軍督師略地關外，得三桂書，乃偕洪承疇等，疾馳至沙河，距關僅十里，通路已爲寇軍攻關外者所梗。三桂發大礮闢路，自率輕騎突出謁攝政王，卽軍中易服設誓，固請入關討賊。承疇以爲寇衆東出，京師空虛，議請清軍毋遽入關，而西北繞入居庸，襲據京師，俟其回援，可一戰擒之。而三桂以關門禍急，堅持不可。時流寇當百戰之後，慓悍無匹。攝政王慮不可輕敵，乃命三桂軍爲先驅，嘗賊而自蓄精銳以待。自成悉衆列陣關內，橫及海岸。三桂引軍先進，戰酣，會風發塵起，兩軍不相辨。清軍乘勢突出，衝賊中堅，所向辟易。俄塵開，賊見甲而編髮者，驚曰：『滿洲兵也』，則皆潰走。自成奔永平。攝政王卽下令使關內外兵民薙髮。進三桂爵爲平西王，而使率步騎二萬，前驅追自成。自成自永平遣使詣三桂軍議和，三桂不答，乃入京師

屠其家，焚宮殿，載輜重西遁，攝政王以五月朔入都，改葬崇禎帝后，令臣民服喪三日，京師東北諸府皆降。

弘光之立

方流寇之北犯也，明福王由崧（思宗之從兄）潞王常淓（思宗之從父）俱以避難至淮安。及思宗殉國，太子陷寇中，南京諸大臣議立君。福王於倫序當立，而以淫昏聞。潞王賢明可任大事，而世系較疏。於是立親立賢之問題起，兵部侍郎呂大器以下主立賢，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庸闇，結黨主立親。兩黨互爭，各取決於兵部尚書史可法。可法心善立賢議，而立親黨以握兵柄，故頗占優勢。可法不得已，卒定議迎立福王。改元弘光。士英遂以擁戴功入閣，而出可法於江北督師。於是廷議分江北為四鎮，以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而諸將爭欲駐揚州，各縱兵相仇殺。可法務以公誠之意，調停其間，移傑鎮瓜洲，而置得功於儀徵。四鎮雖稍稍受命，然卒不相協。且南京政府黨爭亦日劇。自可法出，士英輩益無忌憚，務進私人圖報復。凡崇禎朝閹黨名掛逆案者，皆陰結士英希復出。士英乃排羣議，奏起逆案

李自成之竄死

巨魁阮大鋮。於是正人如張愼言呂大器姜曰廣劉宗周等．先後引去。一時政府無善類．賄賂公行．秕政交作．江左偏安之局．不俟識者而知其不能久矣。

攝政王既定京師．奏捷盛京．頒示朝鮮蒙古。時京東京北諸府雖降．而保定大名眞定間．潰兵羣起。自成自山西入陝．山東諸州縣聞之．亦爭殺其僞官．據城自保。乃以六月遣肅親王豪格往定山東河南．遣都統葉臣等往定山西．各分扼要地．俟秋高進軍．徐圖滅寇。至九月．世祖定遷都之議。十月朔．至自盛京．祭告天地社稷．建立太廟．用大學士范文程言．盡除明季弊政．令文臣衣冠．暫從明制。近畿略定．因議先剿自成．次規江南。乃以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偕吳三桂尙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諸蒙古兵．赴楡林延安．出陝西之背．又以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攻潼關．期於西安相會。是冬．畿南山西山東諸省．先後平定。豫王以十二月渡孟津．收沿河堡寨．進至陝州。自成遣其將劉宗敏據潼關拒守。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正月．清軍抵關．自成逆戰不利。而英王及三桂西北之師．已自保德州編筏渡河．入綏德．連下延安鄜州．遏西安之背。自成前後受敵．棄關還西安．焚宮室．東南自藍田出武關．走湖廣。比清

史可法之盡瘁

軍破潼關，入西安，則自成已走五日矣。清廷以陝西底定，乃命豫王移師取江南，而以追剿流寇事專任英王及三桂。時寇衆尚三十餘萬，揚言欲取南京，清軍水陸追躡，凡七破其衆於長江流域間。閏六月，自城南走延寧蒲圻，至通城，率二十餘騎掠食山中，爲村民所困，自縊死。或言自成陷泥淖中，村民聚擊之，鋤碎其首，至糜爛不可辨云。自成既死，其殘衆二十萬，悉降於明湖廣總督何騰蛟。

南朝危局既如上文所述，而史可法獨提兵往來江淮間，身當南北之衝，聯絡諸鎮，力圖興復。先是多爾袞聞福王卽位，卽移書可法，責以屈服，謂『春秋之法，有賊不討，則新君不得書卽位。』且諷以形勢，謂『以中華全力受制潰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可法報書亦歷引漢（光武昭烈）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中興故事，以見福王非自立，且謂『貴國驅亂除逆，兵以義動，若規此幅員，爲德不卒，則以義始而以利終，將爲賊人所竊笑。』（兩書具載通鑑輯覽）既而清軍已定山東，乃分兵取海州宿遷，連下江北州縣。會可法方進師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及清軍至，可法馳疏告急，而馬士英乃談笑以爲誑己，諸將亦擁兵觀望，

無敢任衝要者。當是時．明諸鎭之師．惟左良玉及高傑所部最強。良玉與何騰蛟等．鎭守湖廣．而高傑爲可法忠義所感動．頗奉約束．因進次徐州，沿河（當時黃河自開封東南流經徐州淮安等境入海與今河道不同）築垣專力備禦。且遣使通好於睢州總兵許定國．聯絡河南。定國旋投降清朝．送二子渡河爲質。傑微聞其計．親往覘之．爲定國所殺．部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可法聞變流涕曰『中原不可爲矣』．遂馳至徐州．招撫其衆十餘萬．移諸揚州。而清豫王南征之師．以順治二年三月．自陝西分道而東．會於歸德。所過州縣．皆望風迎降。遂進薄泗州．乘夜渡淮。可法方將移軍援泗．會左良玉以馬士英裁其軍餉．故傳檄遠近．以清君側爲名．列舟自漢口而下。南京戒嚴．詔趣可法入援。比可法渡江至燕子磯．則良玉已病死九江．其部衆爲黃得功勤王軍所敗．乃復奉命折回。而清兵已破盱眙．警報日至。可法檄各鎭兵會援揚州．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桃源縣西白洋鎭趨赴。清兵越六合進攻．去揚州二十里而營。肇基請背城一戰．可法謂野戰不如憑城．乃分陴拒守．亙七晝夜。城卒破．可法被執．大呼曰『吾史督師也』．遂見殺。肇基率所部巷戰．力盡亦死．時四月二十五日也。清兵留十

江南之平定

日乃南行，可法爲人廉信，與下均勞苦，其督師也，行不張蓋，食不兼味，寢不解衣，日夜以報讐雪恥爲念。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而權奸內鬨，悍將外爭，凡所經畫，百不一就。卒至兵頓餉竭，志決身殲。時人比諸文天祥云。

揚州已潰，明侍郎楊文驄，總兵鄭鴻逵，合兵守京口，與豫王軍隔江相持。會夜霧，清軍編巨筏，列燈火其上，放之中流，爲疑兵，而列以數百騎，藉小舟潛渡，襲據北固山。（鎮江府城北）守兵驚潰，文驄奔蘇州，鴻逵擁衆入閩，南都聞警，帝率宦官宮妾，走蕪湖，士英大鋮，亦先後走杭州，其餘文武勛戚，相率迎降。豫王長驅入城，而分兵追襲明軍。時黃得功守蕪湖，誓死翼衛，竟中流矢陣歿。明總兵田雄，擁弘光帝出降，江南略定。清乃分軍之半，屬貝勒博洛，進攻浙江，沿途徇所過州縣。馬士英自杭州迎戰不利，渡錢塘江東遁，潞王常淓以杭州降。會英王追剿流寇之師，亦所至有功，收左良玉部將金聲桓衆十餘萬於九江。於是長江流域，西自湖北，東至海，南及浙西，大都降服。豫王多鐸奏改南京爲江寧府，至七月，班師。乃以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以大學士洪承疇總督軍務，鎮撫南方，並駐江寧。

魯唐二王之建國及江南民兵之騷動

南京政府，以五月顛覆，至六月而魯王以海（明太祖十四世孫）稱監國於紹興。保有浙東，以張國維熊汝霖等督師錢塘江上。畫江而守。至閏六月，而鄭鴻逵復奉唐王聿鍵（太祖九世孫）即帝位於福州，建號隆武。奄有福建，及其西南諸省。鄭芝龍兄弟輔之，握兵權，而黃道周爲大學士，議戰守，恃仙霞嶺爲國防。於是浙閩對立，而江西士大夫，自楊廷麟以下，設忠誠社於贛州，號召才智，遠近毀家入社者幾三萬人。同時江南列城，民兵四起，嘉定則侯峒曾，黃淳耀，江陰則陳明遇，閻應元，松江則沈猶龍，徽州則溫璜，績溪則金聲，各集衆自保，効死不去。其餘吳江崑山崇明宜興等，響應者復十餘城，或通表隆武，受其封拜，或近受監國魯王節制。浙閩恃以阻清軍之南下。惜民兵皆起倉猝，未更訓練，餉械又不足，率旬日即敗，諸主謀者皆先後殉節。獨吳易之守吳江，閻應元之守江陰，稍稍持久。是時清軍分兩部，一屯江寧，洪承疇督之，一屯杭州，貝勒博洛督之。承疇遣張天祿等引軍攻徽寧，而博洛自杭州進薄吳江，盡斷諸港通路，乘大雨殲吳易軍。（吳易得脫至明年始見殺）因移圍江陰，列礮環攻，以八月二十一日破之。衆猶巷戰，士女自殺者，池井皆滿，明遇及應元殉焉。而金聲尙扼守績溪，布置甚

隆武之擴張及閩浙之衝突

密。至九月。明御史黃澍導清軍出間道襲破之。執聲至江寧。其門人江天一從。總督洪承疇諭降。天一朗誦思宗諭祭承疇文以愧之。與聲俱被害。於是江南民兵悉平。

隆武帝好學通典故。然以鄭氏擅國。不能有所爲。芝龍鴻逵屢薦其私人爲要官。帝不從。以是懷怨望。及清朝遣使招撫福建。芝龍陰結使者通款。帝數促之出師。輒以餉絀辭。道周知芝龍不足恃。乃踰嶺徵兵從廣信出衢州。所至號召諸將。安撫遺黎。歸附者頗衆。時何騰蛟總督湖廣。次長沙。收撫流寇餘衆數十萬。分爲十三鎮。布列湖南北。與清軍之屯武昌荊州者相持。而楊廷麟守贛。募民兵二萬。峒蠻四萬。又檄調廣東雲南兵數千。與南昌清軍戰。屢捷。兼取吉安守之。軍頗振。兩人並翼戴隆武。受爵命。是時隆武帝領土。自福建兩廣雲貴以外。兼有湖南及江西湖北之一部。乃頒詔浙東。魯王下令將返台州。而熊汝霖出檄嚴拒。張國維亦馳疏隆武帝言『監國當大勢潰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旦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不及。猝然有變。脣亡齒寒。悔莫可追』既而魯王遣使通聘福建。帝亦手書報之曰『吾無子。王爲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吾有天下。終致於王。浙東所用職官。盡列朝籍。無分彼此。』且發餉銀十萬兩犒師。

而馬阮等奸人、復鼓魯王部將方國安、縱兵刼閩使、盡奪其餉、且檄數閩廷罪。於是閩浙衝突、而脣齒之勢離矣。

川陝之征

自李自成敗竄、中國本部西北境、雖已隸清朝、而四川尙爲張獻忠所據。會清廷方以南征爲急、未暇西顧、獻忠乃以成都爲根據地、遣諸將分屠附近州縣、以殺人多寡論功。川中無人跡。及隆武帝之正位於東南也、明遺臣賀珍等、復起兵與安、漢中遙附之、遂克鳳翔、規西安、全陝響應。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年）春、命以川陝軍務任肅親王豪格及平西王吳三桂、而以浙閩事屬諸博洛、分道大舉。肅王以三月至西安、與總督孟喬芳分定渭水以北諸城。五月、進軍漢中、破賀珍等於雞頭關、陝西復入淸、乃進攻四川。時獻忠部將劉進忠、方守保寧、聞清軍至、即率衆迎降、乞爲嚮導。清軍追至西充鹽亭間、與獻忠遇、發矢殪之。其黨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等、俱潰走川南、尋越重慶、綦江等城、入貴州境。清軍追之至遵義、以餉匱旋師。時三年十二月也。

魯監國之敗

博洛南征之師、亦以三月進次杭州。先是張國維率諸軍連戰於錢塘江上、皆有功、因欲乘閒復浙西。應汝霖議募民兵、由海寧、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連絡吳中水師之

潛據太湖者爲犄角，以困杭州。而浙東諸餉，盡爲方國安軍所擅，民兵無食，議卒不行。至是，北兵壓錢塘江，國維督諸將連營拒戰。四月，北兵隔江礮壞方國安營竈，國安即擁兵數萬入紹興。奉監國走台州，而諸將尙嚴守江上。會夏旱，江水暴落，褰裳可涉。六月，清軍士馬數萬，由上流浮濟，連營駭潰，張國維退守東陽。國安謀執監國以獻，監國亟走得脫，航海至廈門。國維知事不可爲，赴水死。金華衢州相繼下，浙東略爲清有。

隆武之亡

方何騰蛟楊廷麟之振勢於湖南江西也，各疏請隆武帝移鎭其地。帝亦知芝龍有異志，欲棄閩由贛入湘，倚騰蛟。以順治三年二月，進次延平。時廷麟守吉安，聞帝北行，乃南入贛，謀迎謁，而以吉安之守，屬諸兵部侍郎萬元吉。元吉馭下嚴，諸將不悅，皆內攜。至三月，江西降清故將金聲桓進圍吉安。守兵不戰潰，城遂破。元吉退入贛，聲桓乘勝進圍之。廷麟元吉堅守不出。旣而博洛取浙東，閩中大震。芝龍已陰受洪承疇約款，乃詭稱海寇入犯，馳赴安平，而盡撤關隘水陸防兵，隨之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人。清兵由衢州長驅越嶺入。時贛州被圍，不能援閩，何騰蛟遣部將迎蹕，方抵韶州，而仙霞嶺敗報至，隆武帝倉卒自延平走汀州。清軍旣破延平，馳七晝夜追及之，隆武帝遂

被執至福州。帝不食而殉國。漳泉諸郡並陷。芝龍自安平奉表降清。

贛州之攻守

贛州自四月被圍以來。至六月。明贛南巡撫李永茂遣廣東兵五千至。戰於李家山。圍暫解。已而復合。元吉以蠻兵自固。不加裁抑。而獨嚴束雲廣客軍之助守者。客軍解體。主事龔芬等。自章水上流。募水師。欲以會援。而久屯南安不下。至七月。雲南兩廣諸道援師畢集。諸將請戰。而元吉必欲待水師。水師統領故海盜。觀望不卽前。會秋高水涸。舟行遲滯。清軍夜襲諸川。縱火焚之。於是援軍皆潰。會聞汀州破。隆武帝被難。合城氣索。十月。遂爲聲桓所屠。諸將擁元吉出。元吉歎曰。「爲我謝贛人。使合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竟自殺。廷麟亦死之。於是福建江西。次第失守。騰蛟聞隆武殉國。大慟。厲兵保境如平時。而廣東督撫。復擁桂王由榔監國。流離轉徙者。且十餘載。別爲專篇說之。

第七章　明永曆帝之割據

永曆之立及廣州之降

明自弘光南渡。宅都金陵。而黃河流域。已非所有。自南都瓦解。四鎭喪師。而長江流域。復失大半。及浙閩繼敗。而後東海沿岸。亦盡入於清朝之版圖。三年之間。形見勢絀。於

桂林之堅守

時朝野人物死亡略盡。而尚有崎嶇危難之中。折而不撓。窮而益奮者。湖南則何騰蛟。而兩廣則瞿式耜。閩廷之覆也。式耜與兩廣督臣丁魁楚。方在肇慶。議所當立。乃共迎神宗孫桂王由榔於梧州。清順治三年十月。卽位稱帝。建元永曆。頒詔湖南雲貴諸省。以魁楚式耜及故尚書呂大器爲大學士。騰蛟聞之。亦與雲貴督師堵允錫。連署勸進。先是贛州受圍。隆武遣大學士蘇觀生。至南安募兵助戰。及汀州之敗。觀生撤兵退入廣州。會聞魁楚等置君。欲與共事。而魁楚慮其以舊相居己上。拒不與議。呂大器亦以其非進士叱辱之。觀生頗不平。俄而隆武弟聿鐭。率諸臣自福建浮海至廣州。粵人有倡兄終弟及之議者。觀生因利用之。擁聿鐭自立。與肇慶對抗。於是二百里內兩帝並樹。日治兵相攻。不暇外禦。清軍之下漳州也。博洛遣副總兵李成棟率偏師取廣東。以佟養甲督之。潮惠兩州相繼失守。而廣州尚瞢無所聞。十二月。成棟軍突至。聿鐭方會觀生等視學。倉卒不知所爲。君臣皆自殺。宗室諸王。死者二十餘人。成棟分兵攻高雷諸府。而自督軍進攻肇慶。時永曆帝以宦官王坤用事。數干涉軍務。及聞廣州破。乃趣帝溯西江走入桂林。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年）正月。成棟取肇慶而西。連陷梧州平樂。桂林

大震。丁魁楚等皆引去。而武岡鎭將劉承胤方引兵至全州。王坤請永曆帝棄城赴之。式耜極陳桂林形勢。固諫不聽。因自請留守。與城存亡。桂王許之。而自走全州。三月。成棟攻桂林。時騰蛟經略衡湘。宿將重兵。悉屯湖南北。聲援不及。式耜獨毅然誓衆。督參將焦璉拒守。累戰皆捷。會積雨城壞。而劉承胤所遣援兵。復與焦璉軍齟齬。大掠以去。城幾破者屢矣。式耜意氣自若。衆無叛志。成棟不能敵。既而廣東遺臣陳邦彥張家玉。陳子壯等。先後起兵高州東莞端州間。約合趨會城。廣州告急。佟養甲檄成棟回軍東救。式耜乘間遣諸將四出。盡復所失廣西境內諸城根據略固。而湖南復爲清軍所據。自岳州至寶慶。列城風靡。劉承胤以武岡降。同時廣東諸軍。亦悉爲成棟援師所破。家玉等或走或死。時四年八月也。

湖南之平定

先是是年春。清廷以何騰蛟厲兵湖廣。爲南部勁敵。不可不以全力圖之。乃命孔有德爲平南大將軍。偕尚可喜耿仲明大舉進攻。騰蛟所設十三鎭。頗雜流寇餘黨。不樂受節制。及永曆帝之至全州也。劉承胤挾之作威福。矯詔封拜。權力遠陵騰蛟上。諸鎭益解體。有德等以三月出岳州。益陽守將王進才。聞清軍漸逼。遽還長沙。揚言乏餉。縱兵

金聲桓李成棟之反正及其影響

四掠。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長沙湘陰並陷。承胤聞之．脅永曆帝自全州移居武岡．陰有貳志。五月．有德進克衡永．分道擊諸鎮．所至披靡．以八月越祁陽而西。永曆帝自武岡走柳州。騰蛟輾轉入桂林．與式耜會諸將議畫地分守．乃移鎮全州．督湘粵諸將連營拒戰．橫亙二百餘里。式耜餽饟不絕。清軍引退．永曆帝得還桂林。明年二月．清軍已定湖南全境．聞桂林內訌．全州重兵還救．乃復乘虛南進．而金聲桓李成棟之變作．江西廣東皆復歸於明。清廷乃令可喜仲明移軍救江西．而詔孔有德班師。

初．金聲桓之取江西．李成棟之取廣東也．王貝勒以遼瀋舊臣章于天佟養甲監之。行間之功．多出聲桓成棟。及事平．而于天任江西巡撫．養甲任廣東總督．聲桓成棟仍以武員受其節制．意不能平。于天及巡按董學成．尤與聲桓有隙．裁抑過當。聲桓密與其黨副總兵王得仁謀反正．通款桂林．事爲學成所覺。兩人懼禍及．先發制之．以清順治五年正月．舉兵襲殺學成．執于天．而迎故明大學士姜曰廣．以江西歸永曆．李成棟聞之．亦以四月脅養甲以廣東反正。各有衆十餘萬．移檄遠近．上表永曆帝。帝各授以爵秩．聲威復振。於時清兵屯湖南者．悉分援江西．僅以少數之守兵屬總兵徐勇．留鎮長

沙。騰蛟乘隙。復發兵攻永州。以久圍力戰破之。遂分軍徇衡州寶慶常德等府。湖南大部。復歸於明。而蜀中故將李占春。及義勇楊大展等。亦起兵分據川南川東。臣於永曆。請置官吏。明因設巡撫其地。而復以呂大器總制諸軍。於是永曆幅員。有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駐蹕肇慶。同時大同鎮將姜瓖。反正於山陝。魯王遺臣張名振。略地於閩浙沿海。皆遙相應和。中原全局大爲震動。清廷憂懼甚。且由是益疑漢將不可恃。乃疊命親貴重臣。分地任事。於是都統譚泰及和洛輝。自江寧赴九江。會耿尙二王攻江西廣東。鄭親王濟爾哈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會孔有德攻湖南廣西。端重郡王博洛。敬謹郡王尼堪。擊姜瓖於大同。而吳三桂李國翰分任陝川之遠征軍。洪承疇仍鎭江寧。任沿海之經略。並順治五六年間事也。

江西湖南之再得

聲桓之變。江西列城響應。獨贛州清將不從。聲桓得仁已取九江。欲順流攻江寧。而懼清兵之議其後。乃回軍攻之。清守贛副將高進庫。故與聲桓同隸左良玉部。寬約降期。以緩其攻。會江寧清兵。於五月復陷九江而南。進圍南昌。聲桓聞警。遽引還突圍入而得仁直趨九江。冀斷北軍餉道。使南昌之圍。不戰自解。姜曰廣以圍急。欲引與共守。日

發檄召之。得仁不得已．亦斂兵入城．堅壁不出。清軍徐擾旁近州縣．徵收賦稅．以待明軍之疲。既而李成棟踰嶺攻贛．謀北援．進庫復用緩兵策給之．成棟還屯嶺上。至十月．南昌糧盡告急。成棟復悉衆薄贛．嶺行艱難．士卒飢困。贛兵突出擊之．成棟退屯信豐．南昌勢益孤。至六年（一六四九年）正月．遂為清軍所破．曰廣聲桓得仁並死之。二月．清軍援贛．進逼信豐。成棟謀應戰．而軍潰過半．戰鬪力盡失．走死城東川中。江西復入清．而鄭親王及孔有德之軍．亦以是春進湖南。時常德寶慶間．諸鎮內訌．所在焚城剽掠．莫有鬬志。騰蛟自衡州親往撫之．進次湘潭。清長沙守將徐勇．知湘潭無備．引兵突入．擁騰蛟歸．殺之。明軍氣奪。自三月至八月．有德督諸將轉戰南下．連取衡永．鄭親王亦席卷辰寶．分兵定沅靖。已有湖南全境。

兩廣之復取及瞿式耜之死

李成棟敗死信豐後．永曆帝以杜永和為兩廣總督．駐廣州．嚴兵守庾嶺．而聲桓得仁部下潰卒．亦亡入閩粵山林間．出沒不測。江西清兵不敢進．還屯吉安將一載。會明鎮將有納款清軍．願為嚮導者．可喜遂由間道入庾關．至七年（一六五〇年）二月．進圍廣州．相持十閱月不下、士卒以溽暑疫死者無算。已而江西諸軍復大至．可喜督戰益力．卒以

十一月二日破之。永和走瓊州。而孔有德亦以是月六日破桂林。先是。清軍再取湖南。式耜使戎政總督張同敞。督諸將扼守全州。同敞兼資文武。每戰輒躍馬爲諸將先。卽戰敗。同敞常危坐不去。軍中以是服之。顧廣西地小而瘠。正賦所入不足以供軍餉。式耜雖理錢法。行鹽政。募屯田。以補助之。而事多掣肘。不能盡行。戰守日棘。九月。清軍由全州而南。諸將皆退入桂林乞餉。列戍一空。清軍益深入。至是。式耜檄諸將出戰。皆不應。相率遁去。城中無一兵。獨同敞自靈川至。式耜與痛飲待死。並爲清軍所執。兩人猶隔屋賦詩相唱和。閱月餘。始見殺。永曆帝以是年正月。自肇慶奔梧州。比聞桂林破。復走南寧。明年。一六五一年詔鄭親王班師。而以尙可喜鎭守廣東。孔有德鎭守廣西。兩廣州縣。次第畢下。

山陝之復取

姜瓖既據大同。分兵克忻朔。近自山西境內。遠至陝甘。遺臣宿將。起兵應之者。所在皆是。太原西安。先後告警。六年正月。尼堪督兵至太原。首取忻州。而博洛復破姜瓖騎兵於大同城北。明軍稍稍衰。同時吳三桂等亦自漢中北犯延綏榆林。於是山陝督撫聲援始接。河東諸郡並下。大同孤立。至八月。城中食盡。而英親王復督師繼至。城兵斬瓖

孫可望李定國之亂

孫李之衝突及孫可望之降

出降。山陝既定。乃詔三桂回鎮漢中。進規四川。會川中義勇不相一致。而明巡撫李乾德復構之仇殺。益渙散不足用。李占春等降清。三桂乘間收成都重慶敍州地。是時。清朝已定江西湖南兩廣。永曆帝竄投土司境。而孫可望李定國之事復作。

先是。張獻忠之敗也。其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自川南擁衆入雲貴。推可望爲長。襲奪明鎮將兵權。據有其地。已而定國與可望交惡。可望乃通表明廷。求封號。欲藉以服衆。順治六七年間。屢使求封。迄不獲命。至是清軍四迫。永曆帝不得已。封可望爲秦王。趣之出兵。可望乃遣兵三千。扈永曆帝居安隆。使文秀等分出敍州重慶以攻成都。使定國等由武岡出全州以攻桂林。九年一六五二年三月。文秀連取敍州重慶。三桂戰敗。斂兵入保寧。旋回漢中。而李定國之軍亦破沅靖武岡。乘勝襲桂林。有德不能守。死焉。梧州柳州繼下。乃分兵還攻辰州。殺總兵徐勇。尋屯守武岡。於是四川廣西湖南軍務。同時告急。

定國已連陷湘粵諸郡。兵力寖強。不復守可望約束。可望憤甚。陰欲除之。然以其將兵在外。未敢輕發。而尚可喜乘定國之在湖南。遽發舟師自西江而下。盡據梧州桂林。定

國棄武岡，還據柳州，威望驟減，懼可望之襲其後，益思拓地自固，乃將兵東犯，據有平樂高廉諸府。至十二年（一六五五年）春，復爲尙可喜所破，走保南寧。而劉文秀亦以是年謀犯岳州，大敗於常德，自貴陽還雲南。於是定國文秀兩軍皆衰，湘粵告平。而可望獨雄視貴陽，益跋扈不可制，擅殺從臣宗室，自設內閣六部，立太廟，制朝儀。永曆帝自安隆聞之大懼，密勅封定國晉王，文秀安南王，與相抵制，而召定國兵入衛。可望微聞之，以十三年（一六五六年）春，發兵襲定國於南寧，且遣使謀刼遷永曆帝，置諸肘腋之下。事未發，而定國已自田州抵安隆，奉永曆入雲南，與文秀聯合。可望大怒，以十四年（一六五七年）秋，大舉兵叛明，與定國文秀同盟軍夾三岔河而陣，諸將皆不直可望，陣而不戰，定國悉銳攻其中堅，諸軍皆解甲大呼歡迎之。可望反走，率十餘人至湖南乞降。時十四年十月也。方可望之未降也，清廷令經略洪承疇移鎭長沙，守湖南。川督李國英駐保寧，守川北。尙可喜等分駐肇廣，守兩粵。而以川東南及雲貴諸省，實爲永曆君臣偏安之地，亦不復窮追。及承疇受可望降，盡得敵中內訌狀，請乘機大舉。清廷始一變其軍略。視

貴州之征

線集於貴州。於是一軍自湖南出其東，承疇及宗室羅託督之。一軍自漢中四川出其

雲南貴州之平定

北。三桂等督之。一軍自廣西出其南。都統卓布泰等督之。三道之師。並以十五年（一六五八年）春。向目的地進發。而明李定國既兼併貴州。屬馬進忠守之。自返雲南。坦然以為無患。朝官有進諫者。謂『今內患雖除。外憂方大。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爇薪之上。能旦夕安耶。』定國反恕之。永曆帝方欲罪言者以取快。而三道敗書並至。卽承疇等以二月會師常德。四月出沅靖鎭遠抵貴陽。廣西之師。旋歷南丹那地獨山諸州來會。而三桂亦克重慶入遵義。會清信郡王鐸尼復奉命為安遠大將軍。總統三道。以九月抵貴州之平越府。遂大會諸道將帥。議令承疇羅託留貴陽理餉。而自督諸軍三路入滇。定國聞貴陽已失。乃蒼黃遣諸將分道迎敵。而親扼北盤江之鐵鎖橋。以斷黔滇間之大道。尋諸將各敗走不相顧。定國亦撤寨西遁。清軍畢會於普安。永曆帝奔永昌。十六年（一六五九年）正月。清軍遂由普安入雲南省城。二月朔。鐸尼復令諸軍西進至大理府境。定國發兵扈永曆帝走騰越。而自伏精兵於怒江西岸之高黎貢山。高黎貢山者。雪山山脈之一支。與怒江相平行。自永昌府城入騰越所必由之道也。定國度清軍累勝。當越嶺窮追。乃緣徑設伏。約俟清軍深入後。首尾環攻。必獲全勝。清軍既渡怒江而西。道

不逢一敵。謂定國遠竄。稍稍縱兵入。適降臣盧桂生泄其計。清軍急退且戰。伏兵驟起。斬殺都統以下十餘人。精卒數千殲焉。而伏兵亦有死傷。定國乃歸騰越。聞永曆帝已西行入緬甸界。亦棄城他去。於是四川貴州雲南一律失守。清廷頒詔宣示中外。而以鎭守雲南之事。任諸吳三桂。鐸尼等先後班師。

緬甸與永曆帝之關係

緬甸在明時。本爲雲南諸土司之一。領地約當伊膩瓦底 Irrawaddy 河上中流沿岸。其北別爲孟養宣慰司。其東別爲孟密宣撫司。及木邦宣慰司。木邦東爲孟艮土府。嘉靖中。緬酋莽瑞體數侵諸部。朝廷不能討。自是貢使漸絕。及永曆帝之困於雲南也。羣臣或請北走四川。或議南入交阯。而黔國公沐天波獨謂緬甸糧糗可資。主張西幸。永曆帝遂以順治十六年正月。自騰越出鐵壁關。進次於蠻莫。Bhams 會莽瑞體曾孫本他格利 Pentaglē 王緬。聞永曆帝至。乃具舟迎之。浮伊膩瓦底河南行。居諸赭硜。Jagaing 與緬都亞瓦 Ava 隔川相對。是時雲貴諸將。劉文秀已前死。而李定國及白文選等。亦以戰敗相失。諸從行者皆文吏。無威重。頗爲緬人所輕。已而文選入木邦。定國據孟艮。皆治兵。謀假道迎蹕。緬人不允。順治十七年。文選乃移書孟艮。求與定國同

盟攻緬定國悉衆而西兩軍共至錫箔河上邀擊緬兵大破之因議乘勝以舟師薄阿瓦遣人於上流造船爲緬人所燒而暑疫復作乃移軍擺古 Pegu 以避瘴癘未幾文選兵潰走錫箔定國亦引還孟艮。

吳三桂之陰謀

雲貴既平朝廷以永歷帝無足爲患議撤兵節餉不欲復問緬事而三桂包藏禍心欲假手清朝兵力盡翦明宗絕遺民恢復之妄想而已得營窟滇南徐養兵馬以俟隙而後動。遂於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年）四月上疏極陳邊患恐嚇清廷「謂定國文選窺我邊防兵到則退藏兵撤則進擾此其患在門戶。土司反覆惟利是趨一被扇惑徧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降人革面尚未革心永歷在緬豈無繫念萬一入關若輩生心此其患在腠理。」因請及時進兵早收全局。清廷亟賞其忠藎乃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赴滇會勦。明年（一六六一年）八月清兵自騰越出邊嚴檄緬人令獻永歷帝自效。時緬人數受定國文選軍之蹂躪皆不悅其王之納明遺族王弟巴哇喇達姆摩 Mahā Parava Dhamma Rāja 遂弒王自立。然以定國兵尚強未敢肆虐而三桂檄適至緬人因發兵圍行在從官無少長貴賤皆殺之凡殺宗室諸王以下四十餘人其自縊死者尚不

永歷帝之末路

在此數，獨留永歷帝及后妃二十餘人，以待三桂之至。明室之悲運，至是而極矣。清軍以是年十二月，自木邦進次錫箔。白文選度兵力不敵，已先遁。三桂乃分兵追之，而自率軍抵阿瓦，索永歷帝益急。緬人爲自衞計，卽刼帝並其家族渡河，送諸軍前。三桂凱旋雲南，而文選亦爲追兵所執，以其餘衆降。惟定國尚在景線。先是永歷帝自蠻莫舟行，從官猶千餘人，其以無舟不能從者，率崎嶇散入他國。方是時，緬甸雖役屬東北諸土司，而暹羅、古剌、景邁諸國，與爲世仇。古剌者，蓋今喀倫，當緬甸東南，而景邁者，又元明以來所謂八百息婦國者也。其居景邁者曰大八百，居景線者曰小八百，皆思乘間傾緬甸。定國既以阿瓦之役，不能得志，因欲利用諸國聯兵攻之。會明室遺臣馬九功在古剌，江國泰在暹羅。暹羅王室妻國泰以女，數與定國通殷勤，而九功亦爲古剌募兵得三千人，致書定國，願奉約束。謀定將發，而三桂已擁永歷帝北去，兩國之師，並失望而退。定國竟以憤懣病死猛獵。永歷帝居雲南數月，三桂嚴兵守之，而八旗將士有陰謀推戴者。三桂大驚，立出永歷帝於市絞殺之，並殺太子。時太子年十二，臨難大呼曰『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乃至此耶』。時康熙元年四月也。

航海以後之魯監國

自魯監國航海以後，鄭成功渡臺灣以前，此十餘年間閩浙沿海之軍事，適與永歷帝之局相始終。故復類記之。魯監國之自台州入海也，石浦守將張名振以舟師從，欲於東海沿岸列島中，求一地利可用者，以為根據，徐圖進取。而是時舟山為黃斌卿所據，廈門又為鄭成功領地，皆不樂受魯監國命。名振不得已，奉監國走南澳。浙中遺臣，自錢肅樂張肯堂阮駿以下，渡海奔赴者復十餘人。清順治四五年間，數遣兵攻福建，連下建甯邵武興化福甯三府一州地，軍勢頗盛。然未幾又為清軍所迫，諸守者皆力戰以死。至六年九月，魯監國既盡失閩地，復欲圖浙東，以舟山扼錢唐江門戶，不可不爭。於是張名振阮駿合軍攻之，斬黃斌卿。魯監國乃得入，溫台甯紹間遺民聞之，乘防兵之赴閩也，爭起兵自保，依山為險，列寨以數百計。而上虞張煌言之軍為之魁，海陸內外相援繫。清軍大為所蹂躪。當時浙閩總督陳錦奏報言「海寇登岸，則山寇為之接應，山寇被勦，則入海以避兵鋒，交通閩粵，窺伺蘇松，久為東南之患。」所謂海寇者，指張名振；所謂山寇者，指張煌言輩也。名振依舟山之險，謂清軍必不能至，乃以八年秋留兵六千，屬張肯堂等居守，而自與魯監國大舉薄吳淞，會陳錦以全力逼山寨，盡破

鄭成功之沿海侵略

其衆乘大霧渡海。阮駿以舟師逆戰。全軍盡覆。肯堂等猶堅守十餘日乃死。名振聞變。急回軍赴援。而城已破。乃與張煌言共奉魯監國赴廈門依成功。久之名振病歿。以軍事付煌言。於是監國之勢衰。而鄭成功獨強。

鄭成功者。芝龍之子。而其母故日本肥前人田川氏之女也。隆武帝之立也。成功以年少材武得幸。賜國姓。世謂之國姓爺。芝龍既降。成功慨然去儒服。航巨艦走廈門。經營閩海間。與張名振舟山之師相犄角。清廷數以芝龍書招之。竟不能致。成功雖自以隆武遺臣。故始終不樂奉魯監國。而與二張交甚睦。名振卒。煌言以其餘衆屬之。任浙海之嚮導。成功既連年攻伐福州興化間。遂以十三年轉略溫台。永歷帝聞之。自雲南遣使航海。封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便宜封拜。成功益治兵謀大舉。戈船之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以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來往策應。萬人被鐵甲。繪以朱碧彪文。當前鋒。金火不能入。縱橫海上。會颶發。碎巨艦數十。漂流士卒數千。乃還守廈門。已而聞清兵三道入貴州。度江南無備。乘機復出。十六年五月。由崇明入江。時沿江要害。皆置重兵。設大礮。橫鐵索。阻守甚嚴。成功以十七舟徑進。蔽江而上。六月。遂破瓜洲。

攻鎮江。於是江甯蘇常諸道援師畢集。以二十二日戰於楊篷山。成功兵上陸者二千。諸會援者皆一時宿將。提督管效忠尤以善戰聞。所部凡四千人。他鎮兵不在此數。而是日激戰之終局。援兵存者僅什之一耳。鎮江不守。成功留五日。引兵而西。其部將甘輝。請北取揚州。斷山東之師。南據京口。絕兩浙之漕。嚴扼咽喉。號令各郡。南畿可不戰自困。成功不聽。七月。抵江甯。謁孝陵。而煌言別率所部。由蕪湖進取徽甯諸路。安徽列城望風納款者。凡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東南大震。清世祖幸南苑。集六師。議親征。而崇明總兵梁化鳳。以七月二十四日出成功不意。大破之於儀鳳門外。擒殺甘輝。成功遂以餘艦揚帆疾歸。煌言軍亦爲貴州凱旋兵所敗。走航錢唐江出海。成功經營海外十餘載。進取之志。卒不能遂。乃退據臺灣。越年。遂薨。同時魯監國亦薨於臺。煌言被執。以不屈見殺。(並康熙元年)由是沿海防務。稍稍息肩。而成功則以臺灣之戰。使國姓爺之名Koksing, Koxiga顯於歐洲云。

第八章　三藩起兵

康熙初年之大勢

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正月。世祖崩。春秋二十有四。皇三子玄曄嗣位。是爲聖祖仁皇帝。

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爲輔政大臣．改明年（一六六二年）爲康熙元年。是時明宗室諸王偏安割據者．已被害無遺．而遺臣之奔走號召．以規復爲志者．獨臺灣鄭氏而已。海內郡縣．皆已統一．而開創諸將．猶分鎮封土．握兵馬財政之權．隱如敵國。及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七月。聖祖親政．漸欲完成中央集權之制．知藩鎮強大．非國家之利．陰爲之備。而諸藩亦內不自安．詭請解兵納土．以探廷旨．於是撤藩之論起．而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之變作。

三藩之起源及其勢力

先是世祖定鼎．東南未安．故命大學士洪承疇經略五省．而以定南王孔有德循廣西．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循廣東．平西王吳三桂循四川及雲南。耿仲明以順治六年．七月．道死於江西吉安府．而孔有德亦以九年李定國之亂．自裁於桂林．有德無子．除爵．而仲明子繼茂襲封。及南方略定．承疇偕宗室羅托．信郡王鐸尼．引旗兵還京師．而諸王各率所部綠旗兵．留鎮一方。於是三桂王雲南．可喜繼茂王廣東．尋徙繼茂王福建．繼茂卒．子精忠嗣。是爲三藩並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強。方其入滇之始．軍書旁午．朝廷假以便宜．雲貴督撫．咸受節制．用人不受吏兵二部之掣肘．用財

不受戶部之稽核。其所除授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徧天下。據永歷帝五華山舊宮爲藩府．置藩莊七百頃．通使達賴剌麻．廣市西番蒙古名馬．重斂土司金幣．開礦榷鹽．厚自封殖。乃擇諸將子弟及四方賓客穎敏者．教以戰術．水陸衝要徧置私人．子應熊尚公主．居京師．朝政巨細．無所不悉。以是根蒂益固．異志益堅．而尚可喜老病．以兵事屬其子之信．之信以酗虐橫於粵．耿精忠以稅斂暴於閩。皆挾邊防爲名．歲耗巨帑。統計三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一切仰諸江南．幾靡天下財賦之半。

撤藩之議

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三月．尚可喜既受制於其子之信．慮不得自全．乃用其客金光計．疏請歸老遼東．留子鎭粵．冀見上得自陳。是時．聖祖親政已數載．春秋日富．習知中外利害．與前代方鎭得失．數思有以變置而審慎未發。至是部議謂可喜歸遼而之信仍擁衆留粵．父子分離不便．因請盡徙全藩。三桂及耿精忠聞之．亦於是年七月疏請安插．以相嘗試。時廷臣議者．或言三桂鎭守雲南以來．地方平定．未有亂萌．今若將王遷移．則不得不遣兵代戍．如是更調往復．重滋苦累．應請勿徙。而戶部尚書米思翰．獨力主撤藩議．刑部尚書明珠和之。帝以三桂蓄謀已久．不早除之．且爲巨患．況其勢已成．

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制之。於是徙藩之議竟決。

吳三桂之發難

三桂自以功高清廷終不奪其分土．當優詔慰留．既而移鎭山海關外之命至．全藩震動．反謀益急。然以滇蜀阻險難進．非舉兵之地．欲行至中原而後發。因謬爲恭順．陰事部勒。而撫臣朱國治驅之急．詞色峻厲．三桂不能堪。遽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襲殺撫臣．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王昭武元年．蓄髮易衣冠．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起應之．雲貴督臣甘文焜．聞變．自貴陽趨鎭遠．戰敗自殺。變報達京師．舉朝震動。大學士索額圖請誅撤藩論者以謝之．帝不許。惟馳詔止閩粵兩藩勿撤．公布三桂罪狀．削其官爵．下其子應熊及家屬於獄。命前鋒統領碩岱馳守荊州常德．阻其東犯湖廣之師。命西安將軍瓦爾喀進屯四川．以絕自滇入蜀之通路。而續發大軍繼其後．以順承郡王勒爾錦及都統赫業督之。皆十二年十二月及十三年正月事也。

湖南之陷落及其應援

三桂既據有雲貴．乃遣部將王屏藩攻四川．遣馬寶等自貴州出湖南．以十二年歲除據沅州。明年正月．張國柱等引兵繼進。湖南巡撫盧震棄長沙奔竄．清軍之屯湖北者．

陝甘響應與長沙攻守

皆畏葸不敢前。於是常德長沙岳澧衡四府一州．先後失守．同時四川巡撫羅森．廣西將軍孫延齡．襄陽總兵楊來嘉．各以其守土起兵應之。耿精忠聞之．亦以三月舉兵據全閩。數月之間．六省盡失．中原動搖．當官者無守志。惟尙可喜鎭廣東．爲淸守臣節。三桂聞湖南已定．乃親赴常澧間督戰．而使其將吳應麒嚴守岳州．扼洞庭峽口．以當江北淸軍。時淸軍雲集荊州．莫敢渡江。然三桂以子孫並質京師．冀免其誅．又年老持重．不欲輕去雲貴根據．故當發難之日．嘗以疏付撤藩使者折爾肯還奏．有所陳請。及既得湖南．又下令諸將．毋得北進．冀淸廷裂土議和．畫江爲國。而聖祖深知三桂狙詐．不欲苟且息兵．遂以四月賜三桂子應熊及其長孫世霖死。旋命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助順承郡王進圖岳州。三桂乃分兵一由長沙出江西．一由四川窺陝西。其出江西者．分擾袁州吉安境．與耿精忠之軍合．陷三十餘城。而陝西提督王輔臣又以是年十二月．舉兵甯羌．遙附三桂。於是東西響應．勢益大張。

先是．淸廷以四川舉兵．陝西動搖．當嚴爲警備。乃使大學士莫洛．率綠營步兵馳往經略．使貝子董額率滿騎繼進。而三桂將王屏藩驍勇善戰．與西安將軍瓦爾喀．相持於

川北。數出偏師。絕糧運。斷棧道。清軍餉缺。有譁潰者。輔臣陰有反正之志。揚言經略持餉不發。衆不能忍。輔臣乘之。攻殺莫洛於甯羌。董額逡巡不敢擊。盡留諸軍困守西安。輔臣遂據平涼。而使其黨分取各郡。三桂聞之。發使結輔臣。且致犒師銀二十萬。又令王屏藩等出漢中相援應。盡有甘肅。董額與輔臣相持一年不下。至十五年。清廷乃以大學士圖海爲定遠大將軍。任西征事。節制董額以下諸軍。時三桂方欲乘輔臣之變。取道川陝。進攻京師。乃留兵七萬守岳澧諸水口。以拒荊州之軍。又留兵七萬守長沙醴陵萍鄉。以當安親王岳樂江西之師。使楊來嘉等。進掠鄖陽。而自赴松滋調度。欲以通西北之援。及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輔臣等於平涼城北。輔臣遂以是年六月降清。王屏藩等遁還漢中。陝甘略平。而岳樂復乘三桂西上。定江西邊郡。由萍鄉醴陵進攻長沙。湖南震動。三桂既不得志於西北。又聞長沙急。乃由松滋回軍。盡調諸將會援。荊州軍乘之稍稍南進。扼江湖之險。長沙垂克。而未幾松滋艦隊自上游來援。荊州軍遽藉口溽暑引還。三桂又遣將高大節東取吉安。以斷岳樂後路。攻守之勢復變。

耿精忠之叛服

耿精忠之叛清也。以都統馬九玉總兵曾養性白顯忠三人爲其爪牙。分三路出發。即

尚之信叛清

養性出東路。據浙之溫台。顯忠出西路。據江西之廣信。建昌。饒州。九玉出中路。據浙之金衢。又約臺灣鄭經。與潮州總兵劉進忠。內外夾擊廣東。聲援甚盛。十三年六月。以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博喇塔爲甯海將軍。赴浙進攻。曠歲無功。是年十月。精忠建號裕民。清廷數遣勅使招撫。悉見拒不受。會精忠與鄭經有隙。經奪其漳泉汀邵諸府。傑書等乘其內亂。遂以十五年九月。進攻九玉於衢州。破其衆數萬。同時白顯忠亦爲安親王岳樂所困。窮蹙乞降。精忠既覆兩路之師。又內迫於鄭氏。閩地幾失其半。恇懼不知所爲。乃遣其子顯祚。詣清軍獻總統印。自請隨官軍剿海寇贖罪。曾養性聞之。亦以溫州降。鄭經遂以翌年爲閩師所迫。棄漳泉諸府。退守廈門。浙閩告平。

方十四年。精忠與鄭經同盟攻取廣東沿海。同時吳三桂亦遣故廣西提督馬雄進兵肇慶。夾攻可喜。可喜自三桂舉兵以來。始終與之反對。嘗執其使者。奏其誘降之書。又慮之信不可恃。疏請以次子之孝襲封。清廷深倚賴之。進封親王。至是可喜東西受敵。又內制於之信。力不支。因自陳衰病將不起。乞江西官軍往援。詔以將軍覺羅舒恕。及副都統莽依圖赴之。軍至而之信已變。受三桂招討大將軍號。改幟易服。嚴兵守可喜

府。移檄諸郡。是時尙之孝軍惠州。兩廣總督金光祖及舒恕軍高州。莽依圖軍肇慶。精銳不下二三萬。足以合力制之。而光祖陰受三桂密劄。牽制諸軍。使不得進。之信勢大振。江西援師引還。光祖遂與撫臣佟養鉅並臣於三桂。三桂封之信輔德親王。趣之出師。恃爲後勁。可喜竟以憂憤卒。

廣西之戰局

孫延齡以十三年春。據桂林應三桂。未幾。提督馬雄亦以柳州應之。三桂封延齡臨江王。以雄爲東路總督。延齡故與雄有怨。雖共事而畏其逼己。猜忌日深。延齡妻孔四貞。故定南王有德女也。日夜以清廷恩德爲言。勸之降附。延齡意動。馬雄訐諸三桂。謂延齡有異志。當急圖之。三桂乃使其從孫世琮引兵赴廣西。世琮遂以十五年十二月入桂林。擒殺延齡。先是。慶陽知府傅宏烈當三桂未起兵時。嘗劾奏其不法狀。坐妄言流徙蒼梧。及三桂反。廣西響應。宏烈陽受三桂職。而陰募義勇。圖助清。尋集兵五千人。自請移檄討賊。任廣西軍事。詔授宏烈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增募義勇。便宜行事。會尙之信復降清。軍集韶州。得分兵赴援。宏烈領所部兵萬餘。累克潯梧諸郡。援軍乘之。進圖平樂。與世琮相持。

江西廣東之復定

高大節既得吉安．使其黨韓大任守之。而自率所部乘間出戰．以少擊衆．清軍當之者輒挫。大節尋與大任不相能．屢爲所譏．發憤竟死。大任不敢出戰．吉安遂爲清軍所圍。十六年（一六七七年）四月．大任潰圍出尋降。時耿精忠鄭經先後或降或走．閩地全定。而尚之信亦苦三桂徵餉．頗萌悔志．陰通款於江西清軍。詔以莽依圖爲鎭南將軍．自贛州入廣東受之信降．而又令都統賴塔領漳汀守兵赴潮州應之。於是江西福建之師．同時入粵。之信遂以十六年六月率軍民迎降軍前。

三桂之末路

三桂既失陝西福建廣東三大援．又失江西．其領地自雲貴而外．獨有四川湖南及廣西之一部而已。又自軍興以來．東西調發．財用漸竭．川湖賦稅。不足以供軍需．情現勢絀．恐諸將解體．欲示威重以維人心。乃以十七年（一六七八年）三月．自稱皇帝．改元利用．以衡州當兵衝．自長沙徙都之．改爲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是時諸道清軍．專力湖南．安親王岳樂復瀏陽平江．將軍穆占以陝西荊州精兵．進拔永興等縣。簡親王喇布遂自南昌進屯茶陵。於是湖南東南邊境諸州縣．自平江至藍山．悉爲清軍所得。而永興爲衡州門戶．相距僅百餘里．三桂所必爭。乃遣馬寶等悉銳環攻．晝夜不息．至八月．城垂

三路入滇

破。而三桂暴卒。諸將解圍赴衡州。謀迎其孫世璠於雲南立之。以明年為洪化元年。初。十四年陝甘之變。四方響應。聖祖欲親統軍駐荆州。就近調度。而廷臣以為京師根本重地。車駕遠出。恐有譌言姦宄竊發。固請毋行。及三桂僭號。聖祖又憾諸軍曠日持久。復下親征之令。臣下均以敵勢日蹙。無勞遠出為請。帝未決。會三桂死。乃止。

世璠既立。不敢留衡州。退居貴陽。恃川湖廣西為屏蔽。然自三桂歿。部下失措。無能定戰守之策者。清軍勢益振。於是湖南則安親王。廣西則傅宏烈。莽依圖。賴塔。四川則平涼提督王進寶。陝西提督趙良棟。皆累戰累捷。十八年（一六七九年）正月。吳應麒自岳州走常德。尋復棄城遁。長沙衡州相繼下。同時宏烈等亦克桂林。走世琮。而王屏藩守漢中。以餉運不繼。又為王進寶所迫。退走保甯。翌年（一六八〇年）正月。遂自殺。良棟亦以是月克成都。三省略定。是年三月。遣安親王率所部大軍之半凱旋。而以貝子彰泰代之。三道之師。合趨雲貴。即彰泰以平定湖南之師。自沅州出其東。賴塔以閩粵之師。自南甯出其南。而良棟以川師出其北。十月。湖南官軍由平越趨貴陽。世璠偕諸將走雲南。清軍乘勝西進。翌二十年（一六八一年）正月。與賴塔軍會於曲靖。二月。抵雲南。世璠據五華山宮

城誓死守禦．累月不下。至九月．良棟已盡敗川南諸路兵．進與湘粵之軍合圍．攻益力．以十月克之。世璠自殺．擒馬寶等解京．磔於市．吳氏遂亡．雲貴悉平．自康熙十二三年以來．蔓延十省之大敵．全歸覆沒。而臺灣鄭氏之獨立．亦駸駸有動搖之勢矣。

殺尚之信

尚之信既降．復懷兩端。官軍征湖南時．趣之出援不赴．比永興危急．又坐視不救。三桂死．始聽調遣．從征廣西．駐軍宣武。會其弟之孝．謀襲藩位．令藩下人張士選．赴京告之信心懷怨望．放言訕上。都統王國棟者．故之信私人．至是亦助之孝．發其罪狀。十九年三月．詔侍郎宜昌阿等馳往按問。之信聞命．自武宣還廣州．上疏抗辯。詔令至京對簿。而藩下總兵李天植．怒國棟讒譖．誘殺之。事聞．天植坐謀反伏誅．之信遂以是年八月賜死．之孝並坐褫職。

殺耿精忠

耿精忠之降也．以請勦海寇立功贖罪為詞。康親王傑書．奏復其爵．及所屬官職如舊。清廷乃以耿昭忠（精忠弟）為鎮平將軍．駐守福州．而使精忠率所部從征。旋收復興化泉州漳州．鄭錦遂退入臺灣．又移師攻潮州。會尚之信以廣州降服．潮州之劉進忠亦降．精忠遂駐守其地。十六年四月．康親王議令將軍賴塔守潮．而撤精忠還福州。聖

封建藩鎮之全廢

祖慮其疑懼生變。詔勿撤。十一月。藩下參領徐鴻弼等。遣人赴部首精忠歸順後。尚蓄逆謀。列罪狀五款。同時昭忠亦以鴻弼首詞具疏入告。聖祖留疏不發。十七年春。召昭忠還京。仍命精忠還駐福州。而密令傑書誘使自請入覲。十九年八月。精忠入朝。以藩兵授所屬都統馬九玉轄之。聖祖乃以前此留中諸疏下法司勘問。部議黜爵磔死。然聖祖以九玉尙握兵柄。不欲遽發。命械繫精忠。待鴻弼等至京對簿。明年十月。大兵平雲南。九玉亦解任歸旗。於是臺官仰承風旨。交章言三桂宜戮屍。精忠及其黨應按律議磔。而大學士明珠亦極言精忠罪在不赦。乃詔析三桂骸骨。頒示海內。而磔精忠於市。三藩既平。清廷乃盡籍藩產入官。充軍餉。撤藩兵回京師。而於福州廣州荊州等處。各設八旗兵駐防。自是不復以兵權土地。世予臣下。凡親貴勳舊。畢留京師。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爵凡九等。有俸有莊田。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爵凡二十六等。雖世襲有差。實際上無幾微之權勢。由是前代封建之制絕。其任全國之守備者。則各省有提督總兵等官。以統綠旗。各要地有將軍都統等官。以統駐防八旗。然皆掌兵柄而不擅財賦。且與文臣互牽制焉。由是前代藩鎮之制亦絕。中央集權之法。至是



益完密、而防弊過甚、害亦有伏於不覺者焉。

第九章　臺灣之用兵

鄭氏占領以前之臺灣略史

臺灣自鄭氏占領以前、爲馬來種生番所據、未嘗受中國之統治。隋大業中、虎賁將陳稜、嘗一至彭湖、東向望洋而返。宋史謂彭湖東有毗舍那國、即其地也。元置巡司於彭湖、明初廢之。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年）和蘭人既據南洋諸島爲貿易地、欲求商港於中國、乃以十七艘之艦隊、謀犯澳門。時澳門已爲葡萄牙人極東貿易之要地。當蘭人來侵、中國兵與葡人協力拒之。蘭人不得志、退入彭湖、（西名 Pescadores 葡語漁夫之義也）築城居焉。尋又爲明軍所逐、土人復起攻之、乃以天啟四年、（一六二四年）退據臺灣。（西名 Formosa 亦出葡語、譯言美麗、）自是以來、蘭人次第開拓、先築安平城、Fort Zealandia 旋築赤嵌城、Fort Provintia 又逐西班牙人於島外。臺灣全土、歸其掌握。乃改革行政、宏布宗教、授土人以蘭語、成績頗著。而是時中國大陸、兵亂漸起、避難來居者、日以繁衍。於是中蘭兩國之移民勢力相敵、而鄭成功終以戰勝之結果、據有其地。

鄭成功與和蘭

順治十七年、成功自江南敗歸、使其子經留守廈門、而自以艦隊向臺灣。是時蘭人哥

之戰爭

依德 Coyet 為臺灣知事，怒島人與成功相通，下令捕治中國移民皆不服。會知事所屬會計員負債鉅萬，恐發覺無以償，乃走報成功，請為嚮導。成功覽其地圖，歎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十八年六月，成功以兵二萬五千自安平附近上陸，斷安平與赤嵌之交通，赤嵌城先下。蘭人守安平，而告急於巴達維亞。Patavia 巴達維亞總督遣兵艦七艘，兵七百人赴援。會清廷密令邊吏致書哥依德，求合兵先逐成功餘衆之援大陸沿海者，然後攻其本營。蘭人乃分兵艦五艘應之。成功乘機悉銳還攻，於是安平被重圍者已九月，兵士死者千六百餘人，哥依德知不能敵，遂以城降。自天啓四年蘭人占領臺灣以來，至是凡三十七年，盡失其所有權。

鄭氏臺灣之經營

成功既占領臺灣，內則組織政府，興農業，修兵備，定法制，建學校，用處士陳永華為謀主，築館舍以居明宗室遺臣之渡海來歸者，以赤嵌城為承天府，汙萊日闢。外則置兵守金門廈門兩島，與相犄角，又通使斐律賓羣島，求聘問於西班牙總督，欲以得海上之應援。清廷知成功終不可致，順治十八年，遂誅其父芝龍，並殺鄭氏子弟在京者，而詔徙福建沿海三十里內之居民於內地，禁漁舟商船出海，將以堅壁清野之法困之。

於是沿海商民蕩析流離。又失海上魚鹽之利。不堪疾苦。張煌言因遺書成功趣之內渡。謂「棄此十數萬生靈不收安用爭夷島且苟安一隅恐將來金廈亦不可守」。而成功以臺灣初定慮蘭人來襲未暇爭霸大陸。翌康熙元年。成功卒春秋三十有九。長子經自廈門入臺嗣立。是年。監國魯王亦卒於臺。二年。永曆帝已被難而經猶奉永曆年號守節海外。

福建之侵入

其後三藩事起。耿精忠據福建。乞援於鄭氏。許以漳泉二府酬之。臺人大喜。亟渡海而西。與耿氏合攻廣東。既而精忠背約。經請漳泉不得。於是反兵自取之。福建故屬鄭氏勢力。其舊部多有存者。海澄總兵趙得勝。與其屬劉國軒。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皆反正從經。經乘勢取汀州邵武等府。會精忠復降清。與康親王傑書合軍攻鄭氏。遂以十六年收復漳泉以下諸府。經退守廈門。旋復遣將出沒沿海。十八年。經將劉國軒等分道入犯。以六月下海澄。分圍漳泉。傑書駐軍福州不敢救。而巡撫吳興祚。與將軍賴塔。出安溪間道。解泉州之圍。總督姚啟聖。提督楊捷。奪漳州險要。國軒還據海澄。守一年不下。時三桂死。官軍復岳州。湖南水師無所用。詔遣水師提督萬正色督戰艘二百。由

海赴閩，與啟聖興祚等軍會攻之。遂以十九年三月取海澄，鄭經及國軒棄金廈二島，歸臺灣。

招撫之議

方鄭經之初立也，清廷諸疆吏貽書招之。經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易衣冠。廷議不允，事遂中輟。至是賴塔復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荊榛，且睠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燄，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福之日本，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為互市公所，而姚啟聖持不可，議復寢。啟聖督閩，務欲滅鄭氏，收臺灣為功，數遣刺客謀暗殺，事皆無效。而經竟以康熙二十年正月卒，於是王位繼承之爭起，鄭氏遂敗。

鄭氏之內亂

先是經連年用兵在外，用陳永華言，以長子克𡒉監國。克𡒉長而才，然乳婢出也。方成功在時，已有構之者，謂𡒉孽賤，不當為世孫，辱國。及𡒉監國，禮賢恤下，謹法令，物望頗

歸之。而羣小憚其明察。益不利其立。至是經卒。侍衛馮錫範。首以計能永華兵柄。永華憂死。克壓失助。時成功妻董夫人尚在。復入間言。遂襲殺克壓。而立經次子克塽為延平郡王。塽幼弱不能莅事。事皆決於錫範。人心益失。啟聖聞其內亂。又知水師提督施琅習海道。可用。請乘機出師。而內閣學士李光地亦以是為請。攻臺之議始決。

鄭克塽之降

二十二年六月。施琅以戰艦三百。水師二萬。自福建出發。乃定先下彭湖。次攻臺灣之策。時劉國軒在彭湖。沿岸築壘環二十餘里。間壘設礮。又列戰艦據諸港。守禦甚嚴。琅督諸軍鏖戰七晝夜(自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焚敵艦百九十餘艘。國軒力不能支。乘小艇渡臺。清軍遂據彭湖。七月。臺人遣使議降。施琅姚啟聖以聞。八月。勅至。琅遂率衆渡臺受降。於是國軒及馮錫範等擁克塽出受詔。繳上成功所受明延平郡王印。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以獻。時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也。自順治十八年成功逐荷蘭人據全臺後。獨立者凡歷二十三年。詔封琅靖海侯。克塽入都。隸漢軍。封海澄公。克塽死而爵除。其子孫至今尚存云。

施琅之建議

臺灣既平。廷議以其孤懸海外。易招伏莽。欲棄之。專守彭湖。施琅以為『中國東南形

勢在海而不在陸。陸之為患有形．海之藪奸莫測。臺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之屏蔽．棄之則不歸番．不歸賊．而必歸於和蘭。彼恃其戈船火器．又據形勝膏沃為巢穴．是藉寇兵而賚盜糧也。且彭湖不毛之地．不及臺灣什一．無臺灣．則彭湖亦不能守。」由是設一府三縣．置吏治之．隸福建布政使。然其地僻遠．又受治日淺．豪民時思蠢動。其亂事之較著者．則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之亂．及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林爽文之亂．是也。今撮其顛末．附諸本篇。

朱一貴之亂

康熙末．臺灣知府王珍稅斂苛虐．濫捕結會及私伐山木者二百餘人．處以死刑。鳳山縣民黃殿等利一貴朱氏．稱為明裔．奉之起兵。以五月六日陷府城．總兵歐陽凱戰歿．凡七日而全臺盡失。一貴遂稱中興王．建號永和。六月．水師提督施世驃及南澳鎮總兵藍廷珍．先後自廈門渡海．會於彭湖。時臺中閩人粵人互相雄長．各地鄉兵義勇．爭起相拒．廷珍等乘之．自彭湖進克安平鎮．旋以是月二十二日恢復府治．一貴等伏誅。廷珍因建議．諸羅（嘉義）以北．地險兵單．難以控制．宜割為二縣。乾隆中．清廷用其言．始分諸羅北境為彰化縣．又北增淡水廳．即後日之臺北府．臺灣巡撫所駐者也。

林爽文之亂

林爽文者彰化巨族以豪富雄一方聚衆結祕密社號曰天地會橫行數十年吏不敢問。乾隆五十一年總兵柴大紀謀發兵捕之而先焚無辜村聚以相怵。爽文因衆怒舉兵反正十一月二十七日據彰化尋又破諸羅翌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年正月。大紀累戰破之遂復諸羅。諸羅爲府城北障敵衆十餘萬復來攻之志在必得。大紀善戰與城民固守亙半載不下。詔改諸羅爲嘉義縣。是年冬總督福康安及將軍海蘭察奉命赴援。遂以十一月解嘉義之圍以十二月擒殺爽文以下數十人。臺灣復定。而大紀爲福康安所構陷竟羅重辟。蓋自明季至清初臺灣易主者凡三而清人亦三次用兵始奏棄併之功焉。

第十章　中西國際之由來

古代中西之交通

當明與清代興之際中國歷史上漸開一振古未有之變局即西洋諸國人之東渡是也。前此千餘年間歐亞兩大陸未嘗無一二交通之事實西人至中國者唐貞觀中則有景教僧阿羅本元初則有威尼斯巨商尼哥羅博羅 Nicolo Polo 父子。而馬哥博羅 Marco Polo 留仕元室淹居吾土者前後且二十餘年其所著旅行記一時頗動歐人

印度航路之發現

之耳目。然此不過艱苦卓絕之旅行家，曠代一至，於國際上無幾何之關係，未得謂爲近世東西交通之起源也。東西交通之就緒，實在印度航路發見以後。而發見此航路者，爲葡萄牙政府之力，故交通中國者，亦以葡萄牙人爲最先。由是而荷蘭人繼之，英吉利人又繼之，而西班牙人，亦藉馬尼剌 Manila 爲兩國之媒介，間接以行其貿易。今欲講明中西國際之由來，則當就此等國民次第東來之歷史略述之。

歐洲中古之時，威尼斯及熱內亞諸商之往來印度者，其航行之路有二，一則取道埃及而出紅海，一則由黑海取道美索不達迷亞而出波斯灣是也。自東羅馬帝國滅亡以來，黑海地方之通路，爲土耳其人所扼。歐人之從事印度貿易者，不得不更闢他塗以通之。是時航海之術，物理之學，日益精覈。乘時有爲之士，爭以捷足先至，壟斷市利爲其目的。於是哥倫布以地圓之理，游說西班牙政府，資其舟楫財用以求諸大西洋。而葡萄牙政府，亦以累代獎勵航海之故，使非洲西南海岸，次第發現。其臣華士哥噶馬 Vasco da Gama 卒以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年 通過非洲之南端，以達印度馬拉巴爾海岸 Malabar Coast 之古里。Calicut 是爲歐亞海路交通之始，實東西交通史上

至要之事實也．

葡人通中國之始

自噶馬發現印度海岸以後．葡王以馬努利第一．東略之志益銳。弘治正德間．遂縣臥亞．Goa 略馬剌加．Malacca 設印度總督．以掌貿易拓殖之務．置僧正．以綜理東洋布教之事．勢力及於蘇門答臘 Sumatra 爪哇 Java 諸島。自馬剌加占領後五年．葡人剌匪爾伯斯德羅．Rafael Perestrello 遂附帆船入中國．是爲歐洲船舶內渡之始．時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也。其翌年．印度總督亞伯勒基．Albuquerque 復遣使臣比勒斯．求與明廷締約．遣臥亞市長匪地難德安剌德．Ferdinand Andrade 測量中國港灣。兩人之至廣東也．地方官頗歡迎之．使碇泊上川島。Shangchan or St. John's Island 又明年．匪地難德弟西蒙 Simon Andrade 者踵至．有暴行．大爲吏民所惡．先是武宗聞比勒斯之至．使留廣東待命．及西蒙事作．遂遣吏鞫之．坐以間諜．下諸獄．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 遂下令放逐葡人於境外．未幾令弛．葡人來者益多。嘉靖中．廣東附近．有葡人居留地三．即上川電白（西史作 Lambacao）及澳門 Macao 是也。十餘年間．電白貿易爲諸港之冠．葡商寄居者．常達五六百人．及澳門興盛．遂駕電白而上之．

澳門互市之起源

當時廣東而外。沿海諸省。爲葡商所出入者。則甯波泉州等地是也。居甯波之葡商。或結黨四出。誘掠婦孺。居民大憤。爭起復讐。以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 屠教徒萬有二千。焚葡船三十七艘。而泉州之葡人。亦以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 爲吏民所逐。於是澳門獨爲葡人極東貿易之要港。澳門互市之起源。蓋在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 是時。都指揮黃慶者。得葡人巨賄。爲請於上官。始以濠境（即澳門）爲通商之地。年科地租二萬金。其後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 葡船有遭風濤之害者。以貢品被水爲辭。請於海道副使汪柏。乞地曝之。自是展境益廣。至萬歷元年。一五七三年 中國政府。始於澳門附近。築境壁爲區畫。置守吏焉。而西史或言嘉靖時。澳門故爲海寇所據。地方官假歐人之力討滅之。故以其地割與歐人爲酬功之具云。

西班牙人之渡來

方葡萄牙人開闢印度航路。壟斷東洋貿易之全權。同時西班牙政府。亦次第發見亞美利加大陸。取墨西哥爲殖民地。壹意西進。以求達其世界迴航之目的。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年 當西班牙加羅第一之時。其臣墨加蠻 Magalhaes 亦作麥折倫 Magellan 者。始率艦隊。自大西洋出亞美利加南端。進達太平洋。凡航行三十三月之久。而至馬來

李馬奔之斐律賓戰爭

羣島之息布。Cepu 是爲歐洲至東亞西南航路開通之始。墨加蠻旋爲土著所殺。其徒衆以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越印度洋而歸。於是加羅第一以太子非利布之名。名所至羣島曰斐律賓。終加羅之世。西班牙艦隊至斐律賓者三。然僅得出入其地而已。未暇占領也。及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年）非利布立。（是爲非利布第二）銳經營四方。逞其遠略。其將勒迦斯比。Legaspi 遂以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占據斐律賓。定馬尼剌爲列島之都會。是時。中國商人。往來南洋者。獲利甚鉅。沿海慓悍之民。或以武力恣其暴取。及西班牙人至斐律賓海陸間。遂爲兩國民之戰場。

明室叔季時代。中國國民。有以匹夫之勢力。與歐洲雄國爲敵者。後則鄭成功之與荷蘭。而前則李馬奔之與西班牙。是也。李馬奔者。泉州人。故海盜渠魁。數出沒遠近。從事刦奪。會海上有帆船來自馬尼剌者。爲馬奔所掠。馬奔卽以捕虜爲嚮導。率帆船武裝者六十二艘。水陸兵各二千。婦女千有五百。進征斐律賓。萬歷二年冬。（一五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艦隊達馬尼剌灣。馬奔使部將日本人庄公。Sioco 將兵六百先入。時暴風起。舟多覆者。溺殺幾二百人。庄公以殘兵薄馬尼剌城外。進殪西班牙副將。西兵走保桑的亞哥。

中國與西班牙交涉之始

Santiago 會援軍一隊至，庄公以爲大軍也，稍稍引退。西兵乘勢追擊，血戰亙數時，庄公收敗卒，退合李馬奔之本營。時勒迦斯比已死，其孫温薩爾塞特，方經略呂宋北部，及中國兵迫馬尼剌，急還謀防禦之策。西十二月三日，兩軍戰備已就。馬奔集部將，下進擊之令。庄公引兵千五百人登岸，縱火市街，圍其堡壘，而艦隊自港外發礮助攻。庄公遂以所部入城。西軍殊死戰，庄公陣歿。馬奔復發兵五百繼之，終無功而退。於是馬奔收餘衆，航呂宋島西岸，數日至亞格諸 Agno 河口，降服土人，得河上四里地，築城居焉。薩爾塞特聞之，復大舉來薄。馬奔知不敵，乃留兵城中，牽制敵軍，而乘間出海遁。其留者走匿深山間，至今斐律賓有伊哥羅德支那人種 Igorrots-Chinese 者，其苗裔也。

方馬奔之據亞格諸河口也，福建總督聞其勢盛，發艦隊偵之。西班牙人聞中國艦隊之至，欲乘機與訂通商條約，乃邀使者至馬尼剌，謁其知事。使者言通商事當就督臣議之，請俟艦隊歸國之際，簡信使與俱。於是知事以僧侶馬丁拉達等爲使，齎書翰貢物，附閩艦內渡，求締商約。是爲西班牙遣使中國之始。時萬歷三年（一五七五年）也。其後萬

歷八年。（一五八〇年）西班牙王非利布第二復遣馬丁伊格奈條 Martin Ignatius 來申前請。而先後並爲葡人所間。不得要領。然中國商船往來斐律賓自若。故馬尼剌遂爲兩國之市場。先是西班牙政府之得斐律賓也。以爲墨西哥殖民地之附庸。凡斐律賓行政補助費及商品代價。悉取諸墨西哥。歲額二百五十萬圓。以故墨西哥銀幣。充溢馬尼剌。復經南洋商人之手。以輸諸中國。今墨銀之通行內地者。由此起也。

荷蘭之經略南洋

正嘉以來。東洋商利。殆爲葡萄牙人所獨擅。既如上文所述。然葡人之經營拓殖。專以暴力制勝。及拓地既廣。國力不足以維繫之。故不久中衰。而荷蘭英吉利兩國代之而起。荷蘭故西班牙領土。以宗教紛爭之故。於萬歷九年（一五八一年）脫西班牙政府之羈絆。宣告獨立。方葡萄牙商業盛時。其都里斯本。爲東洋百貨所萃。荷蘭英吉利諸商。率就其地爲稗販之業。然自萬歷八年。（一五八〇年）西班牙王非利布兼襲葡國王統以來。有轄治比勒尼全半島之主權。以荷蘭人爲其叛民故。務有以困之。遂於萬歷十九年。（一五九一年）下令禁荷人出入里斯本。荷人既失稗販之利。勢不得不自闢商路。直接與東方諸國貿易。而是時林斯哥敦 Jan Huigen Van Linsikoten 好德曼 Cornelius Houtman

荷人與清朝之交涉

之徒．並以游歷外國．習識海程．爲全國提倡．萬歷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年 亞摩斯德登諸商始創「私立東印度會社」．從事探險。好德曼遂以是年回航南非．經蘇門答臘．至爪哇西岸．巡覽而歸。自是荷船東渡者不絕。至萬歷三十年．一六〇二年 東印度會社得政府公許．有於殖民地置兵除吏．及與所在國君主宣戰媾和之權。遂自蘇門答臘爪哇摩鹿加列島 Moluccas 逐葡人而有之。尋以萬歷末年．一六一九年 建巴達維亞府於爪哇．以爲諸貿易地之中心。於是西自印度之馬拉巴爾海岸．東至日本之長崎．其商港相接．海上權力極盛一時。

荷人既席捲馬來西亞羣島．所至排斥他國．恣其獨占。而在澳門之葡人．以有中國兵援助．故得保其位置。荷人不得志於澳門．乃經營臺灣．以伺利便。會清朝入關．定鼎北京．有舊教牧師名馬爾底尼者．自中國入巴達維亞．盛道新政府之開通。荷人方以廣東交涉之途．爲葡商所遮．苦不得間。及聞牧師言．遂欲遣使北京．與政府爲直接之談判。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 荷使哥頁 Coyer 及開澤 Keyzer 二人．始自爪哇抵京師．入見清世祖．以互市爲請。世祖命羣臣會議．許荷蘭商船八歲一至．船數以四艘爲限．他

所請皆不得行。其後臺灣爲鄭成功所奪．福建沿海．連年被侵略。荷人數遣艦隊．助清軍攻金廈．削鄭氏勢力．以是挾功求報酬。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 其使臣訶倫 Van Hoorn 復以巴達維亞總督之命．議約北京．竟略無所得而返。

英人之東漸

英人之從事東洋探險．殆與荷蘭人同時．惟荷蘭人所經營者．以馬來西亞羣島爲主．而英人所注意者則在印度。萬歷七年．一五七九年 托馬斯士德芬 Thomas Stephens 者．始至印度。英人得自其通信中．知商況之梗概．進取之志由是生。方荷蘭之獨立也．英女王伊利薩伯．以宗教上之關繫．爲之後援．故英西交惡。萬歷十六年．一五八八年 西班牙之無敵艦隊．爲英軍所殲。英人於海上之威望．坐是驟增．而是時西葡合併．葡人之東洋商利．爲西班牙財賦所從出．故英人欲藉戰勝之勢．進覆其根據。會荷蘭暴興．南洋貿易．爲其所持．其出品之行售歐洲者．價騰貴至倍蓰。英人益不平。萬歷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 倫敦商人．集議組織東印度會社．與荷人競爭。至翌年．一六〇〇年 成立之頃．其資本金僅七萬鎊而已。而以累次遠航之結果．得於爪哇及印度沿岸．行其貿易．贏獲日富．顧其在爪哇等島地者．始終爲荷人所排斥．不能得志．獨於印度大陸．所在奏功．其勢

力遠出他國之上。

中英交涉之起源

中英之互市，自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虎門之役始。先是，萬歷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英女王伊利薩伯，雖嘗一遣使節奉書明廷，然不能達其目的。其後英人以經略印度之故，與葡人相衝突，戰爭連年不絕。於是臥亞總督以屢敗之餘，與英人締休戰條約，許英船有出入澳門之權利。崇禎十年，英人威代爾 Weddell 者，率艦隊至澳門，攜臥亞總督書，謁其知事。葡人拒不納。威代爾乃思與廣東大吏相交涉。而葡人復讒構其間。當英船之至虎門也，守者遽發礮擊之，激戰數時之後，礮臺遂陷。其終局英人以所得戰利品還付中國，而中國亦允英人通商。然未幾鼎革之亂起，海內騷動，故外國貿易，為之中輟。至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東印度會社，遣商船一艘至廈門，無功而返。會鄭經在臺灣，頗講外交之策，英人與訂約，得以安平及廈門為出入地。而臺灣新闢，物產貧乏，故安平貿易不久旋廢，而廈門獨盛。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英人始議於廈門建商館。然以清廷干涉之故，事卒不成，惟其商船得以時間至而已。

基督教之傳來

自基督教入中國，而宗教問題，常為近世國際上紛爭之要點，故其傳來之次第，亦吾

利瑪竇之布教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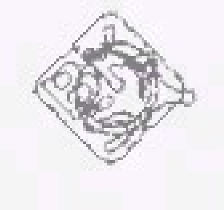
人所欲知也。基督教義之最先流布中國者、爲乃斯德利安宗、當盛唐之世、已風靡一時、所謂大秦景教者也。然乃斯德利安宗之在歐洲、嘗爲宗教會議所排斥、固非基督正宗。及唐會昌五年（八四五年）下詔嚴禁、而其徒遂絕跡於中國。爾後蒙古帝國興、東歐地方、被其蹂躪。羅馬教皇及列國君主、思以宗教之力懷柔之、數遣教徒爲議和使、試其遊說。於是若望高未諾 John of Monte Corvino 者、以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得元廷許可、布教北京、建禮堂焉。羅馬加特力宗之入中國、自此始。然元亡而布教事業、亦因之中止。及東西航路既通、歐人東渡者日衆、商業所及、宗教隨之、而是時加特力宗、方以路得宗之抗議、失勢力於歐洲、其徒有志者、因欲轉入他土、收其義法、而耶穌伊德社 Jesuit 傳布最力。加特力宗之得蔓延於東洋諸國者、皆此社之爲也。

是宗之再興於中國也、實以義大利人利瑪竇 Matteo Ricci 爲其初祖。中國所謂天主教者、卽瑪竇所倡也。先是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耶穌伊德社東洋布教長方濟各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自臥亞內渡、道死於上川島。其後任范禮安 Valignani 乃遣瑪竇及羅明堅 Michael Ruggieri 入中國、紹其遺志。瑪竇等以萬歷八年（一五八〇年）

明末天主教傳布之概況

至廣東，留滯肇慶，服桑門衣，習華言，以其暇說教。羅明堅尋以事歸。而瑪竇遂易儒服，入南京，與其徒王豐肅 Alphonsus Vagnoni 遊說薦紳間，日見尊信。南京禮部侍郎沈潅奏「陪京都會不宜令異教處此」疏入不報。萬歷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年）瑪竇始與其友龐迪我 Didacus de Pantoja 來北京，獻方物及基督畫象。神宗念其遠來，禮遇甚厚，令得於京師內外崇建禮堂。朝官徐光啟李之藻輩，並服習其說，折節與遊。瑪竇能屬文，頗有所論述。又其布教，常斟酌中國習俗古義而調和之，故成就有足觀者。光啟之藻，又從之譯受乾坤體義，幾何原本，測量法義，諸書行世。是為泰西科學輸入中土之始。

萬歷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利瑪竇卒。而天主教徒亦頗為朝議所攻擊。萬歷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遂下令放逐，終以光啟調護之力，至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年）事得解。是時宣教師留京者，自龐迪我外，有熊三拔 Sabbathinus de Ursis 龍華民 Nicolaus Longobardi 陽瑪諾 Emmanuel Diaz 鄧玉函 Joannes Terrenz 等，更相應和，氣類甚衆，而德意志人湯若望 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又以後至能承其業。原諸人之所以見重於當



清初天主教之廢興

時者，蓋非以其宗教，而以其學術。彼等皆明習歷法，旁通百技，能爲時用。李之藻嘗稱『其所論天文歷數，有中國昔賢所未及者，不徒論其度數，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當時士大夫，旣以從善服義之公心，盛相推許。而清廷亦利用之，使當司天之任，或令鑄巨礮，佐軍用，故其布教亦得無阻害。蓋至崇禎末年，而臣民之奉教者逮數千人，其中宗室百十四人，宦官四十人，顯者十四人云。

鼎革之交，布教事業，頗爲兵亂所間。而宣教師之在北方者，以歸命清朝，故得保其位置。若望又以歷學受世祖寵遇，掌欽天監事，尊爲通元教師。而其在南方者，則以永曆帝爲之護法，傳習不替。當永曆之季，太后嘗以宣教師之介紹，致書羅馬法王祈福，其信仰之深，略可推見。然自司天之職爲西人所主持，學者頗以廢絕古法爲憾。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回回教徒新安人楊光先上書攻擊。若望論磔，以前勛僅得不死，其徒並連坐禁錮。會聖祖親政，諸連坐者以大赦被釋。於是南懷仁 Ferdinandus Verbiest 者，復疏論欽天監推算乖謬狀，較驗得實，懷仁遂以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任監副。清廷知此輩博習可用，自治歷之外，凡外交通譯，及測量境土之事，悉以任之。而此輩亦謹守瑪竇

遺法．不強使奉教者盡變中國習俗禮式。以故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極一時．全國信徒．不下數十萬人云。



清史講義

第二編　全盛時期

第十一章　東北經略及中俄交涉

俄羅斯之東侵及雅克薩城之建設

清廷既定雲貴．郡縣臺灣．中國又安．無復兵革之事．乃壹意經略邊境．以絕外患。是時中國境外大敵有二．一則俄羅斯之於黑龍江沿岸．一則準噶爾部之於天山南北是也。準噶爾汗之征服．事具後章。今略敘俄羅斯東侵之梗概．及中俄交涉之起源．以見當時外交之優勝．且以明外交與武力相爲表裏之實焉。當明末季．滿洲方遣兵定黑龍江畔之索倫．達瑚爾等部．而俄羅斯遠征軍．亦越外興安嶺．以達西伯利亞極東之鄂霍海岸。其疆域所屆．南與外蒙古之車臣汗土謝圖汗二部爲鄰．蒙人與相貿易焉．時通古斯種人之入俄境者．具言外興安嶺南境．川流交會．部落繁衍．適於耕牧．且富鑛產．俄人心豔其說．益銳意南下。崇德末年．一六四三年 可薩克人波雅爾古 Poyarkoff 者．始自雅庫次克歷阿勒丹精奇里諸川以達黑龍江之下流．周覽其山川部落．三載而歸．具以所見告諸雅庫將軍．謂得精兵三百．可使其地入俄國之版圖。會清兵入關．中



中俄之衝突

國多事。不暇注意東北。俄人因得乘間於黑龍江北岸。試其侵略。其將喀巴羅 Kirabo-roff 遂以順治七年。(一六五○年)引兵達索倫部人所居之雅克薩地。戰勝土酋。翌年。(一六五一年)遂築城雅克薩河口。名曰阿爾巴青 Albazin 舊史所謂雅克薩城者也。是時烏蘇里江口。有部落曰阿槍。見俄軍之東下也。赴滿洲乞援。於是寧古塔都統募兵使章京海色。助阿槍人禦俄。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年)四月。海色率兵二千。逐俄兵於黑龍江岸。無功而返。而喀巴羅亦以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歸國。

喀巴羅之歸也。俄人斯特巴諾 Stepanof 代領其衆。復以是年五月。引兵下黑龍江。剽掠糧聚。都統明安達禮禦之松花江口。破其軍。斯特巴諾退守哈馬喇河。先是葉尼賽斯克將軍巴西古。以黑龍江地方遼遠。非置重鎮於貝加爾湖東爲根據。則侵略之志。終不能達。因欲於尼布楚河注入什爾喀河之處。建設要塞。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年)其所遣遠征隊。遂略地什爾喀河流域。於右岸築小砦焉。俄政府聞之。命巴西古兼尼布楚將軍。任黑龍江經略事。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六年)巴西古親赴尼布楚。部署軍事。而令斯特巴諾當前敵。斯特巴諾。遂以所部可薩克兵五百人出松花江。侵入滿洲。抄掠村落。寧古

中俄通使之起源

塔都統沙爾呼達.率艦隊四十七艘.載火器拒敵.激戰於松花江與瑚爾哈河間.斬殺過半.斯特巴諾死焉。殘兵悉遁入雅庫次克.其退至尼布楚者.僅十七人而已。

當是時.俄人雖以侵略黑龍江之故.數與中國兵相衝突.然未知中國國力之若何。順治十一二年間.嘗兩遣使節.賣方物.上書以請互市為名.至北京覘虛實。而中國亦方倜然自大.不識俄羅斯之為何物.視之與鄰近朝貢諸國等。順治十一年.清廷與俄皇書有云『爾國遠處西北.從未一達中華.今爾誠心向化.遣使貢進方物.朕實嘉之.特賜禮物.卽令爾使人賫去.以明朕柔遠之至意.爾其欽承.永効忠順.以世恩寵。』其詞絕倨.而俄人不解漢文.無由知其所云也。先是順治十年.俄軍占據什爾喀河流域時.土酋罕帖木兒.知俄人志在攻略.乃率其部衆內徙.求保護.中國有司遇之薄.罕帖木兒心弗善也.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復越額爾古納河.入俄境.居因古塔河域。會俄使復至求互市.於是聖祖以俄人連年寇邊.又納我逋逃.乃以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遣使莫斯科.令交付罕帖木兒.且約束邊人.禁抄掠。莫斯科人無能解中國國書者.乃遣使與清使俱來北京.以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年）至.欲與中國訂界約.開貿易.交換俘虜。政府宣言.非

交付罕帖木兒．則所請皆無庸置議．議卒不成。俄人益經營雅克薩．築塞精奇里上流．以相策應．將席捲黑龍江東北數千里地。而中國亦以其近逼陪京．不可滋蔓．思有以創之。兩國之決裂．遂近在旦暮間矣．

雅克薩之第一次攻擊

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清廷遣副都統郎坦．以行獵爲名．渡黑龍江偵察雅克薩城形勢．郎坦集言俄兵寡少不足患．聖祖乃定征俄之策．先命戶部尙書伊桑阿赴寧古塔製巨舟．築墨爾根齊齊哈爾二城．置十驛．通餉運．以薩布素爲黑龍江將軍．治愛琿．又令車臣汗絕俄人貿易。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俄將模里尼克率可薩克兵六十餘人．發自雅克薩．將移營黑龍江下流．至愛琿附近．我兵船迎擊之．俘其全軍．致諸齊齊哈爾．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清軍從譯官至雅克薩城諭降．戍兵不可。於是都統彭春．以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率水陸兩軍北征．陸軍凡萬人．攜巨礮二百門．自齊齊哈爾陸行．水軍凡五千人．艦百艘．自松花出黑龍．兩軍集雅克薩城下．遣使諭城兵令引去。是時俄驍將圖爾布青 Tolbusin 以四百五十人守焉．拒命不屈。六月．清軍始加礮擊．圖爾布青雖奮勇防戰．而軍械窳敗．又衆寡懸絕．勢不能支．遂退至尼布楚。是役俄軍戰死及生擒者殆

百人，我兵毀其城而還，獻俘京師。聖祖赦俄俘，編爲佐領，其苗裔蓋至今猶有存者，

第二次攻擊

圖爾布青之還尼布楚也，會俄國陸軍大佐伯伊頓，Perton 復率可薩克兵百人。自莫斯科來援。圖爾布青乃與合軍而東，至雅克薩舊址，築土壘爲防禦計。清軍聞之，復以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七月，引兵八千，載大礮四百門進攻，欲一舉平其壘。俄軍抵死拒戰，壘堅不可拔。圖爾布青中彈丸斃，伯伊頓代之守，逾年不下。時俄兵皆穴居，病溼死者甚衆。清將軍薩布素聞之，自愛琿遣醫師至，請爲治療。伯伊頓辭不受，且饋麥以報，示軍中無絕糧憂。清兵謀以長圍困之。俄軍不死於戰，則死於病，其存者僅六十餘人，城旦夕且下，而兩國媾和之議成。清軍遂以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八月，解圍歸愛琿及墨爾根。自出師至此，前後逾二年云。

和議之開始

時俄皇彼得第一新立，受制於其姊索希亞，未有實權，又以戰地距國都絕遠，應援不能以時至，亟欲與中國和。會聖祖亦不樂勞師徼外，二十五年，以和蘭人之介紹，致書俄皇，論曲直。於是俄皇復書言前者中國數賠書本國，無能通解者，今已知邊人搆釁之罪，即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之圍。聖祖許之。明年，一六八七年俄全權公使費

兩使之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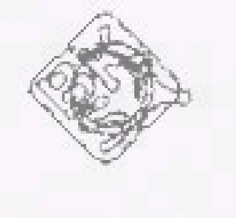
要多羅。Feodor Golovin 進次色楞格斯克。遣官至京師告至。約以是地爲兩國使臣會議所。二十七年五月。聖祖以內大臣索額圖。佟國偉。馬喇等爲公使。會俄使議約。令兵部督捕理事官張鵬翼。及耶蘇伊德社宣教師張誠 Gerbillon 徐日昇 Pereira 從。扈以精騎萬餘。軍容甚盛。使者以月朔發自京師。逾月而至喀爾喀界。會土謝圖方與準噶爾搆兵。道梗不得前。索額圖等頓軍喀爾喀境。而遣從官索羅希至色楞格斯克。具述道梗事。於是俄使更議以尼布楚爲會場。且馳使北京決進止。索額圖等以是中道折還。

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 聖祖聞俄使將自色楞格斯克赴尼布楚。復命索額圖就之。先是索額圖之奉使也。嘗以其對俄意見。陳請帝前謂尼布楚以東。黑龍江上下流域。當令盡隸我界。逃人罕帖木兒及其族屬。當令還付。俄人若一一允諾。則可返其俘虜。與定疆界通貿易。否則請毋與和。帝許之。臨發。復諭之曰。俄人若失尼布楚。則東通之途梗。勢且無能爲役。汝曹初議。可先以是爲界。俄人不可。則更以額爾古納河。及是索額圖再出。帝復命都統郎坦。發兵一萬。自愛琿水陸並進。爲使臣後援。八月二日。索額圖等達

和約之成

尼布楚，駐城外平原。尼布楚將軍烏拉索，聞清軍大至，慮有他故，飛書拒之。索額圖不應。十二日，俄使費要多羅，至自色楞格斯克，見中國兵衞甚盛，氣大沮。二十四日，張幕尼布楚城外為會場，兩國公使及從人畢集，護兵各二百餘人，露刃列帳側。俄人復以兵五百列城南，當清陸軍，又以兵五百陣尼布楚河岸，當清水軍。俄使發議，欲劃黑龍江為兩國國境，以江南地歸清，而自有其北岸，索額圖不可，謂東自雅克薩，西至尼布楚色楞格斯克，凡俄領黑龍江及後貝加爾殖民地，當盡以與我。以是議不諧。翌日，復會，索額圖詞少遜，請以尼布楚為分界，俄使難之，索額圖堅持不屈。議復梗。

是時清譯官天主教徒張誠輩，郵驛兩使間，執調停之任，往復數四。清公使始議北以格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嶺，南以額爾古納河為界，俄人於額爾古納河南所築堡寨，當移諸河北。俄使復不允。於是索額圖用宣教師言，輟議，示決裂意，且招撫蒙古及通古斯人之降俄者，令為內應。八月晦，遂拔營向尼布楚城，旦夕且宣戰。俄使不得已，乃允以額爾古納及格爾必齊兩河為中俄界線，平和之緒稍就。越三日，索額圖作約書，致諸俄使，則北境之分界線，非外興安嶺，而為自後貝加爾至朱古特岬之一帶長嶺。俄



使驚恚、置不答。宣教師亦以中國要求過當、終不能得俄人之承諾、宜稍就俄使意改之。索額圖許諾。國界之議既成、復及逃人事。會是時罕帖木兒已與其父共至莫斯科、受希臘教洗禮、更名波威爾。索額圖聞之、知終不可致、遂不復言。和約得成。

九月九日、兩國公使各以國文約書相交換、而副之以拉丁語譯文。約書文義、彼此有相違者、以拉丁文爲準。約凡六條、所謂尼布楚條約者也。今撮其大意、列之如左。

條約之大要

(一)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諸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

(二)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

(三)毀雅克薩城、雅克薩居民及物用、聽還往俄境。

(四)兩國獵戶人等、毋許擅越國界、違者送所司懲罰。

(五)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

(六)行旅有官許文票者、得貿易不禁。

約既就、乃書以漢滿蒙古拉丁及俄羅斯五體文字、勒碑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納

河南、爲界標、中俄接壤自此始。聖祖知俄人東略之志、終不能絕、不爲之備、患且益大、乃於精奇里河口、設屯田兵以守之。自是六十餘年間、俄人之對中國、專以平和爲旨、數遣留學生至北京、習華言、或發商隊於沿邊行貿易。蓋至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而兩國界約、迄無變更云。

第十二章　準噶爾之破滅

厄魯特蒙古之起源

喀爾喀以西、天山以北、本厄魯特蒙古境也。其地故元代牧場、分駝馬牛羊四部、稱爲四衛拉特。衛拉特者、譯言大部。元之衰也、其臣猛可帖木兒、據有其地、自爲部落、明時謂之瓦刺、瓦刺者、由衛拉特音轉而訛者也。正統中、瓦刺極盛、其汗也先、數入寇邊、爲中國巨患。也先死、而瓦刺中衰、其地復分爲四部。一曰和碩特、居烏魯木齊附近、一曰準噶爾、居伊犂、一曰杜爾伯特、居厄爾齊斯河域、一曰土爾扈特、居塔爾巴哈台(雅爾)附近、總謂之厄魯特蒙古。清朝勃興、科爾沁及漠南蒙古、既先後臣服、而喀爾喀厄魯特兩大部、以荒遠未附。會西藏有宗教之爭、黃教刺嘛、欲藉厄魯特之力、斥逐紅教徒。和碩特部長固始汗、得其餘三部之援、明崇禎十六年、自青海入西藏、襲殺藏巴

汗。據其東部喀木（前藏）地。於是和碩特以青海地方爲根據。而遙握西藏兵權。是爲青海蒙古之始。

固始汗之據青海也。同時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亦自伊犁蠶食近部。勢力漸張。康熙初。渾台吉死。子僧格嗣。其異母兄車臣卓特巴巴圖爾。爭屬產。與僧格隙。刼殺之。時僧格同母弟噶爾丹。方爲剌麻。在西藏。康熙十二年。歸而靖亂。戮逐諸兄。自立爲準噶爾汗。噶爾丹之在西藏也。與藏中第巴（政務官）桑結相交驩。時桑結頗患和碩特部之干涉。聞噶爾丹君臨準噶爾。欲藉其力以挫和碩特。康熙十六年。噶爾丹以和碩特納準噶爾叛衆爲名。襲破固始汗子達顏汗。而有其領地。於是厄魯特四部。既盡屬噶爾丹。而天山南路喀什噶爾部。又以回教黨派之軋轢。有內亂。其白山黨首領亞巴克。爲黑山黨伊士摩兒所逐。奔西藏。乞援於達賴剌麻。達賴剌麻命噶爾丹助之。康熙十七年。噶爾丹引兵破黑山黨。立亞巴克爲喀什噶爾汗。威令震其全部。噶爾丹已統一天山南北。兼有科布多青海等地。則又欲東併喀爾喀。乃自伊犁徙居阿爾泰山麓。使杜爾伯部衆屯田。且耕且牧。以峙其食。形勢日惡。

準噶爾之勃興

當時喀爾喀之形勢

喀爾喀部者故韃靼大汗達延季子札賚爾封地。札賚爾孫阿巴岱．始入西藏．謁達賴剌麻．得其經典以歸．部衆尊信之．奉以爲汗．是爲土謝圖汗之始。土謝圖部．據土拉河流域．而其東西又別爲兩汗。西曰札薩克．占杭愛山西麓地。東曰車臣．占克魯倫河流域。喀爾喀西境與厄魯特接．世不相能。漠南察哈爾之敗也．喀爾喀震於清朝兵威．數遣使通好．歲獻白駝一．白馬八．號爲九白之貢。順治中．清軍方定中原．未遑遠略．喀爾喀貢使中絕．清廷賜書諭之．亦弗致也。及順治十二年．三汗始各遣子弟來請盟．詔賜盟宗人府。先是喀爾喀爲漠北雄部．及中葉．專佞剌麻．習梵唄．弛武事．又部族嗜酒．自相陵蔑．故威稜日衰．而準噶爾得坐乘其敝。

準喀之關係

康熙二十三年．土謝圖汗與札薩克圖有隙．三部內訌。聖祖遣使偕西藏達賴之使和之．而噶爾丹乃使使辱土謝圖汗．以激其怒．土謝圖汗果執殺之。噶爾丹遂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土謝圖探之無其事．守備懈。噶爾丹遣剌麻僧衆遊牧其地．爲間諜．土謝圖亦弗問也。二十七年夏．噶爾丹率勁騎三萬．越杭愛山突襲其帳．遊牧剌麻從中應之。土謝圖部拒戰大敗．悉衆東走。會清朝遣俄使索額圖等．道出車臣汗境．

土謝圖汗馳使乞援，卽揚言清軍援已。噶爾丹聞之，亦以書至。索額圖等具以情實相曉諭，噶爾丹知中國軍不爲喀爾喀也，志益肆，旣蹂躪土謝圖，又東西擊逐車臣札薩克圖兩汗。於是三汗部衆數十萬，盡棄牲畜帳幙，投漠南請降。聖祖命尙書阿爾尼等發粟贍之，且假科爾沁水草地，使遊牧。自是準噶爾部復併有漠北，遂南向將與中國爭衡矣。

準噶爾最大版圖……
- 一　天山北路
- 二　天山南路（回部）
- 三　科布多
- 四　青海
- 五　喀爾喀

噶爾丹之侵入

土謝圖汗旣徙牧漠南，得中國保護，而噶爾丹必欲得而甘心，數遣使陳奏，請執而畀之。聖祖知兩部搆兵，曲在土謝圖，然以其率衆內附，勢不可令失所。二十八年，遣尙書阿爾尼諭噶爾丹罷兵，返喀爾喀侵地，且約達賴剌嘛亦遣使調停之。噶爾丹終以不得土謝圖汗爲恨，駐兵克魯倫河流域，窺伺漠南，勢且深入。二十九年三月，聖祖命阿爾尼調內蒙古各部兵駐防邊界以偵之。六月，噶爾丹引兵二萬餘，越呼倫池而南，進

次索岳爾濟山附近。掠烏珠穆沁部人畜。阿爾尼督蒙古兵襲擊之於烏爾會河。（蓋卽烏拉圭河在烏珠穆沁左翼境內魏源聖武記疑為克魯倫河北之烏爾匝河大誤）戰不利而退。噶爾丹益深入烏珠穆沁境。聖祖檄阿爾尼收集兵馬。嚴行警備。如蒙古兵不足恃。則姑令內移。而續發軍以繼之。

烏蘭布通之戰

七月。帝遣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等副之。出喜峯口。而使阿爾尼率所部會裕親王軍。又別調盛京吉林及科爾沁兵助戰。車駕親幸邊外以節制之。恭親王軍遇敵烏珠穆沁境。戰復不利。噶爾丹乘勝渡西喇木倫河。深入至烏蘭布通。（今赤峯縣境）去京師僅七百里。時裕親王軍屯烏蘭布通三十里外。詔恭親王引兵會之。八月朔。兩軍激戰於烏蘭布通。清軍火器精利。敵用橐駝萬餘。縛足偃臥。蒙氈其上。以為障蔽。自午後二時開戰。至日暮。敵軍死傷甚衆。噶爾丹乘夜遁。翌日。遣剌麻詣軍前乞和。以緩追騎。而自引敗卒由克什克騰部渡西喇木倫北去。越六日。清軍始發輕騎追之。不及而返。事聞。詔切責諸軍坐失事機。而噶爾丹中途奉書謝過。誓自此不復犯邊。會聖祖以不豫回京。乃敕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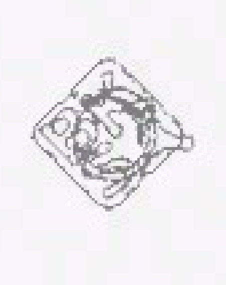
噶爾丹悉衆出界。不得擅犯喀爾喀一人一畜。而詔諸王班師。

喀爾喀之安置

三十年。帝以準部連年寇邊。職由土謝圖汗啓釁召侮。當有以懲之。而喀爾喀新附衆數十萬。亦不可無以撫綏訓練之也。乃議出塞大閱。示以威嚴。以多倫諾爾爲會場。命理藩院檄調新附諸部。及科爾沁等四十九旗。豫屯會場百里外待命。五月。帝駕出張家口至多倫諾爾。盛設兵衞。先傳諭土謝圖汗等。令具疏請罪。然後設帳受其朝。翌日。帝乃躬擐甲冑大閱。嚴申約束。又赦土謝圖汗罪。仍留其汗號。其所屬濟農(副王)諾顏(長官)等皆去舊稱。授王貝勒以下爵有差。令與內蒙古四十九旗同列。仍聽遊牧近邊。又於多倫諾爾附近建寺曰彙宗。以安其剌麻。喀爾喀之爲中國外藩自此始。

親征之役

噶爾丹自西喇木倫河敗歸。仍以科布多爲根據。居伊克阿拉克湖畔。使部衆從事漁業。休養數年。復思東出。奉書索土謝圖汗益急。且遣使誘內蒙古諸部叛歸己。科爾沁親王以聞。三十四年。聖祖密諭科爾沁等部。令傳語噶爾丹。僞許內應。誘令深入。當以一戰覆之。是年九月。噶爾丹果率騎三萬。據克魯倫河上流。自秋徂冬不去。亦不擾漠南。但揚言借俄羅斯鳥槍兵六萬。將大舉入寇。聖祖以爲此敵不滅。則中外無寧歲。當



昭莫多之戰

以全力制之。議令將軍薩布素．引滿洲軍會科爾沁所部出其東。撫遠大將軍費揚古馳赴歸化城．調陝甘兵出寧夏自翁金河出其西。而車駕自將禁旅．出獨石口爲中路．剋期夾攻。三十五年三月．聖祖率中路軍出邊．親拊士卒．相水草．逾月而渡瀚海．近逼敵境．而東西兩軍．以道阻不至。途次復聞風說．謂俄人將助寇．大學士伊桑阿等力請回鑾。帝怒不許．遂率兵疾趨克魯倫河．而遣使噶爾丹．告以駕至。噶爾丹登高望見御營．大驚．宵遁。比清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帝始意噶爾丹必扼河拒戰．故分軍攻其腹背．至是知其無能爲役．乃循河窮追三日至托納山．不及而返．時五月十二日也。

先是西安將軍博濟．甘肅提督孫思克等．督陝甘諸軍．以二月發寧夏．軍行艱苦．多亡失。比至翁金河．孫思克乃定減兵併糧之議．留千人屯河畔．簡精銳以進。數日始與費揚古軍會。以五月十三日．抵土拉河上流東岸之昭莫多(亦名東庫倫)則聞噶爾丹方自克魯倫上流．折而西竄．距清軍約三十里．費揚古等據形勝列陣以待．而先遣前鋒迎敵．陽敗以致之。兩軍激戰．自日中至暮不決．清軍出奇兵繞出敵陣後．襲其輜重。敵始潰．噶爾丹以數十騎遁．其可敦(譯言妃)阿弩死焉。厄魯特降者三千人。時聖祖

方駐蹕克魯倫中流南岸地，得捷奏，詔費揚古獨率所部留防漠北，遣陝甘軍凱旋，而親將禁旅，以六月還京師。

戰後之噶爾丹

方噶爾丹之入擾漠南也，其最初根據地伊犂，爲僧格子策妄阿布坦所據。自阿爾泰山以西，皆非己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牲畜亡失略盡。回部青海，皆乘機叛去。至是窮蹙無聊，竄居搭米爾河（鄂爾坤河之西支流）畔，欲取道翁金河至哈密謀進止。時西路軍留屯翁金者，以守護餘糧故未撤。九月，噶爾丹使其族丹吉喇引兵掠之，復爲清屯兵所敗，勢益窘。聖祖欲因而降之，是月，復至歸化城，駐蹕鄂爾多斯，召費揚古至行在，計畫軍務，且命青海諸台吉及策妄阿布坦助勦。噶爾丹以部屬瓦解，飢不得食，遣使行在探上意。詔責其寇邊之罪，令入朝自謝，許以待喀爾喀例待之，限七十日內還報。十二月，車駕還京師。而噶爾丹卒倔強不至。

噶爾丹之末路

三十六年，二月，聖祖以噶爾丹終無伏罪意，復渡黃河，至寧夏，命內大臣馬思哈，及將軍薩布素，會費揚古大舉深入。時噶爾丹遣其子塞卜騰巴爾珠爾徵糧哈密，爲回人所擒獻。左右親信，相率引去，或密附清軍，請爲嚮導。於是噶爾丹欲西歸伊犂，則閧策



古代之西藏及佛教之傳來

妄阿布坦擁勁兵。伏阿爾泰山間．將擒獻以爲功。欲南投西藏．則淸軍絕其通路。不得出。自知衆叛親離．乃以閏三月十三日飲藥自殺。其族丹吉喇．以其骸骨及一女來降．策妄阿布坦要奪而獻諸朝．所部盡降。時帝將自寧夏循賀蘭山北攻．得報．乃以五月回鑾。朔漠悉定。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士謝圖等三汗．復歸舊牧。因增編其部屬爲五十五旗云。

第十三章　西藏之平定

喜馬拉雅山之北．昆侖山脈之南．有世界第一之高原焉．是爲西藏。其地重嶺四圍．自古與他部相隔絕．其種人名曰唐古特族．亦謂之圖伯特。當中國南北朝時．圖伯特族始知牧畜事戰鬭．有酋長。其風俗與今西藏絕異．貴壯賤老．重兵死．惡疾終．以累代戰歿者爲貴族．臨陣奔北者．懸狐尾其首以辱之．以故兵力驟強．至隋唐之際．遂征服近鄰．蹂躪上部緬甸．始聞於中國．所謂吐蕃者也。吐蕃故無文字．無宗教。及貞觀中．其第七世王曰噶木布者．始與中國相和親．得尙唐宗室女文成公主。公主信佛教．自中國鑄釋迦牟尼像迎奉之。其後印度泥泊爾國王．又以女拜木薩妻噶木布。拜木薩亦篤

信佛教。王受二后感化．於國中廣建寺院．令臣民悉歸依焉。又自印度迎僧侶入國都拉薩布教．用印度字爲國文．終嚮木布之世．全藏化爲佛教國。其僧侶謂之剌麻．剌麻者．唐古特語無上之義也．

僧侶之權勢

僧侶既受王室保護．有特權。於是信徒漸衆．階級漸高．國權爲其所持．舊貴族曲意事之．其實力遠出國王之上。元世祖時．吐蕃僧八思巴者．以道術得元廷信仰。世祖尊之爲國師．封爲大寶法王．使領藏地．予以統治政教兩界之大權。法王世居後藏札什倫布附近．其後嗣稱薩迦胡土克圖．薩迦者．蓋釋迦之音轉．胡土克圖者．譯言再世也。薩迦胡土克圖爲生子襲衣鉢計．不禁娶妻．其服飾本印度袈裟舊式．衣冠皆赤。明初．中國政府以西藏地曠人悍．欲利用宗教之力羈縻之．其徒來朝者．禮之逾於元代。凡封法王者八．授西天佛子者二．授國師者二十有七。法王等死．其徒輒自相承襲．歲一朝貢．略與土司等。此輩既世受中國政府尊仰．頗流於侈惰．又專恃密呪炫幻術．盡失佛教本旨。於是宗喀巴者出．以宗教改革自任．而西藏剌麻．遂別創一新派焉。

黃教之起源及

宗喀巴者．亦稱羅布藏札克巴．本西寧衛人．以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年）生．初學經於札什

其勢力

倫布之薩迦廟。已而知西藏僧侶之腐敗。乃入大雪山。修苦行。道既成。爲蕃衆所敬信。因別立一宗。排幻術。禁娶妻。自服黃衣黃冠以示別。謂之黃教。而名舊教剌麻曰紅教。其徒皆通大乘。尙苦修。學行卓然出紅教徒上。未幾。遂盛行於前藏。勢與法王相匹。宗喀巴以成化十五年一四七九年圓寂。其大弟子有二。一曰達賴剌麻。一曰班禪剌麻。並居拉薩。嗣宗喀巴法。爲黃教徒宗主。宗喀巴既禁娶妻。故別創一嗣續法。謂達賴班禪兩剌麻不死。惟爲呼畢爾罕。輾轉出現。以濟度衆生。呼畢爾罕者。譯言轉世。或言化身也。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故吐蕃王室之裔。世爲藏王。至是舍位出家。傳宗喀巴衣鉢。黃教徒始兼有西藏政治權。然達賴班禪。惟總理宗教之事。不屑問世務。於是二世根敦堅錯者。始置第巴等官。以攝理政事。及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年達賴三世鎖南堅錯立。有高德。漸得蒙古諸部尊信。河套蒙古部長俺答。及其從孫黃台吉等。入藏迎之。至青海及漠南說教。已而俺答曾孫嗣爲達賴四世。稱雲丹堅錯。其勢力益蔓延於漠北及伊犂等地。而漠北諸部。以所處僻遠。不得親承達賴命。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後身爲大胡土克圖。處諸庫倫。以總理蒙古教務。位與班禪相亞云。

紅黃教之競爭

達賴班禪．世居拉薩．故其教盛行於前藏。而札什倫布以西．即後藏地方．自元代以來．向爲紅教根據地．其西境之拉達克酋長藏巴汗．爲之護法．勢力尚足與黃教相頡頏。及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達賴五世羅卜藏堅錯立．用其近親桑結爲第巴。桑結惡藏巴汗與黃教反對．乃以達賴五世之命．招致厄魯特蒙古以逐之。於是和碩特部固始汗．引兵入後藏．擊藏巴汗殺之．而奉班禪剌麻統治其地．居之札什倫布。由是達賴班禪．分主兩藏．而紅教徒悉南遁不丹及泥泊爾境。固始汗既有功於黃教．乃割西藏東部喀木爲其領土．而以其長子達延鄂濟爾汗．留鎮拉薩．以次子達賚巴圖爾佐之。全藏實權．始歸和碩特部掌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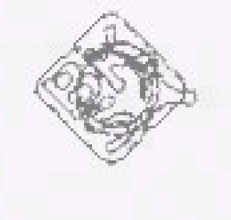
桑結與噶爾丹之關係

桑結既藉和碩特兵力．驅除異教．尋又惡和碩特之干涉藏事．陰結準噶爾汗噶爾丹．征服青海．挫其勢力。於是藏事壹決於桑結。及康熙二十一年．達賴五世卒．桑結祕不發喪．一切矯命行之．威震全藏。土謝圖與札薩克圖之內訌也．聖祖遣使會達賴之使和之。喀部哲卜尊丹巴．亦奉詔與議．與藏使並坐。時噶爾丹遣使覲覺．因責喀部待達賴使無加禮．詬之．爲土謝圖汗所殺。是爲兩部搆兵之由。及三汗內附．聖祖復命達賴

中國與桑結之交涉

遣使準噶爾，諭令罷兵，而桑結所遣使僧濟隆，反陰唆噶爾丹使南侵，烏蘭布通之役，噶爾丹幾不免，而濟隆代爲講款，誤中國追師。帝固疑達賴若存，不當出此，又微聞桑結祕喪專恣狀，因遣京師刺麻入藏覘之，以事無左證，不能窮也。三十三年，桑結矯達賴命入貢，因言己年邁，國事決第巴，乞錫之爵封。詔封桑結爲圖伯特國王，欲因以羈縻之。而桑結謂中國可欺，益唆令噶爾丹入寇，冀雪前恥。凡噶爾丹前後蹂躪塞外諸部，及擾攘中國邊境事，推其禍始，蓋無不出於桑結云。

三十五年，聖祖已敗噶爾丹，俘厄魯特部衆，具得桑結發縱指示，及達藏脫緇已久，桑結矯命狀，賜書切責，令執濟隆以獻，且召班禪刺麻來朝，詞甚峻厲。明年，桑結奏言濟隆得罪中國，已籍其家財，竄諸喀木，當徐致之，乞貸其誅，又班禪行期，當議定以聞。而別遣其徒尼麻唐輸誠密奏，謂達賴歿已十六年，今轉生又十五年矣，當以今年十月，宣告內外，乞暫爲祕之。聖祖以達賴刺麻，自崇德以來，卽已與清朝通使，六十餘年，未嘗有隙，又累朝頗利用其力，以綏服蒙古。而第巴者，又達賴刺麻所任理事之人，若窮治其罪，慮有他變，不如因其陳情而宥之，兼以結驩於蒙古，此神算也。乃允其所請，姑



俟十月發之時。帝方傳檄西北諸部。協擒噶爾丹。策妄阿布坦已奉詔出師。而桑結乃遣使要諸途。宣言達賴已逝。戒勿妄動。又使人諭青海諸首領。繕修器械。俱赴察罕陀羅海地方（青海西南山名）會盟。意甚叵測。而噶爾丹適以窮蹙自殺。所役屬諸部。皆離叛以去。由是桑結失與援。而和碩特之勢復長。

達賴六世轉生之紛議

先是鄂齊爾汗以康熙九年卒。其弟達賚巴圖爾內外爲桑結及準部所制。威望墜地。及三十六年噶爾丹敗亡。而達賚亦卒。於是達延汗孫拉藏汗嗣立。復干涉藏事。以議立新達賴六世事。與第巴交惡。四十四年。桑結謀毒殺拉藏汗不成。欲以兵逐之。拉藏汗集衆討誅桑結。因奏廢桑結所立假達賴。而立新達賴伊西堅錯爲六世。聖祖素惡桑結狙詐。乃冊封拉藏爲翌法恭順汗。使鎭藏地。而詔執假達賴獻京師。然拉藏所立之伊西堅錯。青海諸蒙古皆以爲僞。因自奉裏塘（在前藏之東今四川雅州所屬土司境）之噶爾藏堅錯爲眞達賴。迎至青海。請賜冊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青海僧侶勢力。故不亞西藏。帝慮兩部構釁。詔噶爾藏堅錯暫居西寧城西南之塔爾寺。以調停之。而策妄阿布坦乃乘兩部紛議之際。謀襲西藏。

策妄阿布坦之侵略主義

方噶爾丹之長準噶爾部也，欲殲其兄僧格遺族，以絕後患。故僧格子策妄阿布坦，與其舊黨共遁至巴爾哈什湖畔。及噶爾丹與中國構兵，乃乘間歸伊犁，通好清朝，助勦噶爾丹有功。策妄阿布坦富武略，有大志，自領準噶爾部以來，連年西出侵略今俄領中亞細亞境，勢力復強，乃謀并諸厄魯特。時土爾扈特自明末準噶爾渾台吉強盛以來，已徙牧窩爾噶河畔。而杜爾伯特，以與準部同族（並出也先之後）故，世為所役屬。獨和碩特分長青海西藏地，勢與相敵。策妄阿布坦欲以結婚政略，併有其部衆，既娶拉藏汗之姊，復贅其子丹衷於伊犁，不令歸。然是時拉藏方以討誅桑結功，得中國政府保護。策妄阿布坦欲侵擾藏地，則恐中國兵為之後援。乃以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引兵出哈密北境，掠所屬五堡，以圖牽制。於是吏部尚書富寧安率大軍出甘州，以八月至巴里坤，（今鎮西府）奏請於哈密附近募兵興屯以防之，清廷慮策妄阿布坦取道柴達木草地，自青海入藏。乃令侍衛阿齊圖等督青海諸台吉各選兵屯噶斯湖畔，斷其通路，而又勅拉藏汗戒嚴以待。

準兵之入藏及

五十五年十月，策妄阿布坦果遣其臣大策零敦多布等，引兵六千，自伊犁西南行，繞

清之遠征軍失敗

大戈壁。踰和闐南境崑崙山。（卽崑崙山脈最西部今西人稱爲俄羅斯山脈在塔里木河南源和闐河源附近光緒十五六年一八八九及八九〇年間俄國探險家格蘭赤瓦斯奇自此入西藏所經山路卽名俄羅斯山徑高萬九千尺是卽當時準兵入藏所由之道也）冒險遠征。以五十六年七月。始達騰格里湖北。時拉藏汗老而嗜酒。疏不設備。準兵以送丹衷夫婦歸國爲名。由騰格里突入。拉藏與其子蘇爾札拒戰於達穆河附近。相持兩月。以兵寡退保拉薩。會番衆有陰通準噶爾者。準兵遂以十月晦陷拉薩。殺拉藏汗。俘蘇爾札。執拉藏所立達賴六世幽之。藏中大亂。先是富寧安駐軍巴里坤。數分兵襲擊烏魯木齊。吐魯番等境。三月。詔授富寧安靖逆將軍。出巴里坤。又以傅爾丹爲振武將軍。祁里德爲協理將軍。出阿爾泰山。俱令以七月前進。會富寧安軍。於烏魯木齊俘獲回衆。具知策妄阿布坦遣兵入藏事。清廷疑準兵或聯合拉藏。侵擾青海。乃命西安將軍額倫特督軍西寧。又檄侍衛阿齊圖等。嚴守噶斯。以備不測。而拉藏乞援之疏至。於是五十七年正月。詔額倫特及侍衛色楞等。督滿漢兵先後自西寧出青海赴援。自五月至六月。兩軍以次渡木魯烏蘇河。（金沙江上流）分道深入。策零敦多布分

兩路入藏

軍迎戰。陽敗屢卻。而自扼哈喇烏蘇河（怒江上流）以待。額倫特等轉戰抵河北。餉道為準兵所截。相持月餘。食盡矢竭。全軍盡覆。時五十七年九月也。

十月。以皇十四子允禵為撫遠大將軍。駐師西寧。改四川巡撫年羹堯為總督。備兵成都。期以明年。分道出發。時廷臣懲於哈喇烏蘇之敗。俱言『藏地遼遠。途險且惡。不能遽至。宜固守邊圉。』師久不進。會圖伯特人以剌麻法座久虛。又遭準部蹂躪。意頗厭亂。乃承認西寧之新達賴。為眞實呼畢爾罕。乞中國兵護之入藏。聖祖以準部雄視西北。世為邊患。不可使兼有藏地。又圖伯特人種。散處西寧及四川雲南內外。若準藏聯合。則此散處邊境之番衆。且羣起應之。而西陲將無寧日。乃決意進兵。五十九年春。詔允禵移駐木魯烏蘇治餉。以西寧軍屬都統延信。出青海。又以年羹堯坐鎭四川。未可輕動。令以川軍屬護軍統領噶弼。出打箭鑪。分道入藏。於是蒙古諸部。亦各率部兵隨西寧軍扈新達賴進征。詔即軍中封新達賴為宏法覺衆六世達賴剌麻。延信軍以四月發西寧。至八月而度當拉嶺。而噶弼軍自裏塘巴塘招撫番衆。先以八月初越拉里而西。策零敦多布自引兵拒西寧軍於楚瑪拉池附近。再戰再北。而川軍已以八月二



十三日自墨竹工入拉薩，號召大小第巴，宣示德意，誅刺麻助逆者五人，囚九十餘人，僧俗震懾。策零敦多布進退受敵，由舊路北竄。延信等遂以九月八日，送新封達賴入藏。西藏平定。班師留蒙古兵二千鎭之，而以拉藏舊臣康濟鼐及頗羅鼐分掌兩藏政權。及雍正初，乃設駐藏大臣以監之，而後西藏始確爲中國屬土焉。

第十四章　康熙之政要

文學之獎勵

聖祖自親政以來，內則平定三藩，鞏固統一之基礎，外則戰勝諸敵，恢拓帝國之幅員，軍事上既多得力，乃始以文治上之專制，束縛言論思想，俾不軼乎軌範。蓋清初以滿書漢文雜用，遺民類借文字發抒意見，不無譏切清廷者，至是始令漢人整理漢文，陽示尊崇，陰則恐其鼓吹民族思想，謀所以箝制之，因多取詞藻華贍，義理謹飭，考据淵博之文，以爲標榜。加以恩禮，互相羅致，而涉及時事，則懸爲厲禁焉。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宏儒，備顧問著作之選，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在外督撫布按及學政，各舉所知以應。於是內外諸臣疏薦送部，詔戶部月給俸廩，明年三月，集諸被舉者於體仁閣，試以詩賦，得士五十人，俱授爲翰林院官，纂修明史。由是熱中利祿者，儼然以文化陶

治爲己任。三藩已平。天下少安。諸臣奉職。帝乃召內閣翰林等官宴之。特命驩忭暢飲。以示優待。美其名曰昇平嘉宴。更仿漢柏梁體製詩紀之。帝首唱「麗日和風被萬方」之句。文臣以次賡和。又避暑瀛臺。召諸臣侍遊釣。當時以爲儒臣稽古之榮。而敎實學。好直言者轉歸淘汰。帝之用意。類如此云。

理學之表章

聖祖之所以優禮儒臣者。本欲統一天下之言論思想。機會已熟。乃公然宣布之矣。二十五年。詔各省督撫學政。購求遺書。彙送禮部。諭文有「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奇詭。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本。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爲有用。其他異端稗說。概不準錄云云。」由是宏奬理學。表章程朱。且自著幾暇餘編。以爲講窮理盡性者之表率。蓋宋儒論學。本主束縛。確與帝之宗旨相合。以故竭力表章理學。隱示人以趨向。嘗出理學眞僞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以朱子配祀十哲之列。當時如李光地湯斌等。皆以理學著儒躋顯仕。故宋學昌明。世風醇正。實爲聖祖利用理學之効果云。

南巡治河

帝又以中國人情風土。向所未悉。禍亂甫平。文學競進。而人心向背。不可不豫爲之備。

故托言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且以黃河屢次衝決、久爲民害、必親履其地、相度形勢、察視隄工、以故屢行南巡、實有深意存焉。二十三年十月、車駕至山東、登泰山、尋自宿遷臨閱黃河、令河道總督靳輔、增修隄防。遂渡江至江寧府、謁明太祖陵、旋自江寧還、經泗水東境、詣曲阜、謁孔林、賜孔氏子孫衍聖公以下書籍袭服有差。二十七年正月、車駕復泝運河而南、以二月至杭州、渡錢塘、謁禹陵。是時中原承平、不見兵革、獨黃河連年橫決、下流地方、城郭田廬、時遭漂沒之患、雖屢遣大臣督修、糜帑金數百萬、然歷年既久，迄無成效。帝念水之不治、由洪澤湖水勢甚大、又加黃運合併、故益不可制、因欲導河稍北、使不得侵入清水、復疏洩洪澤湖、以殺其勢。於是三十八年二月、復奉太后南巡。三月、渡河、相地高下、指示方略、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測量水土、繪圖以進。車駕復至杭州而還。遂諭戶部、以爲巡歷江浙、咨訪民情、所過州縣、察其耕穫之盈虛、市廛之贏絀、視十年以前、實爲不及、乃命截留漕糧、寬免積欠以紓之。其後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復再巡江浙。終康熙之世、南巡者凡五、往返供億、當時以爲能崇儉德云。

滋生人丁永不

清初戶口、亦有賦役、其制率仍前代。故有編審之法、五年一舉、丁增而賦隨之。康熙二

加賦之制

聖祖勤於政治及留心文學

十四年。總計天下人丁二千三百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有八。二十五年。以原定編審限期太寬。胥吏得以任意作弊。乃更定一年歲終彙報。每年陸續稽查缺額。於下次編審時補足。至五十年。直省人丁凡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四。視前數未甚加增。聖祖以承平已久。滋生日繁。而有司編審時。不將所增實數開明具報者。特恐加增錢糧故也。乃諭大學士等。以為『民之生齒日繁。故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增錢糧也。嗣後祇將現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弗增弗減。永為定額。以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將所增實數。另造清冊具報。』遂議定以康熙五十年額定丁冊為準。新增者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至康熙六十年。直省人口凡二千五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有九。雍正初。乃併丁銀於地糧。於是無業之民。終身無納稅之義務。而稅法之廢弛。實始於此。其後國用不足。則雜稅釐金。巧立名目。商民實隱受其害焉。

聖祖在位六十餘年。頗著勤慎。凡政事利弊。必推求其故。惡虛文。尚實際。又好學出於性成。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咯血不肯少休。後雖老耄。手不釋卷。上自天象地輿歷算音樂法律戰術。下至騎射醫藥蒙古西域拉丁文書字母。無所不覽。覽必撮取大義。

命文學諸臣編撰巨籍。都數十種。今舉其尤著者列表如左。

書名	卷數	編纂年代
佩文韻府	一〇六	康熙一五
淵鑑類函	四五〇	同　四九
數理精蘊	五三	同　五二
歷象考成	四二	同
音韻闡微	一八	同　五四
康熙字典	四二	同　五五
韻府拾遺	一一二	同
駢字類編	二四〇	同　五八
分類字錦	六四	同　六一
子史精華	一六〇	同

算術及地理之進步

當時學術之發展.有可紀述者.則算術及地理知識之進步是也。先是宋元以來.中國以天元一術爲最高等之算法.至明而失其傳。帝幼喜習算術.時西洋代數學已有輸入中土者。帝與諸臣相考核.譯曰借根方。嘗命梅瑴成習是術.謂此術西名阿爾熱巴拉.algebra 譯言東來法也。瑴成疑其與天元相似.復取天元各書讀之.乃渙然冰釋.知兩法名異而實同.非徒相似而已。由是天元一術.遂因借根方而復明於世。又前此中國地圖.皆不施經緯度線.記里多誤.帝命羣臣編皇輿全覽圖.始分命使臣.測量極度.極高差一度.爲地距二百里.故當時輿圖精密.遠過前代。又於山脈河流.能窮其源委.而加以系統之研究。是實當時科學思想漸次發達之一徵也。

莊廷鑨及戴名世之文字獄

帝雖優禮文學.然苟涉及時事.則誅戮之慘.遠過前代。故當時文字之獄.實爲歷史所僅見.延及雍乾兩朝而未已焉。其在康熙時者.一爲莊廷鑨之獄。廷鑨得朱氏舊史.延江楚諸名士.補崇禎一朝.刊行之.歸安令吳之榮因失職.謀復用.乃上書告訐.即遣刑部侍郎某出讞.戮廷鑨尸.赤其族.並誅書中列名者,且及購書者之隣右婦女.凡殺百餘人。一爲戴名世之獄。名世著南山集.有採用方孝標所箸滇黔紀聞中語.都諫趙申

儲位之廢立

畜奏聞。以爲悖逆。九卿會鞫戴名世寸磔。族皆棄市。方孝標戮尸。有服者皆坐斬。同人因之得罪者三十餘人。殺七十餘人。此康熙間文字獄之慘狀也。

聖祖享國日久。爲秦漢以來所僅見。子孫曾孫同時及見者百五十餘人。然其晚年。乃有一紊亂繼續舊法且極拂意之事。則儲位之廢立是也。帝諸子中直郡王允禔最長。然非嫡出。嫡而長者。爲理密親王允礽。故得立爲皇太子。帝簡大學士張英教之。又命儒臣爲之講明性理。凡南北巡狩。未嘗不令從行。然太子性貪暴。頗有爽德。其後乃至窺伺乘輿。狀類狂疾。康熙四十七年七月。詔執而廢之。幽禁咸安宮。自太子廢。諸王覬覦儲位者。皆植黨暗爭。當太子被逮時。允禔首奏言『欲誅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且述相者言『謂皇八子允禩當大貴』欲以試上意。帝乃大疑。且素知允禩柔奸有大志。至是益以爲密布羽翼。希望非分。又微聞故太子之狂惑。或有他故。乃窮治之。果得允禔令蒙古喇嘛呪咀太子。用術魘魅狀。於是帝念儲位不定。異日且爲亂階。四十八年三月。詔復立允礽爲皇太子。然允礽乖戾如故。卒無悔志。是年十月。仍廢黜禁錮。自是帝不復言建儲事。羣臣以是爲請者。往往得罪。六十年。上諭有『朕衰老中心憤懣

衆人盧誑」之語．蓋深以是爲一生之憾事．而諸子之競爭劇烈。有使帝無所適從者。或言上意本立允禵．而皇四子胤禎用術竄改御書．且有兇劭逆迹．宮闈事祕．莫能知也．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聖祖崩．壽六十有九。皇四子胤禎卽位．是爲世宗．以明年爲雍正元年。

第十五章　青海及準部之兵事

準部之乞和

康熙五十九年．淸軍既定西藏．擁立達賴六世．悉逐準噶爾部衆。同時將軍富寧安傅爾丹等．亦分出巴里坤阿爾泰山．窺準部東北境。會策妄阿布坦方西與俄羅斯用兵．兩軍激戰於厄爾齊斯河上流．以故其東境守備甚疏。康熙六十一年．淸軍至烏魯木齊．以伊犁地險．未遽深入．而策妄阿布坦介哲卜尊丹巴請和。淸廷遣使宣諭之．令自戢．漸撤西北之師。是時厄魯特諸部之在近塞者．以準噶爾及和碩特爲大宗。然其對中國．則準噶爾跋扈．而和碩特馴擾．故淸廷常膺懲準部．以扶植和碩特。及雍正元年．而青海復有羅卜藏丹津之叛。

羅卜藏丹津以

羅卜藏丹津者．固始汗之孫也。先是青海地方．自唐龍朔三年以來．世爲吐蕃屬境。至

前之青海

明正德四年．始爲蒙古部酋所據．中國謂之海寇．時爲甘肅西寧邊患．明末．固始汗始自烏魯木齊襲有其地．分部衆爲左右二翼．以其子十人領之。崇德二年．嘗遣使清朝通貢．七年．復偕達賴剌嘛奉表貢。順治三年．清廷賜之甲冑弓矢．俾轄諸厄魯特。十年．封遵文行義敏慧固始汗。固始汗以順治十三年卒。其裔分兩支．一駐西藏．一分牧青海及河套。及噶爾丹勃興．河套青海．皆爲所殘破．部衆離散。其內徙者．或游牧賀蘭山附近．是爲阿拉善蒙古之祖．康熙三十七年．噶爾丹已敗亡。於是固始汗第十子達什巴圖爾．率其族屬朝清。詔封達什和碩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等爵有差。由是青海始爲中國外藩。清廷常資其力以捍準部．而青海部衆亦以得中國保護．故不爲策妄阿布坦所併云。

丹津之稱兵

西藏之役．青海部兵皆從征．諸部長以功晉封王公者寖衆．時達什巴圖爾子羅卜藏丹津襲親王爵．然自以青海及西藏．舊皆和碩特屬土．而已又固始汗嫡孫．當回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會世宗新立．羅卜藏丹津欲乘機謀獨立．脫中國羈絆。乃以雍正元年．誘諸部盟於察罕陀羅海．令各仍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

西邊之防戰

吉以統之。初、青海有大剌嘛曰察罕諾們者、出自西藏、世居西寧之塔爾寺、爲青海黃教徒宗勢力視喀爾喀之哲卜尊丹巴。丹津既誘使從己、復陰約策妄阿布坦爲後援。於是青海與準部之聯合成、而遠近遊牧剌嘛二十餘萬、亦同時騷動。西寧戒嚴。

丹津之自立也、其同族郡王額爾德尼、及親王察罕丹津不從。丹津欲以兵力脅之、額爾德尼等先後挈衆內奔。時兵部侍郎常壽駐西寧、理青海事務、詔傳諭丹津罷兵、不從則懲之。丹津詭言額爾德尼等謀據西藏、諸藏不服、將率兵與決勝負。蓋以二王梗議、欲誣以罪、因脅餘衆奉己、如鄂齊爾汗坐鎭西藏兼制青海故事。世宗察其詐、決意討之。十月、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駐西寧、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贊軍務。時丹津以沙拉圖爲根據地、遣部衆分竄西寧附近堡驛、伺常壽出邊、刼而幽之。羹堯分兵北扼布隆吉河(疏勒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等地、斷其入藏之路。又請勅富寧安等屯吐魯番及噶斯湖、絕其與準部之交通。而鍾琪自松潘至西寧、沿途相機剿撫。西邊數千里、烽煙肅淸、青海爲之奪氣。丹津所遺分寇西寧之衆、先後敗歸、乃惶懼請罪。時元年十二月也。

岳鍾琪之成功

二年正月、世宗知丹津窮蹙、益趣羹堯進兵。羹堯議集兵二萬餘、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四路會攻、期以四月草生時前進。而鍾琪以為青海廣漠、寇衆尚不下十萬、分攻非策、願乘春草未生時、假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其不備。廷議壯之、詔授鍾琪奮威將軍、專任西征事。時丹津屯柴達木河流域(約當今和碩特西左後旗境)偵騎徧塞外。二月、鍾琪出師、沿途殲敵哨探、敵不及備。清軍直抵其帳、敵衆倉卒驚潰。丹津衣番婦衣遁、其母弟及妹、並就俘、降者數萬。鍾琪慮丹津入藏、引軍自河源西南追、而丹津則已越哈順戈壁、北投準噶爾矣。清軍乃還。自出師至此、前後僅十餘日、古來用兵塞外、未嘗有神速如此者。詔封羹堯一等公、鍾琪三等公。青海悉定。分其地賜厄魯特之不附丹津者、而於西寧設大臣以轄之。

準部之反覆

羅卜藏丹津之投準噶爾也、清廷遣使索之、策妄阿布坦不奉詔。時西北兩路大軍已撤、惟戍兵分屯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布隆吉河、絕其東侵之路。雍正五年冬、策妄阿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遣使特磊朝於清、世宗因賜勅諭、仍令執丹津以獻。策零年少好兵、善馭士卒、諸台吉樂為之用。世宗以清軍既撤、若一旦準部有變、則喀爾喀青海

西藏．必被擾亂．且為中國之隱憂．七年二月．定議進兵討之。大學士朱軾．都御史沈近思．並以時機未至為言。都統達福．亦力言策零能用其衆．我以千里轉餉之勞．攻彼效死之士．未見其可。惟大學士張廷玉主張用兵．與上意合。時傅爾丹方為領侍衛內大臣．以容儀修偉被薦．時年羹堯已伏誅．岳鍾琪代為川陝總督．威望震諸蕃。三月．命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屯阿爾泰山．自北路進．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屯巴里坤．自西路進．期以明年會攻伊犁。會羅卜藏丹津．與其族屬謀殺策零事覺被執。於是策零欲藉以為緩師地．八年五月．復遣特磊至．謂將執丹津致諸中國．以聞師出而止．若朝廷赦其已往．當以丹津獻。世宗命侍郎杭奕祿等．偕特磊往諭策零以受封定界敦族睦鄰諸事．且詔兩大將軍來京會議．以副將軍巴賽．提督紀成斌分攝兩路軍事。其進兵之期．暫緩一年。

和通泊之大敗

策零既遣使請和．復不待朝命．窺西路備弛．發兵二萬．以是年冬犯巴里坤南境科舍圖卡倫．縱掠駝馬。於是廷議益增兵決戰。九年五月．傅爾丹進駐科布多城．時策零知西路牲畜缺乏．不能進擊．乃悉衆北犯。六月．遣其臣大小策零敦多布．以兵三萬屯科



布多西博克托嶺(阿爾泰山脈之一嶺)而先縱間諜僞降.詭言準部連年與可薩克交戰.駝馬羸弱.今其前隊千餘屯博克托.可襲而破也。傅爾丹信之.即以兵萬餘往襲。六月二十日遇敵兵二萬餘.轉戰一日.殺傷相當。翌日前軍至和通淖爾.(科布多西二百里)爲敵兵所圍。從征索倫兵先潰.諸軍繼之。自副將軍巴賽查弼納以下.先後戰死及自殺者凡十餘員。傅爾丹以殘兵遁.七月朔.還至科布多所部僅二千人而已。敗報聞.詔以大學士馬爾賽爲撫遠大將軍.馳赴土拉河畔.會喀爾喀諸王議蒙古防務。又諭傅爾丹相機堅守.毋輕圖報復.蹈前轍。如科布多不可守.則移駐察罕廋爾.爲專守喀爾喀之計。

蒙古之防務

先是康熙朝用兵準部時.以札薩克圖部之察罕淖爾.(中右翼末旗境)形勢蓄藏.水草寬美.便於屯戍.其地有山曰察罕廋爾.因於此築城置兵焉。及是傅爾丹奏言察罕廋爾距科布多遼遠.艱於策應。於是廷議謂察罕廋爾地近喀爾喀遊牧.若大軍會屯其地.戰守甚便。乃詔傅爾丹移營於此.去大將軍號.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而馬爾賽屯歸化城.爲後援。時準部亦兩路備兵.令諸台吉環峙烏魯木齊.以當我西路.又屯田



三音諾顏部之起源

厄爾齊斯河源。以窺我北路。而北路鄰喀爾喀。尤其所蓄意。由是準部與三音諾顏部之釁起。而超勇親王策凌之名。亦因之大著。

策凌者。故元太祖十八世孫圖蒙肯之裔也。明季喀爾喀有紅黃教之爭。圖蒙肯尊黃教。爲之護持。達賴剌嘛賢之。授三音諾顏號。三音者。唐古特語謂善。諾顏者。蒙古語謂官長也。然三音諾顏部。仍隸土謝圖汗。策凌幼居京師。侍內廷。尙公主。尋攜屬歸塔米爾河。自是累歲從征。習漠北山川險易。憤喀爾喀爲準部蹂躪。銳自磨厲。練猛士千。隸帳下爲親兵。又以準部善馳突。而喀爾喀無紀律節制。乃使遊獵及止營。皆以陣法部勒。萬衆森嚴如對壘。由是三音諾顏一軍。雄漠北。至是準部大小策零謀乘勝東侵喀爾喀。以科布多察罕廋爾皆有備。乃取道阿爾泰山南深入。九月。小策零以精騎六千轉戰入三音諾顏境。策凌迎擊之。激戰於鄂登楚勒河。大破其衆。時策凌爵郡王。以是役功晉封和碩親王。授大札薩克。不復隸土謝圖。自是三音諾顏爲獨立之部落。與車臣等三汗。爲喀爾喀四部云。

西路之防戰

策零既簡精銳北擾。同時又集兵烏魯木齊。進屯奇台。度冬。十年正月。遂自奇台越無

額爾德尼昭之大捷

克克嶺。(天山東北支脈爲今鎭西及廸化界)犯哈密。時岳鍾琪屯巴里坤。有衆三萬餘。分防遠近。以冬春積雪不宜戰。號令諸將專以閉關瞭望爲事。及哈密告警。乃遣總兵曹勷副將紀成斌等往援。又檄副將軍石倬雲扼無克克嶺要隘。截準兵歸路。勷等遇敵哈密城西。奮戰破之。而倬雲不復邀擊。縱之西竄。三月。大學士鄂爾泰劾鍾琪擁兵數萬。坐失機會。不能料敵於先。復不能殲賊於後。詔削鍾琪大將軍號。以總督銜留治軍事。時鍾琪力請於奇台東木壘河畔築城屯兵。與巴里坤相犄角。自謂必效。及清兵移駐。而敵仍潛過河東。侵擾牧場。七月。詔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略軍務。召鍾琪還朝。以副將軍張廣泗攝大將軍印。使總督查郎阿自肅州馳往代之。鍾琪之在邊也。戰守主、用車法。以千車爲一營。每車以一夫推之。而護以四夫。名曰車騎營。然車營嚴重。非瀚塹沙積所宜。及廣泗受任。因言準兵恃騎。我軍制敵。必步騎兼用。又木壘地卑不足守。仍移兵回巴里坤。由是西路軍事。壁壘一新。成效頗著。鍾琪坐削職焉。

小策零敦多布自九年九月被創以來。還屯喀喇沙爾。至十年六月。復思北出。糾衆三萬。進次奇蘭河(厄爾齊斯河源支流)附近。時廷議以察罕廋爾大營勢孤。不足以制

敵。乃於拜達里克河。推河。及翁金河畔。各築城置戍。以厚蒙古之防。又馬爾賽屯歸化。怨望退縮。不勝大將之任。詔改授綏遠將軍。移守拜達里克。聽北路大將軍錫保節制。是年七月。小策零自奇蘭越察罕廋爾大營北進。至厄得爾河(鄂疊爾河)源。(當今烏里雅蘇台東北境) 錫保檄策凌及將軍塔爾岱等禦諸本博圖。(烏里雅蘇台東南) 準兵偵知策凌西出。襲擊其帳於塔米爾河。掠其子女牲畜。策凌聞警告急。錫保。請師夾攻。而自率蒙古兵二萬還救。八月五日。逐準兵至額爾德尼昭。(光顯寺)大破其衆。所得戰利品無算。敵幾盡殲。而察罕廋爾援兵不至。小策零自推河竄而西。策凌急檄馬爾賽於拜達里克河邀擊之。時拜達里克城中屯兵萬三千。諸將踴躍待發。而馬爾賽以怨望故。約束諸將。閉關不出。軍士登城望見敵騎過者。紛雜無復行列。一邀擊可盡俘也。久之。諸將皆不復稟命。自出追之。擊斬千計。而小策零已從前隊過。事聞。詔賜策凌超勇名號。而誅馬爾賽以徇。

準部之第二次請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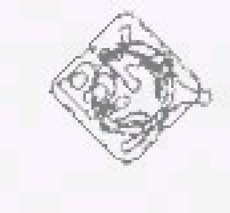
額爾德尼昭之捷。兩軍攻守之勢。爲之一變。然錫保無進取之志。專以屯守爲事。以察罕廋爾薪草不足爲名。移營烏里雅蘇台。世宗知錫保不足任。十一年七月。追論錫保

於額爾德尼昭之役。事前既疏於防範。使準兵得越險而東。臨事復緩於接應。使策凌不得收夾擊之效。乃削其爵號。以平郡王福彭代爲大將軍。策凌副之。會西路大將軍查郎阿等亦累破準兵於近邊。噶爾丹策零勢且不支。徼露和意。而世宗亦以兩路大兵暴露已久。又嘗奉聖祖密諭言『準地遼遠。我往則我師徒勞。彼來則彼師受困。惟當誘之使來。以便邀擊。』故亦無復深入犂庭之志。及是準部遣使請和。乃降旨罷征。遣侍郎傅鼐及學士阿克敦報之。先量撤兩路兵。北路則築城於鄂爾坤河。留兵屯田。西路則戍哈密巴里坤。準部欲得阿爾泰山故地。親王策凌堅持不可。自是往復爭論。至乾隆二年。始定議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遊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遊牧不得過界西。是爲準部第二次之請和。計自康熙五十六年備邊以來。旋罷旋調。先後糜餉七千餘萬。勞師十餘載。至是始勉就平和之緒云。

第十六章　雍正之內治及外交

儲位密建法之由來

凡世界立君政體之國。君位繼承之法。常爲國家重要之問題。而專制國習慣。尤以建儲一事。爲人君卽位以後首先當舉之大典。然建儲之流弊。約有數端。(一)本人恃貴



驕矜．漸至失德。(二)左右羣小．逢迎諂媚．引誘作非。(三)奸宄之徒．窺伺讒搆以搖動之。累朝皇室．以此召紛亂．搆危難者．往往見於歷史。自清朝建國．天命天聰兩帝．皆未嘗預立太子。康熙朝．理密親王允礽．兩次册立．終以乖戾得罪。於是聖祖深以允礽失德．疑立儲之法未善．遂致力斥羣議．置而不論．隱然欲廢建儲法矣。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倉猝之間．僅恃顧命一言．而君位以定．然事甚幽祕．且至危險．世宗既嗣位．因己身歷其弊．轉欲求萬全之計．乃折衷兩者之間．特創儲位密建法以制之。由是以君主之愛憎．卜繼承之得失焉。雍正元年八月．親以高宗名密書加緘．集王大臣九卿於乾清宮曉諭其故．命取密緘置諸宮中最高處正大光明殿額之後．又別書密旨一道．藏諸內府．為異日勘對之資。此制遂永為清朝家法焉。

允禩允禟等之罪狀

方允礽之在儲位也．凡聖祖諸子希望非分者．類多為祕密之運動以傾陷之。就中運動尤力．足與世宗為敵者．皇八子允禩．皇長子允禔．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䄉．皇十四子允禵等．互相黨援．皆畜術士．結宦官．廣通聲氣．使為延譽．及廢儲命下．衆咸以為己黨陰謀所致．漸露不軌之色。既而允禔以巫蠱事得罪幽禁．允禩旋以黜爵為閑散宗

室。世宗亦幾不免。聖祖晚年。常爲之憂憤感傷。至於不豫。及世宗以計得立。深忌允禩矜立名譽。才望爲諸王冠。且黨羽頗衆。恐一側足牽動大局。乃姑封親王。令與怡親王允祥同理政務。用羈縻之。而允禟等庸懦無能。則數其罪狀。安置西寧。以翦其翼。然允禩自以爲被賣於世宗。不免怨望。且洩顧命時祕語。欲以惡名歸上。允禟在西寧。又密用西洋人穆經遠爲謀主。以家財付之。又造新體字爲密書。與允禩等往來通遞。世宗屢降旨宣布其罪狀。而彼等怨望之志。益形於詞色。允禩且對衆咀呪。世宗怒甚。雍正四年正月。詔大學士等撰文告祭奉先殿。除允禩允禟之屬籍。並更惡名。以困辱之。尋幽禁允禩於宗人府。改名阿其那。(譯言狗也)移允禟回禁保定。改名塞思黑。(譯言豬也) 並拘允䄉允禵。是年六月。密令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連署奏陳阿其那罪狀四十款。塞思黑罪狀二十八款。允禵罪狀十四款。請正典刑。奏上。世宗特遲回未決。不欲得宮廷喋血之名。惟反覆論列其罪。公布內外。未幾而塞思黑阿其那並以是年八九月間先後暴卒。乃詔寬身後之誅。至乾隆朝。始復原名。收入玉牒云。

查陸謝胡等之

世宗既惡允禩輩之怨望。欲立威以示天下。凡稍涉誹謗者。輒用極刑。於是文字之獄。

較康熙時爲尤甚。雍正四年。查嗣廷因爲江西正考官。試題曰維民所止。訐者謂係雍正二字去其首。大逆不道。當極刑。帝從之此一事也。越三年。有陸生柟者。以論通鑑事多抗憤不平語。上諭卽軍前正法。此又一事也。謝濟世注大學。毀謗程朱。順承郡王錫保上聞。上令處斬。此又一事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凡此文字獄之慘酷。誠歷史以來所罕見。而要以曾靜呂留良之獄爲第一巨案。較之康熙間莊廷鑨明史。尤有關係矣。

曾靜之文字獄

查陸囂既先後誅戮。士大夫無不慘悼。持民族主義者。益以朝政爲非。於是曾靜之獄出焉。曾靜者。湖南靖州人。以應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評選時文中有縱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遂遣其徒張熙至留良家求其著述。時留良已死。其子毅中悉以父遺書授之。書詞多憤激。靜益傾信。又以張熙之介紹。與留良弟子嚴鴻逵等遺書往復。遂生反正之心。時岳鍾琪督川陝。或言其裔出宋臣岳飛。與金世仇。將有報復之志。又或言鍾琪再請陛見。詔不允行。鍾琪深自危疑。靜以爲然。遂以雍正七年。遣熙詭名投書鍾琪。勸以舉兵反。鍾琪置熙密室。窮詢主名。且許迎聘其師。陽與設誓。熙始言曾靜名。事聞。詔侍郎杭奕祿等會同湖南撫臣逮靜送京。並命浙江督臣籍留良鴻逵家藏書。

並逮鴻逵等、命內閣九卿會鞫、具得其狀。廷議援大逆律科靜、詔以靜罪止誤聽、其華夷中外之論、則出於呂留良之邪說、而其謗及君上者、則由於阿其那等徒黨之蜚語、有可原之情、特赦其罪、使歸里、且詔地方官予以保護。又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之著書言論、及累次諭旨、一一刋刻、頒布天下學官、名曰大義覺迷錄。以呂留良師弟謗訕先帝、罪在不赦、詔廷臣行文直省學政、博採諸生輿論、使爲適當之判斷。會鴻逵病死、至雍正十年、始與留良並見追戮、而禁燬留良等所著之書焉。

官制之增改

清初官制、多因明法、通政司受內外本章、有敷奏封駁之權。內閣票擬批答、爲承旨立法之府。其有軍國重務、不由閣臣票發者、則由議政大臣組織之貴族議會裁決之。世宗以通政司職權太重、扼中外庶政之要、主者不得其人、或與政府因緣爲奸。乃命內外諸臣有緊密事、改用摺奏、專設奏事人員以受之、使得立達御前。自是通政司爲閒曹。時西北用兵、世宗又以議政諸臣皆貴族世爵、不諳國務、而內閣在太和門外、入直者、或有漏洩幾務之弊。乃設軍機處於隆宗門內、簡閣臣及部院卿貳、熟諳政體者、兼攝其職、名曰軍機大臣、又選部曹及內閣侍讀中書等爲僚屬、名曰軍機章京。軍機職

掌。在恭擬諭旨。諭旨之明發者。皆下內閣以次及於部科。其有指授兵略。詰誡臣下。及查核刑政之失當者。則密封交兵部馳遞。謂之廷寄。自軍機處設立。而議政之弊始革。內閣之任遂輕。雍正時。猶留議政大臣之名。以爲滿大臣兼銜。乾隆朝。始特旨廢之。

貴族之裁制及其教育

清初八旗之制。皇帝所親將者三。(一)鑲黃(二)正黃(三)正白。名曰上三旗。諸王所分將者五。(一)正紅(二)鑲白(三)鑲紅(四)正藍(五)鑲藍。名曰下五旗。下五旗戶籍。皆爲王公僚屬。其關係若奴隸之於主人。承平日久。諸王習於驕汰。御下多不法。如兩廣總督楊琳。故敦郡王屬下。王遣近侍赴廣州。據署搜索。世宗習知其弊。即位後。禁宗藩與外吏之交通。非廷見不得私謁。其王府屬下。惟護衛諸官。得由本王遷擢。餘悉改隸有司。以所屬值宿護軍撤歸營伍。自是諸王皆懍然奉法。時宗室八旗子弟。亦以無教育故。往往挾親貴之勢。恣爲威福。世宗特設學校以教育之。所以教宗室子弟者。有宗學二。覺羅學八。所以教八旗子弟者。有咸安宮景山官學各一。八旗官學八。皆簡大臣綜其事。以進士若舉人爲之教習。八旗文學教育之發展。實始於此。

朋黨之禁

明季士風。自嘉靖以下。朋黨之紛爭頗烈。當時論者非之。清順治康熙間。諸臣中有承

奴隸階級之剷除

上風旨者，以爲鑒前代之弊，宜懸厲禁。迨世宗時，允禩等結黨爭權，益遷怒朋黨，以爲欲除朋黨之源，當令輿論之是非，服從朝廷之賞罰，乃製朋黨論，以駁宋臣歐陽修「君子有朋」之說，大旨主張尊君權，抑士氣，謂「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爲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而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又以科道諸臣，對於朝廷之舉動，有發言之權。明季大臣，往往要結言官，反對朝旨，議論囂然。而六科給事中，以自爲一曹，無所隸屬，故益得縱情自肆。乃指言路紛爭，實爲羣臣朋黨之代表，故言官有所陳白，必多方駁斥。又命六科給事中改隸都察院以抑之。由是言路蔽塞，風節掃地，黨爭之弊，不在公而在私，而臺臣苶苶無生氣，至市疏乞恩，以求活，人主皆俳優畜之矣。

中國社會階級之制，革除甚早，歷史上無貴族平民之爭。然奴隸之階級，至清初猶有存者。當時山西有樂籍，世執賤業，不與平民爲伍。或言其先世以明建文鼎革之際，不附燕兵，遂爲成祖所貶，世世不得自拔云。世宗居藩邸時，留意民事，及雍正元年，詔山西各屬禁革樂籍，令改業爲良。又浙江紹興府有惰民，其業與樂籍無異，並令削除。至

五年。以江南徽州府有伴當。寧國府有世僕。本地呼爲細民。且有兩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爲彼姓執役。有如奴隸。究其主奴之關係何自而起。則茫然無考。詔開除爲良民。八年。以蘇州府常熟昭文之丐戶與惰民無異。令削除丐籍。其餘江西浙江福建所屬山縣內有棚民。世以冶鐵造紙爲業。廣東濱海有蜑戶。以船而家。不得陸居。至是亦先後視編氓之例。列入保甲云。

明後之封

自明隆武永曆諸帝次第滅亡後。民間有故國之思者。間或僞稱朱氏。依託明後。爲舉事之標幟。康熙中。京師奸民楊起隆稱朱三太子。糾衆謀亂。(十二年)昆明人李天極。以鉛模明永曆之寶。潛掠州縣。(四十五年)而臺灣朱一貴之亂。亦以明裔爲號。聖祖因遺民思漢。不有以慰其心。終難遏絕。遂託言明太祖功德。爲漢唐宋諸君所未及。其後嗣亦未有荒淫暴虐如前代亡國之君者。欲訪其支派一人。量授官職。以奉明祀。旨未發而崩。世宗紹遺志。詔大學士會同廷臣訪求明後。予以職銜。俾之承襲。廷臣尋以漢軍知府朱之璉等六人引見。雍正二年十二月。詔封之璉一等侯。命以春秋致祭明陵。乾隆十四年。又錫號曰延恩。令其子孫得世襲焉。

尼布楚條約以後中俄之交涉

雍正朝內政之梗概。既類述如右。其外交上之事件。則與俄羅斯之關係是也。自尼布楚條約締結以後。東北邊境之紛議漸定。然未幾喀爾喀三汗內附。中國北境與俄領西伯利亞之交涉益繁。俄人故於喀爾喀土謝圖部。有貿易之關係。至是。喀爾喀之主權。爲中國所操。於是中俄互市之問題起。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年）俄帝彼得第一。遣正使義斯麻伊兒 Ismailoff 及副使蘭給 De Lange 齎國書來京師。請改訂商約。俄使初於覲見禮節。有所紛議。而政府以他日華使至俄。當從俄俗爲詞。卒屈服之。然覲見禮成。而政府於俄使所請。置之不答。義斯麻伊兒察中國無議約意。徒手而歸。使蘭給留京。委以改正商約事。是爲俄公使駐華之始。蘭給雖數以議約爲言。而終不能達其目的。

恰克圖條約之締結

世宗立。未幾而俄帝彼得亦崩。（雍正三年 一七二五年）女帝加他鄰第一卽位。復以雍正五年。遣使臣拉克青斯奇。來申前請。且欲會議蒙古與西伯利亞之疆界。詔以郡王策凌。內大臣四格。侍郎圖理琛爲議約使。以後貝加爾州之布拉河地方爲兩國公使議場。於是兩使各遣勘查委員。審定邊境。以是年八月約成。所謂恰克圖條約（亦名布

當時外交界之狀況

拉條約）者也。今舉其要領如左。

（一）兩國邊吏。當互查彼此逃人。（但逃亡在和約締結以前者勿論）捕送本國。

（二）以恰克圖爲兩國通商之地。自額爾古納河岸至齊克達奇蘭。以楚庫河爲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嶺爲界。各立界標誌之。

（三）以烏特河地方爲兩國中立地。彼此不得侵佔。

（四）俄國商人。得三年一至北京貿易。（但員數以二百人爲限。留京不得過八十日。往來當由官定之路徑。不得迂道他往。違者沒收貨物）

（五）京師俄羅斯館。聽嗣後俄人來京者居住。俄公使欲於京師建會堂。中國當予以補助。聽俄國教徒居住。教徒得依本國例規。於堂內讀經禮拜。

（六）遞送公文者。來往當由恰克圖。

（七）兩國邊界。各置頭目。秉公辦理一切。

右條約以雍正六年。得兩國政府之批準。自是兩國文書往復。均不以皇帝之名。中國則以理藩院。俄國則以薩那特衙門。彼此貿易及國交之端緒。漸次繁密。據俄史所載。

則謂雍正九年。中國政府嘗遣使節至俄都者再。前者以準噶爾之叛亂。戒俄人嚴守中立。後者則以俄女帝安那宜萬新立。（雍正八年）往賀卽位。中國諸史中。未有記其事者。意者當時準部之對於中國。動以俄兵援己爲名。政府因欲藉外交政策。使俄人不爲準部後援。則通使之頻繁。抑不足怪也。

第十七章　準部之兼併

乾隆初年中國與準部之形勢

雍正十三年八月。世宗崩。年五十有八。皇四子弘曆卽位。是爲高宗純皇帝。以明年爲乾隆元年。時値康雍兩朝寬嚴相濟之後。中原受命已數十年。國庫羨餘存三千餘萬。倉庾實積。可供二十餘年之用。又北收喀爾喀。西收青海。西南收西藏。拓地周四萬餘里。獨準噶爾恃其武力。旋服旋叛。又其地勢橫亙於喀爾喀與西藏之間。準部一日未服。則南北邊備一日不得息肩。故聖祖世宗二帝。屢集廷議。並有此賊不滅天下不安之諭。雍正末年。以將帥久勞在外。不得已而罷兵。復以邊界之紛議。使命往復。至乾隆四年而和議始就。尋又許其通市易。及進藏作佛事。惟貨物人馬。各限以數。自是征戍雖撤。然實未嘗一日釋西顧之憂。特以事會未至。姑與羈縻而已。及乾隆十年。噶爾丹

策零死。於是準部三世梟雄之霸業終。而乾隆朝新疆拓地二萬餘里之時期至矣。噶爾丹策零有三子。剌麻達爾濟最長。然外婦出也。策零死。其仲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以母貴得立。有暴行。至乾隆十五年。爲其女兄之夫賽音伯勒克所弒。剌麻達爾濟嗣位。部衆不悅。欲擁立策零少子策妄達什。大小策零敦多布者。於準部爲貴族。以世握兵柄故。大策零孫達瓦齊。及小策零子達什達瓦。並爲部衆所嚮。剌麻達爾濟懼不利於己。痛剷其勢力。策妄達什與達什達瓦皆被誅戮。於是達什達瓦部下薩拉爾者。率千餘戶內附。而達瓦齊遂聯合輝特部台吉阿睦撒納謀報復。輝特部者。姓伊克明安。本杜爾伯特屬部。阿睦撒納者。策妄阿布坦之外孫。而和碩特部丹衷(拉藏子)之子也。先是厄魯特四部。於天山北路一帶。分地而治。及土爾扈特北徙俄羅斯境。其故地塔爾巴哈臺。爲輝特所遊牧。丹衷妻初生子班珠爾。及丹衷死。復有遺腹。改適輝特部長。生阿睦撒納。阿睦撒納長而兇狡。既爲輝特部台吉。復有窺伺準部之志。及是。欲搆達瓦齊內訌而己從後圖之。乃與達瓦齊合兵。突入伊犁。殺剌麻達爾濟。而擁立達瓦齊爲汗。準部之騷亂。達於極點。

阿睦撒納之來降

阿睦撒納既干涉準部之內亂。同時復兼併杜爾伯特。脅降其台吉納默庫。而自遷帳於額爾齊斯河。漸露侵略準部之野心。達瓦齊爲自衞計。數遣兵攻之。皆不克。乃自將精兵三萬。進薄其帳。又使驍將瑪木特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攻。阿睦撒納慮不敵。乃思借中國兵力。滅達瓦齊。而已據其地。十九年。遂與其同母兄班珠爾。及杜爾伯特台吉納默庫。率所部之萬餘人來降。先是薩拉爾之內附也。高宗授爲散秩大臣。詢以準夷事。備悉其內亂狀。然尚未欲用兵。及達瓦齊之立。所部益解體。杜爾伯特台吉有三策凌者。率三千戶來降。高宗念中國數十年。設斥堠。議邊防。厲兵秣馬。欲殄滅準噶爾而未能者。今事會適有可乘。時不可失。於是用兵之議漸決。方調兵籌餉。以圖大舉。而阿睦撒納踵至。備陳進取伊犁之策。朝廷乃先遣大臣安置其部衆於三音諾顏部之札卜堪河（札盆河）封阿睦撒納爲親王。班珠爾納默庫爲郡王。以羈縻之。準部驍將瑪木特。見諸台吉相踵內附。必召大兵。知準噶爾事不可爲。達瓦齊不可輔。亦脫身來歸。於是準部爪牙腹心。盡在中國。遠征軍之出發。坐是益迫矣。

伊犂之平

乾隆二十年二月。兩路出師。北路以尚書班第爲定北將軍。阿睦撒納爲定邊左將軍

副之。西路以陝甘總督永常爲定西將軍。薩拉爾爲定邊右將軍副之。兩軍以五月朔。會於博羅塔拉河。越五日而至伊犂。達瓦齊已走保格登山（伊犂西北百八十里）阻淖爲營。衆尙萬餘。淸軍追及之。侍衛阿玉錫等。夜以輕騎直薄其營。敵衆驚潰。達瓦齊從百餘騎踰天山。走回疆。將投烏什城。城主霍吉斯已得淸將軍檄。卽執之以獻。同時靑海叛酋羅卜藏丹津。亦爲淸軍所俘。並獻京師。是役出師僅百餘日。曾無一戰之勞。生縛名王。拓地萬餘里。其成功實阿睦撒納之野心有以促之。故伊犂雖定。而阿睦撒納之叛亂。實事勢之所不可免者也。

阿睦撒納之謀反

乾隆朝之用兵伊犂也。初非欲郡縣其地。將俟準夷戡定後。仍厄魯特四衛拉特之舊。設杜爾伯特和碩特部如故。設輝特部以補土爾扈特。設綽羅斯部以代準噶爾。各以降人爲之汗。令如喀爾喀四部例。長爲外藩。然高宗知阿睦撒納有異志。故當出師之初。卽密令班第告以淸廷處置伊犂之意見。又使科爾沁親王額駙色卜騰與之偕行。陰監察之。及伊犂既平。班第及西路軍參贊鄂容安與阿睦撒納薩拉爾留商善後策。而色卜騰隨淸軍凱旋。時朝廷將實行分封四汗之策。詔阿睦撒納以九月赴熱河行

欽至禮,卽偕諸部台吉受封。而阿睦撒納必欲總長四部,專制西域,當色卜騰之歸也,私以己意乞代奏,期七月下旬俟命。遂移檄鄰部諱其降言『已統領滿漢蒙古兵來平此地。』又使其黨布流言,謂『不立阿睦撒納爲汗,準部終不得安。』班第鄂容安密以其事馳奏,詔卽軍中誅之,毋濡忍貽後患。而是時淸兵已撤,留屯者僅五百人,其餘皆厄魯特也。班第等遂不敢舉事,惟趣之入覲,欲就內地執之。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督之偕行。而阿睦撒納故與色卜騰有成約,度朝旨旦夕且下,顧以班第趣之急,不得已自伊犂起行,惟沿途遷延,以俟後命。先是,色卜騰既歸,隱忍不敢奏。阿睦撒納待命至八月中不下,疑事中變,反謀始決。額林沁不之覺也。十九日,行至烏倫古河,阿睦撒納以詭詞紿額林沁使先行,而自由額爾齊斯河間道北逸。久之,額林沁始悟其詐,急追之,則已無及矣。

前後官軍之失機

是時,阿睦撒納妻子及部衆,皆駐牧札卜堪河,而厄魯特之留屯伊犂者,又皆其黨也。阿睦撒納既叛,一方則遣使札卜堪,迎其家屬,一方又號令伊犂諸厄魯特,使並起爲亂。高宗固疑阿睦撒納必反,先事已密諭烏里雅蘇台軍營收其妻子,得不遺。而伊犂

諸剌嘛宰桑．（準語管事官也）聞阿睦撒納脫走．爭起應之。班第．鄂容安．薩拉爾．率五百兵轉戰走二百餘里至崆吉斯。薩拉爾先遁．部兵盡潰．班第．鄂容安自殺。定西將軍永常方駐木壘．聞變．恐敵兵大至．乃退軍巴里坤．移糧哈密。故北路無聲援．賊益猖獗。於是高宗論前後諸臣貽誤罪．黜色卜騰爵．發軍前效力．賜額林沁死．並逮永常．時新降諸厄魯特台吉．並如期以九月會覲於熱河．綽羅斯等四汗．分封已定．適聞阿睦撒納之叛．皆願發所部兵從征。朝命以公策楞為定西將軍．以富德玉保達爾黨阿為參贊大臣．出巴里坤討賊。十一月．師行．玉保為前隊．降夷畢從。時阿睦撒納集部衆二千餘．屯博羅塔拉河．四出剽掠。二十一年正月．清軍至吐魯番．薩拉爾自伊犁脫身來迎。玉保遂率所部長驅而西．距阿睦撒納所在僅一日程．可追而及也．而玉保信間諜言．謂阿睦撒納已就擒．獻俘者且至．遂駐軍待之．報捷策楞．策楞亦不審虛實．遽聞於朝。比二月．清軍至伊犁．則阿睦撒納已走哈薩克（亦作可薩克今俄領中亞細亞境）矣。將軍參贊互相咎．頓兵不進。高宗怒其無功．五月．褫策楞玉保職．以達爾黨阿為定西將軍．富德副之．責以追剿之事．又以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為定邊右副將軍．使當應

喀爾喀撤臺之變及其影響

援之任。達爾黨阿方進軍哈薩克界。移檄索賊。未得要領。而喀爾喀復有青滾雜卜之叛。一時從征降夷聞之。多有輕朝廷。思復反者矣。

初。北路郵驛。皆由喀爾喀各部應役。自用兵以來。軍報絡繹。需人馬頗多。郡王青滾雜卜苦之。遂撤其所設臺。又以額林沁多爾濟之賜死。謂我喀爾喀本成吉斯汗子孫。例不治罪。以此散流言。衆喀爾喀惑之。郵臺撤者無慮十餘所。文報中斷。先是。超勇親王策凌。於乾隆十五年卒。子成袞札布嗣。至是。詔以成袞札布為定邊左副將軍。發兵剿捕。又命尚書納延泰。侍郎阿桂等助之。各臺得次第復設。青滾雜卜旋於是年冬為阿桂所獲。伏誅。而西路諸降夷。自和碩特汗巴雅爾。綽羅斯特汗噶爾藏多爾濟以下。叛者踵起。策楞玉保方被逮入京。中道遇害。阿睦撒納聞四部構亂。亦自哈薩克歸。會諸部於博羅塔拉河。欲自立為汗。準部復大騷亂。

兆惠之成功

當是時。西征諸將帥。並以應敵弛緩。坐釀變故。先後獲罪。獨兆惠一軍。以寡擊衆。戰守甚力。先是。兆惠奉命為遠征軍應援。遂以千五百兵自巴里坤進駐伊犁。及諸部繼叛。伊犁形勢。殆陷於敵軍包圍之中。兆惠以十一月自伊犁轉戰而東。沿途殺敵兵數千。

準部之虐殺

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軍食且盡。復爲諸敵兵所遮。會大風雪。驛傳聲息。格不相聞。侍衞圖倫楚。率巴里坤兵二千往探。以月晦遇諸特納格爾。(今阜康縣)敵解圍去。兆惠得引還巴里坤。於是高宗知兆惠可大用。又知厄魯特人終不可以德懷。非殄其種族。邊不得安。三月。使兆惠出西路。左副將軍成袞札布出北路。大勦之。會綽羅斯汗噶爾藏多爾濟。爲其兄子所殺。諸部內訌。又痘疫盛行。厄魯特人罹者輒死。兆惠等乘之。累戰皆捷。諸酋先後敗死。阿睦撒納聞之。復自博羅塔拉河西走。兆惠等窮追至哈薩克部。其汗阿布賚聞清軍至。遣使請貢。且設謀擒阿酋以獻。適阿睦撒納率二十人往投。阿布賚使人收其馬。阿睦撒納驚逸。徒步入俄羅斯境。尋患痘死。理藩院行文索之。俄政府以其屍送恰克圖。於是命成袞札布歸鎭烏里雅蘇台。而兆惠留軍度冬。勦殺餘敵。

先是準部有宰桑(見前)六十二。鄂拓(部衆之直隸於汗者)二十四。昂吉(部衆之分隸於各台吉者)二十一。集賽(專以供養喇嘛爲職者)九。都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俗耐勞苦。勇戰鬬。以一人能刼數人者爲壯士。自天山以南蔥嶺以西諸部落。一

聞其至，無不奔走竄伏。故自噶爾丹以來，內則兼併諸衞拉特，外則服屬回部，蹂躪喀爾喀，擊逐俄羅斯，遂赫然為西域一大汗國，東向與中國抗爭。至是阿睦撒納既走死俄境，其餘衆猶伺間出沒天山北路，襲擊清軍，始終無降服之意。於是自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清軍先後合圍縱殺，凡山谷僻壤，及川河流域可漁獵資生之地，皆搜剔不遺。計二十餘萬戶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繼走入俄羅斯若哈薩克者十之二，卒殲於清軍者十之三。惟達什達瓦之妻，當伊犂騷亂時，先率所部歸化，徙熱河，編旗籍。又有附牧伊犂之土爾扈特族台吉舍稜，率所部二千餘奔土爾扈特部，皆得倖免。論者謂為厄魯特之一大刼。準部既平，朝廷乃於伊犂烏魯木齊及塔爾巴哈臺，分設滿兵駐防，漢兵屯種，置伊犂將軍以統治之，建官築城，漸成都會。內地商民移住者日衆，遂為西北一殖民地焉。

土爾扈特之歸化

其後乾隆三十七年，復有土爾扈特率屬歸化之事，今附述於此。土爾扈特，故四衞拉特之一，先世出元臣翁罕，八傳至和鄂爾勒克，居塔爾巴哈臺附近，值準噶爾強盛，和鄂爾勒克畏其偪己，挈族走俄羅斯，屯窩瓦河畔，（天聰四年）俄人因稱為己屬。其後

四傳至阿玉奇。始自稱汗。當康熙五十一年。嘗遣使假道俄境。來貢方物。聖祖欲察其國情。遣內閣侍讀圖理琛。齎敕往報。圖理琛取道西伯利亞。至其國。往返經三載。因述其所經道里山川民風物產。爲異域錄二卷。阿玉奇附表奏謝焉。土爾扈特習蒙古俗。信仰黃教。與俄羅斯國俗不相容。常有思慕故土之志。及舍稜之往役也。適阿玉奇曾孫渥巴錫方嗣汗位。以不得俄政府之認可。意甚不平。舍稜至。則盛言伊犂空虛可據。勸還故土。渥巴錫惑之。遂以乾隆三十六年。偕舍稜率人口十六萬餘。自俄境脫走。沿途爲哈薩克及布魯特（即喀剌吉爾吉思部。在天山之北。準部之西南。近葱嶺。）所刼。失人畜輜重無算。翌年六月。始達伊犂。僅存七萬餘口。伊犂將軍舒赫德。嚴兵備邊。使人迎詰之。渥巴錫與其台吉等議數日。始以慕化歸附爲詞。言『俄國宗教風俗。與己不同。願依中國。安部衆。』事聞。廷臣議者以降人中有舍稜。疑其有詐。且據恰克圖條約中俄彼此不得容隱逋逃。今我受俄人叛藩。恐啟邊釁。高宗念舍稜故我叛臣。俄人受之。是背約在俄。折之有詞。且數萬乏食之人。既至近界。驅之使去。將有他變。乃決計受降。又循康熙朝收喀爾喀成例。發茶米氈裘等贍之。共糜帑金二十萬有奇。詔封渥

巴錫爲汗．以所部爲舊土爾扈特．舍稜爲郡王．以所部爲新土爾扈特．仍於伊犁及科布多附近分賜牧地。蓋自清初用兵蒙古以來．至是乃盡族而臣之．而是時俄人方以波蘭之亂．與土耳其交戰．未暇與清廷論曲直也。

烏梁海之內部

自準噶爾與中國抗爭以來．其結果不惟使厄魯特人種．全歸中國之統治而已．又北則烏梁海之服屬．南則回族之征定．皆與準部兵事相因而起者也。回部平定之歷史．別於第八章詳說之．今略述烏梁海內屬之次第．綴諸本章之末。烏梁海人者．蓋『芬』人種之一支族．其容貌類土耳其人種．而其言語風俗宗教．則全與蒙古無異．自稱曰囉瓦．錯處貝克穆河流域．庫蘇古爾湖之周圍．及昂噶拉河（上通古斯河）之上流。其住民之大多數．以捕獵爲業．聞有從事牧畜若耕作者．則僅十分之二而已。其知識之程度．在蒙古人種之上．然役屬於喀爾喀準噶爾及俄羅斯諸國．常應兵役納賦稅焉。及策妄阿布坦跋扈．頗利用烏梁海人．以牽制中國。康熙五十四年．喀爾喀札薩克博貝始議征烏梁海．以分準噶爾之勢。自是北路大軍．控扼要衝．以漸剿撫．降附者日衆。及準噶爾平．其所屬之烏梁海．盡入版圖。朝廷分其衆爲唐努烏梁海．阿爾泰烏梁海．

阿爾泰諸爾烏梁海．三部．各與其酋長以官職．使統治所部．仍分隸於烏里雅蘇臺之定邊左副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其中唐努烏梁海．以一種族獨占一地．在三部中爲最大．其餘二部．不過占有科布多之一部分而已。

第十八章　回部之平定

天山南路之沿革及回教之由來

阿睦撒納既竄死．天山北路之地．全入中國。而南路諸回城．故隸準噶爾汗國勢力之下．至是聞準噶爾殘破．又度中國兵方經營伊犁．未暇南進。乃思乘新舊勢力交代之際．集兵戒嚴．爲獨立之準備。於是中國復有天山南路之師。自蒙古帝國興起以來．天山南路．爲成吉斯汗次子察哈台領土之一部。其後數經變遷．至元明之際．察哈台子孫．復於喀什噶爾．建一汗國．而附庸於帖木兒帝國。帖木兒帝國之盛也．四方回教學士．爭集其國都撒嘛耳干。教祖摩訶末之後裔有和卓木者．尤得尊信。當明中葉．（西紀第十五世紀中）和卓木子加利宴及伊撒克昆弟．始自撒嘛耳干移喀什噶爾．各集弟子說教．自汗以下咸崇信之。明嘉靖時．喀什噶爾汗撒伊特．數用兵東向．悉定天山南路地。回教勢力．益因之蔓延。其間加利宴之門徒．稱白山宗．伊撒克之門徒．稱黑

山宗。各習師說相標榜。及喀什噶爾汗袞。和卓木子孫代握天山南路政權。而兩宗之軋轢。由是益甚。清順治初。喀什噶爾汗伊士摩兒以己屬黑山宗故。有排斥白山之志。白山首領和卓木亞巴克亡命西藏。欲藉刺麻之援。回復勢力。至康熙十七年。噶爾丹遂以五世達賴之命。舉兵入喀什噶爾。立亞巴克爲汗。而遷居故汗族屬及宗門領袖於伊犂。於是察哈台之汗統絕。和卓木族遂兼有政教兩界之大權焉。

蒙回勢力之消長

然當時天山南路。自喀什噶爾之外。復分裂爲無數小汗國。喀什噶爾之主權。雖已入於回族之手。而其東葉爾羌。吐魯番。哈密諸城。尙皆爲蒙古族所分據。惟於宗教上受回族之同化而已。清順治初。哈密有巴拜汗。葉爾羌有阿布都汗。吐魯番有蘇勒檀汗。並表貢中國。自稱成吉斯汗裔。然中國以其久習回教。遂以宗教之名被之。稱其城曰回城。汗曰回酋。及準噶爾強盛。欲統一天山南北。於是南路迤東諸蒙古汗國。或內附。或滅亡。故哈密地已於康熙中內隸中國。吐魯番部族。亦於雍正初徙居嘉峪關外之瓜州。而其迤西諸國。遂次第爲回族所有。間接以服屬於準噶爾。蒙古族於天山南路之勢力。至是全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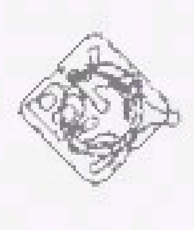
準噶爾與回部之關係

準噶爾既征服回族。乃徵租稅。課徭役。又數數干涉其宗教上之紛爭。噶爾丹嘗助白山黨以顛覆黑山矣。至策妄阿布坦。又排斥白山而以黑山黨代之。白山黨有瑪罕木特者。當康熙中。故嘗與其父阿卜都里什特。並質伊犂。及噶爾丹敗。阿卜都里什特脫身來降。聖祖賜之衣冠銀幣。遣官送至哈密。使返故地。至是瑪罕木特苦準部之干涉。欲據葉爾羌自立。策妄阿布坦復襲執而幽諸伊犂。且羈其二子布羅尼特及霍集占。使督回民墾地輸賦焉。布羅尼特及霍集占者。卽所謂大小和卓木者也。其後達瓦齊立。準噶爾有內亂。天山南路諸黑山黨徒聞之。竊與蔥嶺西境諸回國訂援助之約。遂圖獨立。盡逐準噶爾守兵。

霍集占之獨立

及乾隆二十年夏。清軍定伊犂。阿睦撒納欲利用白山黨以收回族之援。乃釋大和卓木布羅尼特。與以兵。使歸定天山南路。留小和卓木霍集占居伊黎。使統率天山北路之回教徒。布羅尼特之歸也。喀什噶爾及葉爾羌諸黑山黨。爭起拒之於烏什城。失利而退。布羅尼特遂悉定南路地。而霍集占亦率北路回教徒。以聽阿睦撒納之指揮焉。

乾隆二十一年。清軍再定伊犂。欲藉戰勝國之餘威。羈屬南路。遣侍衛託倫泰往定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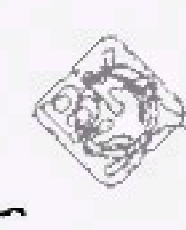


意見

賦。未得要領。而同時霍集占亦自伊犁遁歸喀什噶爾。與其兄布羅尼特。共商事大與獨立之利害。布羅尼特欲集所部。受中國約束。霍集占建議。謂準噶爾新滅。中國於伊犁之勢力。尙未確定。不以此時自立。乃長爲他族奴隸。非計。於是一方則召集族衆。舉行獨立式。一方則傳檄各城。使戒嚴以待。回戶數十萬爭起應命。惟庫車城主鄂對。念中國兵威方盛。未可輕敵。而庫車又首當其衝。禍且先及。乃與其黨奔伊犁。霍集占聞之。誅鄂對親族。增兵守庫車。時兆惠方奏遣副都統阿敏圖爲回部招撫使。及得鄂對。卽令與使者偕行。扈以兵二千。中途。鄂對聞庫車守具已備。欲歸得大兵而後進。而回人以計誘阿敏圖入而拘之。鄂對及扈兵皆馳還。由是撫議決裂。而有乾隆二十三年庫車之役。

庫車之圍攻

是時。兆惠以搜勦厄魯特之故。不暇南征。高宗乃以都統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當征回之任。二十三年五月。清軍萬餘自吐魯番進攻庫車。布羅尼特兄弟引軍數千越大戈壁來援。六月。兩軍戰於托和奈。復戰於鄂根河。(烏恰克河)清軍皆大捷。布羅尼特等斂餘兵保城。勢可聚殲。而雅爾哈善疏不設備。復縱之宵遁。城又堅不可拔。提督馬



黑水軍之戰功

得勝．使綠營兵穴地攻之．爲城兵所覺．清兵戰死者六百餘人。至八月．城將復突圍出．餘衆開門降。是役清軍以萬餘之衆．席累勝之勢．圍攻一城．坐使垂擒之敵．出險遠颺．其結果僅得一空城而已。於是高宗大怒．詔誅雅爾哈善以下諸將．而終命兆惠移師而南．

先是庫車以西阿克蘇(溫宿)烏什諸城．聞布羅尼特兄弟之敗．皆有貳志。布羅尼特乃走據喀什噶爾．霍集占走據葉爾羌．東西犄角．爲背城一戰之計。及兆惠至．先後定沙雅爾．阿克蘇．烏什等戈壁北境諸城．又使降人鄂對越戈壁撫和闐。時兵猶未集．兆惠所部不過步騎四千餘．乃使副將軍富德留駐阿克蘇．俟軍集繼進．而自率寡兵先發。以十月六日抵葉爾羌城東．隔葱嶺南河而陣。復分兵八百．使副都統愛隆阿扼喀什噶爾援路。葱嶺南河者．亦謂之葉爾羌河．而蒙古語謂之喀喇烏蘇．譯言黑水．故時謂兆惠所駐爲黑水營。黑水軍既寡．不能攻城．兆惠欲引敵野戰．乃以輕騎渡河．刼其城南牧場．方渡四百騎而橋斷。敵以步騎兵萬五千人出城迎擊．清軍且戰且退．敵乘勝渡河．築長圍困之．相持三月不下。富德聞警．率援軍三千．冒雪進發．以二十四年正

回部之平定

月六日至呼拉瑪。(葉爾羌城東北三百七十里)遇敵五千騎。轉戰四晝夜。得渡葉爾羌河。而距黑水營尙三百里。敵愈衆。不能進。於是兩軍皆被圍萬里外。先是。愛隆阿聞黑水之圍。馳赴阿克蘇告急。適巴里坤參贊阿里袞以兵六百至。遂合軍而南。乘夜解富德之圍。兆惠聞礮聲。知援軍至。遂潰圍出。殺敵數千。兩軍會合。振旅還阿克蘇。

霍集占之倡議獨立也。回族鑒於前此準噶爾之苛政。知服從他國非計。故萬衆一致。樂爲之用。然布羅尼特兄弟既居伊犂久。惟與流徙墾種之回民數千。患難相共。及歸長南路。遂偏信之。編爲親兵而疏其舊部。又戰爭之際。賦稅煩重。供給少遲者。立致破產之禍。以故衆漸解體。及黑水之役。清軍以三千人。當五倍之衆。戰守數月不屈。敵衆驚駭。抵抗之志益薄。已而清兵集阿克蘇者漸衆。新舊軍凡三萬人。駝馬稱是。遂以二十五年六月。分道進行。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每路兵各萬五千。時布羅尼特兄弟。皆駐葉爾羌。聞清軍大至。不敢復議戰守。遂攜其妻孥親從。載輜重。踰葱嶺而西。謀赴巴達克山。於是清軍一方則約束降衆。收喀什噶爾葉爾羌兩城。一方則以輕騎蹤跡布羅尼特等。沿途斬獲甚衆。窮追至巴達克山界伊西洱庫河

烏什之變

止軍焉。伊西洱庫河者，即今嗔赤 Punjab 河也。巴達克山國王，聞布羅尼特等擁衆而至，懼其襲己，遂興兵拒之，擒殺其兄弟，函首以獻。清軍遂以明年二月班師。

回部既平，清廷乃以喀什噶爾爲參贊大臣駐所，節制南路諸城。諸城大者設辦事大臣，小者設領隊大臣，治軍事，皆以滿人任之。又各城皆設伯克，治民事，刑事惟不得擅生殺，以回人任之。伯克者本回部官吏之稱也。其租稅之制，則二十而取一，視準噶爾徵額大減。然地既邊遠，又當新附之後，辦事大臣等往往藉戰勝之威，凌虐所屬，而伯克等又助之爲奸。故平定未幾，而有烏什之變。烏什者，回部大都會之一，住民達數萬。當清軍初定伊犁時，其伯克霍吉斯嘗俘達瓦齊以獻，及霍集占之亂，又頗持兩端。高宗慮其反覆，不宜擁大城，乃召之入京，而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代之。阿布都拉暴戾，其所役之哈密回衆，又以客民魚肉土著。辦事大臣蘇成，縱酒好色，憒不治事，回民無所訴。是時蔥嶺西境布哈爾阿富汗諸國，嫉中國之威震西域，又惡巴達克山之自殘同族，乃起同盟軍，襲殺其國王，屠其城。其前鋒軍以乾隆二十八年達敖罕汗國之霍闌。Khodjend（今俄領土耳其斯坦之一市）烏什住民等聞之，竊遣使乞援，遂以二十

中國與中亞諸國之關係

九年二月舉兵反．併蘇成阿布都拉以下官吏守兵盡殺之。阿克蘇大臣卞塔海．及庫車大臣鄂寶．先後赴救．皆戰敗。於是伊犂將軍明瑞．及喀什噶爾參贊納世通．各以兵會勦叛民。防戰至七月．而所期之阿富汗兵不至．諸回城又無一響應者．遂縛謀主以降．清兵入城殲其丁壯．徙老弱萬餘口於伊犂．調他城回戶以實之。而參贊大臣復自喀什噶爾移治焉．

自天山南北平定．中國國威震於葱嶺以西．於是迤北則吉爾吉思部落．迤南則巴達克山．敎罕．阿富汗．(愛烏罕)諸國．皆嘗遣使通貢．仰中國之保護。當時吉爾吉思部落．有哈薩克．布魯特諸部．而哈薩克又析為三(左一部右二部)布魯特又析為二。(東西各一部) 當明正德中．(一五一〇年頃) 吉爾吉思種族．嘗統壹於一汗之下．人口達三百餘萬．戰時得出騎兵三十萬．其領域東接準噶爾．西盡裏海．北界西伯利亞．南跨阿拉海及錫爾河．為中亞細亞大國。其後中衰．分裂為大中小三部．常為近鄰諸種族所侵。至雍正十年頃．(一七三二年) 小吉爾吉思．(即最西一部) 遂歸俄國之統治。而大吉爾吉思．(即哈薩克)及其別族喀喇吉爾吉思．(即布魯特部領地當伊斯色克湖附近)皆以

準噶爾滅亡之影響．臣服中國。吉爾吉思部落之南．卽敖罕汗國．又南越布哈爾．而爲巴達克山阿富汗諸國．皆信仰回教．而以阿富汗爲強。乾隆二十七八年頃．阿富汗主阿布達里．既以霍集占兄弟之故．興兵滅巴達克山．同時又欲覘中國之廣大．遣使入貢．故中國亦隸諸屬國之列。而布羅尼特死後．其子薩木克遁至敖罕．喀什噶爾之回教徒．亦多歸焉。時敖罕汗額爾德尼畏中國強大．頗奉約束．中國亦歲以金賂額爾德尼．使箝制和卓木族屬．自是天山南路．得奏鎮定之效。然至道光時．而和卓木族張格爾玉素普．卒以敖罕之援助．侵擾南路焉。

第十九章　苗族之勦殺及西南諸國之服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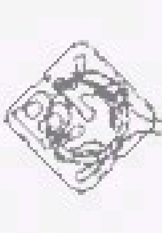
苗族土司之由來

康雍以來．清廷以全力控制西北．先後用兵凡數十年．然於西南之經略．亦未嘗忽視。蓋中國本部西南境川廣雲貴間．自古苗族雜居．爲中央政府法令所不及。苗族者．卽交阯支那族。此族當太古時．蓋嘗繁殖於黃河揚子江之間．其後爲漢族所驅除．遂次第自揚子江流域．退處於南嶺及縱貫山脈附近．而蔓延於後印度半島。其在中國境內者．復有種種之異名在四川者謂之僰．謂之生番．在兩廣者謂之獞．謂之黎．在湖南

貴州者謂之猺。在雲南謂之猓。謂之野人。語言風俗。既與中國絕異。中國之治之也。亦常用羈縻政策。仍其舊俗。官其酋長。故自元明以來。有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又有土府土州縣。其長皆得世襲。握強大之自治權。國初因襲明制。分設土官。而屬平西定南諸藩鎮撫之。三桂之亂。諸土司頗為所用。及事平。清廷亦未能窮治。然苗民不知耕作。專以刧殺為生。土官又以積威苛斂虐使。恣為不法。故苗患遂為西南邊防上一問題。而於雲貴為尤甚焉。

改土歸流之成功

是時。貴州東南境。有苗族所占領之一大區域。以古州為中心。環寨千有三百餘。周幾三千餘里。名曰苗疆。雲南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內之鎮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土司。與江外之車里緬甸老撾(南掌)諸夷。交通為患。又四川雲貴之間。有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於行政區劃上則隸四川。而於地理上則距成都幾二千里。而距雲貴省治為近。四川總督之統治力。既以遼遠不能實施。而雲貴督撫。又以職權不屬。聽其跋扈。其餘貴州廣西之間。苗寨寥闊。地方官常以境界之錯雜。互相推諉。而邊患乃愈亟矣。雍正四年。鄂爾泰為雲南巡撫兼總督事。始建一勞永逸之策。謂必改土歸流。而後



貴州苗族之叛

可以安民，必歸幷事權，而後可以治苗。因極言當時行政區劃之不當，及從來以夷治夷之失計，具疏上之。世宗知鄂爾泰才能辦事，卽詔以東川烏蒙鎭雄三土府，改隸雲南。六年，復鑄三省總督印與之，令兼制廣西。於是鄂爾泰用遊擊哈元生，委以烏蒙鎭雄之事。用總兵石禮哈搜討貴州廣順之長寨，招服黔邊東西南三面生苗二千餘寨。用知府張廣泗招撫古州，闢苗疆二三千里，幾當貴州全省之半。先後劾黜雲南霑益土州安氏，鎭沅土府刀氏，及赫樂長官司威遠州廣南府各土目，悉定瀾滄江以東地，以普洱爲府，威震緬甸焉。廣西諸土官，自泗城之岑氏以下，亦先後繳勅印，納軍器二萬餘。自雍正四年至九年，三省邊防粗定。鄂爾泰以功封襄勤伯，旋入爲大學士，而未幾貴州又有台拱苗之變。

苗疆之就撫也，貴州諸郡縣防兵，率移戍其地，內地守備頗疏。及鄂爾泰還朝，張廣泗亦由雲南巡撫移督湖廣。始事諸臣，旣先後他去，繼其後者，頗易視苗事，苗疆吏又徵糧不善，激之生變。於是雍正十三年春，各寨蠭起，聚集淸江台拱間，陷黃平以東諸城。會副將馮茂，誘殺降苗六萬餘，頭目三十餘，苗族抵抗之志益堅，或手刃妻女而後出

戰、蔓延不復可制。詔以哈元生爲揚威將軍、副以湖廣提督董芳、發兵會剿。復以尚書張照爲撫苗大臣、察其利病。董芳專主招撫、與哈元生齟齬。張照又密奏改流非策、且致書諸將、倡棄地之議。以故軍士雲集數月、而號令不一、曠久無功。苗勢益熾。於是張廣泗鄂爾泰先後引咎自劾、而中外畏事者、且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闢、現時苗疆之不可守、全局幾盡變。會高宗即位、乃以張廣泗爲七省經略、節制諸軍、盡罷張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廣泗分軍攻台拱之九股苗、而自率精兵攻清江下流各寨、所向獲捷。乾隆元年春、復增兵分八路、圍其逋逃於丹江古州都勻台拱間之大森林、所謂牛皮大箐者也。自四月至五月、清軍冒險激戰、斬獲萬餘。六月、復乘勝搜剿餘黨、凡燒千二百二十四寨、赦三百八十八寨、獲兵仗無算。於是貴州之苗族悉平。越十餘年而四川又有大金川之役。

大金川之初定

金川土司者、四川西邊諸土司之一、本吐蕃領地、俗信刺嘛教。明時、其部人有哈伊拉木者、得中國勅封爲演化禪師、世有大小金川流域地。後分爲兩部、其居小金川流域者曰攢拉、居大金川流域者曰促浸。促浸者、譯言大河濱、攢拉者、小河濱也。順治七年、



始授小金川酋卜兒吉細土司職。康熙五年。復授大金川酋嘉勒巴演化禪師印。俾分領其衆。嘉勒巴孫莎羅奔。以康熙五十九年西藏之役。從征有功。至雍正元年。遂授爲金川安撫使。乾隆十一二年。頃莎羅奔勢漸強。謀併吞鄰近諸部落。初以結婚政略。羈縻小金川酋澤旺。而奪其印。旋以兵力侵略打箭鑪附近諸土司。擊傷赴援之清軍。高宗以雲貴總督張廣泗征苗有功。十二年三月。命移督四川。相機剿治。六月。廣泗進屯小金川之美諾。（懋功）用澤旺弟良爾吉爲嚮導。銳意剿滅。然大金川地險。其根據地勒烏圍及噶爾厓。（括耳厓）皆西濱河。（卽大金川）東阻大山。土人又長於防禦工事。能以石築壘。高於中土之塔。名曰戰碉。大小林立。難攻易守。至十三年春。而清軍無功。高宗乃以大學士訥親爲經略。又起故將軍岳鍾琪。以提督赴軍效力。訥親張廣泗皆專取以碉逼碉之策。得一碉。輒傷數百人。總兵買國良任舉。並於六月中戰死。軍氣大挫。廣泗所用良爾吉。又密以清軍動靜通報莎羅奔。以故攻戰復數月。不得寸進。於是高宗復以大學士傅恆爲經略。賜訥親死。逮廣泗廷鞫。又以其抗辯而殺之。十二月。傅恆至軍。誅良爾吉以絕間諜。盡撤諸方圍碉兵。爲直擣中堅之計。至十四年正月。上疏

極陳廣泗等攻碉之失策。及現時選銳深入之計畫。豫期以四月奏捷。高宗以蕞爾土司。勞兵兩載。且致殺兩大臣。意殊不樂。又聞其地險。益欲罷兵。再詔召傅恆還朝。而傅恆不及奉詔。已與岳鍾琪分軍深入。莎羅奔故以西藏之役。隸鍾琪麾下。至是猶震其餘威。遂詣軍前乞降。清軍得不戰而報勝焉。

附金川之聯合

莎羅奔既降。金川方面暫得平靜。然未幾伊犁兵事起。清廷專力西北。未暇他顧。其間莎羅奔兄子郎卡掌金川事。復與鄰部構釁。紛擾不絕。四川總督之命令。漸至無效。三十一年。高宗以大金川勢漸猖獗。諭川督大學士阿爾泰檄川邊九土司（松岡、梭磨、卓克基、沃日、革布什咱、綽斯甲布、小金川、黨壩、巴旺）環攻之。時九土司中。地與大金川相偪而兵力相等者。東則小金川。西則綽斯甲布。餘皆小弱。非大金川敵。阿爾泰不能利用小金川等。以制郎卡之跋扈。惟以苟且息事為得策。於是郎卡遂與小金川綽斯甲布結和親之約。三部聯合。他土司益不敢抗。會郎卡死。小金川之澤旺亦老病。子僧格桑用事。陰與郎卡子索諾木為攻守同盟之計。至三十六年。索諾木遂誘殺革布什咱（大金川西南）土官。而僧格桑亦屢攻沃日。（亦作鄂克什在小金川東）公然與

小金川之征定

中國救援軍開戰。高宗以小金川形勢．不似勒烏圍噶爾厓險阻．欲痛懲之以示威。乃罷阿爾泰職．(尋賜死)以尚書溫福代爲大學士．侍郎桂林代爲川督．共事攻討．時桂林出打箭鑪．溫福出汶川．爲東西夾擊之計。三十七年春．兩軍次第逼小金川境。至五月而桂林部將薛琮．復以深入無援．招非常之挫折。桂林尙匿不以聞．未幾被劾．乃以阿桂代之。阿桂轉戰有功．十二月．軍抵美諾。僧格桑竄大金川．清軍檄索之．而索諾木不應。於是高宗欲乘戰勝之勢．一舉並滅．以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副之。三十八年春．清軍分道進發．而溫福以道險不得前．駐軍木果木．(大金川東境)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其東、守小金川地。六月．索諾木陰遣小金川頭目．歸煽降衆．使襲擊官軍．小金川人遂先攻陷董天弼軍．進襲木果木大營．溫福倉卒陣歿．所部戰死者三千餘．潰者萬餘。小金川復陷。詔授阿桂爲定西將軍．以豐伸額明亮副之。於是阿桂改道出沃日．攻小金川東境．而明亮攻其南．十月．阿桂復轉戰抵美諾．明亮亦所向克捷．遂盡復小金川地。

大金川之再定

是時．高宗以前此大金川之役．倉猝受降．未甚懲創．致彼族恃險反覆．重勞用兵．遂斷

然行掃穴犂庭之策。而大金川自十二三年以來。增加國防。周圍數百里間。要隘堅壘。無慮數十處。嚴密視小金川十倍。至是清軍復分三道進行。一軍自小金川攻其東。阿桂督之。一軍自黨壩（大金川北）渡大金川上流。攻其西北。豐伸額明亮先後督之。一軍渡大金川下流。自革布什咱攻其西南。富德督之。自三十九年正月至七月。阿桂軍累克要塞。距勒烏圍漸近。時索諾木與其從祖莎羅奔。聚守其地。聞阿桂深入。遂酖殺僧格桑。而獻其尸及其家族至軍。請停止攻擊。阿桂不應。土兵防戰益嚴。至十月。阿桂進據默格爾。去勒烏圍可二十里。而明亮之西北軍。亦次第逼近河岸。與阿桂軍聲息可通。然金川氣候。故陰寒多雨。冬春之際。冰雪塞途。十一月以後。諸軍遂以雨雪之故。妨礙活動者數月。至四十年四月。阿桂始得與河西軍聯絡。轉戰至七月。得抵勒烏圍。以八月十五日破之。而莎羅奔索諾木則已先期走噶爾厓矣。是時土兵尙分道拒戰。河西兩軍。頗爲所苦。及阿桂近逼噶爾厓。諸方土兵。次第驚潰。於是明亮富德亦所向破竹。終得合軍而東。十二月。三路軍皆會於噶爾厓城下。包圍復四十餘日。至四十一年二月四日。索諾木始與莎羅奔挈家族以下二千餘人出降。並俘獻京師。阿桂以功

金川攻討困難之理由及其善後事件

乾隆初中國與緬甸之關係

封誠謀英勇公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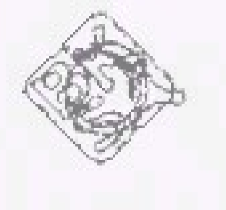
先是，天山南北之平定，用兵五年，費帑三千萬餘兩。及茲兩金川地不逾千里，人不滿三萬戶，而用兵亦五年，費帑至七千萬兩。事倍功半，其原因略有數端。（一）地理之險阻，（二）氣候之不良，（三）土兵之同心効死，是也。且當時承平日久，旗兵尤疲弱，武備已不足恃，前此西北諸役，其所遇固多非勁敵也。兩金川既平，清廷以小金川地爲美諾廳，（後賜名懋功）以大金川爲阿爾古廳，（廳治即今綏靖屯）皆直隸四川省，而於鳥勒圍常設重兵以鎮守之。自是川邊諸土司，得免侵略之患焉。

中國既改定西南諸土司，與後印度半島諸國次第接近。先是，諸國中緬甸最強，殆握半島之霸權。明世雖嘗一隸藩屬之列，然萬歷二十二年以後，朝貢久廢。國初以明永曆帝故，清軍嘗一至其地，自是而中國與緬甸之關係遂絕。及鄂爾泰經略雲南時，緬甸方與景邁交戰，兩國各欲得中國之保護以自壯。然雍正九年，景邁貢使至普洱，爲鄂爾泰所拒，而緬甸亦遂絕意朝貢。是時木邦孟艮之間，有卡瓦獨立部（葫蘆國）者，地富礦產。乾隆初，中國石屏州民吳尚賢，得部長蜂筑之許可，設廠開采，成績大著。一

時茂隆銀廠之聲勢傾動諸部。尙賢既得志，於是一方則用卡瓦部長之名，上書雲南督臣，請以礦稅作貢，定歲額三千七百兩有奇。一方則游說緬甸，使上表請貢，欲以是邀邊功。十五年，緬甸王莽達拉，遂以尙賢之紹介，附表達雲南督臣，願充外藩。事甫就緒，而緬甸旋有革命之亂。尙賢又以中飽廠課之罪案，爲滇督所陷，瘐死獄中，茂隆銀廠爲之解散。於是形勢一變，而國際上平和之關係，終至不能維持焉。

桂家事件

緬甸自本他克利以來，世有內亂，環境諸部落，次第有獨立之勢。乾隆十七年頃，其南境之擺古部，號召伊朧瓦底河上流諸部，攻陷國都亞瓦，木疏部長雍籍牙 Alompra 起兵抗之，終以乾隆十九年恢復國都，建新緬甸國。舊屬諸部，相率降服，獨桂家及木邦兩部，以擁護故國之名義，抵抗累歲。至乾隆二十五年，雍籍牙死，子莽紀覺嗣，而紛亂尙未定。其間木邦部長罕底莽，桂家部長宮裏雁，(古利宴)先後敗走。二十七年，宮裏雁終以窮蹙之餘，寄居孟連地方，爲內附計。桂家者，故桂王官屬之後裔，世據波龍銀廠，以資雄諸部。至是總督吳達善，以索賂不得之故，下令放逐宮裏雁。而孟連土司刀派春，且乘間刼奪其家屬財產，以賄達善。於是宮裏雁妻曩占糾衆襲殺刀派春，而



中緬衝突之起因

邊吏遂誘致宮裏雁。坐以同謀之罪而殺之。是時。緬甸已悉定東境諸部。又聞雲南官吏之措置失宜。益心輕中國。遂駸駸有內犯之志矣。

方舊緬甸王國之盛也。不獨令行境內而已。卽普洱府屬車里宣慰司以下大小十餘土司。於名義上雖受中國之統治。而同時對於緬甸王。有納貢之義務。及木疏王朝興。內地諸土司例貢中絕。莽紀覺數以兵來近邊。相詰責。吳達善懼啟邊釁。戒官兵毋與戰。會乾隆三十年莽紀覺死。弟孟駁立。勢益張。兼略定西南諸部落。遂壹意注目東北。自是年五月以來。屢分軍出入九龍江(普洱府境瀾滄江之稱)方面。時吳達善已移督川陝。劉藻代之。發官兵防戰。三路皆敗。一時督撫以下。束手無策。三十一年。詔大學士楊應琚督滇。劉藻遂以憂懼自刎死。會瘴癘大作。緬兵漸退。官兵得以其間收復車里孟艮等地。時騰越副將趙宏榜以習識緬事著稱。首以「緬甸新造。木邦蠻莫諸部皆願內附。緬酋勢孤易取」等語。歆動應琚。應琚信之。令屬吏會議進止。於是自騰越知州陳廷獻以下爭希應琚意。一方則通牒緬甸。號稱合各國精兵五十萬。載大礮千門。將壓境進討。一方則分遣譯人至各部說降。又爲具表代陳。皆言所屬地一二千里。

清軍之失敗

戸數十萬．其實應琚止備兵三千．將以八月至永昌．而各部皆猶豫觀望．所招致者僅其子弟．或所屬小聚落而已。如是欺罔粉飾．去事實絕遠。建議者恐不足塞責．欲實行一二以自解．而葛藤乃愈滋矣。

是年六月．趙宏榜將兵五百．出鐵壁關．乘蠻莫部長赴亞瓦未歸之際．襲據其所屬之新街．於地理上頗占優勢。以故蠻莫木邦．次第內附。九月．應琚方赴永昌受降．而緬兵已攻陷木邦景線等地．又以舟師進薄新街。宏榜燒器械輜重．走還鐵壁關。應琚聞警．精神病遽作。於是巡撫湯聘疏白其狀．詔兩廣總督楊廷璋赴滇。而提督李時升以十一月進駐鐵壁．遣諸將分道出邊．爲回復木邦及新街之計．相持未決。緬人詐乞罷兵．而分軍繞入萬仞關．(神護巨石兩關間之關隘)．縱掠騰越邊境．破銅壁關而出。時應琚病漸愈．屢與時升連署奏捷。故廷璋至滇．不久卽歸．而應琚亟欲與緬人議和．以彌縫前奏。然緬兵侵畧不止．高宗又屢降嚴旨責其欺飾。應琚時升不得已．復遣諸將分攻木邦蠻莫。會帝得應琚等所進地圖．與先後奏報相對照．益發見其謬．先後逮時升應琚等按問．而以伊犁將軍明瑞移督雲貴。時三十二年三月也．

征緬第一役

明瑞以雲貴總督。兼征緬將軍。是年五月。進赴永昌。爲作戰之計。先後調滿洲兵三千。貴州及雲南兵二萬餘。以都統額爾景額爲參贊。至九月。戰具畢就。明瑞將兵萬七千。先以是月二十四日出發。由宛頂向木邦。而使額爾景額將九千人。由虎踞關（鐵壁關迤南）向猛密。約會攻亞瓦。十一月。明瑞軍不戰而克木邦。留兵五千守之。遂渡錫箔河。乘勝進軍象孔。去亞瓦可七十里。以迷道及乏食之故。欲得猛密聲援而後進。乃回軍向猛籠。時額爾景額進次老官屯（猛密北）爲敵兵所阻。相持月餘病死。其弟額爾登額代之。戰益不利。明瑞至猛籠。盼援不得。而緬兵追逐日急。三十三年正月。乃復棄猛籠。向木邦以歸。是時高宗以明瑞軍報久絕。命額爾登額移師援之。額爾登額方迂道回銅壁關。再出宛頂。而留守木邦之五千人。復爲敵兵所襲。一時盡潰。明瑞進退受敵。遂以二月十日自殺於小猛育地方。（距宛頂約二百里）所部萬餘人。悉潰入宛頂。於是清高宗大怒。處額爾登額極刑。更以大學士傅恆爲經略。以阿里袞阿桂爲副將軍。徐商再舉之策。

征緬第二役

是時。緬甸王孟駁方用兵暹羅。不欲重與中國構釁。當明瑞退軍之後。亟思議和。遂以

是年四月．縱還俘虜八人．具貝葉書請罷兵。時副將軍阿里衮已至軍．卽據以奏聞．朝旨不許。已而阿桂踵至．聞暹緬交戰．議與暹羅訂夾攻之約．終以海陸交通上種種之困難．及暹羅殘破之風說．調查累月．不能實行。三十四年四月．經畧傅恆至永昌騰越議分兵水陸三道而進。一軍由伊膩瓦底河順流而下．直搗亞瓦。一軍由河東進取孟密。一軍出河西指木疏覆其舊都。前後調發滿漢精銳．不下五六萬。傅恆乃留阿桂駐蠻莫治舟．而自與阿里衮以七月二十日率大兵啟行．渡戛鳩江而西．進次孟養．未嘗一戰．而軍士觸暑雨．已多僵病．又不識道路．益難深入。傅恆不得已．復以十月朔渡河歸蠻莫。時阿桂已得戰艦百艘．閩粵水兵雲集．將自蠻莫河出伊膩瓦底河。緬人亦列舟兩河會合點．又分軍河岸以拒。清軍水陸激戰．三路皆捷．而傅恆阿里衮病甚．諸將不復向亞瓦．惟欲就近攻克老官屯敵壘．以雪前年額爾登額頓兵之恥。兩軍相持未決．而緬人以暹羅之騷動．急欲罷兵．清軍亦以將士病瘴．無久戰意．卒議定和約如左。

(一)緬甸對中國行表貢之禮．歸俘虜．返土司侵地。

(二)中國以木邦蠻莫孟拱孟養諸部人口．還付緬甸。

緬甸之服屬

右條約。不過爲一時休戰之口實。彼此皆未能實行。高宗雖諭傅恆班師。（時阿里袞已卒傅恆還朝未幾亦以憂恚死）而仍令阿桂溫福等相繼備邊。徐圖進取。其後復以兩金川之亂。不暇南顧者數年。及四十一年金川平。高宗復命阿桂赴雲南會同督臣李侍堯勘邊界增兵備。時緬甸王孟駁已卒。嗣王贅角牙。以四十四年爲其臣孟魯所弒。國人又殺孟魯而立雍籍牙季子孟雲。Bhodon Phra 如是內亂屢作。國勢漸衰。而暹羅又以其間恢復故土。通好中國。於是孟雲益懼。遂以乾隆五十三年。遣使入貢。返俘虜如約。至五十五年。復以高宗八旬萬壽。遣使表賀。因賜册印。封爲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之制。晚近緬甸王國。雖已爲英吉利所滅。而其對於中國之例貢。猶奉行不絕焉。

中國與暹羅之關係

暹羅與緬甸故爲世讎。當緬甸王莽體瑞征服四鄰時。嘗一破其國都猶地亞。以之爲附庸國。然未幾又獨立。自是遞經革命之變。至崇禎四年。而王朝凡三易。外國人流寓其地者。常乘機博王室信任。處權要之列。故國民不親附。勢益不振。及孟駁王緬甸。復以乾隆三十二年。攻陷其國都。逐其王馬鄰達剌。置守兵而還。由是第三王朝亡。而流

大越廣南之對立及清朝與大越之關係

寓漢人鄭昭，復募同志，據海濱地，爲暹羅復讎，至三十四年，遂回復猶地亞，驅逐緬甸守兵，遷居民於盤谷，而建新都焉。鄭昭既再造暹羅，悉復舊時領域，又遣使航海至中國告捷。其使節以四十六年達京師，而昭已於四十五年爲暹羅貴族所廢。於是前朝王族法亞查克利，終以四十七年即暹羅王位，尋復遣使通貢，得清廷之册封。是即今暹羅王室之太祖也。



暹羅之東，今法領亞細亞 The Franoh Possessions in Asia 故安南王國地也。當明永樂時，安南嘗爲中國所滅。明廷就其地設交趾布政司以統治之。然當時安南國之領域，南至順化而止，順化以南，尙爲占城（占婆）王國所領，故交趾布政司所轄十五府五州，亦不出今順化以南。自黎利（大越太祖）脫明廷之羈絆，重建大越國，（宣德三年）至其孫聖宗灝之世，始兼併占城，置廣南州，於是南境增拓。嘉靖時權臣莫登庸簒國，據河內，黎氏子孫，倚賴遺臣阮淦之力，據清華州以抗之。自是大越分爲南北朝，莫氏王於北，黎氏王於南，南北對峙者六十五年，（自嘉靖十年至萬歷二十三年）南朝之將鄭松，卒驅逐莫氏，恢復河內。而阮淦子潢，復不悅鄭氏之專權，遂據順化獨立，

稱廣南王。(萬歷二十八年)於是安南分爲大越廣南二國。當順治十六年淸軍定雲南時。大越王黎維禔(神宗維祺)遣使勞軍。至康熙五年。其嗣王維禧。(憲宗維題)始繳上明桂王所賜敕印。而受淸廷安南國王之封。自是奉貢不絕。

安南之大騷亂

自康熙以來。廣南領域漸大。兼有下交趾支那(今法領交趾)及東埔寨王國(今法蘭西保護國)之大半。而安南之黎氏。益不振。政權一出鄭氏。至乾隆時。其攝政鄭棟。駸駸有篡國之志。而懼廣南之干涉。乃陰嗾廣南土豪阮文岳。使舉兵爲亂。而已爲之外援。自乾隆三十八年。阮文岳與其弟文惠文慮起兵。轉戰十餘年。卒顛覆廣南王室。而鄭棟亦以其間。竊據其北部三州。(廣平廣治廣德)至乾隆五十年。文岳三分廣南地。自據中部。稱大帝。以南部與文慮。而使文惠回復北部三州。會五十一年。鄭棟死。子宗幹爭權。文惠乘間引兵誅宗幹。而自爲安南攝政。又適遇安南王維祹(獻宗)之薨。遂擁立其孫維祁(昭統王)使其黨監督之。自掠財寶歸廣南。維祁勢日窘。至遜位不敢出。五十三年。文惠復舉兵入河內。留兵(三千守之。盡毀王宮而歸。於是安南遺臣阮輝宿奉王族二百餘人。自廣西龍州附近入邊。兩廣總督孫士毅。廣西巡撫孫永淸。先

清軍入東京

後奏聞。高宗以清朝百餘年來，世受黎氏朝貢，有保護之義務，乃命安置其家屬於南寧府，而又使孫士毅爲之興復讎之師，

是年十月，孫士毅與提督許世亨，率兩廣兵一萬，出鎭南關，自諒山鎭分道以進，沿途得安南國民之歡迎。遂以十一月十九日，全軍薄富良江。(紅河)廣南守兵悉陣南岸以拒。許世亨率二千人乘夜潛渡，襲敵兵之陣地。敵以暗夜不知清軍多寡，遂大潰。明日世亨士毅先後整軍入河內。時宮室蕩盡，無復王都之觀。維祁匿民村間，卽夜二鼓，詣營謁士毅，謝再造之德。先是清軍之出也，高宗豫撰封册，郵寄軍前，令士毅得便宜從事。二十二日，士毅遂宣詔封維祁爲安南國王，且馳報廣西，歸其家屬。是役以安南國民嚮導之力，及許世亨冒險進取之策，遂得以一萬人長驅深入，不閱月而恢復東京。而士毅頗以文惠未俘爲遺憾，不欲班師。高宗以安南殘破之餘，無供給軍食之力，而清軍必藉內地之轉輸，爲之窮治敗寇，未爲得策。故當東京捷聞之後，卽詔士毅罷兵。而士毅妄信文惠乞降之說，尚駐軍河內以待之，又驕不設備，而文惠且乘間以議其後矣，

安南形勢之一變

時文惠據順化，一方則縱間諜，偵河內虛實，揚言卽日詣降，一方則舉傾國之師，乘歲暮潛進。五十四年正月朔，清軍方置酒張樂，舉元日祝典，比夜，忽得警報，始倉卒備戰，昏暗中自相蹂躪。維祁挈家族先渡富良江入邊，士毅隨之，斬浮橋以斷後。於是清軍在南岸者不得渡，自提督許世亨以下，溺死者數逾全軍之半。士毅走還鎭南關，籍殘軍，僅三千餘人，乃具疏自劾。高宗念變出意外，非士毅之咎，惟奪其前得之封賞，仍令暫屯關上，料量撤兵事，而別簡福康安馳往代之。文惠既威服安南，會其兄文岳方與暹羅有事，深慮中國再舉，乃更名光平，遣兄子光顯奉表詣關乞降。時高宗以維祁再失社稷，實爲天厭黎氏之證，不可扶植，又深懲前敗，更無再舉之意。乃與光平勅責以二事，(一)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大皇帝八旬萬壽，光平當親詣京師祝釐。(二)當於安南地方，爲許世亨等立祠，春秋致祭。光平奉詔，遂以是年六月，賜光平勅印，封安南國王，旋令黎維祁率所屬來京，歸漢軍旗，編一佐領，卽以維祁掌之。自阮文岳兄弟舉兵以來，東京交趾間騷亂者數十年。至是光平雖已兼幷東京，得中國之認可，而故廣南王後裔阮福映，尙流浪暹羅，日夜思借他國之援，恢復舊領，遂開法蘭西侵略之端緒。

又光平父子，（光平以乾隆五十七年三月殂，子光纘嗣，）以連年戰爭，國用闕乏之故，乃獎勵海賊，四出剽掠，遂釀成嘉慶朝海疆之巨患，其要略別具後編。

廓爾喀之興起

中國與後印度諸國之關係，既類述如右。其間西藏又以廓爾喀族吞幷泥泊爾之結果，被其侵略，故安南事定未幾，而復有泥泊爾之遠征。先是，西藏自康熙五十九年入中國之版圖，其後雖於雍正二年，及乾隆十五年，有兩度之叛亂，而自準噶爾滅亡以來，亂源遂絕。清廷於西藏之勢力，亦漸次鞏固。及廓爾喀勃興，而喜馬拉耶山方面，又增一強敵。喜馬拉耶南麓蠻民，自古割據一隅，爲獨立之部落者甚多。就中泥泊部爾領域最廣，其後復析爲三部，而加德滿都 Katmanzu 爲其盟主。自中國收西藏，三部皆嘗於雍正中奉金葉表，貢方物。居民務農商業，與藏人及英吉利人之在印度者通貿易焉。然諸部時有內訌，及乾隆三十二年頃，其西境克什米爾之廓爾喀族，遂乘間侵入。加德滿都王乞援於英人，而英軍以餉運不繼，士卒病死之故，無功而返。於是廓爾喀酋長布剌蘇伊那拉因，遂盡屠土民之抗命者，自卽泥泊爾王位。乾隆四十年，那拉因孫蘭巴哈都爾嗣位，以年幼，屬叔父攝政。攝政好武，以侵略鄰地爲政策，而是時

後藏班禪族屬。適有爭奪遺產之事。於是廓爾喀得乘之而入。

先是。乾隆四十五年。第六世班禪剌麻。以高宗七旬萬壽。來朝祝嘏。得清廷錫賚。及內外王公布施。無慮數十萬金。其餘珍品不可勝計。已而班禪病痘。卒於京邸。及翌年。遺骸西歸。其徒隨之。擁巨貲以行。班禪兄仲巴胡土克圖。故為班禪筦內庫。至是遂盡攘而有之。既不布施各寺院及唐古特兵士。并其弟舍瑪爾巴。亦以信仰紅教之故。不令分惠。舍瑪爾巴憤甚。遂入泥泊爾。誘廓爾喀人使入寇。五十五年。廓爾喀以商稅逾額及食鹽糅土為詞。興兵入邊。援軍將領侍衛巴忠等。按兵不戰。而陰令藏人私許歲幣萬五千金議和。以敵蹙乞降飾奏。而諷廓爾喀人入貢受王封。廓爾喀人既心輕中國。翌年。歲幣又不如約。乃以責負為名。再舉深入。駐藏大臣保泰。不講防禦之策。移班禪於前藏。欲以後藏委敵。仲巴挈貲財先遁。衆心益潰。敵大掠札什倫布。分軍以其半運所掠歸國。以其半屯界不去。全藏大震。於是詔以福康安為將軍。以海蘭察為參贊。調索倫滿洲兵及屯練土兵進討。五十七年二月。福康安等由青海入後藏。悉逐廓爾喀屯兵。遂以六月大舉。自三道侵入泥泊爾。廓爾喀族一方遣使乞降。一方又密與英人

訂通商之約，乞發兵援助。於是印度總知事根瓦利斯卿，Marquess Cornwallis 急遣大佐喀爾克巴力克至加德滿都，當居間調停之任。而清軍已以七月間六戰六捷，距加德滿都僅一日程。廓爾喀人待英軍不至，再遣使卑詞乞和。時清軍亦恐八月以後，歸路爲大雪所沒，不欲久留。乃允其請，責令還付掠品俘虜，貢馴象番馬樂工等，遂凱旋。比英使至，則和約已成，無可干涉，失望而返。自是泥泊爾對於中國行朝貢之禮，迄光緒朝猶不絕云。

西藏善後策

自泥泊爾平定後，清廷又注意於西藏之守備，禁藏人與四境交通，於印度方面，禁之尤力。又增置戍兵，令駐藏大臣行事儀制，與達賴班禪平等。兼握政治財政及兵備之權。又以呼畢爾罕嗣續法積久生弊，往往兄弟子姪，繼登法座，等於世襲，而達賴班禪親族，或相率夤緣據要津，罔權利。於是高宗特創掣籤法，頒金奔巴(瓶)二，一貯西藏大招寺，一貯京師雍和宮，凡達賴班禪及內外蒙古等地大胡土克圖轉生時，遇有紛議，則書名於籤，納諸金奔巴而掣之。蓋因其迷信，而寓控制之術焉。自是凡呼畢爾罕嗣續法，俱遵此制。

專制主之寬嚴妙用

第二十章　乾隆朝之政治

清自入關以來，順治一朝，統治之術未備，逮康熙六十餘年中，專制威儀，雖臻極盛，而因易姓未久，或故示寬大以收拾人心，不覺漸流放任，乃至人心玩愒，諸事廢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雍正朝矯之以嚴，務爲整頓積習，而誅鋤摧拉之風，當之者無不靡，臣下又附和之，至於政令繁苛，每事刻覈，大爲閭閻之擾累。迄乾隆朝而時勢大變，始用寬猛互濟之道，欲減去繁苛，與民休息，然又恐臣下誤會朝旨，以縱弛爲寬，復蹈康熙末年之習慣，故一方蠲免租賦，豁除賠累，增廣赦條，起用廢員，日下寬大之詔。一方又時懲治一二玩法大臣，通飭直省地方官，嚴禁四惡，（謂盜賊賭博打架及倡妓）示朝廷執兩用中之意。而諸臣習於揣摩迎合，窺覘風指，在矯從前苛刻之弊，一時條奏，務主於寬。於是巡撫王士俊痛論其弊，謂『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甚則對衆揚言，有止須將世宗時事翻案，即係好條陳之說，傳之天下，甚駭聽聞。』帝覽奏大怒，切責士俊悖謬，反覆宣示國家因時制宜之不得已。然實已覺臣下希旨持祿之習，牢不可破，屢諭『今日內外臣工，見朕以寬大爲治，未免漸有放縱之心，若因寬成

玩。故態復萌雖姑容於此日。必總發於將來」自是用法漸密。少所假借。然誅戮雖多。而羣下之風氣。卒不可盡變矣。

鄂爾泰張廷玉門戶之見

高宗既惡羣臣揣測己意。妄事迎合之病。又深慮其營私植黨。侵人主之大權。故事無大小。悉由獨斷。而於漢大臣爲尤甚。雖大學士軍機大臣。貴近承寵如張廷玉輩。不過以謹愼自將。傳寫諭旨爲盡職。固未嘗畀以實權也。然廷玉之曲謹無過。特善伺上意。而巧於彌縫耳。而其在政府時。與鄂爾泰互相齟齬。朝官依附門戶者。彼此攻訐。浸成仇敵。及帝微聞之。漸生厭倦。屢引世宗朋黨論以戒之。已而鄂爾泰於乾隆十年卒。廷玉於十四年乞休。以要求身後配享太廟事。幾獲重譴。而兩人門下之在朝列者。尚傾軋不已。互目爲宵小。寖尋至乾隆二十年。遂有胡中藻之詩獄。

胡中藻之案

胡中藻者。故鄂爾泰門生。累官內閣學士。旋罷歸江西。其所著堅磨生詩集中。有記出西林(謂鄂爾泰)第一門之句。又用譏舌靑蠅等語。隱斥廷玉。而鄂爾泰姪巡撫鄂昌。頗援引世誼。與中藻往復唱和。時帝方深怒兩黨門戶之見。積久未除。因欲借文字之獄。懲一儆百。乃摘中藻集中字句若干條。指爲悖逆詆毀之證。又摘鄂昌塞上吟稱蒙

古爲胡兒，先後逮問。廷議坐中藻大逆律論磔，詔改棄市，以鄂昌負恩黨逆賜死，撤鄂爾泰出賢良祠，其餘緣坐諸人，悉得寬免。自此獄興而比附妖言告訐詩文之事，紛然繼作。如陳鵬年游虎邱作詩，或奏其大逆不道，幾致不免，沈歸愚錄黑牡丹詩，身後戮屍。此類頗夥，御史曹一士特疏論之，謂『比年以來，小人不識朝廷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觀於此，而知當時文字之獄，不減康雍兩朝，在勢可已而不已，亦狃於專制淫威而不自覺也。

和珅之專政

帝雖欲遏絕朋黨，肆行誅戮，然特愛憎用事耳，實則苞苴請託之習，未嘗不行於隱微之中。洎乎晚年，而僉壬並進，賄賂公行，聰明悉爲所蔽，其亂階所在，則惟以尊寵和珅故。和珅本滿洲官學生，應役鑾儀衛，以選舁御轎，奏對稱旨，驟充總管，累遷至侍郎，在

軍機大臣上行走.旋由尙書授大學士.其子豐紳殷德.復選尙公主。嚮用之專.一時無兩。和珅故無學行.及得志.則以聚斂自豐爲惟一之目的。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曲意輦貢事之。是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輩.贓款動至數十百萬之多.爲前代所罕覯。此輩未始不恃和珅爲奧援.及罪狀敗露.和珅不能爲力.則亦相率伏法。然誅殛雖衆.貪風自若。或且惴惴焉懼羅法網.益務攫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爲自全之地。其時阿桂雖以元勳上公.爲樞府領袖.然十餘年間.常奉朝命.赴各省治河.賑災.查案.未嘗寧居。和珅益得以其間潛弄魁柄.漸至行文各省.令凡有摺奏.先具副封白軍機處.然後上聞。專政既久.吏風益壞.釀成川楚教徒之變。(事具後編)彼復稽壓軍報.授意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級.以邀奬敍.而己亦得封公爵。且於覈算報銷時.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得不侵尅軍餉.教徒乘之蔓延.民生均被慘禍.皆珅之所致也。蓋至嘉慶初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氣.殆盡斲喪於彼一人之手矣.(參看薛福成庸盦筆記)

和珅之家財

和珅擅權二十餘年.至嘉慶三年以前.未嘗一被彈劾。專制之敝.風節之隳.至是而極

稽古右文

矣。乾隆間。御史曹錫寶雖嘗一劾其家奴劉全。藉勢招搖。家資豐厚。然廷臣查勘。竟以風聞無據覆奏。錫寶反坐妄言被詰責。至嘉慶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而御史廣興。給事中廣泰王念孫等始承風旨。交章劾和珅。卽日奪職下獄。尋賜自殺。其家財先後抄出。凡百有九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億二千三百八十九萬兩有奇。未估價者尙八十三號。論者謂以此例算之。又當八億兩有奇。甲午庚子兩次償金總額。僅和珅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政府歲入七千萬。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強。雖以法國路易第十四。其私產亦不過二千餘萬。四十倍之。猶不足以當一大清國之宰相云。

自康熙朝獎勵經術文學以來。士大夫以考訂詞章著稱者。先後輩出。高宗尤好博稽古右文之名。乾隆元年。循康熙年間故事。開第二次博學鴻詞科。取劉綸以下十五人。並授翰林院官。明年。又補試未預考者。得萬松齡以下五人。授官如前。十四年。特旨令大學士九卿督撫選舉潛心經學之士。得陳祖范吳鼐梁錫璵顧棟高等四人。並授國子監司業。車駕巡幸江浙。前後凡六次。所至輒召諸生試詩賦。與以科目。此皆尊禮文

學。以示趨向之用意也。同時又編撰巨籍。上自經注史乘。下至音樂方術語學之屬。無慮數十種。視康熙時所出版者倍多焉。至三十六年。復開四庫全書館。網羅古今已刊未刊之書。勒成一部。以紀昀爲總裁官。延攬海內績學之士。參與校勘。昀典書局十三年。每進一書。輒爲提要冠諸卷首。又別爲簡明目錄。多至萬餘種。是時。江浙兩省爲全國文學之中心。故四庫全書既成。勅命以三部分餉士林。而於江蘇之鎭江揚州。浙江之杭州各建閣貯之。聽學人就觀或傳寫焉。乾嘉間經學之發達。及駢體文之復古。使中國文學史上復臻隆盛者。實高宗稽古右文之效果也。

當時之外國觀

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亂。迄五十七年泥泊爾征定。其間用兵凡十餘次。雖將士貪功。多有敷衍戰績。實則羈縻了事者。然其終局亦得自然之勝利。廷臣諛頌。遂有十全武功之稱。帝亦以十全老人自號。謂兩定金川。兩定伊犂。一定回部。一入緬甸。一定臺灣。一復安南。兩勝廓爾喀也。此等武功。外觀似足宣揚國威。恢張領土。一若得偉大之效力者。然內容則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輕視外國。誤用其慣法以對付歐羅巴。漸至釀成種種之失敗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俄羅斯學士貝斯德訥夫嘗於所著「對華

意見』中縱論之略言『支那康熙乾隆間武功極盛．若黑龍江地方之占領．若西藏之歸服．若外蒙古人之歸化．若準噶爾之征定．及布哈爾汗國近傍諸部之降服．若土爾扈特之脫歸．皆此數十年間發生之事實．無一不足長支那人之傲慢心者也．支那人既以此等事實．長其自大之風．蔑視外國矣．而又適當歐羅巴諸國遣使北京．遂謂爲己國強大之所致．愈增其燄。何則．支那人以爲外國公使之來北京者．皆朝貢使也．朝貢國若是其衆．歷代中未嘗有如我清朝者也。而支那政府．又常思乘機發達臣民之愛國心．故每當外國使臣之至．輒稱爲朝貢．布告全國。其官吏則又奏諸皇帝．謂陛下聰明至聖．總裁萬機．德加四海．秉統萬國．兆民悅服．是以各國派遣使臣．前來朝貢。政府卽又以此等奏文．刊布四方．揭示諸城門．通諭人民。彼歐羅巴公使．固未嘗不熟聞其說．然起而向支那政府．詰責其處置之不當者．無有也。抑豈惟不於此等文告致其詰難而已．雖支那邊吏．於歐洲諸國使臣之贈品．附以標幟而題曰某國王奉獻中國皇帝之貢物．彼等亦恬然有所不顧也。而此貢物自邊境送達北京．途中人民之見之者．直以爲歐羅巴諸國服從支那而確認此纍纍者爲貢品無疑矣。』（由日本出版

『支那彙報』中轉譯)此雖外論實爲發摘隱微之語。觀於乾隆朝與俄羅斯增訂之條約。及與英吉利交涉之文書。而知當時自尊自大之習慣。實有出於吾人想像之外者也。

恰克圖市場之開閉

雍正五年。恰克圖條約締結以後。內地商民以煙草茶葉緞布雜貨往庫倫及恰克圖貿易者日多。至乾隆二年。又以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之條奏。停止俄人於北京之貿易。令統歸恰克圖。恰克圖嗣是百貨雲集。其地市肆喧闐。稱爲漠北繁富之區。清廷常命土謝圖部親王台吉等董治其事。及二十七年。始設庫倫辦事大臣二人。一由在京滿洲蒙古大臣內簡放。一由外蒙古札薩克內特派。以理邊務。凡中俄往復公文。必經庫倫辦事大臣之手。先是。恰克圖貿易。兩國均不榷稅。已而俄羅斯漸渝禁約。私收貨稅。又兩國邊民。互失馬匹。其數不可稽。而俄人輒以少報多。移文責償。於是二十九年朝命閉恰克圖不與通市。然辦事大臣等輒乘間舞弊。私與交易。高宗震怒。三十年。削土謝圖郡王桑齋多爾濟爵。誅庫倫大臣丑達。厲行閉關之策。至三十三年。而庫倫大臣慶桂。以俄羅斯恭順情形入奏。遂互市如初。其後四十四年。五十年。復閉關者再。前者則

增訂市約

以俄羅斯邊吏庇護罪犯．不即會審之故．由庫倫大臣索林奏請查辦．逾年得解。後者則以俄屬布哩雅特種人烏哷勒咱等．入邊行刼之故．奉旨絕市者幾七年。至五十七年．始以俄人悔過乞恩之結果．復訂市約五款．其文如左。

(一)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衆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窘．又因爾薩那特衙門籲請．是以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冀開市。

(二)中國與爾國貨物．原係兩邊商人自行定價．爾國商人．應由爾國嚴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卽時歸結．勿令負欠．致啟爭端。

(三)今爾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我遊牧官．羣相稱好．爾從前守邊官．皆能如此．又何致兩次妄行失和．以致絕市乎．嗣後爾守邊官．當愼選賢能．與我遊牧官遜順相接。

(四)恰克圖以西十數卡倫爾之布哩雅特．哈哩雅特不法．故致有烏哷勒咱之事．今爾國當嚴加禁束．杜其盜竊。

(五)此次通市．一切仍照舊章．已頒行爾薩那特衙門矣．兩邊民人交涉事件．如盜

賊人命。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罪。爾處屬下人由爾處治罪。各行文知照示衆。其盜竊之物。或一倍或幾倍罰賠。一切皆照舊例辦理。

右條約文中理氣絕倨。可見當時淸廷之對外心理。然俄人以閉關日久。急欲藉平和之方法回復市利。故聽命惟謹。且因兩國文字不通。故亦不願爭執虛言。遂以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由庫倫大臣松筠普福等。與俄官色勒裴特在恰克圖市圈（按卽今俄領後貝加爾州上烏廷斯克管內之恰克圖村。本中俄交界地。其後全屬俄領。於是我國始於恰克圖迤南建一市場。稱爲買賣城。中間以木柵與俄領恰克圖爲界。）互換。是時松筠等直以俄羅斯人感激皇仁。倍申誠敬等語。列款具奏。是年四月望日。開關市易。會西藏以貿易上事件。與廓爾喀啟釁。騷亂累歲。高宗深以爲誡。因訓諭庫倫大臣。以恰克圖貿易。勿使內外商販互有欺詐。致啟釁端。松筠等因通飭商民。嚴禁重利賒貨之習。又議改良外交文書。務以公誠信義爲主。自是兩國商民互市不絕。然至咸豐八年。中俄締結天津條約。開海路各港之交通。於是陸路輸出品之大宗。漸改海運。

英人推廣商利之計畫

而恰克圖貿易，遂無復昔日之盛況焉。

自明嘉靖十四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門，開始貿易以來，歐羅巴諸國商船來中國沿海求互市者不絕。然以葡人之妨害，往往失望而去。惟英吉利人獨以東印度會社苦心經營之結果，得於廣州廈門從事貿易。康熙十六年頃，英人議於廈門建設商館，以不得中國政府之許可而止。然至康熙二十三年，終於廣州地方，得遂其建設商館之志。顧以粵海關檢查之嚴密，及稅額之繁重，意尚不足，欲於廣州之外，更闢新商港。康熙四十年頃，東印度會社社員甲赤普爾 Catchpoole 者，始率商船三艘至浙江之舟山寧波等地，試行貿易。浙海關之稅則，故視粵海爲輕，於是內外商賈引爲利藪。及乾隆二十年頃，諸國商船聚泊定海，轉運寧波者日衆，漸有舍粵就浙之傾向。於是二十二年，浙閩總督喀爾吉善，兩廣總督楊應琚，奏請將浙關科則，比較粵海課額，更定征收。高宗念海疆重地，多一利端，卽增一弊藪，洋船歲至寧波，徑途日熟，勢將與廣東之澳門無異。而商船頻仍，則有奸牙之勾串，吏胥之需索，及其易貨歸棹，則有絲粟之出洋，鐵器之渡海。日久弊生，難以盡杜，且今日既可驚趨寧波，異日亦可轉移他郡，於民風

國防上均有重大之關係乃令更定浙海稅則視粵海加重以爲限制洋商之計由是英人推廣商利之計畫及數十年來經營之成效一旦挫折浸尋於寧波一帶無容足之地其商人有洪任輝者遂以二十四年自寧波赴天津以廣東貿易之困難哀訴政府語侵粵海關監督政府遣員按問卒坐洪任輝以妄控之罪下之澳門附近之獄中越兩年半始赦歸故國云

馬戛爾尼伯之渡來

浙江貿易之途既絕而廣州遂爲中國惟一之互市場諸外國商船率自東莞縣虎門入口聚泊於省城之黃埔會乾隆四十九年英船在黃埔者以舉放祝礮裝置不愼之故誤殺一華人地方官遽捕礮手處以死刑同時華英兩國商人間又以財產上之關繫轇轕不絕於是英政府聞之亟謀所以改良兩國之交涉者乃以乾隆五十七年遣正使伯爵馬戛爾尼 Macartney 副使斯當東 Staunton 等入中國有所要求其提議之要件如左

（一）英國當遣員駐紮京師照管本國商務

（二）英國商船當至浙江之寧波珠山（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

（三）英國商人當仿俄羅斯之例。於京師設一商館。收貯貨物發賣。
（四）欲求珠山附近地方小海島一處。以爲居留商人收貯貨物之地。
（五）撥給廣東省城附近小地方一處。居住英國商人。或准令寄住澳門之人。自由出入。
（六）英國商人於廣州澳門間。由內河運輸貨物。請免稅或輕減稅額。
（七）任聽英人傳教。

馬戛爾尼等既挾如此奢望而來。而其翌年自天津赴京師之際。中國官吏循例予以旗章。題曰英國貢船。強使立之。及至京師。則政府又循例強使於覲見時行叩頭之禮。馬戛爾尼等深慮以此等小節。損中國政府之感情。妨其推廣商利之目的。不敢抗議。遂以是年八月十日。入覲高宗於萬樹園幄次。旋以右列諸款向政府提議。是時。清廷固確認英吉利爲海外朝貢國之一。以爲此次使節。爲叩祝萬壽而來。特荒遠不識天朝體制。妄行乞請。無足深責。以故一方則賜使臣筵宴。優加賞賚。以盡懷柔之意。一方則勅諭英國王。盛稱天朝威德。於英政府所要求者。駁斥無遺。付諸使臣而遣之。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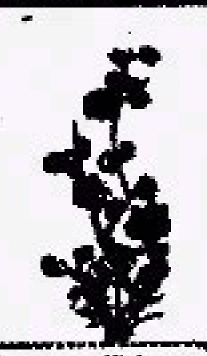
馬戛爾尼等此行之結果。自齎還文綺珍玩等賞賚品。致諸國王以外。其餘絕無所得。惟其隨行員等。以途中所見中國內勢[illegible]筆之於書。歸而布諸全國。則實爲英人莫大之利益云。

高宗之內禪

乾隆六十年。高宗已御宇周甲。以卽位之初。嘗焚香禱天。自言若得在位六十年。卽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聖祖紀元六十一載之數。至是年九月。遂朝勤政殿。召王公大臣入見。宣示此意。冊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顒琰爲太子。以明年爲嘉慶元年。卽於元旦行授受大典。至期。高宗御太和殿。親授寶璽。傳位太子。是爲仁宗睿皇帝。鋪張典禮。備極侈汰。至嘉慶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壽已八十有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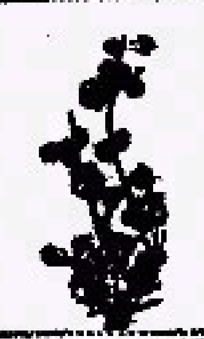
第二編終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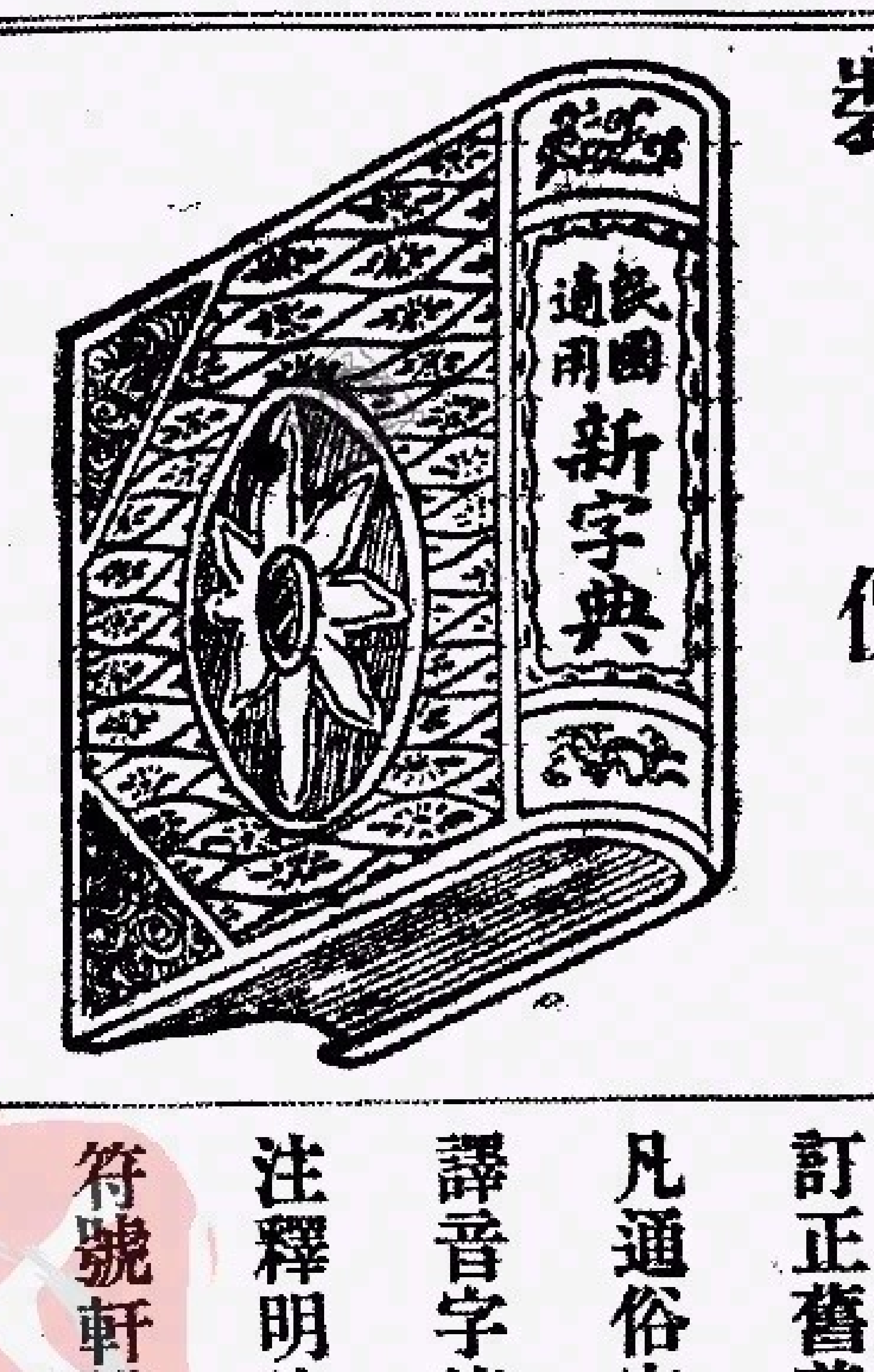


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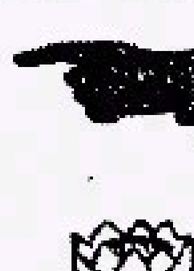
沈秉鈞 方毅 傅運森 陸爾奎 蔡文森 張元濟 高鳳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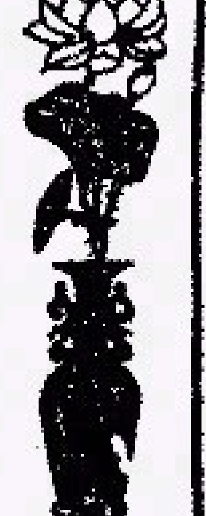


洋裝布面金字定價二元四角



華裝分訂六册定價一元四角





訂正舊義　增補新義
凡通俗字　及新造字
譯音字等　搜羅靡遺
注釋明瞭　音韻確切
符號軒豁　圖畫精工
可謂開字書之新紀元

壬六九〇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菁華錄	裝訂三冊	二角五分
正續古文辭類纂	共十二冊	一元二角
黎選續古文辭類纂	共十二冊	一元六角
經史百家雜鈔	共十二冊	一元八角
經史百家簡編	裝訂二冊	三角五分
東萊博議	裝訂二冊	一角六分
王船山讀通鑑論	裝訂十冊	定價八角

以上各種書籍爲研究吾國文學者必讀之書惟木版舊刻卷帙繁多定價昂貴購求非易攜帶亦難現由本館鉛字精印廉價發售不特可供自修之用亦中學堂師範學堂絕好之文學讀本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學地理教科書

書名列左

重訂瀛寰全志

一元三角附一圖一册七角

新撰瀛寰全圖

定價一元

屠寄著

訂正中國地理教科書

定價一元五角

臧勵龢著

訂正新體中國地理

定價一元二角

奚若 王建極譯

最新中學教科書

地文學

定價一元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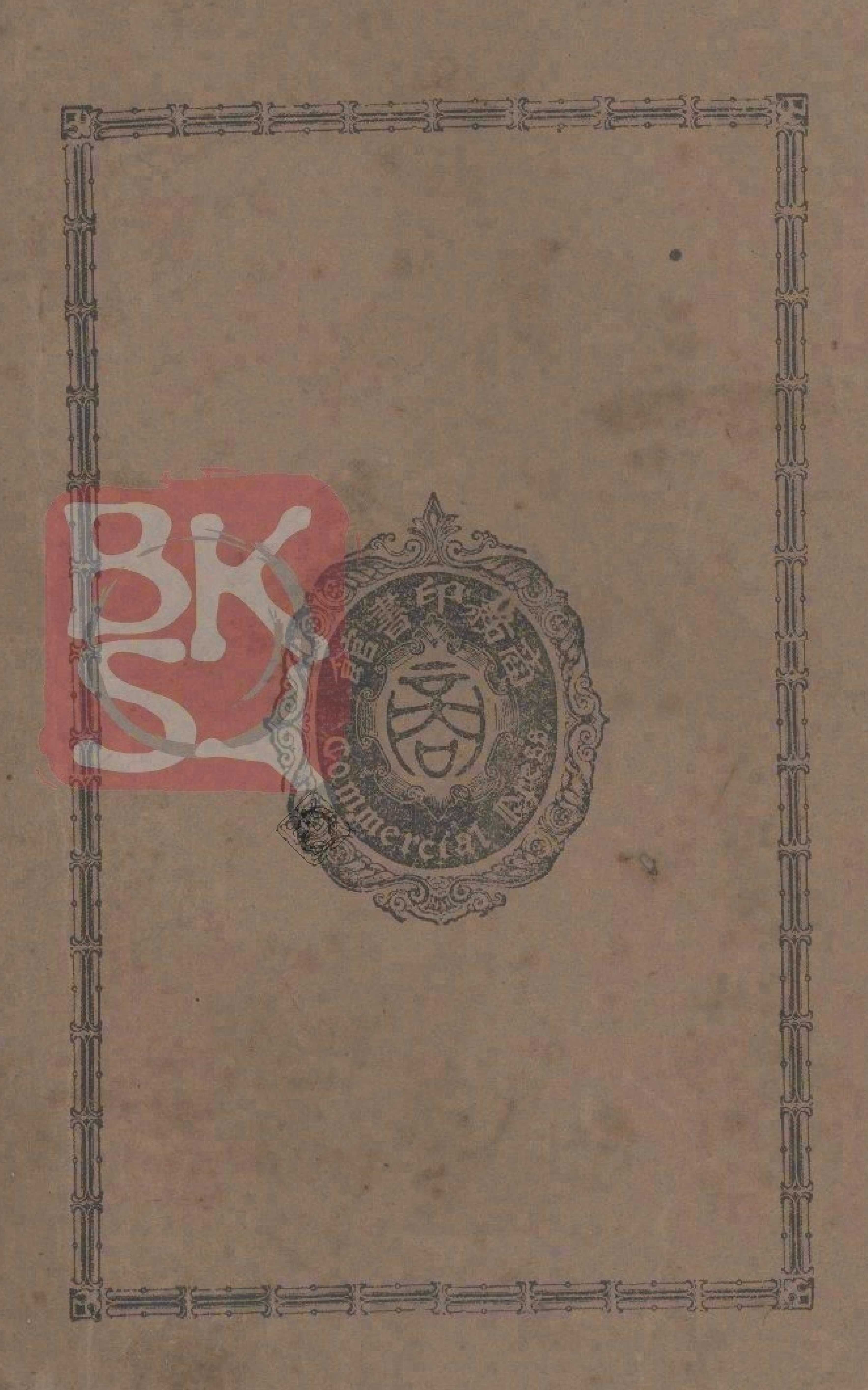
孫毓修譯述

謙本圖旅行記

地理讀本

甲編歐洲定價一元五角
乙編美洲定價一元二角

壬四⑨三


商務印書館
Commercial Press

吳縣汪榮寶
武進許國英編纂

清史講義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清史講義

第三編　憂患時期

第二十一章　嘉慶朝各省之亂事

大亂之原因

乾隆六十年中武功文治號稱極盛既略如前編所述。然中葉以後和珅用事養成內外官吏貪墨之風吸收民間數萬萬之母財以置諸不生產之地而民間始患貧矣。自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決舉康雍以來綠營兵額之不足者一一挑補驟增兵六萬五千歲添新餉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須用七千萬而帑藏始大絀矣。（詳見曾國藩咸豐元年簡練軍實疏）以財力之日絀也如彼而各直省人口之增殖其速度又有可驚者。據乾隆末年之調查各省丁口凡二億九千七百萬餘較諸雍正末年人口二千七百三十五萬餘康熙末年人口二千五百三十八萬餘驟增至十倍以上如是人口財富相爲反比例而豪民始疾苦思亂矣。當乾隆五十六年內閣學士尹壯圖嘗以「督撫藉詞賠項勒派屬員倉庫遂致虧缺商民蹙額興歎」等語具摺奏聞顧以事無左證反得欺罔之罪而下情始壅於上聞矣。亂源之醞釀既非一日於是乾隆六

湖貴苗地之沿革

十年。發難於湖南貴州間之苗民。越明年嘉慶改元。而湖北四川之白蓮教徒。紛然繼作。九年之間。蔓延五省之地。同時東南沿海有海盜之亂。戡定未幾。而河南山東直隸間有天理教徒之亂。二十年中。羣盜如毛。此仆彼興。迄無寧歲。諸役中以白蓮教徒爲最劇。而苗民之變。又教徒之亂之導火線也。今各撮其顛末。依次略說之。

湖南貴州接壤之處。有臘耳山山脈。綿亘其北方。其附近一帶。自古苗猺聚居之地也。當明時。朝廷以鎮撫此等蠻族之故。設永順等處軍民宣慰司。屬湖廣都司。清初因之。及康熙四十三年。始以尚書席爾達巡撫趙申喬剿撫之結果。增闢乾州鳳皇兩直隸廳。降生苗百四十寨。雍正初。鄂爾泰經略西南。斷行改土歸流之策。廣西雲貴諸土司。既次第征定。於是永順等土官。懾其餘威。自請獻土。清廷籍其地爲一府四縣。又於乾州之北。增設永綏。（廳城故在今永綏城南。當辰州府治正西三百里。嘉慶七年。以同知傅鼐之建議。遷治花園汛。卽今城也。）於其西增設松桃。屬貴州。而後臘耳山苗地。悉受治於流官之下。其始苗民畏隷如官。畏官如神。有司引以爲利。往往以纖芥之爭訟病及全寨。又數十年來。漢民之移住其地者。日漸繁殖。至乾隆末年。而永綏城外四





苗民與清軍相持之狀況

周之苗地。盡爲移民所占。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亂端起矣。

六十年正月。貴州銅仁府屬苗民石柳鄧。始據大寨營舉叛旗。湖南永綏屬之石三保。鎭筸（鳳皇廳）屬之吳隴登吳半生。乾州屬之吳八月。各起兵圍廳城。數日之間。遂陷乾州。又分衆攻掠保靖西陽秀山松桃銅仁附近地。川湖貴三省邊境同時戒嚴。於是湖南提督劉君輔。馳保鎭筸。湖廣總督福寧。調集兩湖諸軍繼之。雲貴總督大學士福康安。率總兵花連布以下。督雲貴兵進銅仁府。四川總督和琳。統川兵進秀山縣。閏二月。雲貴四川兩軍。聲息漸通。會攻石柳鄧所據之大寨。破之。柳鄧遁走。清軍乘勝焚苗寨四十餘。降二百四十餘。貴州苗略定。總兵花連布遂將兵二千五百。以三月進援永綏。劉君輔亦以兵二千。自鎭筸轉戰保靖花園閭。與花連布合軍解永綏之圍。是時乾州爲清軍目的地。福康安和琳。皆由銅仁府屬正大營。越臘耳山脈而東。道險不易進。苗兵專伺大營所向。據險死守。福寧駐鎭筸。欲通道瀘溪。軍甫出。即爲苗兵所遮殺。踉蹌折回。劉君輔等雖繞出乾州西北。轉戰有功。而兵單餉阻。又扼於主帥。舉動不得自由。以故乾州回復之計畫。頗極困難。自四月至九月。福康安等雖累克要寨。覆苗酋石

苗亂之鎮定及傳鼐之善後事業

三保吳半生根據。乘勝渡沱河上流。生擒吳半生。而吳八月復據平隆。（乾州城西三十里）自附三桂後。稱吳王。石三保石柳鄧皆附之。勢轉盛。清廷方日盼捷書。亟封福康安貝子。和琳一等伯。先後疊賜從征兵丁一月錢糧。欲以高爵重賞。收驅策之效。而福康安等既曠久無功。一方則懸翎頂金錢。廣行招納。降苗受官弁者百餘人。月支鹽糧銀者。無慮數萬人。一方則增調兩廣雲南四川兵數十萬。來營會剿。數省轉輸。費巨萬計。其間苗酋吳隴登。雖以清軍招撫之影響。誘擒吳八月。致諸大營。而八月子廷禮廷義。復與隴登仇殺。負嵎自若。寖尋至嘉慶元年四月。湖北教徒。已所在蠭起。而福康安和琳等之征苗軍。尚阻滯於鎮筸城西北一帶。軍士不習水土。觸暑雨死者日衆。幾於勦撫兩窮焉。

五月。清軍始生擒苗酋石三保。又訊知吳八月子廷禮已病死。乃分圍攻平隆之軍。漸逼乾州。而福康安遽以是月卒於軍。越六月。乾州復。和琳亟思苟且蕆事。一方使領侍衛內大臣額勒登保等專力平隆。一方與湖廣督撫。（時福寧已調任兩江總督。仍駐鎮筸。湖廣總督爲畢沅。湖南巡撫爲姜晟。）奏陳善後章程六事。大略言苗地歸苗。民

地歸民。盡撤舊設營汛。分授降苗官弁羈縻之。皆一時姑息之策。就中惟購收槍械一事。稍有關係。然當時竟不能實行。至八月而和琳又卒。詔額勒登保繼其任。又詔將軍明亮自湖北往會之。時苗勢漸蹙。清軍以十月破平隴。盡焚吳氏廬舍。以十二月擒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遂以苗亂肅清奏聞。會川楚事日急。諸將不得不移師北去。於是明亮赴達州。額勒登保赴湖北。留兵二萬分防。移湖南提督駐辰州。增設綏靖鎮筸兩總兵統之。然自是苗衆仍四出刼掠。邊無寧日。且藉口於和琳苗地歸苗之約。益蔓延乾鳳三廳。地及嘉慶四年以來。鳳凰廳同知傅鼐。以才幹總理邊務。始力講善後之策。移永綏廳治花園汛。先後修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又廣設書院義學以教之。如是經營十餘年。而後苗事始大定云。

白蓮教案

方征苗軍之起也。調兵轉餉。牽動七省。(兩湖四川雲貴兩廣)各地失業之民。已囂然思亂。而是時河南湖北官吏。方以白蓮教案之牽涉。行文各州縣。所在窮治。民間不勝其擾。桀黠者乘機號召。亂端遂作。白蓮教者。蓋佛教之支流下乘。其起源不可知。據其

經典。則云起自前明正德四年。又有牛八掌教彌勒轉世等語。亦不詳其所指云何。要之其始不過一二首倡者。假之治病眩俗。以爲斂財之計。及信徒日衆。蔓延日廣。而明季遺民。亦思藉此祕密會黨以逞志。及乾隆四十年頃。河南民劉松者。爲白蓮教領袖。事發被捕。遺戍甘肅。其徒安徽民劉之協宋之清等。復分赴川陝湖北一帶布教。日久黨益衆。倡言刼運將至。以同教河南鹿邑王氏子曰發生者。詭稱明裔朱氏。煽動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覺。其黨先後就捕。而劉之協解至河南扶溝。乘間脫走。清廷嚴責所司窮緝。自河南而安徽而湖北。三省大吏。輾轉根究。不肖州縣。變本加厲。按戶搜緝。胥吏乘之爲奸。其尤昏悖者。如武昌同知常丹葵。奉檄荆州宜昌。株連羅織至數千人。民間坐是破家亡命者。不可勝計。於是劉之協未獲。而荆宜之民。且公然發難矣。

湖北教徒之初起

嘉慶元年正月。荆州之枝江宜都。宜昌之長樂長楊等縣。教徒起兵。率以官逼民反爲詞。數月之間。蔓延湖北西半部五府（襄鄖荆宜施）一州（荆門）地。南及於四川之酉陽。北及於河南之鄧州新野。而襄陽教徒數萬最猖獗。其渠魁自劉之協外。有姚之富。及同教徒齊林妻王氏。皆猛悍出四方羣盜之上。清軍先後叢奏『殺賊數萬』。而教徒

川教徒之起及襄陽教徒之北進

益熾。於是始定分地任事之策。鄂督畢沅、侍衛舒亮、當荆門宜昌等江北方面。鄂撫惠齡、總兵富志那、當荆州江南方面。都統永保、將軍恆瑞、明亮等、當襄陽方面。提督鄂輝、陝督宜綿等、先後當鄖陽方面。五月、襄陽教徒分道出隨州、安陸、鍾祥、進逼孝感、距漢陽僅百餘里、武昌戒嚴。幸教徒爲大潦所隔、不得進。自七月至九月、清軍所在勝利。襄陽兵既東南犯不遂、仍折而西北、或竄入河南界。於是湖北境內教徒北惟襄陽、南則歸宜。勢漸蹙。至十月而四川達州民徐天德、復與太平東鄉民王三槐、冷天祿等並起。形勢又一變。

先是金川之役、官兵潰於木果木。(事具前編)其逃卒之無歸者、與失業夫役、無賴悍民、散匿四川東北境巴山老林間、以剽掠爲生。及官捕急、則投入白蓮教會、資其應援。已而達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貪墨、胥役等假檢查邪教爲名、徧拘富戶、爲勒索地、而徐天德等以行賄得釋。至是襄陽敗兵之一部、或竄入川東。天德等乘之、遂聚衆舉事。川督英善、成都將軍勒禮善、剿之。陝撫秦承恩、防禦興安、皆無敢疾馳掩其烏合者。教徒遂由大平入陝、分擾興安府屬縣、勢日熾。而是時湖北方面、則永保總統諸軍、當追剿

川楚教徒之會合

襄教徒之任。惠齡福寧等與宜昌教徒相持於長楊附近。河南方面。則巡撫景安駐兵南陽。防襄教徒北走。永保軍最衆。然其對敵方略。惟尾追不迎擊。敵兵往來棗陽光化穀城間。橫行無忌。十一月。朝旨逮永保治罪。而以總統軍務之任屬惠齡。惠齡至襄陽。乃建議嚴守漢水及其支流唐河白河等。斷教徒東西通路。徐分兵四出以殲之。而景安擁兵四千屯南陽。不出一卒截擊。敵窺北路可乘。遂以二年正月分三隊(一)王廷詔(二)李全(三)姚之富齊王氏。直趨河南。略取州縣二十餘。遂進逼商雒。寖尋由陝西渡漢水而南。以與川教徒相會合矣。

方川教徒之未起也。陝甘總督宜綿。方統陝兵會剿鄖陽。及徐天德等起達州。掠興安。乃回軍而西。與教徒角逐於東鄉附近。會湖南苗事略定。將軍明亮及都統德楞泰等。引征苗軍赴達州。而四川鄉勇羅思舉等。亦助清兵奮擊。先後殺敵不下數萬。徐天德王三槐所擁殘衆。止二千餘矣。及襄陽教徒入陝。以西北阻秦嶺。不敢向西安。乃并三隊爲一。將由洵陽渡漢。而清兵鄉勇。已扼漢而守。敵兵不得渡。乃由北岸趨紫陽。奪船渡上游。遂以六月分道入川。於是達州屢敗之衆。及雲陽萬縣間新起之寇。同時響應。

襄陽教徒之東西馳突

衆頓數萬。仁宗以惠齡恆瑞等。追敵不力。防漢不嚴。盡奪所得封賞。仍令戴罪追剿。而以宜綿總統川陝軍務。節制惠齡以下諸軍。宜綿方督諸將分道要截。欲壓敵兵於一隅。以爲聚殲之計。而襄陽教徒以川北路險人煙少。無所掠食。欲回陝楚富庶之地。然川陝間通路。已爲淸軍所扼。遂不復北走。而分攻萬縣雲陽大寧。號召徒黨而東。是時教徒首領惟李全留川。與王三槐合。其東還者。首隊則姚之富齊王氏。後隊則王廷詔。各擁衆萬餘。先後自夔州趨巴東。破興山。乃分道。一東北由保康南漳以向襄陽。一東南由遠安當陽以窺荊州。於是惠齡恆瑞等留川當李全。而明亮德楞泰等自川東追躡。轉戰至宜昌遠安間。數破王廷詔軍。復扼荊門州以待之。而總兵王文雄亦擊走齊王氏等於南漳。適都統阿哈保新以木蘭哨兵赴援。復追擊諸宜城東北。又是時江漢沿岸之殷富市鎭。若沙市若樊城。皆新建堡柵捍衛甚嚴。無可掠奪。漳宜二路之教兵。既不得志於荊襄。乃折回房竹。焚掠所經州縣。陽走陝西。欲引官兵入山。而乘間北渡漢。時漢防甚固。教兵不得逞。乃一意西奔。蔓延及白河洵陽。會九月。故留川首領李全復自巴州與王三槐分黨。將由陝還楚。沿漢東走。於是東西兩路教兵。相會於安

襄教徒自陝西渡漢及齊王氏姚之富之死

康。亟謀北渡。而王三槐徐天德等亦據巴州。銳意欲斷川東川北運道。以困清軍。敵勢日張。

先是宜綿代惠齡爲總統。名爲節制諸軍。而勁兵健馬。俱爲明亮德楞泰率以東[illegible]。李全還陝。惠齡恆瑞等躡去。川中兵日薄。而敵勢不加弱。於是宜綿奏言「近日諸將皆入陝。獨臣一人在川。川東千里。無人調度。請別簡大臣總督地方。而已親督師專一辦賊。」詔以勒保總督湖廣。赴川代宜綿統軍務。而以宜綿督四川。兼理軍需。仍令諸將各辦各事。不相統屬。是時東西追敵之清軍。雲集興安。敵衆阻漢不得渡。乃合軍西進。欲乘冬期水涸。自沔縣寧羌間徙涉漢源。清軍追之急。敵兵分道陽折而南。引清軍入川。而別令首領高均德等。間道折回寧羌。乘虛疾渡。時恆瑞已爲宜綿咨調。助剿川北教徒。通運道。明亮德楞泰等。聞高均德渡漢。懼其攻略全陝。蔓延豫楚。急放任齊王氏等。而引大兵馳還漢中。於是齊王氏督馬步二萬。以三年二月。由西鄉洋縣分道躡渡。密令高均德。引清兵東北追。而自與李全王廷詔合掠鄠盩。將乘勝薄西安。總兵王文雄。以兵勇三千拒戰。大破之。敵不敢北進。遂以三月折而東南。自山陽趨湖北。明亮

德楞泰躡其後、鄖陽鄉勇扼其前、諸軍合圍於鄖西界上、敵不得脫。其衆尙八九千、悉爲淸軍所殲。齊王氏姚之富皆墜崖死、淸軍臠割之、備極慘酷、且傳首三省云。於是襄陽首領、已就敗滅、其歸宜間教兵亦已於去年秋冬間、次第爲額勒登保等所破。惟李全高均德以下十餘首領、尙分衆角逐陝西境內、保其餘燼、而川中獨張。

分定責成之諭

川督宜綿以境內教徒蠭起、而已所有之兵、東西馳突、日不暇給、乃自陝西咨調恆瑞、自湖北咨調額勒登保福寧等入川會勦。及三年正月、廷議以川省軍務日棘、而事權紛亂、無指臂之效、乃令宜綿回督陝甘、福寧治軍需、而勒保以總統兼四川總督、調度諸軍。時川教徒之尤主要者、川東則王三槐徐天德以達州爲根據、川北則羅其淸冉文儔以巴州爲根據。彼此相援、緊急則幷攻一方、暇則分道旁出、所蹂躪州縣、不下十餘城。自姚齊二渠魁死、襄陽教徒失領袖。其餘黨若張漢潮劉成棟等一股、則出沒川楚陝三省邊境、衆尙萬餘。李全高均德等一股、則欲東出武關、還湖北、而中途爲淸軍所遮、乃折奔寧羌、謀與川北教徒合縱、悉衆而南。以故川東北形勢益惡。六月、詔以「陝楚羣賊、均逼入川、諸道將帥、顧此失彼、當爲之分定責成、使無所諉過。」乃令明亮

德楞泰專剿李高、且會同惠齡恆瑞夾剿羅冉、宜綿額勒登保專剿張劉、湖廣總督景安專守楚境、防川東教徒之闖入、而勒保自專剿王三槐等一股外、仍兼偵各路敵情、相機布置、以副總統之實。然當時任事諸臣、大都受和珅風指、專以老師糜餉殺脅從、冒功賞為目的。縱令朝旨若何處置、其無效卒如故。及此諭下、而諸將又稍變其方略、即一意誘擒敵首、而置其餘黨於不問是也。故自是年七月至十二月、其間諸軍效果、可得而言。

川教徒首領之被殺

勒保自任總統以來、未嘗有尺寸功、屢被嚴旨切責、至是年七月、而有生擒王三槐之事。先是四川牧令、以南充知縣劉清為循良最。自教徒發難、清數以鄉兵從征、教徒素重清名、遇之輒引避。當宜綿督川時、常命清徧入王徐羅冉各營、廣行招撫。清將三槐俱還、約降、及釋歸則復叛。至是勒保思復用舊策、以貢生劉星渠嘗隨清至敵寨、乃遣往說三槐、三槐意未決、特前此出入軍中無忌、因留星渠為質、而自詣清軍。勒保遂以生擒首逆、張皇入奏、得封一等威勤公。和珅及戶部尚書福長安、各進爵為公侯。而勒保弟永保、前以失機逮問者、亦坐是蒙恩得釋。然三槐擒而其部衆盡為徐黨冷天祿

所有，抗拒如故。徐天德亦屢攻川東州縣，鼓勇不稍息。其川北諸軍則額勒登保以十一月生獲羅其清於石洞，德楞泰惠齡以歲除斬冉文儔於通江，視勒保差勝。而外此如宜綿，則終歲屯駐無兵之地，曾未一戰，景安則以和珅族孫故，益專意趨奉阿附，而軍事更非其所問矣。

和珅敗後清廷之政策

如上所述，教徒之蔓延，殆與和珅之用事，有直接間接之關係。故和珅之敗，實清軍命運之轉瀾也。仁宗固夙知和珅專恣不法狀，特以太上皇帝始終寵幸，舉動恐有所掣肘，故隱忍未發。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帝崩，而和珅適爲言路所劾。帝乃卽日詔暴和珅壓閣軍報，欺罔擅專，致各路領兵大臣冒功糜餉罪狀，奪職賜死。以將帥乏人，驟難更易，命勒保仍以總統爲經略大臣，明亮額勒登保均以副都統爲參贊大臣，先後罷惠齡，逮宜綿景安及肇禍地方官戴如煌常丹葵等，分別治罪，而更新剿撫方略如下。(一)下哀痛之詔，言『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凡敵中脅從之良民，有縛獻賊首或臨陣解散者，赦之或予以相當之獎勵。』(二)實行堅壁清野之策。令勒保會同川陝河南湖北各督撫，曉諭州縣居民扼要團練，與官軍犄角。(三)定優郵

鄉勇之制。先是諸道將帥。專務媚上虐民。臨陣則以鄉勇衝鋒。請賞則以旗兵居首。功罪賞罰。有相反之比例。至是令嗣後鄉勇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卹。(四)開敵衆自新之路。是時各路教兵自往來掠食以外。未嘗有僭號據城之舉動。特許悔罪投誠。不復追其既往。於是大憝已去。計畫改良而後用兵之效。稍稍可言矣。

勒保經略時期

勒保既任經略。責額勒登保德楞泰。以台剿徐天德冷天祿之事。責明亮以殄滅張漢潮肅清陝境之事。而自往梁山大竹適中地。調度督率。自正月至六月。惟額勒登保一軍。殲閬中教魁蕭占國張長庚於營山。斬冷天祿於岳池。逐儀隴教魁張子聰於通江。所在有功。而德楞泰一軍。則與徐天德角逐川東。轉戰入鄖陽境。明亮一軍。則踰距秦嶺山脈。間東自商雒。西至秦州。往返千餘里。迄未獲勝。而川北教徒在廣元寧羌間者。且西寇階州。圍鞏昌。折奔秦州。蔓延甘肅東南。加以高均德等一股。又分隊取道川東。思乘間還楚。沿途收新起之教兵。數且日增。計川東北各府廳州縣所稟報。多者萬餘。少亦數千。其不得主名者。尚不知凡幾。而勒保顧安坐達州。不能出一策。於是福寧奏『賊愈剿而愈熾。餉徒糜而罔益。乞特申乾斷。早決大計。』清廷乃以七月詔奪勒保

明亮與永保之互訐及額勒登保之任經略

甘肅及川西之騷亂

職擢明亮經略。以魁倫署川督。令俱赴達州。

自軍興以來。諸將中戰功最著者。無逾額勒登保。福寧。勒保嘗交章薦其知大體。得士卒死力。至是更易經略。仁宗念勝任者莫彼若。顧以其不識漢字。不能治軍書。而明亮老於用兵。資望爲諸將冠。故姑以代勒保。而意實未愜也。會永保代秦承恩撫陝。方以張漢潮一股遷延未滅之咎。與明亮互訟。清廷密諭陝督松筠。籌兩人曲直。而副都御史廣興又奏明亮挾私怨望。有意玩寇。仁宗恐明亮終不足膺重任。乃命尚書那彥成佩欽差大臣關防。赴陝監其軍。兼會同松筠勘問。而卒以經略屬額勒登保。比松筠等以兩人先後互訐情實。具疏定擬以聞。而明亮適以十月擒斬張漢潮於五郎。詔以其挾嫌僨事。功不蔽罪。與永保並逮入京。而命那彥成代治陝西軍事。

是時陝西境內教徒。自張漢潮餘黨外。復有高均德等。悉衆屯興安南境。將西渡漢水上游。會德楞泰自湖北逐徐天德等入陝。急引兵赴之。生擒均德於西鄉。盡驅敵兵而南。均德黨冉天元者。故以雄黠善戰豪衆中。至是統殘兵入川北。與徐天德合。額勒登保聞之。以十二月進剿天元於蒼溪。戰不利。陷死副將以下二十餘。軍士二百餘。相持



一晝夜。教兵却走開縣。額勒登保留大平。遣部將楊遇春穆克登布等。與德楞泰夾剿。以必克爲期。而川北之王廷詔等一股。輒乘間踰老林入漢中。犯甘肅陝南教黨隨之而西。勢大張。額勒登保德楞泰聞陝甘事急。先後引兵西北行。獨魁倫留達州統川東北餘兵。於是徐天德一股復分攻勛陽。冉天元等收殘兵數百。且以五年正月。由定遠東境渡嘉陵江。從者日衆。遂分攻潼川綿州龍安。將北合甘肅諸寨。於是清廷先後起明亮以領隊大臣赴湖北。赦勒保以藍翎侍衞赴川。尋授四川提督。專辦川北兵。詔德楞泰回援。以成都將軍專勦川西教徒。而以梓潼河之防禦。嚴責魁倫。

川西之肅清

五年三月。德楞泰既回軍赴援。分兵躡冉天元於江油縣西。激戰五晝夜。殪天元馬蹶而擒之。敵衆尚萬餘。走劍州。窺魁倫守梓潼不嚴。復宵渡。焚大和鎭。(潼川府屬)西震成都。仁宗以魁倫既失嘉陵於先。復失梓潼於後。使敵衆得縱橫川西。實爲僨事之尤。乃褫職按問。(尋賜死)命勒保署川督。是時清兵會集潼川。敵遂不攻成都。乃分軍。一留潼西綴官兵。一渡潼趨嘉陵上游。以通東北諸寨。勒保議以潼西餘敵付德楞泰。而自任潼東追剿事。兩軍先後殺敵數千。肅清嘉陵江以西。而甘肅教徒復自階文折入



甘肅之鎮定及教主劉之協之緝獲

龍安。分掠松潘番地。川西再震。於是德楞泰自劍州進扼廣元。絕川陝通路。而勒保幷將魁倫兵回勦龍安兵。相持數月。教兵無所掠食。更以五月自番地走秦州。自川兵起數載。其蹤跡所及。止川東北一隅。清軍餉需。頗賴川西川南協濟。及冉天元渡嘉陵。而川西州縣被奪者復十餘城。至是始逼歸東北。成都得解嚴云。

額勒登保自王廷詔一股走入甘肅後。急移師追勦。同時那彥成亦以秦嶺餘黨（張漢潮舊部）付陝撫台布搜捕。而自率所部追西走之敵。與額勒登保軍會於伏羌。幷力邀擊。至五年三月。隴州鞏昌間各散徒。盡爲清軍逼歸渭水南。復分道狂走。或東趨商雒窺河南。或南出階文追川西。額勒登保旣倍道還陝。而那彥成逐階州教黨出境。遽以道險不敢窮追。亦踵經略而東。（旋以縱賊罪奉嚴旨召還。）時經略駐軍鎭安。旣分兵扼敵東走豫楚之路。又布戍棧道要隘。杜川陝甘三省之交通。敵兵局促漢北。數日減。而河南布政使馬慧裕適以是年六月訪獲教主劉之協於葉縣。檻送京師誅之。清廷以爲罪人斯得。乃命諸道將師。布告敵寨。謂教徒刼運已盡。又御製邪教說。以『但治從逆不治從教』之指。宣示中外。以安反側。於是元年以來。縱橫五省之劇寇。已



教徒之末劫

第一次奏報戡定

失其原動力、大局之鎮定、自此始矣。

川西甘肅之騷亂、皆旋踵即定、既略如上文所述。惟徐天德一股、自去冬走湖北後、出入襄鄖荊宜間、與明亮相持。其餘諸方驍勇者、先後驅至漢北、雖時或潰圍一出、皆不久即復逼歸。六年正月、德楞泰以川東北團練堡寨、所在林立、足制敵死命。乃以肅清餘黨事屬勒保、而自赴額勒登保軍、議并力先清漢北、而後移軍漢南、清川陝交界。兩月之間、陝西境內教首、自王廷詔以下十餘人、擒斬過半、（王廷詔以二月爲楊遇春生擒於西鄉之兩河口、獻俘京師。）其僅存者皆走湖北。德楞泰以三月與明亮等會於竹山境、議東西夾擊。時明亮轉戰荊鄖已歲餘、先後殺敵近萬。徐天德亡命往來三省邊境、黨衆略盡、卒以五月爲德楞泰所追、溺死於均州之兩河口。於是三省餘黨、都不過二萬四千餘、各散匿邊僻、苟求倖免。清廷乃以明亮老病、詔解軍事還朝。又詔額勒登保等量遣征兵之傷病及家無次丁者還營、別簡精銳、以作士氣。

六年六月、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會軍平利、議一軍自東北、一軍自西南、欲驅敵至三省交點、聚而殲之。至十月、餘黨尚稱大隊者凡六、皆逼入四川境、每隊千餘人。其

分匪陝楚者皆無名之軍。都不過六七千。而滿漢官兵共七八萬。額勒登保議次第酌減。令三省提鎭。各盡本省兵力。分地搜除。又令地方官聯合堡寨鄉勇。以數十寨爲一組。佐兵力所不及。詔以經略調度有方。封三等伯。以德楞泰功在川西。數殲巨憝。封二等伯。期今冬肅淸。時川東各路敗兵匪老林者。皆冰雪凍餒之餘。更無鬬志。惟川北教首苟文明。糾合殘衆。尙二千餘。復馳突陝甘。亘半歲不滅。七年五月。詔奪額勒登保爵。令懸重賞購募。限六月中卒事。嗣是諸軍百計搜捕。乃以七月斬文明於秦嶺山脈之花石巖。（孝義廳西）浸尋至是年十二月。三省首領已盡。惟殘衆千餘。歸善後事宜籌辦。額勒登保等始會同三省督臣。以大功戡定奏聞。乃畢力鋪張。祭告高宗陵廟。宣示中外。封賜額勒登保德楞泰一等侯。勒保明亮以下諸將爵秩有差。是時淸廷所耗費與教徒所刼奪者。不可數計。民之困苦可知矣。

第二次奏報戡定

時三省腹地。雖已肅淸。而山林邊界餘黨猶有存者。額勒登保等不敢遽還朝。復分道掃蕩。至八年七月。始會奏肅淸。德楞泰額勒登保先後更迭入覲。於是官兵凱旋。而各營之隨征鄉勇。皆當繳兵器回籍。鄉勇故多驍桀。或本無家可歸。至是遣散。所得歸資。

寧陝新兵之變

既不足用。官吏又從而剋削稽難之。遂致糾衆戕官，出沒爲患。且皆百戰之餘，具悉官軍號令及老林徑路，故數雖僅少，而三省不得解嚴。參贊經略，復先後出都，勞師轉戰者又一年有奇，至九年九月，事始大定。自軍興至此，閱時九載，用軍費達二億兩，所殺傷以數十萬計，而清兵鄉勇之陣亡，與五省良民之被難者，無得而稽焉。

白蓮教徒之役，清廷既以滿漢額兵，徵發不便之故，而廣募鄉勇，佐臨時之戰守。同時又以三省（川楚陝）邊地形勢阻奧，建置疏闊，艱於統治之故，而議增郡縣營汛，保將來之治安。終乃卽以各營隨征之鄉勇，挑補各地增設之兵額，謂之新兵。於是湖北則襄陽置提督一，鄖陽置總兵道員各一，凡增兵三千五百。陝西則五郎置總兵一，改稱寧陝鎭，增兵六千。四川則達州升爲綏定府，設副將一，駐太平，而固有之太平都司，移駐城口，其餘保寧夔州所屬要害地，各增設守備，凡增兵千。就中寧陝扼秦嶺之腹，地險而糧貴，建議者懼例餉不足以養兵，乃於例餉外月給鹽米銀人五錢，議三年而減一錢。嘉慶十一年六月，當實行減給之議。布政使朱勛以未奉部文，倂四錢停發。新兵大譁。時陝西提督楊遇春方入都，寧陝總兵楊芳調署提督，而副將楊之震護寧陝鎭，

輒以威力箝治譁者。於是新兵二百餘。以七月殺副將遊擊。刼庫獄燬城以叛。遇春行次西安聞變。急調集各汛新兵之未叛者。歸大營。以絕其響應。楊芳亦馳守石泉。阻叛兵南下。詔以德楞泰(時方爲成都將軍)爲欽差大臣。赴陝督剿。先是川陝軍中二楊(遇春芳)齊名。而芳尤得士心。新兵之叛也。先護送芳家屬至石泉而後舉事。至九月。叛兵集衆萬餘。北攻鄠縣。勢甚張。遇春芳先後赴援。芳議以兵皆百戰之餘。驍悍習地利。而清兵勤勞九載。瘡痍未復。且與叛兵多同功一體之人。以兵攻兵。終無鬭志。乃請遇春按兵緩攻。而己單騎入其壘。曉譬百端。聲淚嗚咽。萬衆感動。皆伏拜乞降。德楞泰令盡釋歸伍。而以兵窮蹙乞命奏。詎知帝忽大怒。責德楞泰專擅廢法。奪職留任。以楊芳平日縱兵釀變。遣戍伊犂。使率降卒出關。而文吏停餉激變者。置不問。是年十二月。四川復有綏定府新兵之變。明年正月。陝西更有西鄉新兵之變。皆旋踵卽定。清廷遂以四方新兵效尤。爲寧陝縱叛所致。令盡誅無赦。論者謂寧陝之役。叛兵中有建議者。將分道衝突秦隴川楚。假令楊芳招撫之議。遲延數日。則燎原勢成。明季之禍。滿清將不獲免。芳有此奇勛。而清主忽信讒言。反顏若不相識。罰不當罪。且慘戮以逞淫威。專

制之毒，固不獨滿清爲然，而虐待漢族，實爲尤甚，此事理之最不平者也。

海寇之起原

當教徒發難，西北騷動之際，而東南沿海，又有海寇之亂，其劇烈蓋亦不下於教徒。自康熙二十四年海禁大開，內外市舶往來江浙閩粵沿岸者不絕。及乾隆末，安南阮光平父子，以力征經營得國，生財政上之困難，不得已而以盜賊政略爲補苴。瀕海亡命，資以師船，誘以爵賞，令刼近海商船佐國用。自是夷艇出沒粵海，夏至秋歸，大爲商民患。已而內地悍民附之，或受安南總兵若王侯勅印，爲之嚮導，益深入閩浙，有鳳尾幫水澳幫等目。朝廷未嘗不知安南政府發縱指示之罪，顧以西事方亟，不暇窮治，惟責地方大吏自爲防禦。五年六月，海寇艇百餘艘，聚偪台州，將登陸。定海總兵李長庚以三鎭水師，乘颶風雷雨，大破諸松門衞附近，獲安南總兵四人，處以磔刑，以所得勅印，擲還其國。會廣南王後裔阮福映，得法蘭西人之援，以七年八月，恢復舊領，求中國册封，乃一變前政府之方略，杜絕海寇。然海寇雖失安南政府之保護，而其中尤雄桀者，輒兼併羣盜自謀進取。一時蔡牽朱濆之徒，復縱橫海上，患且益亟。

李長庚與蔡牽

蔡牽者，福建同安人，豪強能用衆，旣併有夷艇夷礮及水澳鳳尾餘黨，乃以閩海爲根



據。號令商船出洋者。納通行稅四百圓。入港者倍之。又交通陸地會匪使陰濟餉械。以故儲蓄日富。公然握海上之霸權。是時李長庚以功擢浙江提督。新造戰艦三十艘。配以大礮四百餘門。號曰霆船。任浙海之防禦。八年正月。牽以進香普陀故至定海。長庚出牽不意。掩襲幾獲。晝夜窮追入閩海。牽舟在下風。度不得脫。乃僞乞降於閩督玉德。請檄浙師收港。而乘間遁去。牽畏霆船甚。因厚賂閩商。更造新艦。令高大過霆船。先後載貨出洋。於是牽遂得巨舟。復以九年夏攻臺灣。獲米數千石。分餉廣東海酋朱濆。連綜八十餘。猝入閩海。會溫州總兵胡振聲方以二十四艘就閩運造舟木材。玉德遽檄令攻擊。而不發本省一兵出援。振聲竟戰死浮鷹島洋面。詔以長庚總統浙閩水師。以溫州海壇兩鎮爲左右翼。使併力辦海寇。八月。長庚合諸鎮兵與牽濆聯合艦隊百餘艘。激戰於定海北漁山附近。幾粉碎聯合艦。敵乘大風雨遁去。自是頗畏長庚。不敢復犯浙。

顧閩中自乾隆中葉以來。歷任督臣。如雅德。伍拉納等。率貪冒不職。習爲風氣。吏治軍政之壞。既達極點。至是玉德益以廢弛掣長庚肘。牽敗歸則根據閩海如故。刷新戰具。

海寇之滅亡

嘯聚轉衆。復以十年冬。率百餘艘攻臺灣。沈舟塞鹿耳門。號召土匪萬餘。圍攻府城。（臺南）自稱鎮海王。欲規復鄭成功故事。而福建水陸官兵七萬餘。赴援者不過三四千。明年二月。清廷方嚴旨詰責。議調德楞泰督川兵往剿。而長庚已以浙師三千餘渡臺。水陸兼進。五戰皆捷。包圍牽於鹿耳門。旦夕奏凱。而牽散錢四百餘萬賂閩兵。得以殘艦三十餘。突圍出海。清廷乃詔罷德楞泰之行。旋奪玉德職治罪。以阿林保代之。阿林保忌長庚益甚。蒞任未數月。密疏劾之者三。賴浙撫清安泰力白其誣。長庚得不去。轉戰閩粵沿海者復兩年。牽以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擊牽南澳洋面中牽艦礮彈死。牽僅以三舟遁入安南海。長庚熟於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舵。雖老於操舟者不能及。以捐造船械。傾其家貲。家故與蔡牽同縣。（同安）長庚轉戰中。數過縣境。未嘗一顧。清廷雖倚以滅敵。然阨於奸佞。終未克盡展其才。及卒。追封一等壯烈伯。以其部將王得祿邱良功嗣任。

蔡牽自屢受長庚大創後。雖以閩師協剿不力之故。一時倖免。然精銳儲蓄亦略盡。十三年。自安南回棹。得朱濆資助。復聯合游弋浙海。時阮元再任浙撫。用反間策離之。濆

獨走閩．遂爲清軍轟斃。其弟渥代領其衆．終以十四年七月率所部三千餘．籍船四十二．礮八百餘．降於閩。同時兩廣督臣百齡．又嚴禁陸地接濟．廢止本省海運．先後降服寇艦數十。牽往來閩浙沿岸．勢漸孤。於是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合兩省水師．以八月十七日襲擊諸漁山外洋。牽舟尙三十餘．惟礮彈已盡．乃用番銀代之。清軍以全力注牽坐船．燬其柁樓。牽知不免．卒舉礮自裂沈於海。其餘黨千三百人．及粵海餘黨萬九千四百餘人．俱以十五年各繳礮械乞降。而後三省海疆之巨患．始得消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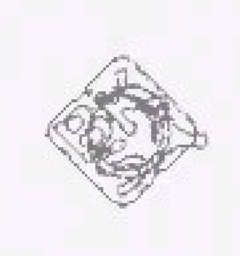
天理教徒之變謀

海寇雖告肅清．顧清廷方鋪張功績．未嘗改革秕政．實踐罪己詔之言。故未幾而白蓮教支派天理教徒．又倡亂近畿．釀成奇變。蓋自白蓮教依託二氏．造作經卷畫像．流布內地．多分支派。其傳習畿南一帶者．有八卦榮華紅陽白易諸目。八卦教黨徒尤衆．遍布直隸河南山東西等省．而河南滑縣李文成．直隸大興林淸爲之魁．變名天理教。會嘉慶十六年秋．彗星見西北方．欽天監謂其占主兵．奏改十八年閏八月於次年二月。教徒竊喜．謂清朝不利閏八月．又以其經有『二八中秋黃花落地』之語．轉相附會．

指星象應在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時。時文成黨數萬最盛．而清交結宮禁．賄通內侍．外倚文成之衆爲援．將乘是年帝狩木蘭時襲據京師．謀定而中外莫知也。是年秋．滑縣知縣強克捷微聞其說．一方密封白撫臣高杞及衞輝知府．一方急捕文成下獄．刑斷其脛。教黨以事迫．不能爲豫定之行動．遂於九月七日．聚衆三千陷滑．出文成於獄．屠殺克捷及其家屬數十人。於是直隸之長垣．東明．山東之曹．定陶．金鄉同時響應。曹及定陶皆陷。時仁宗方自避暑山莊啟鑾謁東陵．中途聞變．立命直督溫承惠發兵馳剿．而禁門之變遽作。

禁門之變

滑縣教徒既倉卒舉事．不及赴林清外應之約．清黨曹福昌度十七日帝駕次白澗．留守諸王大臣且出屆．欲以是日乘虛爆發．而清狃經讖．不欲改期．密令其黨二百餘．以十五日集菜市．由宣武門潛入．各藏兵器雜酒肆中．待日晡則分犯東西華門．約太監劉得才及楊進忠等分道引入．閻進喜等爲內應．而自伏黃村．伺覘河南黨徒集而後進。至期．東華門護軍以覺察較早．得閉關格拒．教黨闌入者僅十餘人．餘悉奔散。而入西華門者八十餘人．反關以拒官軍．突入尚衣監文穎館．肆意暴動．遂叢集隆宗門．或



天理教徒及箱亂之平定

手執白旗、登垣指揮。時皇次子旻寧立養心殿階下發鳥槍、連斃二人、貝勒綿志亦續斃其一、教黨乃不敢踰垣入。諸王大臣聞警、先後率禁旅自神武門入衞、敗敵中和門外、竭二日一夜之力、搜捕教黨略盡、旋以十七日擒獲林淸於黃村。仁宗自行在聞變、卽日罷謁陵之典、自白澗回蹕、下詔罪己。而北京連日雷電風霾、訛言四起、居民自相驚擾、迄十九日帝駕還宮、始有回復秩序之望焉。二十三日、帝在豐澤園親訊教黨、卽日磔林淸及通謀諸內監。一時駢戮百餘人。

李文成既據滑、遂出兵圍濬、萃精銳於道口、號召直隸山東諸教黨、而數省督撫、皆按兵不敢發。詔以陝甘總督那彥成代溫承惠秉節制山東河南、以固原提督楊遇春副之。十月、遇春彥成先後至衞輝、合兵攻道口、力戰破之。而山東運使劉淸署直督章煦亦同時埽淸境內。獨滑縣城壁堅厚、糧食足支一載、旦夕不得下。及淸兵圍急、文成輕車潛出、西入輝縣山間、將募集黨徒、爲牽制運動、無何爲楊芳所追及、縱火自焚死。淸兵乃以十二月復滑、殺人二萬餘。淸廷方以三省戡定、大賚諸將。而陝西南山三才峽木商夫役、復以歲饑罷工掠食、萬二自爲首領、集衆數千、焚木箱、陝撫朱勳、遽以教匪

聞。詔那彥成等移兵往勦．而陝西總兵祝廷彪吳廷剛等．已屢破其衆．以十九年正月事平。此後各地亂民蠢動．時有所聞。如江西民胡秉輝等．以購獲殘書見其中所載陣圖及俚語．輒擁一朱氏子．建號後明．徧發劄札謀舉事。（十九年十月）臨安邊外夷民高羅衣等．以內地商販出邊貿易．侵奪夷人生計．遂假驅逐漢人爲名．聚衆刼掠江外土司．窺伺邊郡。（二十二年三月）羅衣從子老五．旋又僭稱王號．渡江薄臨安府。（二十三年六月）均以勢力未張．防勦較速．未能爲清廷大患云。

基督教之嚴禁

自教徒海寇．騷亂十餘載．疲弊國力．清廷誤以宗教迷信與海上貿易．爲致亂召寇之媒．以故對於歐人通商布教之事．排斥限制．惟恐不力。先是基督教之在中國．自康熙初年．已嘗極盛一時．全國信徒．不下十餘萬。是時聖祖以獎勵天文算數之故．任用西士。又以耶穌伊德社之戒律．頗極寬和．許入教者保存古來習慣儀式．於祖先之祭祀．孔子之崇奉．皆無所禁阻。故清廷雖未公布法令．聽臣民自由信仰．而實際已不啻默許之。然耶穌伊德社布教之法．大爲他宗派所非議．其異論者遂訴諸羅馬法王。於是法王克勒門十一世．Clement XI 以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年）下教旨．公言中國一切祭

禮與崇拜偶像無異、非基督教徒所當行、乃遣教正鐸羅、Tourou 入中國宣命禁止。清政府與鐸羅辯難數四、卒不得要領。聖祖震怒、遂以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年）逮捕鐸羅、送諸澳門、令布教師不守利瑪竇遺法者悉出境。是爲中國反對基督教之始。自是更雍乾兩朝、政府益執嚴禁異教之方針。凡外國布教師、非以學術列仕籍者、不得留滯境內、犯禁者率處以禁錮或誅殛之刑。然彼等百折不撓、往來傳播自若。及白蓮教禍作、彼等乃益被異端邪說之嫌疑。於是嘉慶十年、御史蔡維鈺奏請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會廣東民陳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賜遞送書信地圖至山西、事發、下刑部嚴鞫。德天賜坐禁錮熱河厄魯特營房、若望及其他滿漢人民任教會會長者、悉發遣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凡教會所刋漢譯經卷三十一種、並檢查銷毀。爾後地方官視基督教徒、殆與叛逆同科。至二十年、而湖南官吏、又於耒陽縣地方、訪獲西洋人蘭月旺者、遂以夷人潛入內地、遠歷數省、收徒傳教、扇惑多人等辭、處以絞決之罪。至是而國初以來風靡一世之天主教、幾幾無容足之地矣。

鴉片戰爭以前

基督教傳播之禁、既厲行如右、至廣東之互市、已爲百餘年來之成局、清廷雖以爲此

中英互市之概況

舉之無益於中國.顧尙欲藉以爲懷柔遠夷之計.不加禁絕。會歐洲以法國大革命之亂.生英法二國之抗爭.法帝拿破崙欲從財政上破滅英國.於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年發布大陸條例 Continental system 禁歐洲諸國與英人通商.以葡萄牙王約翰六世梗命之故.遣兵併有其地。於是英法戰爭之影響.忽波及於中國。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年英人恐法國自葡人之手奪據澳門.乃遣海將度路利 Drury 率戰艦十三艘.進泊香山洋面。遂以防禦法國.保護中英葡三國貿易.及願與中國協剿海寇等語.投書兩廣督臣.公然登陸.分守澳門礮臺.將實行占領之策。清廷怒英人桀驁已甚.嚴飭督臣吳熊光.抗詞拒絕.且封禁水路.絕其糧食以苦之。數月之後.度路利雖拋棄占領澳門之目的.一時引還印度。然自是英國兵艦.輒出入虎門.蔑視定制。會蔣攸銛督粵.乃以嘉慶十九年.奏定防閑策數事.一嚴禁民人私爲夷人服役.一洋行不得用歐式建築.一店號不得用夷字.一清查商欠.一內地民人不得私往夷館.並得旨允行。英人既以乾隆年間浙江貿易之請願.爲政府所拒.至是而廣東貿易上.復受種種之箝束.乃於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遣故印度總督亞墨爾斯 Amhersu 等詣闕陳訴。然此次使節違例.自天

津海口登岸及入京而又以覲見禮節之紛議臨時稱病而出（是年七月）清廷以使臣對於天下共主倨傲侮慢又不先在廣東收泊候督撫奏聞而徑達天津恐尚有他故嚴旨斥逐回國由是中英間之國交更無尺寸之進步獨鴉片輸入額日以增加禍機潛伏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仁宗駐蹕避暑山莊將舉秋獮之典以途感暍暑不豫崩於行在壽六十有一。先是嘉慶四年四月帝遵家法密立次子旻寧爲皇太子。因十八年林清禁門之役旻寧有禦敵功封智親王。至是扈蹕熱河奉遺詔卽皇帝位是爲宣宗成皇帝以明年爲道光元年。

第二十二章　回疆之騷動

回疆之亂源

自天理教徒肅清以後迄鴉片戰爭開始以前此二十餘年間中原本部漸得小康而天山南路有回教徒之亂起。當乾隆朝之平定天山南路也布羅尼特子薩木克及喀什噶爾地方人民相率逃亡入敖罕。清廷慮其潛蓄勢力終爲邊患歲賂敖罕王銀一萬兩使加約束。然薩木克雖以敖罕王之監視不能有所舉動而其第二子張格爾

dehangir 者。有膽力。復以誦經祈福。傳食諸部。天山南路諸回教徒聞之。漸有擁戴之意。而中國所遣官吏。又以統治無狀。失回衆心。蓋自烏什變亂以來。清廷雖號慎選賢能。改良積習。期與回民休息。然實則法令暗弛。弊風復作。參贊大臣以下。恃邊遠無稽察。恣爲暴行。所屬章京駐防。益乘之與各城伯克因緣爲姦。朝廷歲征錢糧土貢。不過數十取一。而官吏輒於正供之外。需索百端。歲斂喀什噶爾普爾（回部貨幣之名。以赤銅爲之。形橢圓無孔。每枚約當內地制錢十） 八九千緡。葉爾羌萬餘緡。和闐四五千緡。其他土產氈裘金玉緞布之屬稱是。大率各城辦事大臣得總額十之二。而章京伯克等均分其八。彼等又廣漁回女。奴使獸畜。惟意。及嘉慶末。參贊大臣斌靜。益以荒淫爲之倡。而回疆之吏治。乃愈不可問矣。

開釁之始

嘉慶二十五年。張格爾知事機可乘。乃與故國逃人等。自敖罕北投布魯特。假其衆數百。以八月襲喀什噶爾近邊。布魯特頭目蘇蘭奇入邊告警。反爲章京綏善所逐。怒與張合。於是領隊大臣色普徵額。引兵擊之。擒斬八十餘。而斌靜遂以蘇蘭奇交通逆裔。聚衆滋事等詞入奏。會宣宗恐斌靜色普徵額。均不勝軍事之任。而起釁之故。或尚別

有所在。乃命伊犁將軍慶祥往勘，果得斌靜縱容家奴，倚勢婪索諸罪狀。詔奪職按問，旋以永芹代之。時張格爾據那林河源，募集義兵，暗結內地回衆，爲之耳目，屢騷掠近塞。引淸兵出邊，則遠遁，又或詭詞乞降，變詐百出。道光五年九月，領隊大臣巴彥巴圖，引兵往捕，出塞四百里，不遇一敵，乃縱殺布魯特游牧婦孺百餘人而還。其酋汰劣克憤甚，率所部二千，追襲淸兵山谷間，擊殺殆盡。西四城回教徒聞之，一時盡變，勢遂大張。淸廷乃以大學士長齡代慶祥鎭守伊犁，而以慶祥代永芹，視師喀什噶爾，徐籌進戰之計。

西四城之失守

是時葱嶺以西諸回國，惟敖罕驚悍善戰，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語。其王摩訶末阿利 Mohmmed Ali 新立，知人能任，威服近傍哈薩克諸部，銳意侵略。張格爾既出入近邊，知南路淸軍薄弱不足患，欲乘間席捲西四城，而又恐北路援兵速集。乃遣使敖罕乞援，約事成則均分四城戰利品，並割讓喀什噶爾以報。而自集衆五百餘，以六年六月，先入拜其先和卓木之墓，據墓宮而營，距喀什噶爾八十餘里。淸軍迎擊之，大敗。及七月，敖罕王將兵萬人至，則張格爾已偵知喀什噶爾守兵甚寡，旦夕可得，悔前約。

敖罕王見張格爾中變。留數日引歸。而張格爾復使人追還其軍。得二三千人。用爲親兵。遂以八月二十日陷喀什噶爾。慶祥死之。於是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三城同時失守。羣回響應。

阿克蘇之防戰

先是七月。清廷知回疆亂事已成。決非伊犁烏魯木齊五六千援兵所能鎮定。特詔陝甘總督楊遇春。發陝甘兵五千。馳赴哈密。又命山東巡撫武隆阿發吉林黑龍江騎兵三千出關。以長齡爲揚威將軍節制之。期會軍阿克蘇進剿。軍未集而西四城已陷。回兵前隊且逼渾巴什河。轉戰深入。距阿克蘇四十里。烏什庫車戒嚴。然張格爾方留滯喀什噶爾。亟亟以改革吏治爲事。不暇乘機東進。於是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遣百餘騎擊敵。遂渡河而陣。再戰再捷。敵不致窺河北。及十月而大兵集阿克蘇者萬餘。東四城始無恐。

西四城之克復

是時四方征圍之師。先後出發者。計三萬六千有奇。清廷初議大軍雲集後。自阿克蘇分奇正二路。向喀什噶爾進行。正兵出中路台站。循葱嶺北河而西。是爲攻擊之師。奇兵自烏什草地繞出喀什噶爾邊外。是爲邀截竄逸之師。然烏什邊外道險不易行。又

環邊布魯特部落，情形叵測，恐孤軍深入不利，而阿克蘇庫車烏什諸城，又勢不可無留駐警備之兵，兵愈分則力愈薄。長齡等乃決議變更方略，以步騎二萬二千，并力出中路，於七年二月六日出師。二十三日至洋阿巴特，遇回兵二萬餘。時軍行半月，糧且盡，日食疲駝羸馬，深恐敵以堅壁清野之策不戰困己，至是相遇，皆踴躍鬭奮，冀得敵中牲畜糧食，士氣百倍，轉戰深入。遂以二十九日夜半大風霾中，薄喀什噶爾城下，翌三月一日破之，獲張格爾甥姪及敖罕將二人，擒回兵四千餘。於是楊遇春乘勝復英吉沙爾葉爾羌，提督楊芳復和闐。然西四城雖一時盡復，而張格爾已自木吉出邊，清廷以諸將防範不密，坐失渠魁，有旨切責。六月長齡乃令遇春與芳引兵八千，分道出塞，蹤跡張格爾。芳軍至阿賴嶺，(帕米爾高原迤北)遇敖罕兵二千餘，激戰一晝夜，亡失甚衆，卒嚴陣而歸。清廷不得已，罷西征之師，使遇春率之東還，獨留兵八千駐喀什噶爾，以楊芳為參贊統之。

捐西守東之議

乾隆中之平回部也，布羅尼特幼子阿布都哈里，以俘虜送京師，給功臣家為奴，道光初始脫奴籍，與其家屬，並編入正白旗蒙古，及張格爾之變，又以親屬緣坐，發邊省監

禁。至是長齡籌回疆善後策。以張格爾遠遁。且其兄弟子姓。多在敖罕。終不能以八千留防之兵。制其死命。而回人崇信和卓。與西番崇信達賴喇嘛同。非威力所能變。當因俗羈縻之。乃建議棄西四城。釋阿布都哈里歸主其地。以安內制外。而武隆阿亦以西四城環逼外夷。所在受敵。留兵少則不足用。多則縻費無等。若捐西守東。費不及半。而功已倍之。議與長齡同。宣宗怒其悖繆。嚴旨切責。仍令相機觀敵。務獲乃止。至九月。而又命直隸總督那彥成。以欽差大臣赴回疆。料量善後之事。

張格爾之就擒

張格爾世為白山黨領袖。其據喀什噶爾時。頗濫用威權。虐殺異宗。以故南路諸黑山黨徒。多陰通清軍者。至是長齡等密遣黑山黨徒出邊。縱反間。「言官兵盡撤。喀什噶爾空虛。諸回翹首以望和卓」。時張格爾方寄食諸部。生計日蹙。亟思糾合殘衆。伺再舉之機。會歲暮信清軍果無備。復率步騎五百。以十二月二十七日。潛入阿爾古回城。(烏蘭烏蘇河北)覺所聞不實。折奔出邊。楊芳急發兵追逐。及之於喀爾鐵蓋山。擊斬殆盡。張格爾率殘兵三十餘。棄騎徒走。為布魯特人所欺。執而獻之。八年正月。捷聞。詔封長齡一等公。芳三等侯。賚將士有差。又以平定外夷。特舉行獻俘禮。蓋自乾隆中葉

以來數十年間未有此盛事。清廷急欲誇示威武。以繼續自尊之習慣云。
張格爾既就擒。長齡復檄諭敖罕布哈爾等國。獻回酋家屬。敖罕遣使來賀。言俘虜可返。而和卓木子孫不可獻。清廷知不能得。事亦漸寢。惟諭那彥成楊芳嚴守卡倫。絕敖罕貿易。俟其自困。於是那彥成先後奏章程數十。大要如左。

(甲)安內策。

(一)嚴革各城積弊。俾各大臣歲終考核於參贊。又總考核於伊犂將軍。並增其廉俸。許其攜眷。定其屬役。

(二)印房章京。均由京選派。不用駐防。

(三)嚴定各城伯克資格。愼其保舉。制其迴避。

(四)沒收各城叛回所有地。幷淸查各城私墾地。以其歲糧供給本地兵餉。及各官養廉銀之用。

(五)改城垣。(回俗故無城郭。乾隆朝定回疆。始就各緊要回莊附近。築短垣。僅容官署兵房倉庫。名曰漢城。至是乃就漢城稍增大之。)增卡堡。練戍兵

敖罕之入寇

(乙)制外策。

(一)絕敖罕貿易。嚴禁大黃茶葉出口。其敖罕外諸部落入邊貿易者。仍依舊制納稅三十分之一。不得絲毫減免。

(二)盡逐敖罕商民之流寓邊內者。且沒收其財產。

(三)收撫各布魯特。指與地方。妥爲安置。

那彥成既奏定右列諸策。次第實行。自是淸兵漸撤。楊芳那彥成並以九年先後還朝。而敖罕王摩訶末阿利。以中國絕之已甚。欲以兵力回復通商之利。聞張格爾兄摩訶末玉素普方在布哈爾。乃迎諸軍中。以十年八月。使其將哈庫庫爾及勒西克爾等奉之率流寓之喀什噶爾人大舉入寇。參贊大臣札隆阿聞警。發兵拒戰不利。玉素普長驅奪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諸回莊。札隆阿及葉爾羌辦事大臣璧昌。各據漢城拒守。僅得不陷。時那彥成子容安。爲伊犂參贊大臣。統步騎四千餘。以九月抵阿克蘇。畏敵勢盛。欲俟烏魯木齊兵集而後進。旋繞道烏什趨無兵之和闐。於是喀什噶爾葉爾羌久在敵軍包圍之中。附近諸回莊子女玉帛。被掠幾盡。

是時清廷先後遣楊遇春楊芳長齡等調兵赴援。逮容安下獄。並褫那彥成職。深咎前此嚴禁貿易驅逐夷民之失計。而敖罕適與布哈爾有隙。不暇東侵。及清軍進援。則敖罕兵已解圍引去。玉素普故慈善不好殺。至是益知獨力抵抗之難。亦踵之而西。清廷方以夷性反覆。對付之法。寬則損威。猛則激變。不可不斟酌盡善。以為一勞永逸之計。而敖罕頗慮中國大舉出塞。遣使俄羅斯通貢。欲以樹援。又為俄人所拒。始決意求與中國平和市易。十一年七月長齡赴喀什噶爾籌善後策。得敖罕使臣上書。備述七十餘年通商納貢之舊好。及五年以來閉關絕市之苦累。請修好如舊。長齡乃提出媾和條件二。(一)縛獻叛酋。(二)放還所虜清回兵民。遣使臣歸報。兩國卒以十月成約言如左。

(一)敖罕將所虜中國兵民放還。並為中國監守和卓木族。(惟縛獻叛酋事。應請免議。)

(二)中國仍許敖罕通商。並許其免稅。

(三)中國將前所抄沒敖罕民資產給還。

七和卓木之亂

自右約觀之，清廷已極讓步，其時長齡等未嘗不知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諸部落，皆與敖罕有逼處之嫌，果欲聲罪致討，正可利用此機，連絡諸部，同時進攻，爲一舉掃蕩之計。然終不出此者，一則清軍一出塞外，主客殊形，又蔥嶺以西，道路險惡，不敢勞師遠涉。一則清廷方以玉素普之亂，歸咎於那彥成之操切啟釁，亟思變計故也。自是中國之對於回疆，專注意於固圉之策，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於葉爾羌，駐滿漢兵六千，居中控制，別留伊犂騎兵三千，陝甘步兵四千，分駐各城，又廣興屯田以佐軍餉。而敖罕自通市後，連年與布哈爾搆兵，摩訶末阿利，卒以道光二十二年戰敗而死。數年後，王族庫達雅爾嗣位，不能用其衆，而國內悍徒，復思嗾張格爾子弟，起復讐之師。於是和卓木族加他漢等七人，募集同志，連合布魯特族，以二十七年春入寇。喀什噶爾之敖罕貿易事務官那墨特，復爲之煽動住民，使起內應。而回民自更數次變亂以來，深懲往事，願從跳盪者頗尠，加他漢等提兵往來喀什噶爾葉爾羌間，不能逞志，及十一月伊犂兵赴援，遂不戰而遁。是謂七和卓木之亂。蓋自道光初年至此，天山南路，以和卓木族之故，蒙兵禍者已三次矣。

第二十三章　鴉片戰爭

鴉片輸入之沿革

嘉慶朝中英之交涉。既於本編第一章述其梗概。未幾而兩國以鴉片貿易之紛議。生意外之葛藤。終至以兵力相見。於是數千年來閉關自尊之中國。不得不一變其面目。公開商港。與世界各國訂互市之約。故鴉片戰爭。實近世中國變局之造端也。鴉片之輸入中國。起原甚早。唐貞元時代。（紀元八百年頃）阿剌比亞商人。已有輸入罌粟者。降至明中葉。（十五世紀末）東洋貿易。爲葡萄牙人所壟斷。而當時阿剌比亞人所運送至馬剌加之貨品。有鴉片一物。華言亦謂之阿芙蓉者。實阿剌比亞語 afion 之音譯也。萬歷十七年。（一五八九年）關稅表中。載鴉片十斤。値價銀條二個。則鴉片貿易之通行。由來久矣。明季以來。民間漸有用以吸食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清廷已布吸用鴉片之禁令。則此風之增長。又可知也。然在乾隆中葉以前。輸入額尙不多。而輸入之國。以葡萄牙爲主。及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英吉利東印度商會。自本國政府得壟斷中國貿易之特權。而印度孟加拉地方。又爲鴉片產地。於是輸入日增。而民間吸食之害亦日甚矣。

東印度會社之

自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年）以來。清廷知鴉片流毒日廣。屢下嚴旨。禁其輸入。有發見者。輒銷

鴉片貿易

毀之。然禁令愈嚴。而祕密買賣愈盛。英商等竊於廣州灣中之伶仃島。及大嶼山等地。設船屯積。謂之鴉片躉。廣東商人專以包攬走漏爲業者。皆蓄快艇。裝以礮械。謂之快蟹。其私設之會社。在廣州者。謂之大窯口。分布各地者。謂之小窯口。所在勾通吏役。結納哨兵。終且與沿海各官衙。私締契約。每輸入鴉片一箱。納賄若干。自嘉慶二十一年。至道光十六年。二十年間。輸入額之增加。幾至五倍。據東印度商會所呈大不列顛國會之報告書。則其數如左。

	箱	價（西班牙爾）
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	三.二一〇	三.六五七.〇〇〇
道光十年（一八三〇）	一八.七六〇	一二.九〇〇.〇三一.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	二三.六七〇	一五.三三八.一六〇
同　十六年（一八三六）	二七.一一一	一七.九〇四.二四八

此十四年間輸入之增加。已達三倍。又據英人美特日爾斯忒所調查。則自道光十年至十六年。其間逐年增加之數。更有可驚者。

律勞卑羅頻孫

東印度商會中國貿易之獨占期限。以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終止。時英國外務

義律之渡來

尙書巴麥斯敦。Palmerston 欲擴張其東方之商權。遂於前年冬（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十日）派遣貿易監督官律勞卑者。Lord Napier 駐廣東。使保護本國商民。且向淸政府要求推廣商港。是年六月。律勞卑抵澳門。將詣廣州。兩廣總督盧坤傳命止之。律勞卑不受命。輒用平行款式投書督臣。盧坤怒其不如式。一方則請旨封艙。將該國貿易暫行停止。量加懲抑。一方則發兵防圍海口。嚴守礮臺。以備不虞。律勞卑率軍艦二艘。以八月五日。（四九月七日）乘漲潮突入虎門。發礮互擊。卒以是月九日進泊黃埔。盧坤方徵調水陸諸軍。扼要設防。而律勞卑適以酷暑致疾。於十九日退去。盧坤等遂以英人內外消息不通惶恐悔罪。懇求給牌下澳等詞。鋪張入告。許英人通商如舊。律勞卑竟以九月間（四十月十一日）病死澳門。英政府以羅賓孫 Robinson 繼之。而盧坤等方懲於前事。增定防範章程八條。一外國護貨兵船不得駛入內洋。一責成行商（華商）稽查洋人私運軍械。或攜帶婦女至省。一引水買辦。須由澳門同知給發牌照。一限制夷館雇工。一洋人在內河應用無篷小船。禁止閑遊。一洋人具稟事件。一律由行商轉達。一行商承保洋船。應秉用認保派保法。一責成水師嚴查洋船逃稅。道光十五年三月。遂公布實行。以故羅賓

孫在職中，惟居留澳門，或一至伶仃，陰上書本國政府，議於珠江口占一小島爲根據，不復求與督臣相交涉。會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英政府廢貿易監督之職，以甲必丹義律 George Elliot 爲領事代之。義律欲以平和政策，恢張商利，務不失中國政府驩。而中國禁鴉片益嚴，一歲之中常禁令數發。同時英商又必欲維持此有利之貿易，且公請中國解除禁令，義律雖苦心調和其間，而兩國之衝突，固終不可避矣。

經濟上之影響

鴉片輸入之盛，不獨於人民衛生上，道德上，生種種之弊害而已，又於國家經濟上，有非常之影響者也。道光三年以前，廣東海口歲漏銀數百萬兩，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三千餘萬兩，十四年至十八年，漸漏至三千餘萬兩。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又數千萬兩。於是內地銀價遞增，每銀一兩至易制錢一千六百有奇。御史朱成烈，鴻臚卿黃爵滋，先後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清廷議令直省將軍督撫各議章程具奏，期絕鴉片根株，爲中國除一大患。時湖廣總督林則徐，厲行禁令，設局收繳煙具，數月之間，成效大著。其覆奏之語，尤剴切，略言「煙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宣宗

林則徐之查辦

大感動。特詔則徐來京。面受方略。佩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兼節制廣東水師。實行杜絕鴉片貿易之策。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也。

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則徐至廣東。下令英商。限三日內盡出所蓄鴉片。至期。英人不奉命。二月三日。則徐張兵臨之。英人不得已。出一千三十七箱。則徐度其非全數。翌日。命各國商民退去。斷英人糧食。令出鴉片四分之一者給婢僕。出二分之一者與食物。出四分之三者。許貿易如舊。九日。復發兵包圍英國商館。將加驅迫。領事義律知無可調停。乃勸諭英商出鴉片全數。以十二日具狀請繳。凡二萬二百八十三箱。每箱百二十斤。計資本金五六百萬圓。則徐馳驛奏請送京師銷毀。而言官有以『廣東距京遼遠。途中易啟偸漏抽換之弊』爲言者。詔毋庸解送。即交則徐督率文武官吏。公同銷毀。俾沿海共見共聞。有所震讋。四月。則徐就虎門海岸。鑿方塘二。縱橫各十五丈。前設涵洞。後通水溝。實鹽其中。引水成滷。以鴉片投入。然後傾石灰沸之。夕啟涵洞。令隨潮出海。凡月餘而始畢事。英人自領事義律以下。皆怏怏去廣州赴澳門。諸外國商民相率從之。一時廣州城外二百八十餘艘之商船。留者僅二十餘艘云。

鴉片新例

當是時．清廷禁絕鴉片．不遺餘力．自十八年以來．京城內外各衙門．發見鴉片罪犯．分別奏咨交刑部審訊者．不下數百起。十九年五月．諸王大臣議定新例三十九條．凡開設窯口．屯積鴉片者．爲首斬梟．爲從絞監候．開設煙館者．爲首絞監候．爲從發新疆爲奴．栽種罌粟．製造煙土者．爲首絞監候．爲從流極邊煙瘴．凡吸食鴉片者．自令下之日．經一年有六月．尚不悛改者．無論官民．皆絞監候。並得旨纂入則例．永遠遵行。然此三十九條之新例．止適用於內國臣民。而則徐自銷毀鴉片後．復欲爲杜絕來源之計。一方則請設專條．凡洋人以鴉片入口圖賣者．分別首從處以斬絞。一方則布告各國．凡商船入口者．皆須具結。「有夾帶鴉片者．船貨沒官．人即正法。」葡萄牙美利堅諸國．皆具結願互市如舊。獨義律不欲．請則徐更遣委員至澳門會議。則徐嚴斥不許．以七月下令沿海州縣．絕英人薪蔬食物。於是釁端益甚．而禍作矣。

開戰之始

先是英國政府方針．務以平和爲主．又國人中重德義．守正道者．如鐵兒額爾．美特日爾斯忒．仇都拉弗等．皆以鴉片貿易爲汚辱．大不列顛國旗之事．力排擊之。故英政府嘗諭義律．不得以軍艦駛入珠江．召中國政府之猜忌。及則徐嚴絕英人餉饋．且令退

出澳門。義律將妻子及流寓英人五十七家．聚居尖沙嘴（香港對岸）貨船．而發軍艦二艘．武裝貨船三艘．進迫九龍．假索食爲名．開始礮擊。然義律初不過以此爲示威之計．非眞願決裂。及見則徐堅持不動．又恐我水師圍攻尖沙嘴。乃以八月介葡人轉圜．願削『人即正法』語．餘悉如約則徐以與各國結語不一致．又新得訓令．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於畏葸」之語．蓋淸政府之驕泰正盛也。則徐遂固執前說．略不讓步。於是九十月間．英艦屢於川鼻島尖沙嘴附近．發礮攻擊。至十一月八日．淸廷宣布停止英吉利貿易之諭。略謂「英吉利自禁煙後．反覆無常．若仍準通商．殊非事體。至區區關稅．何足計論。歷來綏撫外人．恩澤極厚．英人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尙何足惜．其即將英吉利貿易停止」云云。自此諭下．淸英間之國交．遂無轉圜之望。是時英國商船．先後至者二三十艘．皆以和議未諧．不得進口。義律尙遣使調停．略言事苟不背本國政府之令．即一切當依大淸律辦理．乞仍許英人回居澳門。則徐以朝旨新下．難於驟更．復嚴斥不許。京朝官主張排外者．氣燄日高．大理卿曾望顏．至奏請封關禁海．盡停各國貿易。則徐力陳不可．議始寢。英政府得開戰之

廣東之防戰及定海之失守

報，遂以道光二十年二月（一八四〇年四月）。向議會求軍費之協贊，反對黨派，雖力求否決，而討議三日之後，贊成者卒占九票之多數，於是用兵之議遂決。

則徐自抵廣東以來，日使人刺探西事，繙譯西書及新聞紙讀之。至是絕市諭下，則徐任兩廣總督，大治軍備。自虎門至橫當山，亙以鐵練木筏，增購西洋礮二百餘位，列置兩岸，又備戰船六十，火舟二十，小舟百餘，募壯丁五千，演習攻戰之法。則徐親赴師子洋校閱水師，號令嚴明，聲勢甚壯。英政府既決議用兵，乃下令印度總督，調集印度及喜望峯屯兵萬五千人，以加至義律 George Elliot 統陸軍，伯麥 Bremer 統海軍，進發。二十年五月，英軍艦十五艘，汽船四艘，運送船二十五艘，舳艫相接，集澳門附近。則徐發火舟十艘，乘風潮攻之，焚其杉板小船二，遂大張賞格，募殺敵者。然英軍志在通商，本無意激戰，見廣東有備，議分犯各省。於是伯麥率艦隊三十一艘北去，以五艘擾廈門，二十六艘犯定海。金廈道劉曜春，發兵拒戰，英艦復颺去，而定海遂以六月爲英軍所占領。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提督祝彭彪，皆束手無策。是時承平日久，沿海空虛，諸文武大吏，懼禍及，頗不悅則徐所爲。及定海陷，諸大吏益造蜚語上聞，中傷則徐。於是

廷議動搖。朝旨頓變。密詔兩江總督伊里布赴浙視師。訪致寇之由。諭沿海督撫遇洋船投書。即收受馳奏。又切責則徐空言無實。轉生波瀾。而大局先自破壞矣。

天津之和議

英軍既占定海。復欲求通商。七月。伯麥及領事義律。以五艘赴天津。投書講款。書爲其巴力門(國會)致中國宰相者。所列條款凡六。(一)還償貨價。(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爲商埠。(三)兩國交際用對等之禮。(四)賠償軍費。(五)不得以英船夾帶鴉片累及居留英商。(六)盡裁洋商(經手華商)浮費。直隸總督琦善。收書奏聞。時天津道陸建瀛。議請以廢止鴉片貿易之事。爲先決問題。苟英人承諾。則許以免稅代第一款。以開放澳門代第二款。以海關監督與之平行代第三款。其餘令仍回廣東。與則徐定議。而宣宗惑於滿樞臣穆彰阿之言。方欲加罪則徐。以謝英人。顧一切不決。許但覆以上年廣東繳煙。其中必有多少曲折。將來欽派大臣前往查實。不難重治林則徐之罪。於是詔以琦善署兩廣總督。褫林則徐職。令留粵聽勘。而義律等亦返舟山。與伊里布定休戰之議。時二十年九月也。

廣東和議之破

義律等既於浙江成休戰之約。遂撤定海軍艦之半。還屯澳門。十月。琦善至廣州。則力

裂

英軍之攻躪虎門

反則徐所爲。裁撤水師。解散壯丁。盡廢一切守具。欲以釋英人之猜嫌。顧又不敢輕許商埠。惟允償煙價七百萬圓。時加至義律病不預議。甲必丹義律獨當談判之局。見琦善易與。詞色轉厲。於前索六款外。復提出割讓香港之議。琦善方以弊舌之力。再三堅拒。而伯麥遽以十二月十五日（一八一五年月七日）率艦隊進攻。陷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礮臺。琦善大驚。即夜移書義律。再申和議。於煙價外。許開放廣州。割讓香港。義律亦許還付定海及大角沙角礮臺。以是月二十八日議定草約。於是英人一方則召還舟山列島駐屯艦隊。一方則於香港出示。起造房屋埠頭。視爲己有。而清廷得英人進軍之報。勃然震怒。遂以二十一年正月七日再下宣戰之諭。先後命御前大臣奕山爲靖逆將軍。提督楊芳尙書隆文爲參贊大臣。赴廣東。調江督裕謙爲欽差大臣。赴浙江。飭伊里布回江督本任。奪琦善大學士。全局又一變。

琦善亦知香港割讓之約。未必遂得政府之許可。顧其所謂「地理則無要可扼。軍械則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若與交鋒。實無把握。不如暫示羈縻」（並琦善奏摺語）者。固不可謂非當時之事實。及草約已定。而宣戰之諭又相逼而來。於是狼狽益

廣州之和議

甚，不得已乃飾美女，列珍味，盛饗英使，冀遷延時日，徐圖萬一之補救。而義律覺事已中變，遂與伯麥續行攻擊虎門之計。其時將軍參贊，及所調援兵，尚未至，英軍已以二月五日連艅入犯。不數日而橫當虎門各礮臺皆陷，水師提督關天培戰死，各要隘大礮三百餘門，並則徐去年所購西洋礮二百餘門，盡爲敵有。十三日，參贊楊芳，率湖南兵千餘馳至，方相度形勢，就珠江要害，沈舟下石以拒。而英領印度總督所新遣之陸軍司令官臥烏古 Cought 又至，益長驅深入，盡扼珠江咽喉，而楊芳亦束手無策矣。

然英軍雖以船堅礮利之暴力，所向破竹，而各國商船四十餘艘，雲集港外，以罷市日久，皆不直英人所爲，卽英人亦恐以長期戰爭之故，生商業上之損害。於是二十六日，美利堅法蘭西兩國商人，以行商伍怡和之介紹，遞書調停，言義律初無他求，但得與各國一體通商，無不同聲感戴。楊芳據以入奏，而其時清廷新得英人占據香港之實狀，方怒逮琦善，必欲一雪此恥，遂嚴詞拒絕。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新任總督祁墳，並抵廣州。時要害盡失，敵入堂奧，清軍攻具未齊，又所募義勇亦未集。奕山初用楊芳林則徐議，主固守不浪戰。已而則徐奉命馳赴浙江，奕山惑於翼長隨員等之言，復

思僥倖一試。四月朔．發水勇七百．乘小舟．載火具．期以夜半粉碎敵艦於一擊之下。而是夜襲擊之結果．僅破敵軍雙桅大船二杉板小船五．縱掠其商館．並誤傷美利堅人數名。而英軍反以翌朝大集．盡焚港內木筏數百具．油薪船三十餘艘．直向廣州矣。越初五日．而城西北之天字礮臺．泥城港及城北山頂之四方礮臺．先後陷落矣。廣州形勢．已在敵軍掌握之中．將軍參贊不得已．乃以初七日（西五月二十七日）遣署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講款．遂議定休戰條約如左。

一將軍等允於煙價外先償英軍軍費六百萬圓．限五日內交付。

一將軍及外省兵退屯城外六十里地。

一以香港之割讓爲未定問題．俟後日協商。

一英軍退出虎門。

平英團之奮起

先是奕山等蒞粵．以爲粵民與洋人交通日久．皆不免漢奸叛黨之嫌疑．故舍本省水勇不用．而遠募諸福建。清軍蒐捕漢奸．輒不問其是否而殺之。南海義勇與湖南兵之間．已坐是相仇殺．僅以將軍之慰諭得解。而英軍初至．頗申明約束．不妄刧殺。以故粵



廈門定海鎮海寧波之失守

民對於清軍擒斬敵人之賞格。未嘗有應命者。及和議已定。奕山等方以此六百萬之償金。爲廣州住民生命財產之代價。議以四百萬由藩運海關三庫發給。以二百萬由廣州行商分擔。日夜搜括。惟恐不及。而英軍顧以其間。遊行市街。大肆淫掠。於是粵民種種不平之感。一旦迸發。初十日。三元里民萬餘。樹『平英團』之旗幟。乘英軍陸續退去之際。環攻之。誓與決一死鬭。遠近響應。衆頓數萬。義律聞變馳救。陷重圍不得出。移書告急於知府余保純。保純以將軍命往解。竟日。始挾義律出圍。翌日。償金總額授受已畢。英軍遂以十二日撤去廣州。促將軍等離省。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屯金山。先撤回湖南兵。獨留楊芳駐城彈壓。隆文至金山。不數日遽卒。楊芳尋亦以病歸。自虎門開戰以來。清軍前後戰死者。不下五百人。而英軍死者僅十四人云。

廣州雖以此城下之盟。僅得保全。然奕山等會奏。則謂英人止求照前通商。且以償金改稱清還商欠。其煙價香港問題。皆一字未及。清廷謂事已妥洽。惟飭將軍等會同督撫籌議安章。增修守備。又以廣東兵政廢弛。臨事全無實用。追論歷任總督罪。並遣則徐戍伊犁。以爲懲前毖後之策。而英人固以上年所索六款及香港割讓之約。尚未得

中國政府之決答、不肯罷兵。以故一方率軍艦退出虎門、經營香港、規復廣東貿易、一方則思藉戰勝之勢、移軍北進、威嚇清廷、必盡遂所欲而後已。會伯麥新自印度續調戰艦回粵、遂與義律等以六月決議北犯、無何颶風大作、破其坐船、義律等僅以身免。兩廣督臣祁墳等、張皇入告、謂擅碎洋船、漂沒洋兵無數、浮尸蔽海。清廷方發藏香、謝海神、允廣東保舉守城文武至數百員、而英政府所遣大使璞鼎查 Pottinger 海軍少將巴爾克 Parker 適至。於是臥烏古巴爾克率軍艦九艘、汽船四艘、運送船二十三艘、載兵三千五百、以七月九日（八月二十五日）進迫廈門。翌日、陷海岸礮臺、旋轉轟擊、一晝夜、官署街市盡燬、閩督顏伯燾、金廈道劉曜春、退保同安。然英軍得廈門亦不守、惟留艦隊三艘、軍隊五百五十人、占據古浪嶼。伯燾遂以收復廈門奏聞、而英軍復以八月十二日（九月二十六日）進攻舟山列島矣。時總兵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以兵五千駐守定海、血戰五晝夜、卒以十七日同時戰死、定海復陷。於是欽差大臣裕謙、以兵千餘守鎮海。提督余步雲、總兵謝朝恩、以兵二千餘分守甬江口兩岸礮臺。二十六日（十月十日）英軍二千二百人載大礮十二門分道登陸。步雲及朝恩兵皆潰、裕謙自殺、步雲走寧波。英軍既連

浙東恢復之師

陷鎮海、勢益振、直溯甬江、以二十九日（十月三十日）迫寧波城下、步雲復棄城走上虞、居民相率樹順民旗、閉門不出、慈谿餘姚居民、亦逃散一空、土匪四起、浙西大震。

九月、清廷聞定海鎮海相繼失守、詔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都統特依順爲參贊、進軍浙江、籌恢復之策。以廣東巡撫怡良爲欽差大臣、移駐福建、以河南巡撫牛鑑總督兩江、分任南北沿海之防禦。奕經奏調川陝河南新兵六千、募集山東河南江淮間義勇及沿海亡命數萬。以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朔（一八四二年二月十日）至杭州、留特依順駐守、而自與文蔚督兵渡江、以十六日次紹興。英軍自去年占領寧波後、因自此以西、水道淺狹、不適巨艦之行駛、遂下令休息士卒、惟時遣小舟、犯慈谿餘姚、縱掠即去。及聞清軍進逼、則盡移鎮海屯兵、據城東北甬江口招寶山之礮臺、而移寧波屯兵入舟、獨留數百人守城上大礮以待。而奕經文蔚、方力排異議、銳意恢復、議定進軍方略如下。（一）奕經以兵勇三千、軍紹興之東關鎮、文蔚以二千、屯慈谿城北之長溪嶺、副將朱桂、參將劉天保、以二千屯城西之大寶山、以圖鎮海。（二）提督段永福以兵勇四千伏寧波城外、余步雲以二千駐奉化、以圖寧波。（三）海州知州王用賓駐乍浦、僱漁

乍浦寶山上海之失守

舟渡岱山，而故總兵鄭國鴻子鼎臣，統帥水勇，主火攻，以圖定海。約是月二十八日(三月十日)夜中同時進兵，各隊遣鄉勇，分伏城中為內應。而定海形勢隔絕，布置不易，鄭鼎臣之義勇隊萬餘，先期渡海襲擊，無功而返。寧波鎮海兩城內應，果皆如期啓城以待。而入寧波者，段永福之前隊五百人，為敵軍礮擊，戰死過半。入鎮海者，劉天保所將之河南勁勇五百人，以內應數寡，不敢戰，踉蹌退出。於是永福走東關鎮，天保朱桂回軍，分屯大寶山左右。而英軍反以二月四日(三月十五日)發千五百人自慈谿登陸，進薄朱桂陣地，激戰一日，桂父子陣亡，天保軍驚潰，文蔚即夜棄輜重器械西走。英軍連陷大寶山長溪嶺，無西顧憂，遂以初六日引還寧波。而文蔚退西興(蕭山縣城西)奕經且渡江回杭州，并乍浦已渡之水勇萬餘亦遣散矣。惟鄭鼎臣一軍，尚以三月朔圍攻英軍於岑港，報稱焚沈敵船大小數十餘，溺死敵兵五六百。而浙撫劉韻珂方力主和議，已以前月奏請起伊里布來浙主款，廷議復為之一變矣。

於是上用劉韻珂言，賞伊里布七品頂戴，赴浙効力。以尚書耆英為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以齊慎為參贊，詔諸軍按兵罷攻，惟嚴守要地，以俟機會。而是時英軍方得新任

印度總督額倫波羅伯 Earl Ellenborough 之訓令。欲轉略長江。以扼我南北之交通。遂勒索寧波紳士犒軍銀二十萬圓。以三月二十七日。五月七日盡撤寧波鎮海屯軍。惟留舟四艘。兵千餘。守定海及錢塘江口。至四月八日。五月十七日而全軍迫乍浦矣。時乍浦有漢兵六千三百人。滿兵千七百人。望見英艦如邱阜。皆氣索。所發礮丸。率不達。英軍陸戰隊。以翌日登岸。初十日。占城外高地。與海軍相應礮擊。遂陷乍浦。杭州嘉興皆戒嚴。伊里布亟至英艦議款。不得要領。韻珂又奏請放還俘虜。送諸乍浦。則英艦既以十八日北去。又改送諸鎮海。則英艦以五月朔六月九日達吳淞矣。奕經檄牛鑑。權宜羈縻。鑑猶豫兩日。始以初七日。遣員齎札赴英船。事已無及。時江南提督陳化成守海口礮臺。初八日黎明開戰。礮沈敵船二艘。又擊折其二艘之桅。而化成遽戰死。守兵四潰。英軍遂以是日陷寶山。十一日陷上海。更發兵窺松江蘇州。以水淺不敢入。乃決議溯長江。攻鎮江府。以行遮斷運河之策。

鎮江之失守

寶山既陷。清廷命奕經酌遣參贊一人赴蘇。又命耆英伊里布馳赴上海。會同牛鑑相機籌辦。以劉允孝署江南提督。及上海繼失。牛鑑回江寧。一方則徧諭居民。謂長江沙

線曲折。敵斷不深入。一方則奏請仿乾隆朝征緬罷兵。仍許朝貢故事。准予英人通商。無何。英艦連過福山江陰圌山關諸要隘。以六月八日(七月十五日)達鎮江。於是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皆督兵赴援。駐防副都統海齡嚴拒不納。使戰城外。惟以駐防蒙古千餘守城內。禁居民遷徙。日夜搜捕漢奸。虐殺無算。合城鼎沸。十三日。英將臥烏古分全軍七千爲三隊。以巴爾德勒。娑爾敦。叔特。三將分統之。而自率礮兵隊五百七十人指揮全軍。翌日。娑爾敦之右翼軍。先破我城外兵。叔特之中軍。及巴爾德勒之左翼軍攻城西北。臥烏古以大礮攻南門。交戰二小時。城遂失守。海齡自縊死。(或言爲亂兵所殺)齊慎劉允孝退走新豐鎮。自瓜洲至儀徵之鹽船估舶。焚燒一空。火光百餘里。揚州鹽商饋銀五十萬免禍。是役英軍戰死者三十七人。負傷者百三十一人。遂留叔特一軍守鎮江。餘悉溯江而西。二十八日(八月四日)其前隊已薄江寧。及七月四日(八月九日)而全軍達府外矣。

江寧之和議

自鎮江不守。清廷始決意議和。令耆英伊里布示意敵軍。英使璞鼎查以耆英等未得全權之委任。拒不與議。清廷乃以耆英伊里布並江督牛鑑爲全權大臣。便宜從事。時

英將婆爾敦之支隊。已以七月六日登岸。議於初十日黎明開始礮擊。會初七日耆英伊里布至。乃以初九日夜中遺書英使。請翌朝會商。英軍方下令停止攻擊。而是時忽有清軍增募壽春兵。使擊洋人之流言。臥烏古怒甚。復運大礮置鍾山之顚。爲粉碎府城之計。耆英等百方辨解。事得中止。十四日。三全權親赴英艦。與璞鼎查定休戰之約。自是往返協議。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卽西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締結清英修好條約。所謂南京條約者也。英艦發祝礮二十一聲。懸兩國國旗以賀。戰局始結。

條約之要項

此條約之要項。則(一)淸英兩國將來當維持平和。(二)淸國政府向英政府納軍費一千二百萬圓。商欠三百萬圓。鴉片賠償六百萬圓。共二千一百萬圓。限千八百四十五年歲末淸付。(三)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港。許英人通商及居住。且一切不課關稅。(四)以香港之主權。讓與英政府。(五)放還英人之爲俘虜者。(六)戰役中爲英軍服役之華人。一律免罪。(七)將來兩國往復之文書。用平行款式。(八)條約得淸帝批准。償金交付六百萬圓之後。英軍當自當時所占領之長江沿岸等地撤兵。惟舟

山及古浪嶼。在條約實行之前。仍由英軍占領。八月杪。英軍得六百萬圓之償金。聞英皇帝之報可。卽日去江寧。盡調碇泊長江之艦隊。還屯定海。於是臥烏古自香港反印度。璞鼎查以功任香港總督。兼陸軍大將。而清廷追論牛鑑不守江口罪。奪職逮問。以耆英代之。命伊里布以欽差大臣至廣東。議互市章程。又逮奕山奕經文蔚余步雲等領兵大員。下刑部治罪。懲處失守城池諸文武官有差。就中余步雲罪較重。以是冬正法焉。

臺灣俘虜事件

先是兩國戰爭中。英艦兩過臺灣。一於二十一年八月。在淡水港遭風觸礁。一於二十二年二月。在大安港閣淺。皆爲臺灣義勇所捕獲。凡三桅大船一。杉板船二。白人二十四。黑人百六十五。礮二十門。及英軍在浙東所得刀銃器械甚衆。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方以軍務時代得專摺奏事之特權。遂先後臚陳戰績。飛章上聞。其時清廷以沿海諸省屢戰屢敗之餘。憂疑無措。及臺灣第二次捷奏入。以爲破舟斬馘。大揚國威。亟加達洪阿太子太保。姚瑩二品頂戴。風示中外。一時臺灣鎮道之名譽藉甚。士大夫間。達洪阿等氣燄銳。謂俘虜久羈非善策。請速誅之。以絕內患。英艦屯古浪嶼者。聞之大

憤，移書臺中，以大舉報復相恫嚇。閩督怡良懼禍及，亦馳檄鎮道，令將俘虜悉數解送內地，欲示德英人以弭患。達洪阿等謂督臣示弱，遽以五月，將百六十五名之黑人盡殺之。無何，南京條約成，兩國當交還俘虜，而臺灣所遣僅白人若干名。璞鼎查乃以鎮道虐殺難民，乘危徼功，徧訴江浙閩粵四省大吏，請會奏懲處。於是清廷不得已，以耆英等之劾奏，及怡良渡臺查辦之結果，遂於二十三年正月，逮達洪阿姚瑩，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訊擬。一時尊攘之徒，議論嚚然，義形於色。清廷亦終鑒其枉，僅予革職不深咎。而當時好作虛憍論者，競以此獄歸咎軍機大臣穆彰阿之指受，及耆英怡良等之媢嫉。比諸宋時莫須有三字讞焉。實則達等所爲，無裨於時局也。至咸豐元年，特旨昭雪，中外又翕然稱頌矣。

廣州續約之成立及粵民之排外氣餘

臺灣俘虜之交涉，既草草畢事。同時廣州復有排外之暴動。先是粵民自三元里決鬭後，與英人感情日惡。英人亦畏粵民之悍，不遽入內河貿易。惟脅督撫停止虎門礮臺之修復，盡拆各臺之石，移築香港。及南京條約成，廣州爲公開商港之一，英人至者漸衆。是年冬，粵民有與英勞動夫鬬毆負傷者，輿情大激昂。暴徒萬餘，雲集英國商館，肆

意焚掠。不復受官吏之約束。於是英員遽調新回香港之艦隊。直赴廣州。行自由之處置。會伊里布奉會議商約之命。以欽差大臣廣州將軍就任。亟與督撫懲治暴徒以謝。英使璞鼎查聞伊里布至大喜。方提出通商上之條件。求定期會議。而伊里布以七十二歲之高齡寢疾不起。二十三年二月。卒於廣州。於是清廷遣耆英代之。是年五月。兩國全權於香港行交換批准條約之式。至九月。復於虎門訂補遺條約。自關稅之規定及其餘細目。凡十七條。以爲南京條約之附錄。自是廣州等五港之開放。次第實施。英政府得於各港派遣領事。處理商務。而粵民忽有嚴拒英人入城之議。於是鴉片戰爭之局終。而他日廣州事變之機。又始於此矣。

英法和約之成立及鴉片問題之究竟

南京條約。一旦公布。歐美商業界大驩迎之。比利時。和蘭。普魯士。西班牙。葡萄牙。諸國。爭求派遣領事若公使來廣東。而法蘭西美利堅兩國。且請清國遣特命全權公使議結和約。道光二十四年正月。美公使遂以大統領之國書。通意清政府。清政府仍命耆英主其事。於是中美條約以是年六月於澳門成立。越月而法公使踵至。復以九月與耆英會黃埔。締清法條約如例。其間璞鼎查已自香港歸國。繼之者爲佛朗西士達維

斯。及二十六年，清廷對於英政府之償金已達總額。耆英復與達維斯會於虎門，密陳粵民鷙悍狀，乞英政府以廣州居住之實行，延期二年，且私許不以舟山列島割讓他國。達維斯遂親赴定海，行還付之式，悉撤舟山古浪嶼屯兵。於是與歐美大國，先後訂約者凡三，清廷已確認諸國爲平等敵體之友邦，公文照會禁用夷字，而其時所謂清議者之勢力，尙於爾後數十年間，左右一世之輿論，雖政界亦時爲其所刼持焉。獨其爲戰爭原因者之鴉片禁令，在清廷初無明文解除，而臣民吸用之習，蔓延益甚，從此英商之輸入，亦依然盛行。清廷不得已，至咸豐九年，遂公然弛禁，以洋藥之名，徵收關稅。由是吸食鴉片之弊風，不啻爲法律所默許，而諸外國人反從而醜詆之，或且攜我國一二粗製煙具，陳諸博物院，以爲清國人民風俗之代表矣。

第二十四章　太平天國之勃起

上帝會之緣起

自明季以來，國人以民族之惡感，主張排斥滿人，因而祕密結社，借宗教迷信之力，號召徒衆，潛蓄勢力，爲反抗清廷之運動者，無慮十餘種。就中白蓮教會，實爲其大宗。乾嘉之際，一再發難，風動五省，竭海內之兵力，猶十年而後定。而其支流與裔，蔓延各地

者。又有紅陽靑蓮八卦天地(添弟)無爲等目。其源流分合。雖不可深知。要其構成之原質。不出釋道二宗。及嘉道以還。西人東漸者日衆。基督教之傳播。一時雖受法律上之裁抑。顧其教義漸加入於宗教社會之間。而廣東又以地理上之關係。最先受其影響。於是此等祕密結社之中。忽有含基督教之新分子者。而太平天國洪秀全等之兵勃起焉。洪秀全者。故廣東花縣人也。淸嘉慶十七年生。早喪父母。年七歲就學鄉塾。嘗數試不第。乃以訓蒙賣卜。往來江湖間。先是廣東人朱九濤者。自稱明室遠裔。襲白蓮教故智。創立異說。謬言鑄鐵香鑪成。可駕以航海。以此誑衆斂錢。秀全及同縣人馮雲山並師事之。九濤死。秀全頗以師說爲不足大合衆心。而暢行其志。乃更與雲山取基督教義。自樹一幟。謂之上帝教。名其教會曰三點會。秀全自爲之長。道光十六年。秀全始與雲山赴廣西。居桂平武宣二縣間之鵬化山中。陰事布教。(田中萃一郞東邦近世史謂是道光二十四年事。今據平定粵匪紀略。)桂平人楊秀淸韋昌輝。武宣人蕭朝貴。(秀全妹夫。)貴縣人石達開秦日昌。(亦作日綱。)爭依附之。於是雲山等六人。分詣各邑。輾轉招集。而秀全主桂平富人曾玉珩家。受其資給焉。秀全嘗病。及愈。乃云。死

七日復蘇。能知未來。謂舉世將有大災。惟入會拜上帝者可免。（據李秀成供狀。此爲道光十七年事。）凡入會者。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無有尊卑等差。人納香鐙銀五兩爲會費。獨拜上帝。不得拜他神。遠近附從者寖衆。皆稱秀全爲洪先生。秀全旣傅會西教。傾動衆聽。遂自擬基督。更爲教主。以基督爲耶火華 Jahovah 長子。而已爲其弟。稱耶火華曰天父。基督曰天兄。又令雲山及其黨盧拔賢等。造眞言寶誥諸書以實其說。而自以其間返廣東。親就美利堅牧師羅巴爾特受教。（田中氏書敍此事。謂在秀全赴廣西後二年。）及秀全再赴廣西。則雲山等勢已大張。信徒之數。驟至二千人以上。自是上帝教會在廣西之基礎。漸次確立。而清與太平十五年之大兵爭。濫觴於此矣。

廣西之亂源及金田之發難

方是時。清廷新以鴉片戰爭之一敗。舉百餘年來京旗綠營積弱之實況。一旦暴露於外。而祕密會黨。已確見滿人統治力之不足。重以前此教徒。旋起旋仆。宮廷易視民瘼。倂以誅戮示威。絕無改良求治之心。而又連年凶歉。流亡相屬。不爲盜賊。無以謀生。而地方文武。方苟求一日之恬嬉。漫無準備。道光二十七八年間。廣東廣西地方大饑。羣

盜所在剽掠，而廣西之柳慶思潯梧寧五府一州間爲尤甚。慶遠則張家幅，鍾亞春，柳州則陳亞癸，陳東興山豬羊，武宣則劉官方，梁亞九，象州則區振組，潯州則謝江殿，而亞癸尤悍且衆，其餘不得主名者尙數十股。撫臣鄭祖琛老病憚事，雖嚴檄所司緝捕，盜不少戢。居民知官軍之保護不足恃，乃自創團練相守望，不受地方官之董率。久之，團練與上帝教會信徒聲勢相埒，各自爲曹偶，爭相雄長，勢寖不合。而教徒故多貧苦農民，精悍頗不如團練。及齟齬日甚，不得不自相聯合，以爲一致對外之計。如是漸集漸衆，團結力驟強。三十年六月，秀清昌輝達開日昌諸渠魁，皆聚平南藤縣間之金田村，議召集各村會衆，乘機舉事。時秀全居平南縣花洲人胡以晃家，跡甚祕密，秀清等既謀定，則率衆迎之至金田，旋移屯武宣縣東鄉，募集同志。一時自命豪傑者，貴縣林鳳祥，揭陽羅大綱，衡山洪大全之徒，皆不期奔赴。遂部勒士馬器械，返屯金田。

咸豐之初政及林則徐之道歿

先是，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宣宗疾大漸，召諸王大臣宣示祕緘，立四子奕詝爲皇太子，頃之崩，年六十有九。皇太子卽位，是爲文宗顯皇帝，以明年爲咸豐元年。立數月間，累詔求直言，通民隱，起廢員，興賢能。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卿倭仁，通政使羅惇衍，侍郎曾

官軍主帥之更迭

國藩等.先後應詔.論列時政.語多切至.並優旨褒答。其緣事降革諸員.若故總督林則徐.漕督周天爵.臺灣道姚瑩等.皆以時論所推.相繼被召.頗有振作之意。顧其時廣西兵事已滋蔓不可制.警報彈章.殆無虛日。朝命兩廣督臣徐廣縉赴梧州進擊.而廣縉以廣東韶連間方有寇亂.無兼顧之暇。詔益促鄭祖琛出省督師。其年六月.祖琛移駐平樂府.度力不能勝任.奏請命大將會勦。清廷先後令固原提督向榮.故雲南提督張必祿.馳驛前往。十月.向榮至桂林。時秀全等異軍特起.猶未指名.而慶遠思恩南寧等地土匪張甚。榮提兵往來擊逐.寇稍稍減。而秀全等轉得以其間從容布置.漸露頭角。十月.詔起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奪鄭祖琛職遣戍.以則徐攝巡撫。則徐兼程奔赴.至潮州病卒。詔更以故兩江總督李星沅代之.以廣西布政使勞崇光署巡撫。及十一月而張必祿戰死平南金田間.敵勢之張盛自此始。

張必祿既歿.詔以周天爵爲廣西巡撫.加總督銜.辦理軍務。向榮由橫州移師金田。咸豐元年正月.向榮戰不利。秀全等益進屯大黃江.分攻桂平.武宣.貴.平南.等縣.前鋒及象州。廣州副都統烏蘭泰赴廣西佐理軍事.與向榮分道防戰.雖時有斬獲.而敵勢不

稍衰。星沅天爵又以事相齟齬，疏請統帥。清廷乃以三月遣大學士賽尙阿帥都統巴清德副都統達洪阿，將京師精兵四千餘人赴粵視師，未至而星沅卒，乃授賽尙阿欽差大臣，先以天爵權之。而天爵復與向榮有隙，劾其不遵節制。廷議罷天爵督師，褫總督銜，以鄒鳴鶴爲廣西巡撫。是時兵端初發，其鋒雖銳，而衆尙不免烏合，苟清軍將帥和洽，幷力一向，或可弭患。然自林則徐歿，期月之間，將帥屢易，文武不和。秀全等得乘間鼓動，威燄始熾。說者以爲太平天國勃興之機會，有莫之致而致者矣。

永安之驟破

是年六月，賽尙阿抵桂林，合諸道兵勇三萬餘進攻，七月，軍迫象州，諸將自烏蘭泰以下奮戰，連奪要害。遂以八月斬韋昌輝弟亞孫等。敵兵自大黃墟趨大黎，逼永安。向榮烏蘭泰分道追之，而烏蘭泰軍阻鵬化山內，向榮軍遇雨致挫，同時巴清德又病死平樂。於是秀全等以閏八月破永安，始建國號，曰太平天國。秀全位號天王，而封楊秀清東王，蕭朝貴西王，馮雲山南王，韋昌輝北王，石達開翼王，洪大全天德王，秦日昌胡以晃等四十餘人各稱丞相軍師有差。初秀全等起事，以漢人不薙髮，乃密令徒衆蓄髮，及與清軍相見，前髮鬖然，故清軍謂之髮逆，亦謂之長毛賊，或以其發難自廣西也。文

言之曰粵匪。而泰西人持國民主義。卽以其號號之爲太平軍云。

桂林之攻守

時廣西土匪二十餘股。多爲勞崇光所殄。惟太平軍獨存。顧已勇猛不可制。九月。賽尚阿移屯陽朔。督諸道淸軍以十一月合圍永安。軍凡數十營。向榮統北路。烏蘭泰統南路。兩人以戰略不合。互有違言。時秀水知縣江忠源。以父憂去官。率鄉勇五百從烏蘭泰軍。頗往復調停其間。卒不能得。忠源因引疾去。淸軍圍永安四閱月不下。翌咸豐二年二月。太平軍遂潰圍北趨陽朔。烏蘭泰追之。斬二百人。擒洪大全。終以道險雨阻。爲敵所乘。戰復不利。時向榮習識軍事。度敵必趨桂林。疾引所部間道馳救。而烏蘭泰懼失寇。率死士追至六塘墟。距桂林僅六十里。突中礮死。於是太平軍分軍爲三。以三月圍桂林。則向榮已先入。與巡撫鄒鳴鶴固守。江忠源聞警。復募鄉兵援之。戰屢捷。太平軍圍月餘。不能破。議進取湖南。解圍引去。桂林得全。凡桂林被攻至三十餘日。秀全等念廣西無足戀。遂以四月出興安。攻全州。

太平軍入湖南

湖南寶慶都司武昌顯引兵守全。而所部僅五百餘人。諸軍援全者皆壁十數里外。太平軍以地雷轟破城壁。取之。乘勝入湖南境。時湘水盛漲。敵刼舟順流而下。計不過三

四日可抵長沙。而江忠源倍道扼其下游蓑衣渡，激戰兩晝夜，焚其舟幾盡，又礮中南王馮雲山。旋卒。於是太平軍棄輜重登陸，東趨道州，提督余萬淸棄城遁。敵入據月餘，擄獲甚衆，乃以六月分軍破江華，永明，嘉禾，藍山，以七月破桂陽，及郴，所獲益富，長沙戒嚴。詔罷湖南巡撫駱秉章，以張亮基代之，逮治余萬淸，以雲貴總督羅繞典方赴任，道長沙，令留辦防堵。

長沙之圍攻

時太平軍由郴州移據永興，徘徊未進。而西王蕭朝貴，獨雄智自喜，詗長沙守備薄，意可襲取，獨率死士千餘，繞山道東北行，數日之間，連破安仁，攸，醴陵，遂薄長沙，七月二十八日，逼南門而軍。城中大吏，料敵當從耒衡正道來，方日夜議築土城，禁訛言，及倉猝敵至，則大震。秉章統兵勇八千餘，將弁數百，不敢言節度。繞典惟日與諸生舉貢議事。提督鮑起豹至，舁城隍神像，置南城樓，與對坐，欲藉以安民心。而賽尚阿駐永州，湖廣總督程矞采駐衡州，皆逡巡不赴。新任巡撫張亮基，已至寧鄉，聞警還屯常德集兵。惟總兵和春，常祿，李瑞，德亮，及江忠源馳至，與太平軍相持。八月，詔奪賽尚阿程矞采職，以徐廣縉拜代之，促向榮赴援。榮自四月稱疾居桂林，諸統帥交章劾之，終不肯起，

武昌之失守

及聞賽尙阿罷．乃疾行抵長沙．亮基亦至．縋城而入。無何．蕭朝貴攻南門．爲淸軍所斃。秀全秀淸等自郴州聞之大憤．悉衆而北．益募礦夫．穴城根．置地雷．城崩復完者屢矣。於時援軍大集．數近五萬。秀全念圍攻日久．地道屢無功．懼衆攜貳．乃以十月十九日夜半解圍．作浮橋渡湘而西。

長沙城外之敵軍一旦引去．將帥愕視．不知所往．或言必攻湘潭．乃傳令諸軍南嚮．而太平軍已從容走寧鄉．破益陽．出臨資口．掠湘陰．渡洞庭．及岳州矣。岳州文武自提督博勒恭武以下．爭委城遁。太平軍盡得城中舊藏吳三桂所遺軍械礮位．復刼估舟五千餘．蔽江而東．所過城鎭．望風披靡。遂以十一月九日薄漢陽．十二日破之．轉向漢口．焚掠五晝夜．百貨爲空。時冬季江水涸．中漲巨洲。太平軍連舟爲梁．環以鐵索．自漢陽直達武昌．環城設壘。巡撫常大淳督兵數百拒守。向榮自湖南赴援．軍東門外．累戰累捷．而以敵壘中隔．不能合城兵．又爲寒雨所苦．軍士疲甚。十二月四日．敵以地雷燬文昌門而入。巡撫布按以下皆死之．武昌破。詔逮治徐廣縉．以向榮爲欽差大臣．命故大學士琦善選兵駐河南．以張亮基署湖廣總督．潘鐸署湖南巡撫．駱秉章署湖北巡撫．

羅繞典防剿襄，而起丁憂在籍侍郎曾國藩，治團練，駐長沙。

太平軍之東下

太平軍既破武昌，初欲由襄樊北趨，偵知河南已有重兵，乃決意東下。咸豐三年正月朔，連舟萬餘，載資糧軍火財帛及所俘男婦五十萬，棄武昌而東。先是，兩江總督陸建瀛議防江之策，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設防於小孤山，不如於上游黃蘄等處。乃遣兵三千，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鼠峽，又遣壽春總兵恩長，率松江標兵二千繼之，而自將續到兵數百，親軍數百，與幕客員弁溯江倍道而前，以二年十二月晦，次九江。休兵數日，則太平軍已縱掠黃州武昌(縣)蘄水蘄州，長驅至武穴，恩長遇之戰死，舟師盡潰。建瀛方命移舟上駛，而從兵聞敗報，洶懼四散，建瀛僅以十七人二舟踉蹌走江寧。太平軍遂以初九日破九江，十七日破安慶，巡撫蔣文慶殉焉。

江寧之失守

建瀛歸江寧，議以江南舢板及廣艇，分屯東西梁山扼敵舟，未及行而衆潰，建瀛猝惶遽，閉門稱疾不出。獨福山總兵陳勝元率所部水師溯江而上。太平軍留安慶三日，盡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漕米四十餘萬石登舟，連破太平蕪湖，以二十六日與勝元戰蕪湖江上。勝元中礮墜水死。太平軍遂以二十九日薄江寧，連營二十四座，列舟自大

太平天國之制度

勝關達七里洲．水陸號百萬．晝夜環攻。城外商民自募義勇隊出擊．守陴官兵發礮助之誤傷數人．義勇駭潰．城中兵民拒守七八日．彈丸盡至實石大礮以發。二月八日．儀鳳門地雷發．敵兵大至。清軍方以全力傾注一隅．而太平軍別隊已由三山門越城而入．外城遂破。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率滿洲駐防兵．守內城兩日．亦破。祥厚霍隆武陸建瀛皆死．城中官紳及軍民死者四萬餘人。太平軍盡出所獲貲財．大餉將士．而更遣林鳳祥羅大綱李開芳曾立昌等．取鎮江揚州．以斷南北清軍之聯絡。

天王既定江寧．以爲取天下如反掌．遂與秀清議進規河南．欲取以爲都。有老舟子湖南某．素爲秀清駕舟．具言河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而江南有長江之險．民富食足．舍江寧而都河南．非計。於是天王決議．改江寧爲天京．恢清總督署爲宮．假定故家大宅以爲諸王府．頗極侈麗。更置百官．立朝儀．制約法十事．大旨禁蓄妾買娼弓足奴婢等．略似摩西十誡．號曰天條．犯者有誅。定新歷．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有閏日．無閏月。每七日一禮拜．讚美上帝．所至設高坐說法．謂之講道理。其軍制．則二十五人爲兩．有兩司馬統之．四兩爲卒．有卒長統之．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有旅帥師帥統之．五師

爲軍。有軍帥統之。而總之以監軍。自監軍至兩司馬。皆有正副。各省年少豪富。志在排滿者。聞風響應。或贈以金錢。號曰進貢。以故朝野變色。居民皆震撼遷徙。或築巖塞自固。清廷官吏相率稱疾求去。蓋滿清之危亡。若在旦夕間矣。

江南江北大營

方太平軍之棄武昌而東也。清欽差大臣向榮追躡其後。師行甚迅。正月十二日。前鋒張國樑已至九江。顧以無舟不得濟。乃移文南昌索舟。得漕船以行。及二月二十二日。榮全軍抵江寧。則城陷已旬日。乃結營城東孝陵衞。是爲江南大營。而琦善亦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自河南進至揚州。與直隸提督陳金綬內閣學士勝保分營城外。是爲江北大營。然當是時。八旗綠營之暮氣。已達極點。敵雖自兩路受清軍之攻擊。而往來衝突自若。於是一方則出河南犯山西。以窺京畿。一方則由安徽攻江西。以爭長江之上游。

太平軍入河南

太平丞相林鳳祥已取揚州。窺河南重兵皆趨江北。度中原空虛可乘。乃盡括揚州子女玉帛送天京。以空城付指揮曾立昌守之。而自將二十一軍。出滁州。據臨淮關。四月二十一日。破鳳陽。勝保亟分軍追躡。而楊秀清又遣丞相吉文元由浦口攻亳州。遂與



鳳祥合軍、乘間入河南、五月七日、入歸德。巡撫陸應穀、親督將弁分道進剿、聞太平軍闖開封、急檄布政使沈兆雲等、登陴固守、則敵已由寧陵睢州杞縣陳留、以十三日抵開封。時清江寧將軍托明阿等、方督三鎮兵過睢州、聞警、倍道赴援、與城兵夾擊。太平軍遂由中牟引而西、一方則分軍圍鄭州滎陽、以牽制南岸清軍、一方則潛收煤艇、自鞏縣渡河、六月二日、圍懷慶。時清廷已命直隸山東西督撫合力防河、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欽差大臣、總統河南軍。太平兵數穴隧道攻懷慶、不能得、而援軍復大至、乃立柵為城、深溝堅壘以自固。兩軍相持幾六旬、血戰十餘次、敵精銳略盡、吉文元中矢死、

太平軍自山西入直隸

太平軍知不可得、乃以七月二十八日棄柵北走。

方太平軍之渡河而北也、或議乘清軍未集之際、直逼天津、以為攻心扼吭之策。而林鳳祥欲先取懷慶、扼黃河要害。相持數日、則援師已大至、攻守之勢、為之一變。太平軍雖以二萬衆潰圍出、而重兵扼其東、黃河阻其前、太行山脈亘其後、惟西方黃河太行山之間、有小道通山西。八月、太平軍自垣曲出曲沃、破平陽、進至洪洞、而楊秀清復自江寧遣兵往援、衆亦二萬、於是敵衆復合軍而東。詔罷山西巡撫哈芳、以恆春代之、又

奪訥爾經額欽差大臣，以與勝保。時勝保督師入山西，方收復平陽，而太平軍已乘間由屯留潞城黎城入直隸，據邯鄲縣北之臨洺關，以九月七日入深州，距京師僅六百里。訥爾經額退駐廣平。清廷奪職按問，以惠親王爲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督京旗及察哈爾精兵會勝保進剿。敵兵守深州十餘日，旁出欒城一帶，烽火相屬。而九月十九日深州城外之一戰，太平軍大挫，戰死者至七八百人。敵遂以翌日棄深州走天津。時天津守具漸完，又城外新經洪水，道路沮洳，艱於行軍。而勝保等復疾行躡其後，敵不敢圍攻，以十月退據靜海，分屯獨流楊柳青等處，爲犄角，與清軍相持。

南昌之攻守

林鳳祥等北伐之師，既以半年間橫行四省，轉戰四千五百餘里，略如上文所述。同時楊秀清復遣豫王胡以晃丞相賴漢英石祥貞等，分攻安徽江西。於是安慶以五月四日再破，而南昌以十八日被圍。時江忠源已以戰功累遷至道員署湖北按察使，方奉命赴江南大營，行次九江，聞南昌圍急，兼程往援，戰屢捷。敵圍攻不能下，復分軍入腹地，以圖牽制。而吉安土兵又起，遙爲太平軍聲援。忠源飛書湖南告急，侍郎曾國藩，署

撫臣駱秉章。遣湘勇千二百。楚勇二千。營兵六百。屬道員夏廷樾。編修郭嵩燾。知縣朱孫詒。忠源季弟忠濟等護之往。而諸生羅澤南。復率其子弟鄉人。自成一軍與偕。湘勇出境剿敵自此始。廷樾等至南昌。一戰不利。諸生死者七人。收衆入城。忠源以新軍不可當大敵。令往擊土寇。於是廷樾駐章樹。羅澤南攻安福。忠濟及劉長佑攻泰和。旬日之間。諸土寇悉平。忠源守南昌。無內顧憂。益獎勵兵民。同心敵愾。太平軍包圍九十餘日。知不可取。八月二十二日。遂解圍登舟揚帆去。湘楚軍名始大顯矣。

湘軍之起及曾國藩之提倡

先是咸豐二年十一月。太平天王洪秀全既自湖南出湖北。諸將帥援軍隨之東。長沙守兵纔四千。惟江忠源所部鄉勇最驍勁。號曰楚勇。而湘鄉羅澤南王鑫。皆以諸生辦團練有名。巡撫張亮基聞之。令各募一營助戰守。號曰湘勇。及武昌破。亮基移督湖北。挈江忠源從。而楚勇留長沙者。以其弟忠濟及劉長佑統之。諸義勇皆起田間。初不能成營制。無何。曾國藩奉朝命治團練至長沙。乃總統諸軍。頒發營制。稍用戚繼光兵法訓練。初以三百六十人爲一營。已而改五百人一營。營分四哨。置哨官四人。統以一營官。自兩營迄十營數十營。視材之大小而設統領焉。是時承平日久。人不習兵。而綠營

皆窳，驕惰，雖徵調四出，迄不得一兵之效。八旗兵尤委靡，國藩起，則盡屏滑弁游卒不用，專選士人，領山農，但求其精，不求其多。又飭省城編查保甲，手書告各郡邑官紳，引宋臣岳飛不要錢不怕死二語自誓。每鄉里士來謁，輒溫語禮下之，有所陳務，畢其說，言可用，則斟酌施行，卽不可用，亦不加詰責，有異等者，雖卑賤與之抗禮，以故人人爭磨濯求自效。一時人材，皆出其門，戡定之功，遂以是爲起點矣。

田家鎭之敗

太平軍既不得志於南昌，遂北出湖口，破九江，復上逼湖北。時張亮基調撫山東，以新任總督吳文鎔未至，尙留武昌，聞九江敵兵上犯，亟遣舟師扼田家鎭。忠源援九江無及，亦自瑞昌興國進遏其衝。而敵已先據田家鎭半壁山，憑高俯瞰。九月十三日，太平舟師乘風上駛，忠源赴水營拒敵，而敵礮驟發，舟師駭潰，忠源搏戰失利，突圍走廣濟。於是太平軍水陸大進，連破黃州漢陽。吳文鎔方次長沙，聞敗狀，急馳守武昌，十月，太平軍分道北進，一軍入孝感，一軍自應城攻德安。時學政靑麟方按臨德安，急檄知縣張開龒募丁防守，而按察使唐樹義總兵楊昌泗，亦由黃陂進屯楊店。敵兩路皆阻，防兵不得進，乃合軍退漢陽，復爲同知伍惺擊敗，更悉衆而東，據黃州守之。

廬州之破及江忠源之死

江西湖北。暫得稍安。而安徽之敵勢復大振。先是三年五月。太平軍既據安慶。翼王石達開頗事要結。張榜安民。擇村里桀黠者爲鄉官。令民間獻糧册。按畝賦課。又於大星橋立榷關。截江上行舟徵其稅。數月之後。經營粗定。於是楊秀清更以秦日綱代達開。復謀旁出。自安慶破安徽文武大吏。皆僑寄廬州以爲省治。而在籍侍郎呂賢基治團練駐舒城。十月。日綱引兵北進。以十四日乘雨出集賢關。破桐城。二十九日。取舒城。賢基死之。太平軍直趨廬州。時江忠源回軍漢陽。詔授安徽巡撫。且諭以楚皖一體。可審緩急爲去留。忠源以廬州危急。上疏請行。遂率所部千人冒雨進。至六安。將帥多病。忠源亦憊甚。六安吏民遮留。忠源不可。惟分所部太半使總兵音德布守之。而自將餘兵力疾至廬州。廬州民聞忠源入城。人人自壯。登陴助守者近萬人。而胡以晃復率步騎十餘萬踵至。圍數重。久之。諸道援軍大集。皆阻敵不得進。敵圍攻益急。卒以十二月十六日夜中裂水西門而入。忠源揮兵搏戰達旦。知不可爲。手劍自刎不殊。一卒負之走。忠源嚙其項。脫身投水死。清廷贈忠源總督。謚忠烈。詔提督和春漕運總督福濟規廬州。而益促湖廣總督吳文鎔出省督師。

吳文鎔之戰死

當是時，太平軍據黃州，湖北援師，不能遽達皖。而曾國藩方駐衡州治水師，議以天下大局，武昌爲必爭之地，必先保武昌，而後可以扼金陵上游，固荊襄門戶，通兩廣四川運道。因移書文鎔，謂南北兩省，以堅守省會爲主，俟水師成，乃可言剿。文鎔故國藩座師，頗倚重之，報書亦戒以無輕赴敵，必俟成軍乃行。及廬州破，忠源死，湖北巡撫崇綸劾督臣閉門株守，有旨詰責文鎔，不得已，乃以十二月赴黃州督師，駐堵城，距府治可二十里。咸豐四年正月，太平軍張鐙高會，文鎔偵知，謂有機可乘，急出兵擊之，而軍士以大雪之故，僵斃相屬，反爲敵軍所乘。十五日，敵前後夾擊，清兵大潰，文鎔死亂軍中。太平軍乘勝復取漢陽，遂溯襄河，連取德安隨州棗陽。而楊秀淸復遣石祥貞率大隊越武昌而上，以二月破岳州，入湘陰。武昌形勢，已在太平軍包圍之中。其時荊州將軍台湧代文鎔署總督未至，巡撫崇綸又以憂解職，僅學政青麟自德安至，代爲巡撫，籌防守，而標兵才千餘，頗不敷用，旁近諸郡縣又多殘破，莫能爲外援，勢益岌岌。會湖南水師新成，詔益促國藩赴援，於是國藩始率湘軍建旗東征。

湖南水師之起

湖南之治水師也，由江忠源郭嵩燾倡議，而曾國藩成之。先是，忠源初援湖北，與國藩

源

湘軍第一次報

論江皖大局。議造戰船數百。先清江面。以事甚艱鉅。未暇實行。及嵩燾從忠源守南昌。偵敵皆舟居。始極言東南皆水鄉。敵據有江路。而已以陸師擊之。勢常不及。必與敵爭長江之險。而後可以言戰。因為忠源草奏。請飭兩湖四川造戰船各二十艘。自廣東購巨礮千尊配之。得旨允行。於是國藩自長沙移駐衡州。銳意造礮船。苦不知其制。自以意匠締造。屢更未定。水師守備成名標者。頗能言廣東快蟹三板船法式。而廣西同知褚汝航。又別上長龍船製。國藩乃以名標董衡州船役。而於湘潭設分廠。使汝航董之。凡成快蟹四十。長龍五十。三板一百五十。各募壯丁習水戰。得五千人。湖南始有水師。四年正月。國藩發衡州。集軍湘潭。有新舊戰艦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水師十營。由衡州募者六營。以成名標諸殿元楊岳斌(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統之。由湘潭募者四營。以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統之。而汝航為總統。又益以陸師十三營。以塔齊布周鳳山儲玫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名聲曾國葆統之。而塔齊布為先鋒。水陸萬七千人。夾湘而下。一時軍容。稱極盛矣。

咸豐四年二月。國藩次長沙。將進援武昌。則聞石祥貞等已連破岳州湘陰。復分軍取

捷

曾國藩之出湖南

寧鄉。乃遣諸軍分道迎敵。於是儲玫躬等奏捷寧鄉。(玫躬旋以逐北陣亡)他軍亦連敗敵於靖港新康。褚汝航等水師至湘陰。敵聞風棄岳州遁。國藩遂以三月督水陸北進。而水師初出湖。遇大風。壞數十艘。陸師至岳州一戰不利。走還長沙。敵轉乘勝溯湘而上。列舟靖港。復以一軍出間道。襲入湘潭。踞長沙上游。國藩方親督舟師擊敵靖港。戰又不利。乃發憤投水。以左右援救得不溺。而塔齊布自崇陽回援湘潭。出敵不意與搏戰。士皆一當十。敵衆披靡。國藩聞陸軍捷。益遣舟師往援。八日之間。水陸十戰十勝。殲敵舟近千。斬擄近萬。解散亦萬餘。遂以四月九日破湘潭。湘軍始振。

湘潭既復。敵頗畏之。乃棄岳州走湖北。時隨州棗陽之敵軍已連破安陸(府)荆門。進窺荆州。總督台湧。遂以其間收復德安。督兵應山縣北。累有斬獲。北路敵勢漸衰。而荆州將軍官文聞敵至。用游擊王國才將兵勇千七百。扼府東北要隘。四月十三日龍會橋之一戰。殺敵千餘。逐北二十餘里。荆州得全。敵敗兵或東南走監利。或西北攻宜昌。李踞守旬日。爲清軍攻擊以去。而湖南太平軍聚華容。圍石首未破。復合監利敵兵還據岳州。分黨擊西湖。破龍陽常德。宜昌太平軍亦自枝江松滋出虎渡口。入湖南。與西

僧格林沁勝保之肅清直隸山東

湖太平軍合，逼澧州安鄉。國藩方整軍繕舟，汰舊勇為五千人，增募數千，謀再舉。而湖北之太平軍圍武昌甚急，城中餉匱已數月，守兵益饑疲，居民遷徙殆盡。清巡撫青麟出家貲犒軍不足，以衣裘代之，親與士卒括糠而食。至六月二日，城復破，青麟走長沙，繞赴荊州，清廷以其棄城越境，誅之，並褫台湧職，以楊霈代為總督。於是國藩分三路進兵，塔齊布褚汝航為中路，趨岳州，胡林翼為西路，（林翼初以貴州道員應吳文鎔之調，率黔勇六百赴鄂，未至而文鎔歿，無所屬，國藩因檄調回湘，並疏薦其才大堪倚任，未幾，授貴東道，仍留湘治軍務，）趨常德，江忠淑林源恩為東路，趨崇陽通城。敵聞清軍大至，棄常德澧州走岳州。七月朔，清軍遂藉連勝之勢，進迫城下，敵不戰宵遁，湖南肅清。國藩乃一意北援。

方湘軍之肅清湖南也，同時僧格林沁勝保兩軍，亦次第復據近畿諸州縣，肅清河北。先是三年九月，林鳳祥既據靜海，分屯獨流楊柳青等地，以圖天津，而糧食漸匱，不復能進攻，惟困守獨流，為苟延旦夕之計。四年正月，清軍力戰破之。敵棄靜海，西南趨阜城，分占附近各村莊，勢益窮蹙。楊秀清聞之，密令安徽敵眾分軍渡河，潛入山東，逼臨

清州，欲分清軍勢力，以紓阜城諸兵之困。於是僧格林沁自當阜城敵軍，遣將軍善祿等分兵赴山東，而勝保亦以三月奉詔往援。是月十五日，太平軍入臨清。詔逮巡撫張亮基遣戍，並奪勝保善祿等職，仍令戴罪自効。而敵據臨清後，堅壁不出。清軍三面進攻，卒以二十六日破之。敵走踞曹縣，復以四月九日為勝保所破，太平丞相曾立昌許宗揚皆溺水死，餘軍悉沒。阜城軍困守月餘，亦以是日悉衆南走連鎮。勝保自曹縣移新勝之兵，與僧格林沁合軍進攻。而太平軍尚未知曹縣之敗，欲通山東援軍，乃以五月二日，遣一枝隊趨高唐，破之。勝保復移師而東。敵不暇旁出，據城死守。於是河北之太平軍，直隸則連鎮，山東則高唐，皆窮蹙之餘，占一隅自固，無能為患矣。

湖北略定

清湖南水師，既以七月朔復岳州，列舟君山附近。敵尚踞城陵磯，更以初三日悉衆來攻。清軍分五隊迎戰，大捷，獲船七十六艘，斃敵兵千餘，生擒百三十餘。國藩遂以十五日次岳州。而翌日螺磯之戰，水師大敗，全軍幾覆，褚汝航夏鑾以下，死者數百人，失船三十餘艘。惟楊岳斌彭玉麟等，退守要害，敵兵始不得即日上攻。國藩收拾餘船，以同知俞晟代汝航。湖南巡撫駱秉章，復遣知州唐際盛造舟資之。會塔齊布之陸軍，所至

國藩初援江西

有功，太平丞相曾天養死之，以閏七月二日大風雨中，進薄城陵磯，毀敵壘十三，斬馘二千。於是清水師乘勝入長江，毀東西岸敵壘九，礮臺三，進駐螺山。荊州將軍官文，復遣兵會戰，遂連復蒲圻，嘉魚。而總督楊霈，經營北路，亦以八月初收復蘄水，廣濟，羅田。國藩僉督水陸諸軍分道進攻，激戰兩日，武漢城外敵壘，及江面敵舟，爲之一空。是月二十三日，湘軍克武昌，荊州軍克漢陽，相距僅一小時。未幾而楊霈所遣團勇亦收復黃州。田家鎭之太平軍，知武漢清軍，將分道進逼下游，乃分六千人爲兩軍，一軍屯大冶以拒武昌縣清軍，一軍踞興國以拒金牛鎭清軍。而是時清軍水陸並進，連戰皆捷，遂以九月破大冶興國，以十月取田家鎭蘄州，以十一月克黃梅。於是湖北幾大定矣。清廷因武漢既克，詔以曾國藩署湖北巡撫，令自九江安慶，進逼江寧，以楊霈任湖北防務。國藩奏母喪未除，辭巡撫，詔賞兵部侍郎銜，以陶恩培代之，調胡林翼爲湖北按察使。(時林翼已由貴東道擢四川按察使，)及黃州諸屬邑相繼規復，國藩乃進圖江西。其時蘄州以下，西自九江，東至饒州廣信，所在皆太平軍蹤跡。而德化小池口湖口諸濱江要隘，爲入皖門戶，尤敵之精銳所聚。翼王石達開在安慶，遙爲之聲援。清軍雖

分道襲擊。互有勝敗。而九江湖口。終非旦夕間可復。顧敵以清軍圍九江急。復謀占上游。乃分軍走湖北。總督楊霈。方以兵勇二萬軍廣濟。會歲除。軍中置酒高會。而九江敵兵大至。縱火霈營。霈倉皇突圍走蘄水。敵復分軍出武穴龍坪。聲言圍武漢。遂以五年正月。會軍蘄州。進薄漢口。楊霈不敢返武昌。以防敵北上爲名。引兵趨德安。於是敵連破漢口漢陽。分道四出。湖北復大震。國藩攻九江未克。聞上游告急。乃分全軍爲四。以陸軍六千屬胡林翼等趨武昌。以水師百三十艘。屬俞晟彭玉麟李孟羣等溯江而上。留塔齊布以五千人圍九江。遣羅澤南以三千人分攻廣饒。而自以其間赴南昌。與撫臣陳啟邁籌增船礮。令別置水師三營。於是兵益分。力益薄。九江之得手益難。而武昌之失守又見告矣。

武昌三次失守

是時。楊霈駐德安。陶恩培守武昌。兵才二千。敵既取漢陽。慮江西援軍襲其後。不可驟渡。惟沿江設壘。爲防禦之計。而清軍水陸大至。分屯武昌上下游。相持月餘。敵終不得自漢陽逕渡。別由興國通山。北趨青山。謀潛襲。遂以二月十七日。復破武昌。陶恩培死焉。時胡林翼已遷湖北布政使。方與李孟羣等駐兵城外。馳救無及。乃夜遁。渡江收集



潰卒。發私家之穀以濟軍。還屯金口。謀恢復之策。於是清廷以林翼署湖北巡撫。而更遣國藩分陸軍赴援。

江西援軍之困難

當是時。江西形勢上下受敵。清軍孤懸其間。如在甕中。論用兵常道。則坐困中段。決非萬全之策。然欲盡撤江西之師以援湖北。於勢又有所難行。蓋九江據長江腰膂。重兵一去。則南北岸敵衆肆然無忌。益將內破南昌。上走鄂岳。又其時用兵日久。餉源支絀。千里馳逐。恐有他變。於是國藩定議。令九江陸師堅持勿動。自以四月由南昌赴南康整理內湖水師。而巡撫陳啟邁。又與國藩齟齬。糧食軍火。輒靳不與。清廷乃以國藩之劾奏。褫啟邁職。用文俊代之。而塔齊布急攻九江。遽以七月十八日病卒。一軍皆短氣。國藩自南康馳至九江。以周鳳山領其衆。而水師攻湖口又敗。復馳赴青山。爲安輯餘衆之策。時羅澤南已克廣信。回援義寧。乃上書國藩。言東南關鍵在武昌。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請自率所部。徑出崇通。據上游。以圖武昌。取建瓴之勢。而令南康水師。九江陸師。合力攻湖口。以截敵船之上下。國藩念頓兵江西。終無倖勝之理。不可不變更前議。以維大局。乃卒用澤南議。遣五千人隨之而

西。是時江西困難。殆國藩獨當之。

胡林翼與羅澤南合軍向武昌

胡林翼既署湖北巡撫。集軍武漢。銳意進取。而楊霈屯德安。猶慮不自保。欲令林翼駐漢川。截敵北走。林翼以爲荆襄據東南形勝。江漢又荆襄咽喉。非先收武漢。不能內固荆襄。外遏羣敵上攻之路。因具疏力爭。詔以爲然。林翼乃遣玉麟駐陸路。防敵南犯湖湘。而親率水陸。自金口轉戰薄武昌而軍。是時楊霈北路之師。累戰不利。自隨州走棗陽。四月。詔罷霈。以官文代之。五月。又以西淩阿爲欽差大臣。攻德安。於是官文屯潛江天門間。遣軍復雲夢應城。聲援漸壯。而林翼攻武昌。旦夕不能下。議先攻漢陽。以重兵扼濆口蔡店。阻敵西走。遣水師溜江隄。攻其東。於是玉麟以七月克蔡店。燬襄河鐵索浮橋。連戰有功。而八月林翼自將攻漢陽。爲敵兵所乘。幾大潰。林翼毅然不稍懾。益汰疲羸。選精銳。勢復振。及九月。羅澤南之援軍。已連克通城崇陽。林翼乃渡江而南。謀迎勢。而石達開復率精兵數萬。自義寧掩至。澤南力戰破之。卒與林翼合軍羊樓。以十月復蒲圻。十一月復咸寧。鼓行而北。自是武昌以南無敵蹤。而石達開乘虛入義寧。江西勢日棘矣。

江西之大騷亂

羅澤南之戰死

自塔齊布卒，江西湘軍所恃惟澤南。及澤南率五千人援鄂，分軍爲三，以劉蓉李續賓分將左右軍。於是勁兵良將，一時盡去，國藩軍益孤。及是敵入義寧，遂連破新昌瑞州，臨江。而廣東土寇，復由湖南入江西，破安福，分宜，萬載，與瑞州太平軍合攻袁州。國藩檄周鳳山解九江圍，全軍回南昌，勢益岌岌。時彭玉麟乞假在衡州，聞警，間關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國藩令領水師援臨江。而敵分黨圍吉安，略萍鄉。議者以江西危急，交章請調澤南軍回援。時清廷念武漢功可期，持不許，惟詔湖南巡撫駱秉章募兵助之。秉章遣劉長佑蕭啟江率五千人往，未至，而萍鄉吉安相繼失守。周鳳山援樟樹，師潰，走南昌。敵更取撫州，旁及餘干萬年。蓋自五年十月至六年二月，江西七府一州五十餘縣皆破，惟南昌廣信饒州贛州南安五郡尚屬清。太平軍所至，人民爭獻糧册，輸錢米，太平軍皆設官治之。國藩孤居南昌，在敵軍包圍之中。諸軍募死士以蠟丸隱語，間行相問答，往往爲敵邏獲，其不達者，常十之四五云。

羅澤南胡林翼既合軍趨武昌，分屯城東洪山及城南五里墩。同時官文之江北軍，亦以十月連克德安漢川，進取漢陽。（先是欽差大臣西淩阿，攻德安久不克，兵屢潰，九




月，詔革職，以官文爲欽差大臣，敵堅壁不出。顧武漢垂克，而江西警報日至。澤南念國藩艱危，欲急收武昌，以爲回援九江之地。自六年正月至二月，大小百數十戰，直薄城下，軍士以仰攻之故，死傷甚多。會三月二日大霧，敵開三門出萬衆，與清軍決死戰，澤南分軍三面應之，勢不支。而所部皆鄉里子弟，素負氣誼，恥相棄。澤南左額中彈丸，血露衣，猶踞坐指揮，得全軍還洪山，而腦部創甚，竟以三月八日卒於軍。澤南家素貧，居鄉里時，與諸生講性理，篤守宋儒之說，著書甚富。自太平軍犯長沙，澤南以爲君臣分定，當力除叛逆，蓋湘人士之忠於清廷，皆此學說之力也。是以澤南即日率生徒行團練，數年之間，轉戰兩湖江西，克城二十餘，遂由訓導超擢寧紹台道，加布政使銜。至是戰死，一軍哀泣。詔以巡撫例贈卹，諡忠節。胡林翼以其高弟李續賓代之，仍屯洪山。而江西乞師益急，林翼復分軍四千，遣之往援。於是清軍進行，又生一挫折，江西太平軍益思分道取湖北矣。

江南大營潰敗之原因

當武漢未克江西危急之際，而江南大營，復以是年五月失陷。先是咸豐三年，江寧鎭江揚州相繼失守之後。向榮軍孝陵衛，琦善陳金綬勝保軍揚州城外，號爲江南北兩

大營，既如上文所述。自林鳳祥大舉北上，江北敵勢稍緩。而琦善圍攻揚州幾一年，僅以是年十一月克一空城。敵全軍走瓜洲。詔奪琦善職，仍令留營自効，至四年閏七月，而琦善以疾卒於軍，詔以將軍托明阿代之。江南大營之威望，故遠出北軍上，然江寧城大而堅，太平國都根據所在，既非倉猝間可破。又其時上下游隨在皆敵兵，勢不得不時出偏師相救援。而上海自三年秋間以來，復有土寇踞城，遙與太平軍應。向榮既頓軍堅城，又分兵四出，以故攻戰累歲，迄無成效。及五年正月，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督兵克上海，進攻鎮江。敵分軍竄高資，夾江而陣，與瓜洲敵兵聲勢相通。六年二月，鎮江軍突圍渡江，合瓜洲敵衆，復以三月一日陷揚州。詔罷托明阿，以都統德興阿代之。越十餘日，揚州再克，而四月江寧援兵數萬爭高資，吉爾杭阿戰死。於是向榮聞警，遣張國樑馳救，三戰三克。五月，敵走江寧，議夾攻以覆大營，一軍自鎮江回攻其東，一軍自城中出攻其西。榮兵力單弱不能禦，衆大潰，國樑突圍翼榮出，榮已病甚，遂收集散卒，由淳化鎮走丹陽。於是數年以來力扼敵吭屏蔽蘇松之江南大營，一旦瓦解。敵分道進迫，營壘以百計，榮晝夜憂憤，疾益篤，七月，遂以軍事付國樑，踴身疾呼，薨於軍。詔以

江南提督和春爲欽差大臣代之。

廬州方面之平定

先是咸豐三年十二月．江忠源既戰死．詔以和春福濟共圖恢復之策。時敵兵分據近地爲犄角之勢．福濟等駐廬數月．久不得要領。翰林院編修李鴻章方在籍．贊福濟軍事．因建議以重兵扼東北路．別遣將督團練巡郡邑．以爲聲援。於是福濟授鴻章兵．攻含山．四年十二月．克之．鴻章始有知兵名。時石達開守安慶．聞湘軍急攻九江．提兵往援．分黨犯上游．無兼顧皖北之暇。和春福濟軍廬州城外三里岡．大小數百戰．屢捷．遂以五年十月朔克之。六年正月．和春復舒城。敵走踞三河．與清軍相持幾半載．而江南大營潰．和春方注全力欲殲三河之敵兵．以固廬州．而七月向榮薨．詔授和春欽差大臣．移師江寧。會八月和春大破敵兵於三河．斬殺五千餘．擒軍官十一人．軍聲大振。遂自廬州移丹陽．李鴻章亦以九月破巢縣。於是廬州屬邑次第恢復．皖北形勢粗定矣。

武漢之大定

是時武昌圍攻之師．血戰已久．先後傷亡水陸軍士至三千人以上．將弁六百人以上。自三月至九月．江西敵軍分道援湖北者．皆爲清軍擊走．城內敵兵日憊。林翼益募陸軍五千．水師十營．增長圍困之。官文亦分兵悉定襄陽隨州諸土寇．得專力攻漢陽．敵

江西軍務之起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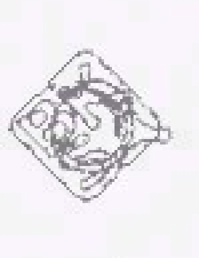
軍糧盡援絕知不可守遂以十一月二十二日各開城東走。官文林翼同日復武漢。於是李續賓等分道追敵武昌縣。水師馬隊追敵黃州。江夏鄉民亦爭起要擊。十日之間。連復武昌(縣)黃州興國蘄州蘄水廣濟。湖北肅清。自軍興以來。四年之中武昌三失。漢陽四失。官私富力埽地以盡。至是林翼始籌經營武漢之策。蠲江夏等四十六州縣田糧。以蘇民困。復牙帖。開鹽釐。以裕軍儲。疏請於武昌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以爲東征大軍之後援。帝並采用。而官文雖庸懦。亦能虛己聽之。兩人相約爲昆弟。凡軍政吏治。林翼主稿。官文畫諾。轉可袪督撫猜嫌忌克之舊習。湖北始得爲上游重鎭矣。

湖北郡縣既肅清。於是李續賓楊岳斌等率水陸軍回援江西。先是五六年冬春之間。江西敵勢大張。既略如上文所述。國藩駐南昌。聞西路已有湖南軍五千人進援。乃遣李元度等攻撫州。劉于潯等率水師規臨江。而彭玉麟回軍會黃虎臣規南康。以當東南北三面之敵。數月之間。諸軍皆屢有斬獲。四月。湖南援軍進袁州。六月。湖北所遣援軍四千人進瑞州。(國藩弟國華統之)於是江西湖南北間漸有一線之交通。而吉安建昌兩府。復有所謂邊錢會者。亦假太平名號。乘間而起。衆至千餘人。剽掠附近州縣。

廣東土寇聞之。益闌入江西。分逼贛州南安間屬邑。國藩困南昌不能援。軍報常數月不相聞。時曾國荃在長沙。念國藩急。義不可坐視。慨然募三千人趨吉安。謂之吉字軍。十一月。國荃克安福。進攻府治。蕭啟江等所統之湖南援軍。亦以是月克袁州。西路軍勢已漸振。至是湖北援軍大至。續賓陸師八千餘。岳斌水師四百餘艘。皆雲集九江。圍復合。江西軍務。遂駸駸有起色矣。

瓜洲鎮江之克復

六年八月。和春旣拜欽差大臣之命。自廬州移師丹陽。時張國樑已擊破城外諸敵壘。復謀進取。敵分踞句容溧水爲犄角。國樑自將攻句容。和春遣總兵傅振邦攻溧水。江寧安慶諸敵軍聞之。復出大隊據烏山築壘爲援。七年正月。國樑敗敵句容城外。敵堅壁不出。二月。振邦等擊烏山援兵大破之。遂以五月克溧水。國樑以閏五月克句容。於是江寧屬縣。略已平定。惟瓜洲鎮江之敵軍。分扼南北。踞長江咽喉。清軍圍攻已數歲。迄不得當。而鎮江不克。則丹陽大營必不能進逼江寧。九月。和春檄總兵余萬青督兵援剿。國樑增壘扼高資。絕敵糧。敵扼運河北岸築壘相拒。德興阿駐揚州。聞鎮江敵軍與清軍相持。無兼顧江北之暇。益勒兵定期圍攻瓜洲。於是九十月間。國樑連克敵壘



江西粗定

十餘沈敵艦六十餘．進薄鎮江．以十一月十二日克之。而揚州軍亦以同日克瓜洲，南北捷書相望．和春張國樑益銳意規江寧。八年三月．諸將始逼江寧府城而軍。江南大營復振。

江西自袁州既復．湖北援師抵九江者．水陸近二萬．西路以次恢復．南昌袁州所屬．均已無敵軍．南康四屬邑復其三．臨江瑞州吉安九江亦各克數邑．清軍氣漸揚。七年二月．國藩遭父憂．還長沙．其弟國華國荃皆隨之行。詔以楊岳斌彭玉麟統水師。三月．又罷巡撫文俊．以耆齡代之。於是胡林翼遣李續宜赴瑞州．文翼赴吉安．駱秉章遣江忠義王鑫赴臨江。時瑞州圍攻之師．劉騰鴻統之．臨江方面．則劉長佑蕭啟江統之。而吉安自國荃去．諸將頗不相能。知府黃冕聞王鑫進臨江．以書招之往援。然鑫素以矜才尙氣聞於時．慮不足服衆。耆齡乃奏起國荃．仍統吉安軍。是年七月．劉騰鴻攻瑞州戰死．衆攻益力克之．而王鑫亦以八月卒於軍。林翼自將攻小池口．克其城．九江北岸肅清。於是李續賓以九月克湖口．彭玉麟克小孤．楊岳斌克彭澤．劉長佑等亦以十二月克臨江。長佑旋以病歸．所部以劉坤一領之．與蕭啟江軍同向撫州。是時江西諸府．漸

太平軍之中衰

次收復。而九江圍攻年餘不下，太平守將貞天侯林啟榮堅忍能軍，圍久食罄，則墾城種麥自給，隧道火藥發，城崩則輒堵合之。八年三月，曾國華復至九江贊續賓軍。續賓益督軍士日夜穴地，卒以四月七日燬城入，斬殺萬七千餘，啟榮與焉。於是續賓名大振，詔加巡撫銜，令進規安慶。劉坤一等轉戰各地，亦所至有功。江西諸城，已十復八九，敵衆相率走浙閩。五月，詔起國藩援浙，國藩乃以七月由武昌九江復至南昌。

先是咸豐五年正月，林鳳祥自連鎮敗走，爲清軍所擒。僧格林沁遂移師高唐，以二月克之，餘衆悉走馮官屯。清軍益進攻，復以四月克之，擒其將李開芳，斬殺無算。於是黃河以北之太平軍，悉爲清軍所敗。以五月十五日凱旋。清軍遂得以全力傾注東南，無北顧憂。而太平自都江南以來，天王深居宮中，諸臣罕得見面。軍事文報，刑賞黜陟，一決於東王楊秀清。及江南大營潰，向榮死，秀清自以爲功莫與京，陰欲篡立。秀全乃密召韋昌輝自江西歸，令圖之。六年八月，昌輝以計誅楊秀清，赤其族。石達開在湖北聞亂歸，頗誚讓昌輝，昌輝怒，將併圖之。達開縋城走寧國，昌輝悉殺其母妻子女。秀全乃大恐，復密約秀清餘黨，共攻北王府。昌輝潛逸渡江，爲邏者所獲，送江寧。秀全令磔之，

夷其族、傳首寧國、温詔召達開回。達開至、羣議令輔政、如秀清故事。然秀全已誅楊韋二王、益疏忌達開。達開危懼不自安、還走安徽不復歸。於是凡始起兵之諸王略盡、軍中政事、一出秀全諸兄弟仁發仁達、頗不爲衆所悅。故至咸豐八年春夏之間、太平軍於長江流域、已漸失其占領地、所踞都會、未克者獨安慶江寧而已。清廷上下、方詡爲大功卽日可定、而忽遇英法二國生意外之葛藤、內憂外患、一時交迫。於是太平軍中後起者、陳玉成李秀成之徒、乘機進取、東南戰禍復延六七年。吾人於敍述大亂平定之前、不得不述英法二國與中國搆釁之事。以下故更爲專篇說之。

第二十五章　英法同盟軍之入寇

廣州紳民之排外

鴉片戰爭之終局、清政府許以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爲英國通商之地、又許英國政府得派遣領事官住居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既略如第二十三章所述。福州廈門寧波上海、既以次建設領事館、英人得自由出入、以時與地方官相見。而廣州紳民、自三元里決戰後、與英人積嫌已深、乃堅執乾隆朝通商舊制、合詞訴大府、請毋許英人入城。時耆英督兩廣、知所請與江寧條約不相容、置不答。紳民乃傳檄遠近、大起團

葉名琛之外交政策

練。不支官餉。亦不受官約束。騷騷與官爲仇。而英人方以條約爲詞。數請入城。不得。則貽書譏讓。耆英知粵事不易爲。一方則密謀於政府。請內召。一方則權詞答英人。期以二年後踐約。道光二十七年。耆英果內用。徐廣縉爲兩廣總督。葉名琛爲巡撫。二十九年。英人以兵艦闖入粵河。申前約。廣縉密召諸鄉團練。先後至者十餘萬。自乘扁舟赴英艦。告以衆怒不可犯。英人謀留廣縉爲質。兩岸練勇呼聲震天。英人懼。請仍修前好。不復言入城事。於是粵民益自得。謂洋人固易制。好事者播散流言。欲遂乘勝沮通商之局。香港總督文翰 Bonham 憂甚。移書廣縉。求更定廣東通商專約。粵人請以嚴禁入城之語。載入約中。文翰見羣情洶洶。恐妨商務。遂簽約。督撫會疏入告。清廷大悅。封廣縉一等子。名琛一等男。風示天下。廣縉等以新約載入檔案。永爲定例。自是廣東無交涉問題者數年。

咸豐二年。徐廣縉移督湖廣。名琛坐遷總督。會英政府以包冷 Bowring 代文翰督香港。復申前請。名琛峻拒之。是時東南諸省羣寇縱橫。而廣東差完。又爲中外通商都會。稱殷富地。凡鄰近諸省調兵食購器械。率仰給廣東。名琛亦頗能選將募兵。擊平境內

土匪及羣寇之闌入者。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名望日隆。名琛益自負．常以雪大恥尊國體為言。凡遇交涉事．馭外人尤嚴．每接文書．輒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顧其術僅止於此．既不屑講鄰交之道．與通商諸國聯絡．又未嘗默審諸國之虛實強弱．而謀所以應之。香港總督包冷性剛愎．與名琛已積不相能。咸豐六年．英政府以巴夏禮 H. S. Parkes 任廣東領事。夏禮尤負氣．好爭小節．既與名琛爭入城約不得．則日夜思搆釁。

亞羅船事件

先是．東莞會黨倡亂．合他寇圍廣州。按察使沈棣輝督官紳兵練．力戰卻之。棣輝列戰狀請疏薦。名琛格不奏。顧下令諸府州縣．有入黨者．許吏民格殺勿論．兵練皆解體．棣輝憂死。而悍民率假捕匪名相仇殺．前後死十餘萬人。入黨者不敢歸．或軼擾廣西江西．或遁居沿海羣島．投英籍。於是黨首關鉅梁楫獻議夏禮．請攻廣東。夏禮益事訓練．備決裂．顧以師出無名為慮．而未幾亞羅船事件起．廣東禍機作矣。

方是時．國家苦內亂．調兵轉餉．日不暇給．政令益廢弛．東南沿海諸省．鴉片貿易之禁．殆如虛設。商民乘之．輒假借英人勢力．恣為奸利。英人亦利用之．與以護照．若國旗．使自由出入諸港。以故華商船隻．入香港政廳船籍．揭英國國旗．往來沿海者甚多。是年

九月、有亞羅Arrow船者、自外海入粵河、桅張英旗、而所載皆華民、巡河水師千總昇之疑為奸民託英籍自護者、遽登艇大索、拔其旗、投甲板上、執舟子十三人、械繫入省、以獲匪報、亞羅船者、實際為華人所有、而船主則英人也。巴夏禮聞之、大恚、移文詰名琛、謂約載不法華民逃至香港或英船潛匿者、華官得移取、不得擅執、毀旗尤非禮、且華民在英舟為傭、實無罪、責歸所獲十三人。名琛謂此小事不足較、遣一微員送十三人者於領事館。而夏禮已與香港總督及海軍中將西某密謀、欲乘機翻前約、求入城、遂嚴拒不受、必責名琛具狀謝罪、誓他日無再舉而後已。名琛命繫十三人於獄、顧絕不為戰備。於是英艦以二十六日攻黃浦礮臺。名琛遣使領事署詰衅由、巴夏禮謂兩國官不晤、情不通、誤聽傳言、屢乖舊好、請入城面議之。名琛堅持前約、又心憚英人詭譎、慮既見而受辱、遂不許。夏禮請先議定相見禮、然後入見、或於城外擇地為會場、亦不許。時英兵不滿千、而我兵及團練赴援者數萬人、均畏敵火器、未能力戰。自九月二十九日（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至十月朔（十月二十九日）英軍礮擊省城、陷之。顧英軍此舉、初非出於本國政府之命令、特作勢恐嚇、求達其入城之目的而止、又兵數僅少、雖得廣州、勢不

能實行占領。故不久復退歸軍艦。而粵民見英軍退。爭起爲暴動。縱火洋樓。亦不辨其爲誰某。凡美利堅法蘭西英吉利各商館及十三家洋行。一切摧燒之。於是英人知釁端已成。且以法美商館被燬。必怒與合縱。遂馳書本國政府。請增兵決戰。而斂舟退舍以待命。

英法同盟之成立

是時。巴邏斯敦(巴米頓)爲英國內閣首領。力主用兵議。咸豐七年正月。(一八五七年二月)遂向議會備述中國政府自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至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十五年間。陵辱外人之事二十八端。求軍費之協贊。庶民院議不可。英政府遂以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一日)下解散之命。四十日後。召集新議會。卒定議先遣特使。迫中國政府以改訂條約。賠償損害之事。不可則以兵臨之。於是英廷徧告俄法美諸國。說以合縱之利。請共遣使節會北京。俄美政府。初無意與中國宣戰。惟各簡使臣。求改訂商約。而法帝拿破崙三世好遠略。方以咸豐六年廣西地方有濫殺彼國牧師事。求償未得。遂引爲口實。斷然與英國連盟。自是英法同盟之局成。粵事乃益棘矣。

葉名琛與額爾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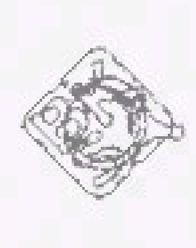
是年六月。英使額爾金 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 率先發艦隊抵星加坡。會印

金之交涉

度土兵之亂起，印度總督飛書乞援。額爾金分軍應之，而自將餘艦，以七月抵香港。時法軍猶未至，額爾金復以其間赴加爾各答，察印度亂狀，越九月歸，乃貽書名琛，略言『舊約，凡領事官得與中國官相見，將以聯氣誼，釋嫌疑。自廣東禁外人入城，而後浮言互煽，彼此壅閼，以有今日之釁。粵民燬我洋行，羣商何辜，喪其資斧。請約期會議償款，重立約章，則兩國和好如初。否則以兵戎相見，無貽後悔。』名琛謂其語狂悖，置不復。法美領事亦以燬屋失財，移文責償，且言『英已決意攻城，願居間排解。』名琛謂彼皆比周以脅我也，遂不聽。顧亦不設備。粵民揚言英使果至，當羣起擊之。額爾金留香港月餘，不得要領。而法使噶羅 Baron Gros 美使利特 Reid 俄使布恬廷 Putiatine 先後至。英法同盟軍，遂以十一月向廣州，以基督降誕節，遺名琛最後書（哀的美敦書）迫令於四十八小時內引去，於是平和之望始絕。

廣州之陷落及葉名琛之被虜

先是，清廷以海內多故，餉源在廣東，嘗密戒名琛保持平和，毋輕與英人啟釁。而名琛狃前功，蓄矜氣，好大言。當英軍退去之際，既增飾擊剿獲勝狀以聞。其後又纍疏稱『英國主厭兵，粵事皆包冷巴夏禮額爾金主持之。臣始終堅拒，不爲所脅。彼技窮，行自



服矣。』粵民疾英人甚，則務為流言相矜夸，或稱印度叛，英軍敗績，連喪其渠，或稱英船遭颶風，火器已蕩盡。名琛卽又據以入奏，且謂英兵縱火焚民居，自致殃，及今顧索償，萬不可聽，因自陳布置之方，駁詰之詞甚具。朝旨又特戒之，謂浮言不可盡信，當相機愼圖，勿存輕視意。然終以名琛駐粵理洋務久，更事多，當有把握，故常優旨答之。至是寇勢日迫，將軍巡撫司道，相率就總督商戰守。名琛灑然若無事，衆固請，則大言「過十五日必無事矣。』蓋名琛父志詵，好扶乩，名琛亦篤信之，一切軍機進止，咸取決焉，過十五日必無事云者，乩語也。英法同盟軍，旣遺名琛最後書，至期不得復，遂以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二十七日）遣六千人登陸，十三日黎明，據海珠礮臺，併力擊城。千總鄧安邦率粵勇千人殊死戰，殺傷頗相當，以無後繼，遂不支。同盟軍竟以十四日陷廣州。將軍穆克德訥，樹白旗城上，巡撫柏貴，遣紳士伍崇曜等，詣英船請和，名琛倉皇匿左都統署。久之，和議不成。英人括督署財賄，並藩庫銀二十萬兩，刼將軍巡撫都統等，大索名琛。卒以二十二日得之，挾以登舟。將軍巡撫會疏劾名琛，旋得旨，以乖謬剛愎之罪褫其職，以柏貴署總督，已而更以侍郎黃宗漢代之。自是廣州為英法軍占領者三年，

而名琛被虜至加爾各答卒以咸豐九年三月病死焉。

四國軍艦集天津

同盟軍既陷廣州欲遂乘勝迫政府改訂約章酌給償金增開商埠。而俄美亦欲乘間增改通商條約。於是四國使臣協議各遣書清廷首相遣員送江蘇督撫轉遞而自率艦隊陸續會上海待命。咸豐八年正月兩江總督何桂清方次常州得四國公使書審之則致滿大學士裕誠者乃據以奏聞清廷謂大學士參謀內政無預聞外交之例外交事當各就疆臣議之。乃用裕誠名分別照會四國公使以英法美三國交涉事委諸兩廣總督以俄國交涉事委諸黑龍江辦事大臣仍由兩江總督何桂清轉付之。時英使額爾金法使噶羅等已相將集上海。二月二十一日得裕誠所復書乃決議北行。於是英艦十餘艘法艦六艘美艦三艘俄艦一艘陸續發上海向天津。三月初諸國軍艦雲集白河口遂以初十日投書直隸總督譚廷襄仍請轉達首相廷襄奏聞。詔戶部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往會廷襄議款。英人謂其非相臣不足以當全權之任概辭不見惟俄美二國與爲往來而已。天津去海口二百餘里大沽口設有礮臺爲天津門戶港外有積沙一道海船至此往往淺擱不能行。當四國投遞照會時廷襄遣武弁

駕小舟導之行，遂無阻滯。外人自此數以小汽船及舢板探水，以方議款，不之禁，亦不設備。四月初八日，英法聯軍突駕小輪船數十號，闖入大沽口內。清兵開礮相持，不克，礮臺陷，上命科爾沁王僧格林沁，督兵馳赴天津，京師戒嚴。英人既踞礮臺，仍欲修好，俄美二國，居間排解。乃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赴天津議款，朝臣多保已革大學士耆英，熟悉夷情，請棄瑕錄用，詔賞給侍郎銜，飭即赴津。以二十九日往拜英使，不見，耆英懼，徑自天津回。上聞之，飭令中途折赴天津，耆英擅自入都。上震怒，賜自盡。桂良至津，英人持其所定新例，凡五十六條，要以畫押允行。其中最重要者，一，於舊五口通商外，增開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處，又於長江一帶，自湖北漢口至海，俟太平軍平後，許其選擇三口，爲洋艘出運貨物來往之區。一，外人及所帶眷屬，可在京師長行居住。一，議償商虧二百萬兩，軍費二百萬兩，由粵省設措，清款後交出粵城。此外則係修改稅則，允準傳教等各事。法國所定四十二條，與英略同，軍費賠款，則減英人之半。桂良據以入告。一時廷臣奏請罷撫，語多憤激。然以海防猝難整頓，戰守均無把握，上雖不之罪，亦不能從也。撫事既定，以稅則事宜，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於六

月六日。命桂良花沙納馳驛。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妥議。四國兵艦已先期起椗。去天津。八月二十六日。桂良等至上海。何桂清亦至。適粵東佛山鎮團練。與外人為仇。出示懸賞購巴夏禮之首。英人照會欽使詰責。乞奏請撤回黃宗漢。及解散粵東團練。桂良等不得已許之。遂於十月與四國使臣畫押。英人於定約後。遣兵船泝長江。抵漢口。踰月而返。法人亦紛赴各省。設立天主堂。皆由內河行走。地方官不敢詰。踰年而復有換約起釁之事。

換約搆釁

僧格林沁抵天津後。目擊撫議之成。辦理過柔。實由海疆重地先時無備之故。於是一方則彈劾督臣譚廷襄議罪。一方則經營臺壘。選購巨礮。調集馬隊。叢植木樁。防務較前略有起色。九年夏。各國艦隊駛赴天津。遵例換約。大吏遣人告以大沽口現在設防。不便行走。請改由北塘口進。時四國中英艦先至。領兵者為額爾金之弟卜魯士。抗不遵行。總督恆福再遣員前往。趣令改道。英艦遽於五月二十四日。駛入大沽。將截港之鐵練。用礮炸裂。越日。有小輪船等十三艘。豎紅旗挑戰。逼近礮臺。開礮轟擊。步隊蟻附登岸。清礮臺同時開礮還擊。英人狃於往歲海口之無備。出其不意。倉皇失措。被清兵

英法聯軍入都

擊沈數船。殺登岸洋兵數百。領隊官亦傷股而殞。僅餘一艘。駛出攔江沙外。而清礮臺武弁亦陣亡數人。奉上諭『此次英人全軍覆沒。我軍士奮勇異常。著分別獎賞保奏。陣亡者從優議卹。』適美艦後至。使臣華若翰遵約改道行走。（美約三十條大致與英法等）清廷特優答之。時朝野動色相告。皆謂外事自此當有轉機。未及一年。而禍變又作矣。

英旣退敗。沿途測量旅順威海等各要口而去。香港月報。有英人修造船隻。招募潮勇。將以來年大舉入犯之語。華洋巨商。知英必興師報復。懼妨互市。議集白金二百萬兩。輸償英餉。阻其再舉。於是英法使臣。照會通商大臣何桂清。謂事事若遵八年原約。卽可罷兵。桂清據以入告。得旨『卜魯士輒帶兵船。毀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約。損兵折將。實由自取。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若彼自知悔悟。必於前議條款內。擇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蓋冀獲勝之後。外人或就範圍。可修正前約也。然亦早存戒心。飭疆吏不得見敵輒先開礮。致礙和局。又命留北塘一口。爲通使議和地。顧

北塘地勢扼要．不亞大沽。僧格林沁經營防務．即此一口．已用帑百餘萬兩。會有言宜縱寇登岸擊之者。僧格林沁心韙其說．適奉旨撤北塘之備．退就大沽。議者多謂失計。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翊．密疏爭於朝．不聽。編修郭嵩燾．時在幕府．亦力爭之。僧格林沁狃於前此大沽之捷．亦不聽。嵩燾遂辭去。十年六月．英將額爾金．法將噶羅．率輪船帆船共百艘入犯。懲前敗．不敢闖入大沽。窺北塘弛防．先縱小輪船駛探海岸．拽去舊設木樁。遂以二十六日．各挽礮車登岸。清軍不之禦。（中西紀事．謂北塘本設地雷．將俟其入而殲之．因漢奸漏洩．遂為西兵所發。今據薛氏庸菴集。） 大吏派員持照會．請其入都換約．不應。英法聯兵萬八千人．由北塘進內港。清軍馳往扼之。值潮退．船不能動．懼為清軍所襲．高懸白旗．示欲和狀。清軍不敢縱擊。比潮長．出不意薄清兵．清兵驚潰。英法聯兵抵新河．清軍禦之。聯兵先出七百人．僧格林沁瞰其寡．麾勁騎馳之。聯兵佯退．乘勢蹴之。聯兵排列為一字陣．各執精利火槍．俟清軍漸迫．衆槍競發．發無不中。清軍如牆之隤．紛紛由馬上顚隕．精騎三千．得免者僅七人而已。新河陷。於是英法兵艦由北塘分嚮大沽．駕大礮直擬礮臺．而扼清軍之前．又令步騎踞新河．以逼清軍之後。

大沽礮臺危甚，僧格林沁始悔縱敵登岸之非計，而事已不可挽回矣。時僧格林沁爲朝野所倚重，上恐其寄身命於礮臺，特旨令退守。又命大學士瑞麟，統京旗九千防通州。七月五日，英法聯兵自後路攻大沽北岸礮臺，一開花彈飛入火藥庫，訇然震發，礮臺陷。提督樂善死之。僧格林沁駐南礮臺，念不能守，乃撤防退次通州之張家灣。七日，英法聯兵進據天津。先是，上命侍郎文俊，前粵海關監督恆祺，往津議撫，爲英法所拒。改命桂良，以是月十五日抵津，照會英使訂和約。得英人照覆，要以增軍費，開天津爲商埠，並准各國酌帶數十人入京換約，皆巴夏禮主之。桂良奏聞，嚴旨拒絕。英法聞和議不就，以二十一日北上，擾及河西務，畿輔大震。文宗有北狩熱河之議，都人洶懼，各謀遷徙。羣臣交章諫阻。適副都統勝保自河南召回，飭令帶禁兵萬人赴通州助剿。旋降硃諭，以『巡幸之說，出於外間浮議，不可爲所搖惑。』八月一日，英法聯兵進薄張家灣。七日，勝保紅頂黃褂，馳而督戰。聯兵叢槍注擊，傷頰墜馬，師奔，僧瑞二軍，亦退至京城外。上知禁兵不足恃，京師不可守，遂決北狩之計。八日黎明，上啟鑾，鄭親王端華，宗室尚書肅順，及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等，皆扈從。命恭親王奕訢留守，仍督僧瑞

二軍駐師海淀。越日，頒給全權大臣官銜，撫議復起。方英法軍之逼通州也，上命怡親王載垣續赴通州議款，桂良穆蔭皆在。英參贊巴夏禮帶十餘人入城。八月三日，載垣邀英法使臣宴，酒數巡，巴夏禮攘袂起言今日之約，須面見大皇帝，且每國須帶二千人入京。載垣答以此事須請旨定奪。巴拂然，遂就榻佯睡，不復語。載垣不得已，暫退。黎明有馳告者，謂額爾金衷甲將襲我。載垣無措，密知會僧格林沁，設法擒巴夏禮解京。及上出狩，恭親王奕訢，桂良，皆駐城外。惟大學士周祖培尚書陳孚恩等。會議城守，城門晝閉。英人聲言攻城，且索巴夏禮甚急。勝保不可，或請殺之，諸王大臣皆不敢決。十一日，勝保馳奏行在，請飛召南軍入援，指調曾國藩部下之鮑超，袁甲三部下之張得勝，及勝保舊撫之安徽團練苗沛霖等。詔從之。是年閏三月，太平軍破江南營，常蘇相繼失守，東南大震。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是時適在祁門督師，接奉勤王之詔，奏請於國藩與胡林翼二人中飭派一人，帶兵北上。時內外臣工，皆以遷都關中爲上策，因國藩負重望，或勸以封章入告，國藩力言其不可。恭親王奕訢既奉全權之命，英人給照會，限三日內交還巴夏禮。奕訢令其退至天津再議，不許。又令退至通州，亦不許。二十二

日，聯兵攻海淀。禁兵不戰而潰。奕訢避居廣寧門外之長新店，瑞麟及步軍統領文祥從。爰釋巴夏禮。巴既出，遂縱火燔圓明園以洩其忿。且要奕訢至軍面訂和約，速開安定門，脅以三日之限。周祖培等相顧無策，允以開城延入。二十九日，巴夏禮帶百餘人入城，法使亦入。隨蹕王大臣等，合辭請飭奕訢入城，速定撫議。英法使亦以照會趣之。奕訢慮洋人叵測，不敢輒入。英使要挾多款，奕訢許以奏請聖裁。而前此與巴夏禮同執之人，被羈在獄，至是釋放，已監斃十餘人。英人憤甚。九月四日，再擾海淀，火三日夜不絕，復聲言犯禁城。奕訢再以和議請，法使居間排解，先索卹款五十萬兩，如數予之。九日，宴英使於禮部，和議成。凡條約於八年原定外，續增九條，法使亦議續增十條，更闢天津爲商埠，許兩國派遣公使及領事駐中國，償英國銀一千二百萬兩，法國銀六百萬兩。十一日，與英使換約。次日與法使換約，皆恭親王奕訢主其事，旋據以奏聞。奉上諭『所有和約內條款，均著允准，行諸久遠，即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并諭止東南督撫勤王之師。十月，王大臣等以和議成，合疏請上迴蹕。諭以『天氣漸屆嚴寒，俟明春再降諭旨』。蓋自道光朝禁煙啟釁以來，以一省之地，牽掣全局，事變

百出．而始終實一線相承．至是始得結束．且為後來東亞闢一新世界焉。

沿海暨內江通商．非復五口之舊．既如上文所述．而事之關繫絕大．驚動全球耳目者．則俄人乘隙大改康熙朝尼布楚條約是也。俄人陸路通商．舊惟恰克圖一處．自雍正五年訂約後．歷朝奉行．乾隆朝．設庫倫辦事大臣．總理邊務。然俄屬西伯利亞．東嚮無通航海口．大為不利。俄人夙懷侵略之志。咸豐三年．俄政府行文中國．謂自黑龍江格爾必齊河上流以達於海．未設立界標．卽屬未定之地。請中國政府派員商議．以為嘗試之計．蓋由西伯利亞總督木喇福岳福．建議於俄皇尼古來斯者。實則道光末年．中國多事．俄國已於黑龍江北岸．設兵數營屯守．殖民其地．侵佔已非一日矣。咸豐四年．俄督以艦隊順黑龍江而下．通過愛琿．清國官吏止之不得．五年．黑龍江將軍奕山與木喇福岳福會議界務。俄欲以黑龍江及烏蘇里河為兩國界．清廷援尼布楚約折之．不諧而罷。次年．俄以海軍少將普查欽為全權大臣．自黑龍江乘舟至天津．再申前議。清國政府又拒絕之。至八年．俄又移住其人民於烏蘇里河口。於是奕山承政府之命．與木喇福岳福會於愛琿城．訂條約三條。

(一)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爲俄羅斯國所屬之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作爲中國所屬之地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連兩國交界明定之間地方作爲兩國共管之地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此後只准中國俄國行船各外國船隻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龍江左岸由精奇里以南至豁爾莫勒津屯原住之滿洲人等(在今愛琿對江庚子之役被俄人驅逼入江者卽此屯內之人)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著滿洲國大臣官員管理與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錢恂案此條一則曰黑龍江松花江左岸滿蒙文俄文英法各文均但言黑龍江不兼言松花江再則曰松花江海口滿蒙文俄文英法各文亦無有松花江字至下文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三水並稱敍行船一事滿蒙文俄文英法各文始有松花江字是換約時既允其以在外黑龍江爲界又允其於在內之松花江行船顯分兩事不相牽涉故後來歷次辨論欲挽回松花江行船迄不能得末敍旗屯又是一事然亦僅以虛名予我而已)

(二)兩國所屬之人互相取和烏蘇里黑龍江松花江居住兩國所屬之人令其一

同交易官員等在兩岸．彼此照看兩國貿易之人。

（一）中俄會同議定之條．永遠遵行勿替．兩國畫押互交．照依此文繕寫．曉諭兩國交界上人等。

此約訂於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西一八五八年俄五月十六日）世稱之曰愛琿條約．自訂此約．而黑龍江北岸地全入於俄。於是康熙朝舊界．自格爾必齊河循石大興（卽合圖之朱格朱爾嶺．）以至於海（據俄人自繪古界總圖．知此海實指圖古爾海灣．）者．爲之一大變。而雍正五年約定烏特河爲兩國中立地．（烏特河在朱格朱爾嶺北．圖古爾河入海處東．）者．更無論已。時俄人一方則經營滿洲．一方則以兵船隨英法之後．同往天津。及天津礮臺陷．英法和議成．俄又援英法例．於是年五月三日．另訂天津專約十二條。其大者。一．嗣後兩國不必由薩那特衙門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或逕行大清之軍機大臣或特派之大學士．往來照會．俱按平等。一．除兩國旱路．於從前所定邊界通商外．今議准由海路之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等七處海口通商．若別國再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國一律照辦。一．俄國在中國通商海口

俄訂北京條約

設立領事官。再派兵船在彼停泊。以資護持。自訂此約。而恰克圖陸路之約仍舊。海陸皆獲大利。而俄之野心猶未已。

方英法同盟軍之陷北京也。俄使伊格那替業幅。以互換前此天津條約。留居北京。乘機觀變。時文宗北狩熱河。各大臣多扈從。同盟軍欲與中國會議和約。而苦無邀求之人。伊氏調和其間。慨然肩此重任。會同盟軍而詢其意見。得其隱情。乃往勸恭親王奕訢主持和議。奕訢恐蹈不測。伊格那替業幅謂禮部衙門（時議宴英法使臣於禮部衙門）與俄國公使館極近。同盟軍決不生禍。因是奕訢允與英法使臣相見。和議既成。而俄乃挾此以索厚報於中國矣。於是以十年十一月再訂北京條約。續增十五條。其第一第二兩條。爲國界之關係至重大者。今列於下。而其餘姑略焉。

(一)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爲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於圖們江之

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蓋謂南境盡處。距圖們江海口。尙有二十里之遠。此二十里。乃俄國與朝鮮交界。）

（二）西疆尙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卽雍正六年所立沙濱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圖爾淖泊。南至浩罕邊界爲界。

自愛琿北京兩訂界約。始舉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河以東地。悉割隸於俄。計我所割棄者。東西廣及二十餘經度。南北長及十餘緯度。俄人遂於其地。建阿穆爾州。沿海州。殫力經營。不惜巨費。昔之空曠之地。一變而爲繁盛之區。而東北邊防乃日亟。（東界卽於次年五月。派侍郞成琦。會同俄官照約設立界牌。西界直至同治三年九月。由勘界大臣明誼。會同俄官在塔城重議。紛紛改易。而特穆圖爾。亦盡置界外矣。）

第二十六章　太平天國之結果

湘軍三河之敗

太平軍之自直隸東走山東者。既於咸豐五年四月。悉已敗亡。淸軍無復北顧之憂。自江南大營第一次失陷後。至八年三月。和春張國樑復進逼江寧。軍勢漸振。是年四月。

李續賓克九江，八月，曾國荃克吉安，江西無復敵兵蹤跡，長江上下游敵勢漸蹙。官文胡林翼會籌東征之策，陸師渡江，先皖北而後及於江南，水師先安慶而後及於金陵，以圖皖之事，專屬之李續賓，奏請加巡撫銜，專摺奏事。詔報可。時太平軍中惟陳玉成爲後起之傑，專擾皖楚邊境，與清軍爲難，由英霍繞商城，破黃安。五月二日，清軍攻克之，乘勝追至商城，暨皖之潛太英霍，連敗之。七月，續賓攻克太湖潛山，而廬州復爲敵所破。九月，清克桐城舒城，太平軍走三河。三河距廬州五十里，敵兵屯糧械以濟廬州金陵者也，築大城環以九壘，防守甚嚴。續賓連下四邑，皆分軍守之，兵力益薄。是時，都興阿馬隊攻安慶，多隆阿鮑超陸軍趨集賢關，楊岳斌水師搗北門，皆牽於敵勢，不能遽進。諸將言安慶未克，軍行無後繼，進退受敵，不如還桐城合都軍攻安慶。會奉詔催進師，遂進攻三河。十月，大戰破敵九壘，皆下，清軍亦傷亡千餘。太平英王陳玉成，侍王李世賢聯合捻首張洛行，自廬州至連營數十里，抄清軍後路。而清軍之先乞援於湖北者，值胡林翼丁憂去位，兵不時至。清軍雖奮力抵制，而敵兵四面圍裹，愈集愈厚，七營先破，續賓知事不可爲，乘夜躍馬入敵陣，死之，曾國華及諸員弁兵勇從死者六千

起復曾國藩援浙援閩援皖

人．湘軍精銳殲焉。續賓少從羅澤南學．爲人含宏淵默．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其選士以知恥近勇樸誠敢戰爲上．遇敵則以人當其脆．而己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己取其窳者．所屯軍地．百姓耕種不輟．萬幕無譁．大小六百餘戰．克四十餘城．口不言功。及其歿．遠近痛哭．事聞．清帝震悼．降詔優卹。於是皖楚之間大震．先克四邑皆陷。都興阿等撤安慶圍．退屯宿松．續賓弟續宜撫潰卒．退屯黃州。

先是．是年五月．江西太平軍走入浙邊．曾國藩奉詔援浙。六月三日．由湘鄉起程．命蕭啟江張運蘭軍．會於廣信鉛山縣之河口鎮。及由南昌解纜．途次續奉諭旨．以衢州業已解嚴．敵兵入閩境．令即由鉛山直搗崇安。八月．太平軍由福建邵武回趨江西．瀘溪金溪皆失守．旋破安仁。張運蘭攻克之。復有大股敵兵回取新城．吉安餘兵．趨攻宜黃．撫州建昌兩郡戒嚴。國藩遄還建昌。九月。劉長佑大破敵於新城．敵仍退回閩境。國藩令運蘭分道趨閩．而嶺路崎嶇．大雨不止．疾疫大作．以是軍不能速進。至十月而三河覆軍之變作．詔起復胡林翼署湖北巡撫。官文駱秉章疏請國藩移師援皖。其時閩中敵兵由汀州走入江西贛州南安境．舊踞景德鎮之敵兵．亦復張甚。上諭垂詢國藩．謂

『如果閩省兵勇足資剿辦。而江西邊地防剿有人。自以赴援皖省。尤爲緊要。』十二月。國藩奏請『論大局之輕重。則宜併力江北。以圖清中原。論目前之緩急。則宜先攻景德鎭。保全湖口。至福建之敵。爲數無多。其回竄江西者。已飭蕭啟江一軍。迅速追剿。』得旨允行。蓋欲先退江西之太平軍。而後以全力注於皖北也。

湘軍肅清江西進攻安慶

林翼以十一月馳至湖北受任。進駐黃州。拊循士卒。適多隆阿鮑超大破敵於宿松。太平軍遂不能上攻。九年正月十一日。國藩奏陳『數省軍務。安徽喫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北岸須添足馬步軍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軍二萬人。臣率張運蘭等任之。中流水師萬餘人。楊岳斌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南北兩路。臣當與江西巡撫分任之。粵軍聯結捻兵。近來常以馬隊衝鋒。擬調察哈爾馬三千匹。募馬勇數千。擇平曠之地。馳騁操習。願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皖豫軍務。可期大有起色。』二月。蕭啟江克南安。石達開悉衆趨湖南之郴桂。國藩移駐撫州。檄啟江還援湖南。三月。張運蘭破敵景德鎭。旋曾國荃至撫州。國藩命率朱品隆等五千八百人。助攻景德鎭。時清軍與太平軍相持久。

莫肯先進，國荃至，始移營進逼，連戰皆捷，遂以六月克景德鎭。敵奔皖境之建德祁門。江西肅淸。而湖南寶慶又被敵四面圍裹，國藩再遣張運蘭赴援，而自率親軍出九江。八月，至黃州。九月，擬合湖北軍攻安慶。

湖南寶慶之警

自咸豐六年八月，太平都中韋楊內閧，於是廣西起事諸王，存者惟石達開。達開患天王猜忌，自金陵再出，歷走安徽江西福建，有衆數十萬，不復稟承天王之命。九年二月，自南安敗還，走入湖南郴州桂陽州。時湖南兵餉皆竭於遠征，腹地空虛，猝聞石軍大至，人心震動。達開進窺衡州，出間道爲陳士杰魏喩義所扼，改道圍永州，分逼旁縣。巡撫駱秉章委軍事於左宗棠，宗棠飛檄召劉長佑江忠義田興恕等赴急，一月內成軍四萬人，湘防以固。官文胡林翼復自湖北調水陸軍赴援，長佑軍至永州，石軍解圍走。四月，攻寶慶，分略武岡祁陽，皆以堅守得全。五月，石軍聚圍寶慶，衆號三十萬，連營百里。劉長佑田興恕等援軍，縱橫血戰，敵雖屢敗，壘益增，圍益厚。官文胡林翼以寶慶重地，不可無良將爲總統，乃遣李續宜統五千人赴援。六月十九日，續宜至軍，水陸軍四萬，悉受節制。敵聞新軍至，誓致死力戰。續宜與長佑會商軍務，遂渡資水而西，大戰破

湘軍入皖苦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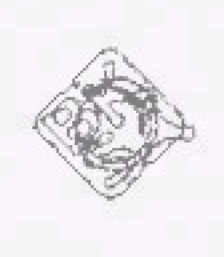
之，饒二萬餘人。達開走廣西，續宜亦引還湖北。

方寶慶被石軍圍攻之際，諜報敵將入蜀，官文以蜀居湖北上游，奏請飭曾國藩帶兵赴夔州一帶，擇要扼守，得旨允行。國藩時駐江西撫州，禦景德鎮之敵兵，奏言『先駐湖北宜昌，如敵果入川，再行酌量前進。』既而寶慶圍解，達開遠去。官文又奏請暫緩入川，會攻皖省，上又從之。八月十一日，國藩行抵黃州，與林翼會商，旋至武昌晤官文，而進兵皖省之局始定。先是，皖北敵勢方張，廬州自八年七月失守後，李孟羣與敵相持，至九年二月，軍潰死之。湖北軍當前敵者，爲多隆阿鮑超蔣凝學唐訓方。九月，多隆阿克石牌，十月，大舉攻太湖，以進規安慶。時漕運總督袁甲三，請飭國藩軍由河南光固進。詔國藩籌酌全局，國藩奏言『入皖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北則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固始以規廬州，至能否繞出懷蒙以北，應俟察看情形，再行奏明辦理。』上韙其言。十一月，國藩移駐宿松，十二月，林翼移駐英山，奏以多隆阿總統諸軍。太平英王陳玉成聯合捻首張洛行龔瞎子等，由廬州上攻，衆十餘萬。多隆阿撤太湖之圍，檄鮑超屯小

江南大營之進逼與分援旁地

池驛當前敵．蔣凝學爲超後援。太平軍連營百數．撲超營甚急．歷六晝夜不息。超軍傷亡頗衆．苦守不退。多隆阿分親軍入超營助守．國藩與林翼飛調各軍援之。十年正月二十五日．諸營合力大戰．殺敵兵精銳無算。會東南風大作．清軍舉火燒敵營．敵棄壘狂奔．死者二萬餘人．玉成數年之積蓄．一炬罄盡．實爲清軍入皖第一大戰云。次日．克復太湖潛山兩城。三月．定議以國藩所部攻圍安慶．多隆阿攻桐城．李續宜駐青草塥．爲往來援應之師。而鮑超以傷病發．請假回籍。

江南大營自七年十一月攻克鎭江．北軍亦以同月克瓜洲．和春張國樑益銳意規金陵。八年二月．攻克秣陵關。三月．復破敵兵於七甕橋雨花臺等處．偪金陵城而軍。四月．敵窺江浦．爲金陵聲援．江北軍拒走之。五月．敵踞來安．和春遣軍攻克之。江南水師李德麟吳全美等．於沿江各要隘．多所斬獲。旋金陵太平軍復突出擊大營．張玉良馮子材等．踴躍陷陣．太平軍敗走．毀城東北柵壘略盡。太平軍乃嬰城固守。七月．定計作長濠困之．度地勢險夷．溝而垣之．周城百餘里．諸營大小相維．而以舢板聯爲水營．絕援應。天王患之．八月．悉銳出突長圍不能得．潰退入城。當是時．金陵圍師八萬人．和春雖



江南大營之再潰

爲帥，戰事皆倚張國樑，國樑威名聞天下，人人以爲大功可企足待，文宗亦絕重江南軍矣。顧太平軍以金陵爲根據地，設不守，勢且敗亡，乃定議伺間旁軼，以爲多方誤敵之計。各方有急乞援，大營輒分兵應之。先是，敵兵自江西走浙，則令周天受率南軍援浙，及敵入閩，又令周天培分援浙兵赴閩，孤軍轉鬬，往往累月不能歸，其取敗亦終以此。會英王陳玉成自皖東出，會諸軍攻浦口。江北軍總兵鞠殿華迎戰大挫，和春令馮子材渡江援之，敵因分兵綴南軍，益力撲浦口，江北大營既潰。德興阿走揚州，江浦天長儀徵皆不守。敵分黨攻六合。九月，玉成自攻揚州，下之。德興阿走邵伯，日夜告援江南。張國樑北渡，與敵戰東南兩門，敵敗退，城不及閉，遂克揚州，幷復儀徵。而六合被圍急，道員溫紹原誓死固守。國樑既克揚州，急引兵赴援，而敵亦益穴地轟城，城陷，紹原死。紹原起家縣令，守六合六年，無兵無餉，練勇血戰，以孤城當敵衝，積久而後陷，世以比唐張巡之守睢陽云。勝保遣軍攻天長，捻酋李兆受內應克之，兆受尋賜名世忠。（勝保以是年七月以欽差大臣督辦皖北軍務，）敵破溧水，張玉良馮子材攻復之。當是時，湖北軍經營皖省，其進廬州者至三河而師覆，安慶未復，與下游聲息阻隔，皖

南有警，亦由江南大營遣偏師往援。江長貴自九月至十月，連破敵於祁門靑陽。十一月，戴文英敗敵於寧國之水陽鎭，九年正月，江南先遣之鄧紹良戰歿於宣城之灣沚，和春遣鄭魁士繼之，復灣沚，而江浦浦口以內應得復。二月，太平軍復自九洑洲率衆探試，張國樑進攻九洑洲，下洑洲諸壘。德興阿在江北，日久無功，和春劾罷之，江北不復置帥，詔和春兼轄，而大營汛地益廣矣。七月，遣李若珠攻六合，十月，若珠軍敗，退屯揚州西。太平軍乘勝圍浦口，列營皆潰，周天培力戰死，淸軍退保江浦。於是敵燄益張，東窺揚儀，西逼江浦，而南岸之敵軍，亦攻溧水。十一月，張國樑自將渡江，援江浦，敵棄壘狂奔，南岸敵軍亦退。十年正月，張國樑大舉下浦口，悉平沿江敵壘。進攻九洑洲，克之，旋師金陵，與和春定議招降，解散其黨，旋克金陵濱江之上下關各敵壘。敵勢日蹙，益謀死鬬。金陵與皖南脣齒相依，是時張芾以京堂督辦皖南軍務，太平軍連破涇縣旌德。二月，突入廣德州，闌入浙湖之安吉，距省城一百數十里，浙撫羅遵殿乞援於曾國藩。湘軍方圖安慶，且道遠不能至。詔和春兼督浙江軍，遣提督張玉良統軍援浙，未至，杭城破，而駐防營瑞昌尙堅守未失。三月，援軍至，敵卽退走，攻破建平東壩溧陽，進

國藩初任江督之規畫

圍金壇。清軍至而圍解，廣德建平旋即克復。而敵知大營兵分力薄，益促浙皖江北之太平軍，分道并進，麕集金陵。而清軍自長圍成，意謂克復金陵在指顧間，將士驕蹇，營規廢弛。又因餽餉艱難，議月餉三分減一，所減者俟功竣補給，軍心益攜貳。閏三月七日，敵軍紛撲大營，國樑苦戰八晝夜。十四日，大雷雨，天殊寒，至夜各營火起，軍士潰散，乃退守丹陽，圖再舉。敵軍踵至，國樑力戰，創甚，躍入河中死之。和春突圍走常州，因戰受傷，嘔血死。時總督何桂清以籌餉事駐常州，素倚和張爲前敵，及是惶遽無措，即疏奏回蘇州籌餉，紳民固留主城守事，不可，率親兵五百徑赴蘇州，文武皆奔散。太平軍遂踵至，常州城以四月六日失守。桂清至蘇州，巡撫徐有壬拒不納，且具疏劾之，退往常熟，復避之上海。敵入無錫，敗張玉良之師，玉良退守蘇州。敵追蹤至，號稱數十萬。蘇州舊設之兵，不滿四千，餉又先被桂清徵入常州，城中大亂，玉良潰兵復爲內應。十三日，城破，有壬死之。何桂清革職逮問。(桂清至同治元年冬始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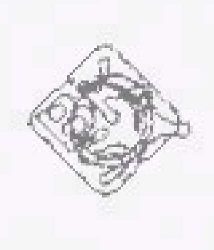
自常蘇失守，江浙境內紛紛告警，太平軍勢大熾。詔曾國藩署兩江總督，督辦江南軍務，而敵已進薄浙江之嘉興矣。國藩奏言『目下安慶一軍，已薄城下，爲克復金陵張

祁門督師之困難

本，不可遽撤。臣奉恩命權制兩江，必須帶兵過江，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人心，而壯徽寧之聲援。臣函商官文胡林翼，酌撥萬人，先帶起程，仍分遣員弁回湘募勇，趕赴行營，以資分撥。至於糧餉軍械，必以江西湖南爲根本，臣咨商兩省撫臣，竭兩省之力，辦江楚三省之防，布置漸定，然後可以言剿。」林翼貽書國藩，謂「吳督之任，以包攬把持恢廓宏遠爲用，今宜起兩軍，一出杭州，一出淮揚，請放膽爲之。」國藩壯其言，然不能用，國藩奏請「以江西錢糧歸撫臣經收，以發本省兵餉，牙釐歸臣經收，以發出征兵餉。」又奏「擬於淮揚辦水師一支，以保鹽漕，寧國太湖各辦水師，以輔外江所不及。」奏保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戎機，詔宗棠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奏起告養回籍道員沈葆楨辦江西廣信防務。與胡林翼籌商調鮑超所部六千人，朱品隆唐義訓等所領三千人，渡江而南，駐徽州之祁門。六月十一日，抵祁門。其安慶攻剿之師，以弟國荃任之，國藩老營，仍設於安慶水次，地方尋常事件，委員管理之。

國藩治軍八載，轉戰兩湖江皖等省，與地方大吏，分主客之勢，志不得伸。至是兼任疆圻，百務填委，國藩訓飭僚屬，舉劾屬員，訪求利病，保舉人才，條理秩然不紊。時論者皆

謂宜直擣金陵．或云進規蘇常．或云分援杭湖。國藩奏言『但求立腳之堅定．不論逆氣之增長』以故專力安慶．取建瓴之勢．金陵無圍師者二年。既至祁門．皖南太平軍圍攻寧國甚急．官紳乞援．函牘紛至．軍將未集．亦弗能遽進。六月二十四日．實授國藩兩江總督．並欽差大臣．督辦皖南軍務。前此副都御史張芾駐徽督師．久無成效．召回入都．國藩請以道員李元度任徽防。國藩名位日崇．值江浙雲擾．紛紛請援．疊奉清廷諭旨垂詢．卒以左宗棠鮑超李元度張運蘭軍皆未到皖．不能前進。八月．太平軍由廣德州撲寧國府城．十二日城破．周天受死之．徽州戒嚴。十四日．李元度赴徽州．接辦防務。侍王李世賢率大股兵衆由績溪撲徽州．平江勇敗潰．徽州破。元度走開化．敵軍趨祁門。鮑超張運蘭已先至軍．乃急調超軍漁亭．運蘭軍黟縣．以遏其鋒。左宗棠軍行抵南昌．調赴樂平婺源之間．以防敵走江西之路。（是月．英法兵陷天津．促召外援．國藩與胡林翼籌商北援之舉．旋以和議成而止。）九月．敵攻休寧．鮑超張運蘭合擊破之。十月．敵入黟縣．復擊走之。時皖南太平軍分三大股．環繞祁門．一出祁門之西．至於景德鎮．一出婺源之東．復南走玉山．一由祁門之北．越嶺南進．直趨國藩大營．危險萬狀．



清軍克復安慶

文報餉路.幾於不通。十一月.鮑超張運蘭大捷於盧村。乃調鮑軍赴景德鎭.與左宗棠合力堵剿.以保餉路.而以張運蘭軍留防黟縣。十一年正月二日.太平軍再逼祁門.江長貴等拒走之。適左宗棠移軍婺源.景德鎭破.環祁門皆敵.米糧接濟斷。三月.清軍攻徽州以圖自立.兼資餉於浙.國藩親督之.遇敵潰退.回駐祁門。會宗棠進擊樂平.六戰皆捷.殺敵逾萬.於是轉運道通.軍氣稍振。國荃自安慶遺書.謂株守偏陬無益.宜出大江規全局。於是國藩軍略.爲之一變。

方太平軍之環逼祁門也.冀事急清軍或解安慶之圍以自救。曾國荃知其旨.圍攻益力。十年十月.陳玉成率衆十萬援安慶.國荃屢擊破之.玉成走桐城.多隆阿李續宜合軍大破之於挂車河。十一年正月.胡林翼移營太湖.合圍安慶。玉成不得志.改圖上攻。林翼先調余際昌守霍山.爲敵攻下。二月.進破英山.直趨湖北之蘄水.圍黃州.下之.分取德安隨州.武漢戒嚴。李續宜率軍回援。敵兵別股.南則攻江西郡縣.出義寧.擾崇通.東則由衢州至於處州.欲多方誤我。二月.玉成留黨守德安.而自回安慶。國藩亟調南岸鮑超一軍渡江援剿.多隆阿截剿援敵於桐城懷寧之境.大破之。敵悉衆走踞集賢

左鮑兩軍肅清江西

關。四月，玉成築壘菱湖，爲城中敵軍援應。國荃掘長濠困之，而調礮船入衞。其時國藩命張運蘭朱品隆等分守嶺內各要隘，而自移駐東流。五月，鮑超軍至，則圍攻集賢關外赤岡嶺敵壘。胡林翼調成大吉軍助之，圍攻七晝夜，克之，擒其魁劉瑲林。敵之精銳殲焉。湘軍聲威益盛。六月，曾國荃攻克菱湖南北敵壘十八座。七月，陳玉成楊輔清等，復屢爲清軍所敗，城外石壘略盡。國荃益逼城築壘。敵糧盡援絕。八月一日，以地雷轟塌城垣，整隊而入。敵衆自葉芸來以下，死者萬六千人，被俘者數千人，無得脫者，陳玉成楊輔清遠望膽落，遁去。安慶爲太平所據已九年，至是清軍力戰克之，而大局始有轉機矣。捷奏至京，文宗已崩於熱河。子載淳卽位，是爲穆宗毅皇帝。初議明年改元祺祥，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方用事，西太后那拉氏患之，尋密令恭親王奕訢等，宣布端肅等罪狀，誅之，遂奉東太后鈕鈷祿氏同聽政，改元同治。

當文宗崩逝之際，敵據湖北黃州德安等處者，亦先後爲清軍所復。胡林翼先聞警赴援，已患咯血疾，竟以是月二十六日卒於武昌。國藩聞之，悲悼不已，謂『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調護諸將，天下寧復有似斯人者哉。』一官文奏請以安徽巡

撫李續宜署湖北巡撫，林翼遺疏亦及焉。詔從之，續宜辭，仍還安徽任。國藩移駐安慶。時左宗棠以四品京堂襄辦曾國藩軍務，駐軍江皖之交，防廣饒以規浙。鮑超則爲往來援應之師。而敵亦時犯江西，冀分皖軍之力，列城多失守。十年十一月，宗棠軍克德興婺源，尋攻破堵王黃文金之軍，復浮梁。水師亦以十二月克彭澤都昌鄱陽。別股敵軍圍湖口者，以彭玉麟吳坤修水陸固守得無恙。十一年正月，左鮑合軍破之於彭澤境內。敵據建德，清軍復其城，敵走安慶饒州。九江解嚴。而李秀成復自玉山犯廣信，不克，圍建昌撫州，再走吉水永豐。二月，李世賢由婺源攻樂平，宗棠擊敗之。宗棠移軍鄱陽，守景德鎮者爲陳大富，敵攻下之，大富死。三月，宗棠迴軍大破敵兵於樂平，李世賢遁。左軍由是知名，擢宗棠三品京堂幫辦軍務。四月，李秀成破瑞州，分略旁邑，前鋒近逼省城。時鮑軍之援安慶者已攻克赤岡嶺敵壘，安慶敵勢窮蹙，國藩調之援江西。七月，超抵九江，敵懾霆軍聲威，或不戰而走。超進至豐城，敵兵望見旗幟，即膽落潰走。另股敵兵圍撫州者，走許灣，尋蔓延貴溪雙港湖坊一帶，號二十萬。八月，超冒雨進，敵壘戰不支，死者萬人，七十餘壘皆下，克鉛山縣，追至湖口。秀成世賢悉潰走浙境。江西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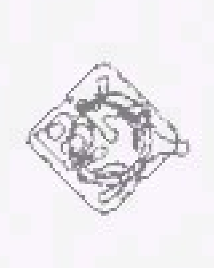
清軍克復安慶後之規畫與戰事

浙江省城之失陷及左宗棠擢任浙撫

清．其時安慶已破．湖北之德安黃州亦先後克復．皖南之徽州亦已爲張運蘭所復．乃得以戰勝之勢專力下游矣。

安慶既下．多隆阿乘勢進攻桐城．下之．凡皖北毗連湖北各州縣．先後收復。於是安慶以北之事．多隆阿任之。曾國荃會同水師規復濱江兩岸各要隘。杭州危急．朝士疏請以曾國藩兼督浙軍。國藩薦左宗棠專任浙江兵事．以饒州廣信徽州三府防軍隸之．幷以舊設之婺源景德鎮河口三稅局歸宗棠經收．以裕餉源．其規畫大局如此。時楊岳斌乘安慶克復之勢．以八月五日派水師攻克池州府．進下銅陵。九月．國荃督軍循江北岸而下．連克敵壘．進薄無爲州．乘內亂克之．再下運漕鎭東關．敵由巢湖運糧出江之道絕。於是近安慶百里間無敵壘。十月．國荃分軍留防要地．自還安慶．與國藩籌商．添募鄉勇六千人．爲直搗金陵之計。而其時太平軍之分攻蘇杭各郡縣者．日益亟．至十一月而杭州失守矣。

浙省西界．與皖南之寧國徽州江西之廣信鄱。方敵軍攻破江皖等省時．浙省大吏狃故習．不自治兵．遙恃江南大營爲屏蔽．而歲竭賦稅銀七十萬兩．以供大營軍餉．有急



則由大營撥兵援之。以皖南為浙之門戶．大營亦遣鄧紹良周天受分防之。咸豐六年五月．大營第一次失陷．浙防益亟亟。八年二月．石達開自江西破衢州．遂圍處州。詔和春兼督浙江軍．未行．起復曾國藩督師。敵圍衢州不能下．以湘軍至．遂改走閩。及十年正月．太平忠王李秀成圖解金陵之圍．遣偏師自皖南寧國境內犯湖州．二月．進逼杭州。杭城倉猝失陷。大營時遣張玉良統師援杭．值駐防營堅守．又以敵志不在浙．卽走出．回薄江南大營．而大營遂以閏三月潰敗。自是常州蘇州繼失．敵兵進逼嘉興．下之。兩浙大震。七月．張玉良攻嘉興．淸兵潰退．屬縣多失守。八月．周天受敗死寧國．李元度又失守徽州．而浙之藩籬盡撤矣。九月．敵破嚴州．尋為張玉良攻復。十月．太平軍由富陽餘杭分攻杭州．復改圍湖州。十一月．團紳趙景賢出擊．大破之。十一年三月．侍王李世賢攻樂平．大為左宗棠所破．由婺源走廣信玉山．破常山江山．分黨取處州．世賢自由嚴州取金華。五月．淸軍進攻失利。七月．李秀成在江西復為鮑超所破．合股夾攻衢州。浙中益大擾。八月．太平軍解衢州圍．破嚴州．遂由臨浦攻蕭山諸暨．下之。紹興戒嚴。時紹紳前副都御史王履謙．在籍辦團練．與官吏齟齬。九月．敵至．民團潰。紹興旣破．杭

上海官紳之乞師與洋兵之會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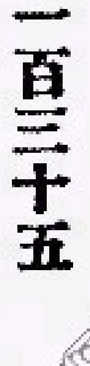
州益孤危。巡撫王有齡雖不喜湘軍。事急。乃以血書乞援安慶。時安慶已克。湘軍威聲震中外。顧以皖省戰爭亟。不克濟師。因咨商左宗棠由廣信進軍衢州以援浙。十月十八日。命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並著速飭左宗棠馳赴浙江攻剿。而敵已於是月逼杭州。張玉良自富陽統援軍至。中礮死。杭城被圍。糧絕。守軍飢疲。十一月。城破。有齡及將軍瑞昌。總兵饒廷選等死之。國藩先已奏辭兼制浙江之命。請以浙事專任左宗棠。先固江皖邊防。再籌進攻。又奏調廣西臬司蔣益澧率所部赴浙。隨同左宗棠防剿。十二月。詔授宗棠浙江巡撫。同時又以在籍道員沈葆楨任江西巡撫。而軍事始有起色矣。

先是蘇州失守。松江太倉各城繼之。薛煥任巡撫。駐上海。倚西洋各國以震懾敵軍。蘇松太道吳煦募華兵。以美國人華爾領之。號曰常勝軍。所向輒捷。顧此外兵數萬人。皆冗雜不可任。十年七月。太平軍大舉圍上海。清軍會西洋兵擊卻之。尋破敵寶山境內。十一年二月。敵攻青浦。拒走之。常熟昭文諸邑。亦各練團禦寇。五月。敵復逼上海。為礮隊所拒而退。是年八月。安慶克。官紳會議乞師。備銀二十萬兩。僱外國輪船。泝江而上。

至安慶。呈遞公函。大學士翁心存奏『蘇常紳民結團自保。盼曾國藩如慈父母。請飭揀知兵大員赴通泰道江陰常熟以規蘇州。』時值穆宗新立。兩太后垂簾聽政。念東南兵事。博求將帥。國藩疏薦道員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堪膺疆寄。時楚軍戰守各地。無可分撥。因屬鴻章用楚軍之營制。練淮徐之勇丁。期以來年二月濟師。十一月。敵破奉賢南匯川沙。滬上震恐。因倡借洋兵滅太平之議。上海設會防局。奏明會同洋人防守。國藩奏言『上海本通商之地。借洋兵以保守人財則可。若令攻剿金陵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又咨商薛煥言『目前權宜之計。祇可借兵防守滬城。尤當坦然以至誠相與。不可稍致猜疑。致礙全局。』同治元年二月。李鴻章募淮勇到安慶。國藩爲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又選湘軍名將程學啟郭松林以助之。以故兩省將卒。若出一家然。初定議援鎮江。（時馮子材守鎮江。戰不利。都興阿自揚州撥兵援之。亦不勝。）適上海僱輪船七號。駛抵安慶迎師。乃以三月分起赴援上海。衝敵營而過。鴻章抵上海。營城南。詔以鴻章署江蘇巡撫。別授薛煥通商大臣。專辦中外交涉事件。

同治初年任曾國藩之專

自安慶之下．清廷始專倚任湘軍．穆宗既立．恭親王奕訢任議政王．東南大事．悉取決於曾國藩。初有節制四省之命．國藩一再奏辭．言『左宗棠之才．實可獨當一面．臣苟思慮所能到．才力所能及．必與左宗棠合謀．不分畛域．不必有節制之名．而後盡心於浙事也。』尋奉酌保封疆將帥人才之旨。國藩又言『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所以預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奉旨嘉獎．諭以『膺股肱心膂之寄．不當有避嫌之見。』同治元年正月朔．授國藩協辦大學士．仍督兩江。國荃授浙江臬司．二月．擢江蘇藩司。國荃自湘回安慶．所募新勇亦至．率之東下．三月．克巢縣含山和州．至裕溪口西梁山．曾貞幹克繁昌至南陵．鮑超克青陽石埭太平至涇縣．彭玉麟水師中江而下．至金柱關。當是時．國藩建節安慶．指揮衆軍。國荃貞幹等為進取金陵之師．李鴻章淮勇．佐以黃翼升水軍至上海．是為謀取蘇州之師．左宗棠由徽州進衢嚴．是為規取全浙之師．皖北則多隆阿攻廬之師．李續宜援潁之師．皆秉承節度。其他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興阿揚州之師．馮子材魁玉鎮江之師．奉旨統籌兼顧．當時軍書輻湊．英彥風驅．號稱極盛云。



陳玉成之被擒

自十一年八月。多隆阿連下桐城舒城。益進規廬州。陳玉成因援安慶不得。將趨湖北德安招其黨。諸將不從。乘夜由六安走廬州。洪秀全切責之。玉成遂留屯廬州城東。同治元年二月。多隆阿進攻。破敵壘數處。四月。遣雷正綰石清吉分隊攻城。玉成率三千人出戰。正綰擊破之。玉成退據城北浮橋。城中敵兵開北門出大衆。謀合擊。忽見玉成退。驚亂。玉成遽斷浮橋遏敵。使阻水反拒。敵益驚。自相蹂躪。石清吉等梯西南以登城遂破。玉成奔壽州。以苗沛霖曾受太平封爵。（沛霖係安徽練總。勝保授道員。以十一年九月與團紳孫家泰仇殺。攻陷壽州。）往乞援。沛霖遣黨迎謁。誘入城。縛而囚之。并諸王等二十餘人。解獻潁州勝保營。捻首張洛行糾黨於中途謀刼奪。沛霖擊走之。勝保檻送京師。未至。詔於河南衛輝府之延津殺之。玉成猛鷙不亞楊秀清。戰略過李秀成。既誅。楚皖之間。遂無勍敵矣。

曾國荃連下江濱要地與雨花臺之戰守

太平之都金陵。以東西梁山爲鎖鑰。蕪湖爲屏障。而金柱關者。又皖南諸湖所自出。乃蕪湖之藩衛也。西梁山既下。曾國荃引軍渡江南岸。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會合水陸各軍。克太平府城。次日。攻克金柱關東梁山。二十二日。克復蕪湖縣。乘勝駛抵大勝關。

五月三日克之。幷下秣陵關。水師亦屢捷。遂進軍金陵城外。駐營雨花臺。時國荃軍合水師不滿二萬人。孤軍深入。國藩憂之。令待他軍集而後進。國荃曰『金陵爲敵兵根本。拔其根本則枝葉不披自萎。且蘇常各兵。聞江寧攻急。必更來援。彼時遣別將間襲蘇常。吾因而乘之。殄寇犂穴在此舉矣。』圍攻之議乃決。城中敵兵出窺伺。輒被創。天王患之。促守浙侍王李世賢守蘇忠王李秀成還金陵。値左宗棠力攻衢州。李鴻章新克松江廳縣。奔命不遑。秀成先遣其國宗引兵數萬自蘇州回援。六月。與淸軍戰。不利。走入城。復謀突長濠。濠寬深不得過。國荃出濠縱擊。敵大奔。同時鮑超克復寧國府城。太平輔王楊輔淸潰走。降其將洪容海。即因降衆收復廣德州城。八月。江南大疫。徽寧尤甚。鮑超等病不能軍。金陵圍師亦苦疫。死者山積。閏八月十二日。國藩奏請『另簡親信大臣。馳赴江南。分重大之責任。挽艱難之氣數』云云。奉諭略謂『朝廷信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倚以挽救東南全局。今疾疫流行。將士摧折。非該大臣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闕。足以上干天和。我君臣當痛自刻責。爲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刻下在京固無可簡派之人。該大臣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稍

懈也。」其時李秀成大隊軍自蘇常至。號六十萬。連營數百。日夜猛撲清營。挾西洋炸礮自空下擊。呼聲動地。同時寧國鮑超軍。金柱關水師。亦爲敵所攻。不能赴援。國藩檄調蘇之程學啟軍。浙之蔣益澧軍。又以圍攻要地。不能應命。國荃督軍苦守。面受槍子傷。仍裹創巡營。以安衆心。曾貞幹駐守江干。力戰以通餽運。歷半月。敵稍卻。乃掘地道攻清軍壘。國荃輒堵合之。九月。李世賢復自浙至。清軍憑濠堅拒。相持兩晝夜。俟其疲。開壁出擊。敵勢披靡。敵仍潛開隧道。清軍掘內濠以阻之。敵益窘。乃大出兵擊之。敵棄壘狂奔。俘斬數萬。苦守四十六日而圍始解。清軍傷亡至五千人。曾貞幹亦以病後過勞竟死。軍興以來。未有如此之苦戰也。

清軍金柱關寧之水陸鬪捷金之圍師陵穩固

方雨花臺營壘被敵圍攻之際。敵船過東壩。分布固城南漪諸湖。欲衝出大江。楊岳斌力疾扼守金柱關。曾國藩派陸軍數營往助防守。九月十八日。水陸軍合擊敵。破之。燬其船幾盡。十月五日。敵既爲曾國荃所敗。圖略江北。十七日。李秀成由九洑洲北渡。攻破和洲含山巢縣。皆湘軍新得之城。國荃急分兵守西梁山。而令劉連捷彭毓橘等。引兵北援。十一月。敵復由東壩。拖過戰船。以圖出江。守將羅逢元攻之。燒敵船二百餘。而

左軍初入浙之規畫與戰事

鮑超復大破敵於寧國。敵軍三路均失敗，湘軍之氣益揚。方事之殷，多隆阿已奉統師入秦之旨，（先是清軍圍廬州急，陳玉成遣其黨扶王陳得才，自河南南陽府入陝，陝中亂作，回民交訌，故多軍入秦，）國藩奏請回軍赴援，不能得。安徽巡撫李續宜授欽差大臣督辦安徽全省軍務，方遣部將收復壽州，（時壽州爲叛練苗沛霖所據）又以丁憂去位。故國藩益憂惶無措。國藩素以孤軍蹈危地爲失策，乃議按視沿江諸壘，親決進止。二年正月，國藩自安慶出巡，歷池州蕪湖東西梁山金柱關，登大勝關，入雨花臺營，見圍師穩固，始罷退師之議。二月，還安慶，具奏『江浙田荒，平民無所得食，誠恐變爲流寇，此爲可懼。而敵糧漸匱，要隘多失，降將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敗不相救，此爲可喜。』三月，國荃授浙江巡撫，仍留攻金陵。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左宗棠擢浙江巡撫。宗棠初膺督軍之命，即疏陳方略，謂『浙江軍務之壞，由歷任督撫全不知兵，始則竭本省之餉，以濟金陵皖南，冀藉其力爲藩蔽，而於練兵選將之道，漫不經心。自金陵皖南敗壞，又復廣收潰卒，糜以重餉，卒之兵增餉絀，遂渙散潰決而不可支。今臣奉命督師，非嚴汰冗兵，束以營制不可，非申明賞罰，

予以實餉不可。非另行調募預爲換補不可。然餉需不繼。勢有所格。雖有能將。無餉何以馭兵。雖有謀臣。無兵何以制敵。請飭部臣查明各省協浙之款。開單咨臣。如藩司撥解遲延。及委員逗留。指名參奏。」詔允之。既授巡撫。促令赴衢州。同治元年正月。曾國藩奏略言「左宗棠擬由徽郡進攻嚴州。必須攻克開化遂安等城。乃有赴嚴之路。必須留守婺源華埠。乃無抄後之虞。」先是。紹興杭州失守。浙中郡縣多破。惟趙景賢練勇困守湖州。而衢州則李定太一軍。與守江山常山之李元度一軍相倚。得不陷。然孤危殊甚。宗棠慮朝旨促入衢。則墮敵長圍中。因奏明定太等固守衢城。而自由開化進。三戰破敵。開化遂復。敵之由處州犯溫州者。總督慶瑞遣兵援之。二月。宗棠復遂安。留王文瑞王開來守之。李世賢率金華大股兵圍衢州。左宗棠自將往援。敵潰退。走江山。三月。援軍至。敵夜遁。既而世賢復據花園港。劉典黃少春擊破之。敵築堅壘。攻之勿能克。世賢尋回金華。其時衢嚴一帶戰事亟。湘軍勿遑他顧。敵之擾處州者。閩將林文察破之。進攻遂安。破江山赴援之軍。四月。閩軍會同團紳蘇鏡榮等。剿台州之敵兵。連戰破之。屬縣盡復。寧波之敵軍。則寧紹台道率官兵民團會同英法兵礮攻破之。（自咸

豐十一年九月．紹興失守．另股敵兵由奉化攻破寧波城．在杭州失守前） 敵兵潰．進下餘姚。其偏師攻溫州者．仍轉戰不休。五月．敵兵破湖州．趙景賢被執。湖州以孤城當勍敵．血戰兩載．屢戰輒捷．至是以糧援久絕．遂不能守．景賢在太平軍中求死不屈．久之．為所槍斃．浙人士痛惜之。左宗棠以是月破李世賢於衢州．所募新兵漸集．奏言「近探杭州守兵無多．敵勢趨重金華．似宜先金華而後嚴州．庶於大局有尺寸之補。」六月．宗棠耀兵龍游．世賢攻遂安．敗還金華。時國荃圍金陵．寧國為鮑超所攻下．太平天王大恐．促世賢與李秀成赴援。蓋至是而敵乃疲於奔命矣。

淮軍抵滬後之戰事

同治元年三月．李鴻章駐師上海城南。先是．上海既設會防局．太平軍之攻上海者．為英法軍及常勝軍所破。四月．李恆嵩華爾會同西兵克復嘉定青浦二城．即留西兵與常勝軍守之。英提督何伯．請鴻章會攻浦東廳縣．乃令程學啟等攻南匯．而英法兵自攻金山衞．遂下奉賢。會李慶琛兵攻太倉州．為李秀成所覆．死者五千人。敵軍悉銳攻青浦嘉定．西兵突圍退．嘉定復破．敵益進逼．距上海僅十里。五月．程學啟營新橋涇．劉銘傳潘鼎新復南匯川沙．浦東漸定．而松江青浦並急．華爾議棄青浦．率其軍突圍出．

併力守松江。程學啟新橋營被圍數十重．敵併力死撲．屍與濠平．將藉以登。鴻章自率兵援之．學啟望見．大呼出擊．敵駭奔。松江圍解．滬防亦解嚴。自有此戰．而淮軍始爲外人所信重．無復揶揄者矣。當鴻章蒞滬之先．曾國藩曾奏言『蘇撫當駐鎮江．居形勢適中之地．上海一隅．論籌餉則爲上腴．論用兵則爲絕地。』是月．曾國荃進兵雨花臺．詔命鴻章赴鎮江．卒以滬事急．不果行。六月．清軍復金山衞．黃翼升率淮陽水師自上游至．七月．復靑浦。慕王譚紹洸復逼法華鎮．八月．鴻章檄諸軍赴援．聽程學啟指揮．敵兵大潰。常勝軍分軍攻克浙江慈谿．華爾中彈死．以白齊文領其軍。九月．英提督何伯受代將歸．恥前此嘉定之失．詣鴻章約攻嘉定．鴻章遣師赴之．卒克嘉定．譚紹洸復自崑山太倉趨松滬．圍劉士奇鄭國魁營。鴻章令學啟與劉銘傳郭松林分路出擊．敵潰．圍解．滬防三次解嚴。太平軍自此不復窺松滬．詔鴻章實授江西巡撫。時雨花臺大營被圍．國藩檄程學啟赴援．以戰事急．勿能應．議令白齊文率常勝軍往。十月．敵敗退．檄止此軍．而白齊文閉松江城索餉．攫取銀四萬兩．鴻章告之英提督士迪佛立．解白齊文兵柄．勒令歸國．以奥倫領其衆．未幾．以戈登領之．酌定兵額爲三千人。

太平扶王陳得才之略河南陝西湖北

當是時。金陵蘇浙三處。苦戰不休。敵勢實漸衰蹙。鮑超戰寧國。張運蘭戰徽州。爲皖南之師。都興阿守揚州。馮子材守鎮江。爲金陵下游南北岸之師。（李世忠在安徽滁泗境內。別爲一軍。）皆屢戰破敵。自李續宜丁憂回籍。唐訓方署皖撫。分遣續宜部下駐淮南。以防苗沛霖。同治初年。東南大局如此。（其時僧格林沁在淮北剿捻。）其太平軍之別走西北者。則陳得才之往來河南陝西湖北。與石達開之入川是也。扶王陳得才。本陳玉成死黨。自同治元年三月。廬州爲清軍所攻。別領一軍犯河南南陽府。趨入陝西武關。直逼省城。四月。陝西巡撫瑛棨。遣將擊敗之。敵破渭南。與川兵藍大順藍二順相應。聞廬州急。復由潼關奔河南。取閿鄉縣。旋走澠池等處。五月。藍二順破湖北鄖西縣。總兵何紹彩道員金國琛率兵至。敵不敢抗。縣城立復。六月。陳得才聞玉成被擒。徧擾南陽府府內。七月。官文派金國琛梁作楫統軍赴援。立解南陽城之圍。敵兵遂走湖北光化屬之老河口。八月。襲取荆紫關。先是。多隆阿奉督師陝西之命。統馬步軍行抵商南。遂與敵大戰。敵勢不支。敗遁湖北。軍亦破敵老河口。閏八月。敵復入襄陽德安安陸各屬邑。多隆阿回軍樊城。殺敵無算。敵兵遂走河南。十月。攻鄖陽府城。敗退下房縣。

旋經清軍克復。十一月。全軍入陝。十二月。下興安府城。同治二年正月。清軍攻復之。至三月而石達開爲川軍所擒殺。太平軍中又去一巨魁矣。（先一月。僧格林沁擒獲捻酋張洛行。）

石達開之侵略西南各省

石達開自咸豐九年七月。解寶慶之圍。走廣西。圍桂林。土寇起應之。巡撫曹澍鍾乞援湖南。駱秉章遣劉長佑與蕭啟江統軍往援。八月。啟江先至。一戰破之。先是蔣益澧在廣西。屢平內寇有功。官至布政使。爲學政李載熙所劾。降道員。至是與啟江會軍再戰。敵軍大敗。桂林解圍。詔授劉長佑按察使。調蕭啟江改防蜀。敵走湖南。十年正月。敵侵入廣東邊。爲粵軍所敗。益澧先後破平樂思恩慶遠之敵兵。曹澍鍾母喪奪情。督四川軍防達開。長佑自布政使擢巡撫。復蔣益澧職。五月。達開復據慶遠。而以其黨賴裕新攻思恩河池等地。輒爲民團所敗。遺黨分竄黔楚。亦傷亡略盡。自七月至十一年六月。往來楚粵兩省。無根據地。而粵西敵軍已爲長佑益澧剗除略盡矣。七月。達開銳意犯黔蜀。道出楚邊。劉坤一江忠義自武岡邀擊破之。敵走黔陽。方曹澍鍾之受詔赴蜀也。川寇藍大順李永和。（俗稱李短搭搭）勢方熾。澍鍾尋爲胡林翼劾罷。清廷念蜀地難

其人。卒以駱秉章赴川督師。秉章延劉蓉入幕。而命黃淳熙統湘軍。以是年二月由宜昌至川。五月。淳熙敗川寇於定遠。旋以輕敵陷伏死。秉章擢曾傳理領其軍。檄調劉嶽昭由楚赴蜀。秉章實授總督。於時藍大順圍緜州。李永和圍眉州。環省城百里內。敵氛幾徧。八月。曾傳理等破敵綿州。敵遁眉州之丹稜。十月。進攻眉州。丹稜敵兵復潰走。其時達開分黨入湖北來鳳。而自出湖南靖沅。同治元年正月。遂與來鳳大股合。二月。由利川僻徑趨入四川之涪州境。三月。圍涪州城。川軍唐友耕與湘軍劉嶽昭內外夾擊。擒斬逾萬。四月。圍綦江。唐炯拒却之。達開西走貴州仁懷。其時川寇藍大順藍二順爲湘軍所逼。走陝西。八月。李永和走犍爲。爲胡中和所擒。藍李亂蜀已四年。至是而平。而川中益得致力達開矣。

石達開之擒獲

達開之自廣西入擾鄰省也。形勢渙散。非復當年効力太平之舊。所蹂躪無論百數城。專以出沒邊地避實蹈瑕爲得計。然取敗亦終以此。同治元年十月。達開擾敘州各屬邑。胡中和等破走之。十一月。遂入雲南東川。二年二月。復自滇入川。使其黨賴裕新出寧遠。裕新爲清軍所破。三月。達開自率大隊渡金沙江。秉章豫檄邛部土司嶺承恩。統

土兵截斷越嶲大路．逼之使入小徑．并懸重賞示諸土司．伺敵入卽鈔其後。達開果從小徑至紫打地方．期以次日渡大渡河。是夜大雨．河水暴漲．越二日而唐友耕軍已至．列營河對岸．其地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鴉游河．而土司復自後偃古木塞路．以土兵把守之。達開糧罄路窮．賂土司約讓路．不應．將結筏亂流渡．登者輒溺。四月．清軍與諸土司四面壓之．達開奔老鴉游．清軍追至．達開豎旗乞降．檻送成都殺之．屬官二百人．精銳二千餘人無脫免者。於是西南諸行省．稍稍復舊矣。

淮軍收復蘇屬各州縣進圖蘇州

自松滬屢次解圍．清軍既得手．始謀進取。同治元年十一月．常熟太平守將駱國忠舉城降．并招降福山敵兵．不下．攻克之。同時太倉守將錢壽仁亦以內應事洩．棄城詣上海歸誠．復姓名曰周壽昌。太平軍又爭常熟．清軍分守嘉定青浦．不能應．福山復破。於是鴻章一方則囑國忠堅守．以黃翼升統水路三營出海赴援．一方則令陸師攻崑山太倉以通常熟之氣。清軍之攻太倉者挫退．而水軍亦以颶風壞船．移椗避風．常熟益困。二年正月．卽令劉銘傳乘輪船濟師．戈登率常勝軍助之．先奪福山石城．內外夾擊．敵兵大奔．常熟圍解．李秀成改計．渡江北犯．西掠至六安．蓋冀上游事急．或分清軍之

湘軍攻克金陵城外各要險水師肅清江面

勢也。三月．程學啟與戈登以炸礮攻克太倉．進兵崑山．四月．先下正義鎭．以斷蘇軍赴援之路．駐營守之．遂克崑山．擒斬數萬人。於是始爲攻取蘇州之計．鴻章奏言『由崑山進蘇州爲一路．程學啟當之。由常熟進江陰無錫爲一路．鴻章與劉銘傳當之。黃翼升淮陽水師相輔並進．戈登常勝軍駐崑山．爲各路援應之師。由泖澱湖達吳江平望太湖爲一路．李朝斌水師當之。而令劉秉璋潘鼎新楊鼎勳等．分駐松滬近地．以防杭嘉湖敵兵之內犯。』李秀成已至六安．將進攻湖北．聞蘇事亟．乃大掠而東。

李鴻章聞李秀成東還．遺書曾國荃．囑自上截之。國荃度敵兵不南援蘇州．則北走裏下河．乃益攻金陵以綴之。時前失守江北之巢含和州三處．已爲劉連捷等所攻復。二年四月．國荃命李臣典等攻雨花臺石城．敵舉礮外擊．斃先登者五人．衆却．李臣典搴旗直前．遂克其城．下金陵城西南九壘。秀成在江北．聞之益懼．解天長六合來安之圍．紛紛南渡。五月．水師次江浦．蕭慶衍等陸師亦沿江東下浦口．江浦敵兵遁走九洑洲．洲中軍拒不納。九洑洲爲金陵北渡之咽喉．敵築城其上．列巨礮．護以戰艦．以全力守之。國荃先清南岸下關草鞋夾諸壘．幷下燕子磯。於是南攻中關．北攻九洑洲．同時並



舉。中關敵兵閉壘不出．而九洑洲之敵兵．以洋槍伺間狙擊．清軍精銳多傷亡。至夜．舟師以火箭射敵舟．風烈火猛．延及洲上卡棚．清軍冒死直上．九洑洲遂破．敵衆萬餘．無一脫者．弁勇亦傷亡二千人。自國藩創辦水師．至是十載．長江上下．一律肅清．太平軍北渡之路絕矣。國荃銳意圖合圍．增募萬人。六月．天王遣守城軍出攻清軍．敗還。七月．清軍先致力城東南隅．攻克上方橋．乃敵兵運糧道也。城東諸隘．近者曰中和橋．曰雙橋門．曰七甕橋．稍遠者曰土山．方山．曰上方門．高橋門．迤南則爲秣陵關．以至博望鎭．亦金陵外輔也。九月．分遣將弁連下諸隘．而水師亦攻克水陽諸敵壘．十月．太平守將楊友清以高淳降。易開俊復寧國縣．國荃克淳化鎭等處．金陵東南．剗削略盡。楊岳斌等會克東壩．復建平溧水．而李鴻章亦以是月克蘇州。

蘇州之克復

李秀成之自六安北還也．江寧蘇州並急．秀成謀先解蘇州之圍．乃率五王之軍渡江至無錫．連營數十里．聲言援江陰．攻常熟。劉銘傳郭松林等分道出擊．黃翼升水師助之．連戰破敵．堅壘皆盡。六月．程學啟敗蘇州援兵．乘勝復吳江。白齊文投太平．率外國潰兵二百人入蘇州．出擊學啟軍．復破之。七月．李鴻章率李朝斌出巡．溯吳淞而西．以

太湖通蘇浙．令學啟與朝斌會師．攻下沿湖敵卡．學啟乃偪蘇州城而軍。劉銘傳圍江陰急．八月．城兵內應．遂克之。敵屢犯學啟營．圖解圍．不得。白齊文匿上海．掠輪船二艘以獻秀成．秀成乘之．發炸礮以突清軍。周壽昌率死士焚其一艘．敵衆大亂．秀成召諸將集西路．冀保無錫以援蘇州。九月．學啟軍雖屢破敵．而秀成所據之石壘．終不能克。十月．清軍奪取滸墅關．鴻章以蘇城久不下．親往督師。敵之外援漸絕．秀成自間道入城．與譚紹洸堅守．清軍盡出炸礮轟城外石壘．皆破．水師亦屢破獲．敵益洶懼。其將郜雲官有貳志。密輸款於副將鄭國魁。秀成見事急．留紹洸主城守事．乘夜遁去。自十月十三日始．學啟等分門進攻．晝夜不撤。至二十四日．紹洸在城上對衆指揮．雲官令其下出不意刺殺紹洸．並殺其黨千餘人．開門出降。學啟入城撫視．降將列名者八人．（稱王號者郜雲官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稱天將者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為）乞學啟白鴻章．要求總兵副將等官．署其衆為二十營．仍屯閶胥盤齊四門．學啟以雲官尚未薙髮．恐不可制．密白鴻章．請加誅戮。鴻章猶豫．學啟固請．從之。二十六日．諸降將出城參謁．學啟伏人帳後．悉殺之．整衆入城．又殺二千餘人．遂克蘇州。戈登以殺降

蘇省各屬之收復

不義。怒詈學啟。揚言出軍攻清。鴻章委曲調停。事乃已。捷聞。鴻章加太子少保銜。賞戈登頭等功牌。並銀一萬兩。

李秀成既棄蘇州西遁。乘小輪船毀無錫西門橋以出。乘霧襲清營。劉銘傳敗之。乃駛去。十一月。銘傳乘勝下無錫。擒太平王黃子漋。鴻章奏略言「臣駐蘇州。偏察敵中城守。布置極有條理。深以未得擒殺此酋爲憾。現曾國藩派兵回防江西。左宗棠派兵分截皖南。但使不再踞城池。剿滅較易。今擬令程學啟李朝斌劉秉璋潘鼎新。由平望乍浦兜剿浙西之敵兵。冀與左宗棠蔣益澧之軍。前後夾擊。李鶴章劉銘傳進常州宜興。兜剿蘇境之敵兵。冀與曾國荃鮑超之師。前後夾擊。欲分各路敵勢。藉固蘇滬藩籬。」遂進軍下平湖乍浦海鹽澉浦。劉銘傳進常州。奔牛鎮守將乞降。銘軍駐奔牛。李秀成乘輪船自溧陽至。發炸礮轟清營。勢甚迫。十二月。銘傳援之。內外軍奮力夾擊。焚其輪船。圍立解。三年正月。克宜興。二月。克溧陽。時護王陳坤書守常州。分遣其黨。欲復江陰常熟。不得逞。學啟攻嘉興。堵王黃文金自湖州來援。擊走之。促將士登城。死者枕藉。學啟憤。親自乘城。腦中槍子。舁歸營。而城竟克。學啟創重而卒。鴻章克蘇州。賴學啟之力

浙江列城之恢復

爲多。其卒也。人皆痛惜之。是月。左宗棠克杭州。三月。鴻章督軍圍常州。先破城外敵壘。燃炸礮轟城。城傾數十丈。敵堅守。不克登。馮子材富明阿由鎮江進丹陽。鮑超由句容克金壇。常州敵勢益孤。四月。清軍分隊攻城。水陸礮聲如雷。舊壞城復傾。敵以人塞缺口。旋死旋集。鴻章益揮軍登城。敵大潰。生擒陳坤書。遂克常州。馮子材克金壇。於是蘇之敵軍。悉由徽州入江西。蘇省自江寧外悉已克復。淮軍分防江寧鄰近各要隘。而改鮑超爲西援江西之師。撤常勝軍三千人。戈登歸國。論者頗以善馭洋將。歸美鴻章。淮軍名譽。爲中外所推重。遂有命鴻章會軍攻江寧之諭。至六月而江寧亦告克復矣。

先是同治元年六月。左宗棠破敵衢州。定直搗金華之計。侍王李世賢在金華。値金陵被圍。天王飛召世賢回援。世賢請俟擊退衢州軍乃往。而集精兵入金華。益嚴守具。七月。宗棠進軍龍游。屢戰破敵。八月。世賢遣黨赴援。敗還。閏八月。蔣益澧新軍至衢州。益澧轉戰廣西。連有功。曾國藩念左軍孤。故疏調至浙。既至。攻壽昌。克之。宗棠築長濠以偪龍游。而令益澧攻湯溪。九月。魏喻義自壽昌進。去嚴州六十里。嚴州守將譚富與民團相仇。喻義得諜報。知敵且夜出攻民團。乘虛襲其城。破之。益澧攻湯溪。急援兵至。擊



走之。二年正月．守將彭禹蘭乞降．益澧受之．誘其王李尙陽出城濠．出不意擒之．城乃下。蘭溪敵兵先爲劉典所攻．至是與金華敵兵並棄城遁．非淸軍所及料也。龍游敵軍不能守．乘夜啟東門走諸暨。於是武義永康東陽義烏皆復。淸軍攻諸暨．民團應之．敵懼而降．遂復諸暨。時寧波軍已克上虞台州．至是復紹興。魏喩義等復桐廬。於是劉典軍追敵至富陽．當杭州西南．蔣益澧軍由臨浦義橋蕭山而前．當杭州南．俱距省城數十里。宗棠慮杭州克．敵且擾及腹地．乃令劉典防徽州．湖南新募軍留廣信．扼江西．而命蔣益澧領萬人攻富陽．以規杭州。二月．水師驍將楊政謨與魏喩義蔣益澧師會．敵兵迎戰．互有勝負。四月．水師燒敵舟．直抵望江門．敵大驚。五月．授宗棠爲閩浙總督．兼權巡撫。富陽圍久不下．七月．徵法國總兵德克碑率洋槍隊會攻．八月．大舉攻城．連發炸礮．乃克之。引軍薄杭州．而令康國器魏喩義攻餘杭．太平康王汪海洋自杭州出援．國器擊敗之。益澧令高連陞屯六和塔萬松嶺．據高阜俯瞰杭城．九月．城中敵兵出犯．擊走之。十月．嘉興敵兵大舉援杭州．爲高連陞德克碑所敗。十一月．江蘇軍復平湖海鹽。左宗棠自嚴州移駐富陽．輕騎至餘杭督戰。十二月．高連陞等數道並進．破城外敵

金陵大功之告成

壘，水師亦破濱江石壘城，中敵兵大困。同時嘉興爲蘇軍所攻，海寧守將蔡元隆大懼，納款於蔣益澧，益澧受之，遂收海寧。三年正月，清軍復桐鄉，進屯烏鎭，絕杭嘉敵兵運道。劉樹元進攻嘉興，與江蘇軍合，二月，蘇軍克嘉興。德克碑以炸礮擊鳳山門，城塌三丈，敵以槍礮死拒，不克登。益澧益獎勵諸軍，二十三日，復大舉攻城，守將聽王陳炳文出戰城外，自日中至暮，清軍殺敵數千，而堅壘未克，始收軍。炳文知不能守，乘夜開北門出走，諸軍整衆入，遂克杭州。餘姚守將康王汪海洋，亦棄城同走德清。宗棠移駐省城，與益澧經營善後事宜，尋復德清，降石門。全浙郡縣，以次蕩平，陳炳文汪海洋由徽州奔江西，惟黃文金楊輔清堅踞湖州，益澧進軍圖之。五月，蘇軍克長興，六月，浙軍克孝豐，獨安吉不下。而曾國荃已於是月克金陵，敵軍悉由廣德奔湖州，蘇浙軍會攻之，不克。七月，太平軍迎其幼主洪福瑱至湖州，清軍圍攻益急，福瑱出走，蘇軍浙軍連戰破敵。二十七日。黃文金銜刀狂突清軍，敗退，敵衆急啟西門遁，遂復湖州，幷下安吉。文金奉福瑱走寧國縣，中途負創死，浙江平。敵軍乃萃於江西。

曾國荃圍金陵急，而李鴻章已克蘇州，時在二年十月。越月，國荃治地道攻城，勿克。李

秀成領敗衆數萬．分布丹陽句容間．自率數百騎入金陵．勸天王棄都避難．不聽。乃貽書溧陽．約李世賢就食江西．而自留金陵主城守。國荃益募新軍．增圍師。三年正月．國荃飭水陸軍斷敵糧運．二十一日．攻克鍾山石壘．敵所署爲天保城者也。遂調派各軍．分扼要隘．城圍合．敵中糧絕矣。二月．左宗棠克杭州．秀成益懼．日放婦孺出城節食．而於城內種麥濟飢。三月．鮑超攻克句容金壇．敵衆走江西．國藩令鮑超援之。金陵城周百里．敵軍於內築月圍以拒淸國荃百計圍攻．思築隧道轟之．阻於月圍．勿能進．或爲敵覺．輒死。四月．蘇軍破常州。時金陵圍師．增至五萬人．餉需奇絀．而敵奔江西者日衆。江西全省釐金．向供金陵軍．沈葆楨奏請截留．專充本省兵餉．戶部議准。曾國藩疏爭．有「局勢過大．頭緒太多．論兵則已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爲無米之炊．萬一蹶顚覆．亦何能當此重咎」等語。政府奏撥輪船經費五十萬兩．解金陵軍營．以資散放。太平敗兵爭由廣德趨徽州．楊岳斌鮑超皆西援。五月．詔李鴻章會攻金陵．金陵諸將以城破可計日待．恥借力於人．鴻章知其意．延不至。國荃益激諸將．以三十日攻克龍膊子山陰堅壘．敵中所號爲地保城者．遂築礮臺其上．日夜礮擊。而潛穴其下。六月十六

日地道火發城傾二十餘丈李臣典等蟻附爭登守兵多反燃火藥下燒清軍衆稍卻。彭毓橘蕭孚泗手刃數人弁勇皆奮乘城缺入城遂破。敵兵乘夜縱火燒天王宮因突圍走。國荃傳令閉城救火搜殺三日夜死者十餘萬大小將弁三千擒李秀成及天王兄洪仁達等。先是天王見大勢不支乃於五月二十七日自嘆曰吾以義兵拯同胞兄弟今反爲兄弟敗然數十年後必有繼吾志而起爲同胞爭自由者遂仰藥死。羣臣奉幼主洪福瑱卽位年十五六旣而出走廣德。捷聞清廷動色相慶詔封國藩一等侯國荃一等伯李臣典一等子蕭孚泗一等男餘各獎敍有差幷賞賚東南各路統兵大帥。國藩自安慶至金陵軍士得天王洪秀全屍驗而焚之。七月國藩親訊李秀成供詞甚悉卽與仁達等並伏誅。自太平起兵始賴楊秀淸繼賴陳玉成與秀成蔓延十六省攻破至六百餘城之多實滿淸之勍敵也。國藩據秀成供奏稱福瑱必死。江西浙江諸軍皆言福瑱已出走左宗棠沈葆楨交疏譏刺。又中外紛傳金陵宮府之富金銀如海及城克絕無所得言者亦頗以此爲口實大功旣成國藩奏撤湘軍之半還鄉里幷言國荃病勢日增請開缺回籍調理。詔從之。



江西擒獲太平幼主

先是、同治元年正月、沈葆楨以道員超擢江西巡撫、曾國藩實疏薦之。國藩圖金陵、恃江西爲餉源、月撥漕折五萬兩、關稅三萬兩。葆楨任事、輒截留供本省餉需、以是不相能。蘇州之克、李秀成已遁回金陵、說天王棄城就食江西、不從、秀成乃囑李世賢先至江西以待己。二年十二月、世賢遺黨西走。三年、席寶田敗之於金谿、敵攻建昌、寶田又擊敗之。二月、杭州克、聽王陳炳文、康王汪海洋、自浙西走入徽州。擊敗湘軍、由婺源趨江西。四月、常州復、餘敵亦走江西。清廷知太平餘黨方熾、命楊岳斌督江西皖南軍。時江省諸軍分屯撫州屬邑及衞省城附近者甚衆。六月、金陵下、幼主洪福瑱走廣德。七月、鮑超大破許灣敵軍、斬馘近四萬、遂克金谿、降敵兵六萬人。宜黃崇仁新城南豐之兵皆走、圍寧都及南安、以固守得全。時陝甘軍事急、詔岳斌總督陝甘、促赴任、江西軍事專於巡撫。八月、黃文金等奉洪福瑱走浙江淳安、爲黃少春等所破、文金死。福瑱輾轉走廣信、至鉛山、爲清軍所邀、又走瀘溪、晝夜行。九月、席寶田率輕兵裹糧緊躡之、及之石城、俘斬過半、卒獲福瑱於荒谷中、磔之南昌市。汪海洋等爲清軍所逼、盡遁入福建、江西至是始免於寇警矣。

陝西湖北境之肅清與川寇之撲滅

扶王陳得才之自湖北走陝西，據興安，時在同治元年十二月，次年正月，清軍攻復之。又破紫陽，二月，為清軍所復。三月，石達開為川軍所擒，全股肅清。八月，陳得才糾黨十餘萬，擾漢中府，布政使毛震壽師久無功，陝軍及川軍之赴援者，分道拒戰，失利，漢中城固並破。値金陵圍急，天王遣諜約令回援，遂以十二月率黨東下。三年正月，陝西巡撫劉蓉，令諸將乘勢收復漢中府幷屬邑。川寇藍大順先據洋縣，與得才合，至是亦棄城走保盩厔。多隆阿圍之。盩厔城小而堅，攻之不能下，二月二十三日，多隆阿親登將臺，鳴鼓督戰，飛彈傷左目，猶促諸將速登城，諸將益奮，環攻至次日夜，藍大順啟西門遁，盩厔遂下。大順走入南山，為民團所殺，傳首漢中，（或云大順前死川中，此為曹姓，）於是川寇剗除略盡。多隆阿以傷重卒於軍。多隆阿由黑龍江馬隊從征皖楚，身經數百戰，料敵之神，罕與倫比，所得祿賜，分贍軍士，未嘗私其家，人尤以為難。其時陳得才等已先入楚境，會合皖豫各捻，犯棗陽，為趙克彰成大吉所敗。三月，敗捻走襄樊，不得逞，仍合太平軍蔓延楚豫邊界，衆至數十萬。官文出省督師，而僧格林沁亦自河南會師，四月初四日，至隨州，擊敗聯合軍。五月，各軍南走至孝感雲夢一帶，護軍統領舒保

清軍肅清福建

陣亡。旋走黃陂。距漢口僅十餘里。清軍力遏之。不得逞。六月。下走至麻城。清軍攻急。遂擾蘄水蘄州廣濟等處。七月。僧格林沁與湖北軍合剿。殺斃甚衆。敵軍知金陵失敗。無地可歸。清兵又舉力會剿。無路可走。於是端王藍成春天將馬融和等。紛紛乞降。先後遣散不下十餘萬人。陳得才服毒死。其川中藍二順一股。先擾楚邊鄖西。大順之死。二順聲言復仇。以五月回撲西安省城。穆圖善與劉蓉會剿。敵解圍走。自後屢戰獲勝。至九月。始將全股撲滅。

自洪福瑱之擒。敵兵不得逞於江西。盡入閩境。其領袖最著者。爲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三年九月。襲取汀州之武平永定。張運蘭爲敵所抄敗死。遂失龍巖。敵又進據漳州。左宗棠急檄黃少春劉明燈由衢州趨延平爲中路軍。劉典王德榜自建昌趨汀州爲西路軍。高連陞自寧波泛海趨福州出興泉爲東路軍。十一月。福建提督林文察攻漳州。敗死。宗棠自駐延平督師。十二月。劉典軍至漳平。與敵將丁太陽戰敗。退保連城。時李世賢踞漳州。汪海洋踞汀州之南境。曰南陽鄉。丁太陽分踞漳龍汀各屬邑。衆號二十萬。土人蠭起應之。兩廣總督毛鴻賓。遣方耀等來會師。四年正月。劉典王德榜。進

太平軍走廣東全部覆亡

攻南陽鄉失利、退守新泉、敵躡至、大敗之、殺傷精銳過半、二月、海洋棄寨走。是月、李鴻章遣郭松林楊鼎勛統軍乘輪船至閩、合圍漳州、鮑超部將婁雲慶亦自江西至武平。敵氛逼近廣東、廣東大吏遣將防邊。四月、高連陞黃少春會蘇軍攻克漳州、李世賢開西門遁。於是蘇軍由漳州進攻漳浦、湘軍由南靖向平和、與粵軍聯絡、幷分兵永定上杭一帶截之、而屬粵軍嚴守由汀趨潮之路。旋漳浦雲霄詔安皆下、敵衆多降。五月、劉典擊破李世賢於永安、丁太陽亦詣劉典乞撫、敵兵被逼、盡入廣東境。福建肅清。

汪海洋之入粵也、首破粵軍於鎭平。先是、四月間、鮑超假還夔州、所部霆軍行次湖北金口、聞將有關隴之行、軍大譁。潰卒遁江西、入廣東、與汪海洋合、敵燄復張。海洋思迴走江西、清軍扼之不得逞。先是李世賢敗於永定、不知所之、海洋歸咎於王宗李元茂、殺之以立威、其黨漸攜。六月、陪王譚福等降。七月、世賢間行至鎭平、海洋郊迎入城、乘世賢夜臥、刺殺之。敵糧漸匱、霆營叛卒與敵爭糧相殺、多降於粵軍方耀。八月、康國器克鎭平、海洋走平遠、爲清軍所迫、輾轉入龍南、設伏敗清軍、時左宗棠出境駐廣東之大埔。九月、江西軍席寶田破敵於贛南、矛傷海洋背、殲其兵萬人。海洋復由江西走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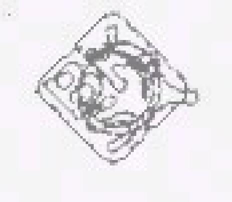
東，繞道疾趨，十月，突破嘉應州，高連陞等還軍赴援，皆不及，宗棠促鮑超率軍入粵。時宗棠部下諸軍環州城東南，鮑超當其西面，粵軍方耀等當其西北，惟南面爲敵營。海洋傾寨出戰，清軍失利，尋復出攻黃少春王德榜劉典營，清軍復卻。乃選火槍逼敵前隊，敵反走，諸軍乘之，敵兵大奔，海洋中礮死。其黨推偕王譚體元主城守事，敵知城圍將合，尋自南面出走。清軍覺，追之至黃沙嶂，路絕險，清軍四面蹙之，敵兵膽落，環跪乞降，降者十餘萬人，體元及諸魁皆被誅。太平軍至是始盡滅，時同治四年十二月也。

太平軍之事實，既詳述如右，今更撮舉其要論列之。自滿清入主中原，漢族徧受蹂躪，於是思祕密結社，以覆滿清政府者甚衆，前此白蓮天理，皆其儔也，而洪氏異軍特起，其初以宗教之說動人，其所往來，大率潯州一隅地。會清軍將帥不和，失機僨事，秀全遂獲永安，建號稱王。厥後北趨湖南，長沙雖以堅守未下，而岳州失守，長江之險，太平已占有之，自是順流東下，而武漢，而九江，而安慶，而金陵，僅三閱月，（武漢之失在咸豐二年十二月，次年二月，遂破金陵） 而江南北數千里要害之地，盡爲所有，則以清軍無舟師角逐故也。都城既建，分軍爲三，一出沒金陵近旁，向榮當之。一渡江北上，由

江北繞出安徽河南山西而至直隸．（所以繞道者．以江北駐大營故）僧格林沁當之。（此股以五年四月滅於山東境內故下不復及）一溯江西上．至岳州．曾國藩當之。及國藩創辦團練．注重舟師．漸得破敵要領。當是時．士大夫之意見．俱以既仕清廷．宜守尊王主義．而太平所提倡之宗教法制．又多不便．且不能無虜殺。遂認為公敵。故一時人物．從國藩者頗衆。岳州既克．連下武漢黃州．勢如破竹．則水陸依護之明效．亦人才吸集之大驗也。（陸軍將塔羅．水軍將楊彭）及攻九江．舟師陷入鄱陽。而事機一頓．乃堅守江西．回援武漢．卒賴克復武漢之師．以為肅清江西之地。湘軍圖皖．師覆三河．而事機又一頓．卒之曾胡同心．多鮑協力．小池驛一戰．陳玉成喪膽．至是而圖皖之局始定。江南大營屏蔽蘇常．分援旁近．聲威遠出．謀略未優．向榮挫退於前．和春張國樑覆亡於後．自和張死．而蘇常連陷．浙江亦危．則正湘軍力攻安慶之際也。（湘軍圖皖．始於九年八月．江南大營再潰．在十年閏三月）逮國藩受任江督．兼膺經略。圍攻皖北之事．以弟國荃任之．而己則駐南岸之祁門．有請直搗金陵．與進規蘇常者．以阻於敵．勿能應。敵謀解安慶之圍．益分道逼祁門．力持至八閱月之久。（自十年八月至

次年三月）左鮑連戰破之．始轉危爲安．國藩移駐東流．而安慶卒爲國荃所復。於是國荃偕水師沿江直下．進雨花臺．多隆阿大捷廬州．英王授首．而軍務乃大有起色矣。然是時．事勢彌迫．清廷倚任彌專．蓋始信滿之無才．而以漢攻漢之策．大可用也。故浙省破．舉左宗棠任浙撫．自皖南進師．蘇事急．舉李鴻章任蘇撫．自滬北進師．三方並進．自此敵軍之誤我以多方者．則且自疲於奔命。卒之蘇先下．（同治二年十月）浙繼之．（三年二月）而水師九洑州之捷．（在二年五月）長江一律肅清．北渡路絕．則金陵大功之所由成．太平滅亡之所由兆也。論國藩軍略．務規全局．不急近功．初似迂緩．卒底於成．至其知人之明．亦非他人所能及。不可謂非清廷之得人。是以太平卒不能勝。而況太平軍自得金陵後．頗有驕色．又不注意北伐。及韋楊內鬨．達開遠颺．諸洪用事．秀成束手．敗滅之由．亦可謂自取之也。平心論之．太平軍中多英傑．而政治知識．與道德思想．皆薄弱．其不饜於一時人心．豈不以此哉。其他如石達開之於西南各省．陳得才之於陝西湖北．金陵克後．李世賢汪海洋之於江西福建廣東．以非全局所係．皆不暇論焉。

第三編終



清史講義

第四編　改革時期

第二十七章　日俄之動機

中日臺灣之交涉

當太平軍及捻回衰亡之際，乃有日俄之患，因利乘便，浸淫漸入，是則繼英法而起之後勁也。先是日本航海商人，常往來於中國之東海南海各島，及港灣內，因緣貿易。而琉球人者，在乾隆朝時，其王曾受清廷册封。稱中國屬國。日本久有謀奪之志。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十一年）其人航海來閩粵，爲颶風漂入臺灣。凡五十四人，盡爲牡丹社生番所殺。臺灣自施琅征定後，久爲中國管轄地。日本人自以琉球爲其保護國，欲詰責清廷。乃遣參議副島種臣爲特使，因其國公使，訴於清政府。清政府則答以臺灣東部爲化外，置不問。日人不肯已，乃自遣西鄉從道率兵至臺灣，討生番，清政府聞警，遂以臺灣屬已統治，不許擅討爲辭，令日本撤兵。於是日本復遣專使大久保利通來中國，與清廷諸臣議，幾致決裂。英國公使威妥瑪調停其間，卒成和議。大率所償如下。

（甲）撫卹銀十萬兩

（乙）軍費賠款銀四十萬兩

自是而日本經營琉球益見進步。卒以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緒五年）廢琉球王。設沖繩縣。駸駸乎有窺伺海疆之勢矣。

伊犂收回條約

同時因西域回部之變而俄人遂占伊犂。先是俄人侵略中亞細亞。既占有伊犂河外諸部地。建爲塞彌巴拉敦斯克等省。乘西域有回部割據之隙。遂入伊犂而據之。及光緒初回酋已滅亡。清廷欲俄軍撤退。還我伊犂。俄人不允。清廷乃於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緒五年）遣使臣崇厚至俄。議是事。崇厚以翌年秋達俄都。又轉而至羅覺 Jiradia 謁俄皇。達使命。遂與俄委員開議伊犂事。俄要索過奢。久之不得要領。崇厚不得已屈意就之。據條約十八條大略言『以伊犂一部地還清國。而南部之天瞳須河流域歸俄。且償軍費銀五百萬盧布』及崇厚還京。朝議譁然。左宗棠方主征回軍事。亦言俄人止願得二百五十萬。今驟增其數。不可許。於是下崇厚於獄。欲取消前約。俄人乃增兵伊犂。而遣軍艦游弋海上。聲言決裂。以爲要挾地。尋清政府釋崇厚。而別遣駐英使臣曾紀澤。就近往俄。締結新約。以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緒八年）二月十二日。簽約於俄都。約中

重要之條件如左。

一清俄二國之境界從白奇脫嶺 Bedjin- Jaou (中俄界約作別珍島山)沿克爾俄斯河 Khorgos (中俄界約作霍爾果斯河)自此河而進至注入伊犁河之處更進至橫斷伊犁河而達於南方之烏森脫嶺。Duzon Jaon (中俄界約作烏宗島山)

二清國償還俄國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以來占領伊犁之費用九百萬盧布。

三俄國於清國各地得有設置領事之權。且俄國人民於伊犁得有土地權。與各種貿易上所有特權。

以上新約訂定。伊犁條件得一結束。實則伊犁南部。仍未退還。而伊犁地方及蒙邊等之權利。損失甚多。俄人於是爲蒙新大患矣。

捻兵之殲滅及陝甘回之平定

第二十八章　回亂平定及新疆之建行省

先是太平既亡。捻兵尚盛於山東河南及陝西等處。凡分二大股。在山東河南者爲東捻。任柱賴文光主之。在陝西者爲西捻。張總愚主之。而陝甘之回民。與捻兵聲勢遙應。兩省大恐怖。於是清廷乃遣左宗棠爲陝甘總督。專辦陝甘境內之捻回。宗棠計分師

爲二，提督劉松山，領萬餘人。總兵郭寶昌，劉厚基，各領三千人，主勦捻。提督高連陞，京卿劉典，各領五千人。主勦回。絕捻回合併，以分其勢。屢戰克捷，而張總愚自延州南走，渡河入山西，清廷召宗棠援山西，於是捻兵趨衞輝，北擾直隸，京城戒嚴。宗棠奉旨切責。旣而大破捻兵於獻，捻走山東，復殲之於茌平，捻旣滅亡，始得專力於回。先是回擾陝，以任五爲首，戕殺團練大臣張芾，遣勝保往討，不敢進，回勢大盛，遂蔓延甘肅境。多隆阿陣亡，總督楊岳斌無功，清廷乃遣左宗棠還陝甘總督任，代岳斌，一意辦回。遂與高連陞劉松山劉典等，定三路平回之策。劉松山由綏德取道花馬池，直搗金積堡，爲北路。周開錫由秦州趨鞏昌，攻鞏昌河狄之回，爲南路。宗棠自與劉典督諸軍，盡驅陝回入甘，爲中路。遂破回堡數百，斬馘數萬。同治八年二月，破董志原回巢。四月，陝西平，進兵甘肅。劉松山已趨定邊花馬池，而魏光燾周紹濂，劉端冕出合水寧州，正寧向環慶。雷正綰，黃鼎由董志原，涇州趨鎭原，崇信，華亭固原。李耀南，吳士邁，由隴州，寶雞趨秦州，宗棠自領親兵馬步四千，道永壽，邠州，長武以赴涇。令馬德順屯靈台之上長日里鎭，策應南北。且開賑䘏，集流亡，勸民種秋糧，兵燹之地，漸有生意。於是諸路屢報捷，

天山南北路回亂之平定

蘭州道始通。八月．劉松山克靈州．十一月．宗棠移駐平涼。松山因攻金積堡陣亡．命從子錦棠代領其軍．是時東自吳忠至靈州堡寨四百五十餘。西自洪樂至峽口堡寨一百二十餘盡平。九年冬．遂克金積堡．首領馬化隆出降．凌遲處死。十年三月．寧夏平。宗棠令諸將進攻河州．自移駐靜寧．又移安定。十一年二月．河州平。三月．循化撤納降。夏．諸軍攻肅州西南堡壘皆下。七月．宗棠進駐蘭州省城．奏調宋慶由神木赴甘助戰．以張曜軍屯金積堡．移劉錦棠軍赴西寧．陶生林金慶元戴宏勝馬步軍赴肅州。十一月．劉錦棠大破回兵於西寧大通．明年．金順宋慶徐占彪合攻肅州．八月．宗棠自往督攻．九月克之．殺回民六千餘人。斬其魁馬文祿等．惟白彥虎走關外．自是甘境胥平．而新疆之兵事方始。

當進兵新疆之初．廷議以東南海防急．不如暫棄關外地。宗棠上奏力持不可．顧餉糈無所出．乃借外債及商民之財千數百萬以充之．是時同治帝崩．無嗣．那拉太后與諸臣定策禁中．立醇王奕譞之子載湉．是謂德宗景皇帝。仍命宗棠督辦新疆軍務．遂於明年春．領軍出關。宗棠駐肅州調度。而烏魯木齊都統金順及提督張曜軍．先駐哈密。

令京卿劉錦棠辦理營務．提督譚上連譚拔萃余虎恩等率湘軍二萬人分道由戈壁進。秋．攻拔古木地．克復烏魯木齊迪化州．暨瑪納斯城．天山北路皆平．於是專力南路。南路城凡八．曰阿克蘇．曰烏什．曰庫車．曰喀喇沙爾．曰英吉沙爾．曰喀什噶爾．曰葉爾羌．曰和闐．而吐魯番別爲一部．實爲八城門戶。宗棠乃令劉錦棠率軍自北而南．提督張曜徐占彪率軍自東而西．增調包頭防軍五千．隸錦棠麾下．軍勢益盛．明年春．三道進攻．吐魯番達坂諸堅城皆下．旋克託克遜。至秋間．連克喀喇沙爾．庫爾勒．庫車．阿克蘇．烏什．一月之中．行三千餘里．兵威大振。蓋自白彥虎遁關外．而安集延酋阿克勃汗（帕夏）乘機自浩罕入據天山南路．與之聯合．卽南路八城是也。至託克遜城旣下．阿克勃汗失衆心．遂仰藥死。時劉錦棠遣將湯仁和董福祥張俊等．會軍曲惠。錦棠自趨開都河．白彥虎壅開都河．水溢百餘里．以遏清軍。錦棠率軍繞淖行．出其東．白彥虎遂走庫車．錦棠收復喀喇沙爾城。同時余虎恩亦收庫爾勒城．錦棠偵白彥虎蹤跡而躡之．又收庫車。彥虎遁拜城．錦棠復擊敗之於上銅廠．遂西渡戈壁．由札木臺進薄阿克蘇．則白彥虎等已去．錦棠收復其城。是時彥虎嗾安集延兵奪葉爾羌．而自走烏什．錦

棠追之。令黃萬鵬張俊等圍烏什。克其城。俘馬有才等。於是南路東四城皆下。

東四城旣定。而西四城者。仍爲阿克勃汗長子伯克胡里所據。白彥虎亦助之。初。和闐酋呢牙斯納款清軍。圍葉爾羌。伯克胡里大憤。與之戰。呢牙斯敗。降於清。伯克胡里遂兼據和闐。而喀什噶爾則爲其根據地。乃合葉城安酋及白彥虎。自走英吉沙爾。錦棠欲擊之。分軍三路。由烏什取道布魯特邊爲奇兵。黃萬鵬等統之。由阿克蘇取道巴爾楚克爲晉兵。均聽進止於余虎恩。以取喀什噶爾。錦棠自駐巴爾楚克瑪納爾巴什。扼葉爾羌和闐衝要。回軍知之。自相震駭。不戰而潰。安酋及伯克胡里白彥虎力鎭攝之。不能止。清軍夜攻之。入其城。余虎恩軍遂由喀什噶爾西追伯克胡里。伯克已遁俄境。殺安集延百餘騎而止。由是葉爾羌英吉沙爾和闐三城皆克。而西四城全復矣。俘故阿克勃汗妻女及幼子三孫戮之。又殺千餘人。於是天山南北路。一律爲清所有。

新疆改建行省

是役也。因伊犂爲俄占領。用兩次繁重之交涉。僅得收回曲城。(卽伊犂城)訂約旣定。劉錦棠建言「臣自出關辦賊。七載於玆。熟度關外形勢。固舍設郡縣。易舊制。別鮮良圖。惟將新疆另爲一省。竊不謂然。不如添設甘肅巡撫。駐烏魯木齊爲省治。改名迪化

府。舊有參贊辦事領隊各大臣。一律裁去。」詔從之。即授錦棠爲甘肅新疆巡撫。責以改建行省各事務。自光緒十年至十一年九月。而新疆南北郡縣之制大定。凡府二直隸州四直隸廳十一縣十一

第二十九章　雲南回亂及教黨之平定

雲南蒙化回起兵

陝甘新疆回亂方張之際。雲南回人杜文秀者。本居永昌。後糾合蒙化之國埂回酋起兵。衆萬餘。自下關襲大理府城。於是大理以東各回民相率戕官以應之。全省大震。總督恆春知不敵。自縊死。而布政使鄧爾恆已擢陝西巡撫。將之任。羣回劫其輜重。刼而殺之。巡撫徐之銘不敢問。劉源灝福濟先後由朝命爲雲貴總督。皆不至。卒乃使潘鐸代之。時回將馬榮者。率數千人入省城。駐五華山。潘鐸自往諭之。竟被害。自是羣情洶洶。無敢言辦回亂者。

諸軍攻克回兵

先是岑毓英以縣丞帶勇入滇。嘗克趙州湯池南州澂江等地。積功至代理布政使。加按察使銜。羣回既戕潘鐸。居民大驚亂。毓英乃督兵死戰。馬榮懼。請和。毓英約巡撫徐之銘。臬使范詠春。糧道張同壽。鹽道宋延春等。誓死破敵。歃血爲盟。而召降回將馬如

龍入援。如龍全．與城中團兵合擊馬榮．榮敗．走南寧．省城始安。毓英乃率師而東．連克霑益．平夷．復西攻楚雄．十月．克之．又克大姚．雲南．趙州．賓川．鄧川．浪穹．鶴慶．分道進攻大理上下關．同治三年．春．克定遠。七月．大破回弁馬聯陞於天生關．進攻曲靖。八月．復馬龍．九月．克尋甸．擒馬榮．磔之。迤東悉平。毓英以曲靖爲東南重鎭．養兵積糧．賴此根據地．爲西征預備。凡二年．及勞崇光來督雲南．始定策以毓英勦豬拱箐．海馬姑之寇。而以馬如龍專辦迤西事．以圖杜酋。會崇光卒．張凱嵩代之．稱疾不赴任．詔以劉嶽昭爲總督．岑毓英爲巡撫。時毓英已平豬拱箐等之土寇．而杜酋引兵號三十萬。連破二十餘城．進攻省垣．全城震動．毓英乘勝入援．連破石虎關堡壘．克呈貢．武定．元謀．祿勸．羅次．晉寧．澂江等城．會楊玉科由四川以援兵至．毓英善馭之．玉科雅受指揮．遂遣之引兵直搗迤西．而自督軍攻附省敵壘．悉平之。迤西軍旋克麗江．劍川．浪穹．趙州．雲南．永平．蒙化各城。惟大理．騰越．順寧．未下．十一月．毓英督玉科等軍．直薄大理城下．用地道破之．杜酋服毒乞降．仍斬首以徇．而令各回繳械自投各回期半年．毓英陽許之．而令玉科選死士數百．入城受降．嚴布重兵於城外．突起夾擊．凡阬死數萬．弁目二百數

十人。順寧騰越皆下。杜文秀據滇西凡十八載。占領五十三城。西及四川會理。東及貴州興義。建築禁城。自擬王制。是時中原多事。清廷方有危亡之慮。雲南邊徼地。非所注意。故杜文秀得久據其間。而毓英專力主勦。又得楊玉科之勁旅。卒以奏功。

蘇開先之起事及滅亡

杜文秀既平。毓英署雲貴總督。武弁蘇開先率兵叛。據騰越。與教黨王道士合兵。道士有幻術。自言能禦槍礮。徒黨至萬人。脅從者尤衆。先踞盞達土司地。愚民多信其教。及蘇開先叛。互相犄角。而順寧雲州之土豪又復響應。於是迤西大擾。永昌降人李朝。亦戕官據城以應之。時毓英入朝。遣劉長佑代之。檄楊玉科進兵。明年而事平。擒殺蘇開先等。

第三十章　安南邊事與中法戰爭

安南與法人齟齬之原因

安南自乾隆朝用兵後。清廷久藩屬之。然自阮光平占領東京。謂之新阮。而廣南舊阮後裔名福映者。求法教士保護。奔暹羅。時法王路易十六世國中方患革命。軍事未暇相助。法教士乃游說暹羅王法亞查克利。助福映爭復位。約事成則割讓化南島。且許通商自由。福映允之。及復位。既許法教士傳教。而法人責前約。且藉口安南虐待教士。

清軍助越南攻法及締結和約

志在排外。會法帝拿坡崙三世因歐洲均勢局定.大有經略東方之野心.乃與安南啟齟齬.派軍艦至南洋.奪順化府沿岸礮台.轉破南方之西貢埠.略取交趾支那。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交趾支那之知事奇白.Dupre 欲吞併東京.又因越南君民.時殺害法人.遂偪越南王以公布耶穌教.及紅河通航二事.使承允。未決.奇白遣家那 Carnier 奪據河內海防諸府.以兵守之.且開放紅河.要求上流之鑛山開採權。時法既以自由行動手段.狂擾越南.越南人不願承受.以向為中國藩屬.可乞援助.於是中兵禍起矣。會有太平餘黨劉永福者.太平敗後走東京.徒黨尚衆.號黑旗兵.方法人之自由進行於河內也.永福大不平.東京人資之以擊法人.法人敗.是時法國政府.亦頗以家那行事過輭暴.譴責之.遂於翌年二月.與越南締和約.大旨如下。

(一)法國公認越南為獨立國。

(二)河內及其他兩地為貿易場。

(三)溯紅河而上至河內.得自由航行之權利。

(四)安國既為獨立國.不得與他國有聯屬之關係。

此條約之意．純然欲使越南斷絕我國之關係．而漸收爲法國之保護國．當時清廷外交家不知注意．浸淫聽之。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越邊有吳終及蘇幗漢等．迭起亂事．越南王求助於清廷．清廷遣粵督劉長佑提督馮子材等．由龍州進攻．討平之．法人尙未之知．及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法人忽遣林兒 Rivrere 來越南．攻黑旗兵．責越南負約．遂突破順化．清軍不能制．翌年．復與越南訂約．其大綱如左。

(一)以東京割讓法國。

(二)嗣後越南爲法之保護國．非法國許可．不得與他國交通。

清廷聞法越之新締約也．大反對之．一面使劉永福盡力擊法．又遣岑毓英等進擊諒山宣光．一面使駐法公使曾紀澤與法政府交涉．不認法越條約．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緒十年)李鴻章與法國艦隊長富原穀氏 Fournier 成和議．允清軍盡退出東京．讓與法國．是年六月．法將突勒 Dyg-enne 至諒山鎮．時清軍諸將之守越邊者．正磨厲以須．遂突起擊之．法軍大損失．而清勇將楊玉科亦殉焉。於是法人大怒．索償金一千萬磅．清廷嚴拒之．法遂派軍艦出南洋．襲奪臺灣之基隆．分攻滬尾．清廷遣將劉銘傳拒

守基隆。擊却法軍。法將孤拔 courde 以軍艦攻福州海口。時學士張佩綸李黃超羣等。駐防馬尾。相持匝月。及大戰。清兵輪燬其七。海軍艦隊幾殲焉。於是法軍破福州礮臺。燬船廠。且占領澎湖島。會法政府有和戰兩派相爭。國是不定。法軍大沮喪。而清軍方盛。劉銘傳已爲臺灣巡撫。岑毓英馮子材等亦復諒山。蘇元春敗法軍於陸岸。法軍僅守紅河口。及孤拔坐困於澎湖島而已。孤拔又傷發死。法勢大衰。法政府尙未之知。而李鴻章之和議忽成。以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六月。締約於天津。大旨承認法人占領東京。此後越南所有外交等事。悉憑法人主持。惟不賠償兵費。而於雲南邊地之蒙自等處開通商場焉。時光緒十二年也。是謂法越天津條約。

第三十一章 中英緬甸暹羅之交涉

緬甸受英人保護之原由

緬甸自乾隆朝。其主孟雲遣使入貢後。久爲臣屬。十年一貢。載在禮部。道光初。英併印度。與緬甸接壤。會緬侵阿拉根地。有逃人入印度。緬索之。遂與印度有戰事。英軍偪京城阿瓦。乃割阿拉根一帶地。償金二百萬磅。始定和議。及咸豐時。戰事再起。英人佔白古地。緬甸藎駸駸入英。清廷以中原多故。不暇顧及。及法取越南。與中國激戰之際。英

人索緬之寶石木場等廠．緬人不從．遂由印度進兵占領緬都．滇督岑毓英奏聞．清政府遣使曾紀澤就英廷抗議．僅得英人許代入貢之約．事遂寢．而滇緬之界務始起。

滇緬界務

當曾紀澤使英國時．提議滇緬分界事．英外部曾言英願以潞江以東地．自雲南南界外起．南抵暹羅北界．西濱潞江．東抵瀾滄江下游．其間北有南掌國．南有撣人各種．或爲屬國．或作屬地．悉聽中國之便。又爭八募商埠．略有端緒．然未及訂約．而紀澤已解職。其後延宕日久．迄未勘定．使臣薛福成又上疏言之。英人漸不肯踐前言．自光緒十七年至十九年．薛使往返力爭．僅得滇邊外土司地曰科干．又野人山毗連處一地．又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領土權。然不久卽棄之．蓋清廷之統治權．向不能徧及也。

暹羅受英之保護得獨立

暹羅亦清廷朝貢國．自法亞查克利逐鄭氏而復位．及英法既據緬越．暹羅介居其間．與英法殖民地相接．法人屢侵湄公河兩岸．以擴張越南之形勢．英亦沿湄公河上游．窺雲南邊境．勢力觸接．屢起衝突。至光緒十九年．英法始成協約．割分暹羅所轄南掌地．而許暹羅獨立．廢止入貢中國之例。兩國均不得派兵入境．或謀特別之權利．自是法人雖屢思侵畧．卒以英人鉗制。不獲逞。暹羅乃得幸存．亦銳意變法．一改舊習．至今

稱為獨立國。實陰受英之保護也。

第三十二章　光緒初年之政府態度

光緒初當局諸公之政見

那拉太后既定策立德宗。遂得第二次垂簾聽政權。時咸豐正后鈕鈷祿氏尚在。名雖兩宮同聽政。實則那拉太后獨握實權也。及光緒七年。慈安太后崩。謚曰孝貞顯皇后。於是慈禧后那拉氏益專恣。時太平捻回等兵。雖迭就滅亡。而外患日迫。琉球附於日本。安南割於法。緬甸暹羅入英人之手。所謂藩封者。日削日蹙。國勢危險。情已大見。於是京外諸臣。條陳新法。力謀補救。而當時見解。俱誤以外人所恃者。船堅礮利。製造精巧而已。若學術政治。固萬萬不及中國。因此政界所主張者。大約為左數事。一選派出洋學生。而以年幼警敏者為及格。往往國文舊學。絕無根柢。卽貿然跋涉重洋。及歸而純然歐化。不知祖國之政治學術為何物。蓋當時執政諸公之心理。固為使才計。為藝師計。為繙譯通事計。而以為定國是。參大政者。自有吾黨在。不勞彼輩也。故其結果。終於不得人才。且其後用非所學。益失求材之本指矣。一經營海軍船廠。自光緒五六年間。李鴻章等全力注重海軍。購辦鐵甲兵輪。糜款甚巨。而沈葆楨等奏辦福建船廠。逮

法越事起。法兵攻馬尾。兵輪盡燬。船廠亦被焚。和議既成。仍并力修復。於是而南北洋艦隊。大致楚楚。當時識者皆謂徒具外觀。卽鴻章亦自恐不足恃。甲午之役。中東搆釁。其弊立顯。遂致一蹶不振。一設製造局。習西法操練。議者以爲西人之強。恃鎗礮而已。今設製造局以成鎗械藥彈。改練洋操。謂之新軍。則富強且立致。於是上海。山東。福建等次第請設製造局。而以同治六年。江南上海之建立製造局爲最早。成效尙有可觀。湖北新軍。亦占先着。以上數事。一時有風靡之勢。而政體更變。教育改良。種種根本上之解決。則茫乎未之有見。是以政法雜糅。愈甚。積弊亦愈深。至中東戰敗而覺悟者始漸多矣。(事詳後篇)故當時國中社會之態度。亦有迷誤可嘆者。

社會之迷誤

當時社會中自尊自大之見解方熾。雖屢經戰敗。僅詈執政之無良。措施之不當而已。絕不知社會組織之如何不完備。學業政治等之思想能力。如何薄弱。但妄冀排外功成。一戰而勝。此風腹地數省爲尤甚。實歷次教案及拳亂發生之原因也。然自五口通商以來。洋貨之輸入。已如怒潮之不可遏禦。內地居民。無不樂洋貨之價廉物美者。於是土貨日滯。而工藝損失。大受影響。轉不思有所補救。此二十年中之迷誤現狀。後此

因朝鮮事與日本交涉之原因

貧弱腐敗之惡果，蓋胥造端於是耳。

第三十三章　朝鮮交涉及中日戰爭

朝鮮王李熙，於同治初年卽位，其生父大院君李罡應當國，性喜保守，不與各國交通，日本不允，以兵船自由駛入江華島，朝鮮開礮擊之，既而日本遣特使黑田井上，詰責江華之礮擊，與前使之拒絕事，時大院君因王妃有才幹，握政權，已退隱，左議政朴圭壽等，遂倡開國議，而閔氏公卿亦多主平和，翌年二月，乃謝前事，締結盟約，有朝鮮爲自主國之條，清廷固未之知也。其後西洋諸國，如英，法，俄，美等，俱援日本例通商，時朝鮮多反對開放政策者，而以大院君爲之魁，國內遂分二黨，獨立黨者，主持維新變法，納外國之文物，編制新軍，多贊成日本人，事大黨者，務守舊法，臣事中國。而大院君欲藉此推翻閔氏，繼而以鎭兵突入王宮，欲殺閔妃，未獲，遂襲日本使館，殺兵官數人，清廷遣兵至朝，執大院君歸，日本亦遣軍隊至，要以誅首謀，出償金，駐軍隊於京城，持執照遊歷內地，朝鮮均許之，清亦遣吳長慶率兵久駐朝鮮，時朴詠孝等因謝罪至日本，歸而謀變法，貴族閔詠駿以外戚主國事，不悅其說，國內又分二黨，朴詠孝金玉均等



中日開戰情形

爲維新黨、維新黨急欲變法、謀挾外援爲助、悉殺閔族貴官、而脅王行新政、乞援於日本使館、日使竹添進一郎出兵、清亦助舊黨、卒破維新黨、日軍護其公使至濟物浦、金朴等從之、是謂甲申之亂、既而日使井上馨詰責。朝鮮償金十一萬圓、日又遣特使伊藤博文至天津、與李鴻章議朝鮮事、約俱撤駐兵、以後如有不得已而派兵之事、必互相照會、此光緒十一年事、蓋中日嚴重之交涉始此也、

光緒二十年、東學黨起事、黨魁曰崔時亨、自號緯大夫、稱兵於全羅道之古阜、韓軍不能克、又告急於清、清遣海軍赴仁川、而葉志超率陸軍向牙山、然清廷於五月初一日發兵朝鮮、於初十日已有亂黨悉平之報、於是清軍將返旆而還、惟派兵之日、曾據約照會日本、日本已調遣重兵、有進無退、清軍方請兩國一律撤兵、日本忽以改革朝鮮內政爲辭、不之允。是時李鴻章頗主和議、意存觀望。日軍乘其不備、突擊清軍於牙山、是時清廷急派衞汝貴營平壤、馬玉崑營義州、而另派兵乘輪渡海、益牙山兵、僅至豐島、爲日本艦隊擊沈、死兵士七百餘人、濟遠艦管帶曰方伯謙、途遇日軍、避回旅順。而同時牙山兵亦失利於成歡。葉志超退駐平壤、然諸將反飾敗爲勝、得賞給銀二萬兩、

保奬將弁數十員。海陸軍之聲威。於玆喪盡矣。

清陸軍平壤之敗

日本軍進窺平壤。而清軍之在平壤者。有葉志超。聶桂林。豐陞阿。左寶貴。衛汝貴。馬玉崑之六將焉。其職位不相上下。既無節制。兵權號令。又不能統一。有紀律未諳者。有器械不備者。有臨敵恐懼者。有統兵觀望者。且有剋扣軍餉。不顧大局者。大敵乘之。焉得不敗。時日將野津由三道進攻。惟左寶貴督前陣力禦。戰歿。而衛汝貴率全營遁逃。葉志超亦懸旗罷戰。俱退出朝鮮境。初淮軍奉軍者。俱經李鴻章訓練。日人頗憚其威名。及戰勝後。日將皆言始願不及此云。

清海軍黃海之敗

陸軍既無立足地。而海軍之在黃海者。同時被日本進攻。提督丁汝昌率定遠。鎮遠。經遠。來遠。靖遠。致遠。揚威。超勇。平遠。廣甲。廣丙。濟遠十二艘。及水雷艇六艘。游弋鴨綠江口。日軍亦以本艦隊。及游擊艦隊十一艘。向大同江進迫。丁汝昌卽列陣以待之。遙望日艦將至。突開巨礮以攻敵。然相距尚九里。礮力實不能及也。敵軍並不應礮。而游擊艦忽從清軍左側抄襲於後。與本隊前後夾攻。黑煙蔽天。清軍節節分離。彼此不能相應。致遠艦管帶鄧世昌。見船身疊受重傷。度勢不支。然猶奮勇前進。誓死不退。開足汽

清海陸軍敗後之情形

機。擬與所遇之敵艦同沈。不幸遭覆溺。遂陣亡。經遠艦孤立無援。管帶曰林永升。亦敢戰不卻。已擊破敵艦名赤城者。而忽遇水雷擊中。全船殲焉。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即前逃回旅順者。當致遠經遠兩艦遇攻時。該艦亦受重傷。倉皇遁走。反自撞沈擱淺之揚威艦。即廣甲艦亦因逃而撞沈於島石。定遠鎭遠。雖能力戰。因敵艦勢猛。步步退還於是黃海海權。遂以一戰入日人之手。而丁汝昌仰藥以殉。經營二十年之海軍。所存者敗鱗殘甲。在在成爲痛史矣。

清陸軍既退出朝鮮境。自謂可扼守邊圉。豈知敵燄方張。已渡鴨綠江。窺中國第一重門戶。則九連城是也。統帥宋慶。力不能支。九連城失守。鳳凰城繼之。日軍遂度摩天嶺。而金州。大連灣。岫巖。海城。又繼之。宋慶雖出萬死不顧之力。終不能挫敵軍常勝之威。於是旅順天險。有礮臺二十餘座者。亦不戰自潰。旅順既失。蓋平營口。已在囊中。而對峽之榮城。登州。兵烽相接。亦在敵軍之掌握。是時負傷狼狽之丁汝昌。方困守威海衞外劉公島。又被敵擊沈定遠。來遠。威遠。三艘。劉公島遂萬不能守。丁汝昌不得已。乃懸降旗。致書敵將。約不得傷害地方民命。仰藥死。而日軍遂入威海衞。

馬關條約

清政府疊接警報，知事不可爲，主戰者爲之奪氣，於是亟亟言和，先命張蔭桓邵友濂往，日人不納。乃以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日本專使伊藤博文陸奧宗光會議於馬關，始訂和約，其大綱分爲四款如下。

(一)以朝鮮爲自主之國

(二)償軍費二百兆兩

(三)割讓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島

(四)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長沙爲通商場

兩國使臣遂於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簽約，張之洞等諫阻和議，無效，及日軍收領臺灣，台民大駭，懇請收回成命，不報，乃奉巡撫唐景崧爲總統，已而撫署兵叛，焚署刼庫，景崧知事不可爲，倉皇內渡。時劉永福駐臺南，亦厲兵秣馬，謀所以拒日，兵敗遁歸，而臺灣遂永爲日人所占領矣。

三國索還遼東

當馬關約成，割讓遼東半島之事將實行，有第三國起而仗義責言，代清廷索還遼東者，則俄之糾合德法是也。初俄人既據黑龍江，經營數歲，以爲遼東之優先利權，舍我

其誰．及日人一戰有之大恐不利於己．遂糾合德法兩國脅日人以遼東歸我。時日人方罷兵．慮力不敵．不得已而允之。惟增索賠款一百兆．後減至三十兆兩成議．約贖價畢後三月撤兵。事既成而三國以代索得地之故．市德於清．咸欲索地爲謝．清國無以拒．於是俄與李鴻章密約得滿洲政權．並借膠州灣爲軍港．約定未宣布．德人知之．適山東膠州教案起．殺傷德之教士二．德人遂藉是爲名．突率軍艦入膠州灣．占據礮臺．兵官倉猝讓避．德遂以要求約款六條開議．大致膠澳開作租界．以九十九年爲期．而膠濟鐵路之建築權．路旁百里內之礦山開採權．悉當讓與．清廷不敢再啟兵端．一一允之。俄聞此舉大失所望．乃變計迫清廷訂新約租旅順大連灣二港．爲西伯利亞鐵路通過滿洲之尾閭．以二十五年爲期。凡鐵路經行處．並許俄兵保護。於是英人見俄德之各償所欲也．遂亦索租威海衛以均海權．租期如旅大。法在中日交涉之後已得滇邊陸地及鎮南關至龍州路權．今又索廣州灣以爲南方之根據地。其時英方迫開珠江一帶商埠．法見事急．遂效德故智．突以兵艦入廣州灣．迫清廷允租．期如膠州灣．英見法之亦饜所欲也．又藉口均勢．索租香港對岸地．廣其舊佔九龍界．期亦如廣州

中日戰事之結論

灣．並索九龍路權。未幾．意大利亦索浙江之三門灣．清政府拒之。因自開直隸之秦皇島．江蘇之吳淞．福建之三都澳等為商埠．以杜各國之要求。

是役也．海陸軍之虛實．一旦盡情揭露。朝野排外之氣燄．大為之奪．雖有起而阻撓和議者．亦徒為囂囂之論．迄無實力以為之後盾。一般變計者．且駸駸成媚外風氣．反對之人．絕無意識．與彼不良政府糅雜昏昧．已伏拳匪之亂階．其象至為危險。而最可痛者．自此戰罷．各國確知清廷之情見勢拙．計無復之．於是紛紛逼索軍港．海疆要隘．頃刻殆盡。其勢正如風埽殘葉．不可收拾．此實中日戰爭前所不及料者也。

第三十四章　光緒親政及戊戌之變

光緒親政變法

那拉太后聽政．自乙亥至己丑．凡十六年間．日漸荒怠．不復如同治朝之精核．政以賄成．寵宦官．任羣小．摧士氣．剝民權．釀亂源．辱國體．種種腐敗．已不可殫述。及光緒親政．會中日戰事起．大為奪氣．於是漸有變法之意．特太后意不欲．遲遲未發．及馬關約成．各國要索軍港．國勢大挫．光緒帝乃決計變政．適主事康有為．書屢上．遂擢用之．其徒梁啓超．譚嗣同等聯袂而起．光緒帝特設勤政殿．與論變法事宜．銳意革新．

戊戌之變

自戊戌春夏間維新之詔月數十下。廢時文。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親貴大臣多不悅之。而那拉太后尤甚。日遣人密偵殿廷之舉動。因是反對新政者。得從而讒搆之。已積不相能。時榮祿督北洋。新建陸軍統領袁世凱能治兵。光緒帝與康梁密詔。患無權。欲聯袁世凱以抵制榮祿。藉除那拉太后之羽翼。而伸張帝權。舊臣微聞其事。乃與那拉太后謀廢立。賴恭親王力爭。事得寢。而帝與太后之感情日惡。八月。那拉太后遂聲言帝有疾。自臨朝訓政。急捕康梁等。康梁預得警信遁去。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及康有爲之弟廣仁六人被殺。其餘漢大臣自翁同龢以下。禁錮謫戍降革者凡數十人。所施新政。悉反其舊。那拉太后遂幽禁光緒帝於瀛臺。而以廢立意密詢各督撫。江督劉坤一首先反對。各省紳商亦聯電力爭。議始寢。而帝權則盡剝奪云。

載漪等用事

廢立之事既沮。而那拉太后意終不慊。乃以皇上無嗣爲名。取端王載漪之子傅儁爲大阿哥。以紹穆宗遺緒。載漪等於是得大用事。思有所樹立以間執變法維新者之口。自是而提倡拳亂之禍機大動矣。

第三十五章　拳匪亂事及八國聯軍入京

拳亂萌清廷態度



拳亂緣起

那拉太后既盡反新政。於是頑固陋劣之徒。羣趨蝟集。而端王載漪等。絕無意識。又踞要津。每挾仇視外人之意。且常謂排外功成。則變法之說。無所藉口。新進少年不敢肆。而舊臣之祿位益固矣。於是載漪徐桐等。乃有倡助拳匪仇教排外之舉。

拳匪者。附和者美其名曰義和團。本白蓮教之餘派。一不軌之祕密社會也。同光之際。公行於山東境內。所至假習拳棒爲名。自言槍礮不入。巡撫毓賢者。殘忍暴戾人也。始獎助之。繼而直督裕祿。又親自崇拜。爲之設壇。至光緒二十六年。習拳之壇。已自山東蔓延京畿。毓賢裕祿爲之言於政府。載漪大韙之。那拉太后亦以爲然。於是拳匪之大師兄二師兄者。所至燬教堂。殺教民。焚鐵路電線。燒西式屋宇。四五月間。匪勢已集北京。山西境內。亦所在多有。時袁世凱代毓賢爲山東巡撫。親試拳匪妖術。破其奸以解愚民之惑。因而痛勦之。故拳匪俱北徙。恃京津爲淵藪。兆禍既多。各國公使。羣起而詰責總理衙門。時廷臣多太后載漪黨。互懷觀望。僅依違答之。而榮祿剛毅等。陰爲太后謀。欲倚義和團逐外人。以孤帝勢而翼太后。五月初。宗室王大臣議撫勦。派剛毅趙舒翹調查情勢。歸而以此等均義民奏聞。拳匪知朝廷且獎勵已。遂益猖獗。日以殺人放

火毀損新設之路線等爲事，載漪等以爲快，或犒贈焉。拳匪遂攻外國使館，各國公使懼，急調兵入北京，許景澄袁昶等力諫，爲載漪等矯命戕殺之。各公使聯牘詰總理衙門，支吾答復，迄無成議，而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德公使克林德先後被害矣，於是各公使以衛兵保護使館，而待援軍之大至。

聯軍破天津

初各國軍艦已雲集大沽口，合英俄日法德美奧意八國，凡四十七艘。英將西摩爲之長，聯署投書於清將索大沽礮臺。清總兵羅榮光不應，五月二十一日，遂開戰，大沽陷，八國兵逼天津，而西摩復於聯軍中簡輕軍自率之，急趨北京以援使館。未至，董福祥之甘軍，及載漪等統拳匪，拒擊甚猛，西摩不得達，中途折回，載漪等大得志，殺反對黨，或所睚眦，相繼就死，又矯詔徵集勤王軍，李秉衡鹿傳霖錫良應之，又傳檄各省，促殺逐外人，而南方各督撫不奉詔，是時各國援軍集於天津，西摩之折回，軍與之夾攻，聶士成馬玉崑苦戰二十餘日，漸以敗退，六月十七日，天津全陷，裕祿節節退守，聶士成本深惡拳匪，力主開戰非計，因是見惡於政府，其在前敵，裕祿等每掣其肘，拳匪知之，亦戕其家屬，士成大憤，天津之敗，陷陣死之。是役也，兩軍死傷各以千計，大沽與天津

之苦戰。實中日戰事中所未有云。

聯軍入北京

天津既陷。聯軍大振。時各國兵以日本爲多。計萬二千人。俄八千人。英美各二千五百人。法一千人。德二百五十人。奧一百五十人。意五十人。外尚有陸續調往。又聯軍總統華德西之德奧美軍。不與此數。於是聯軍乘勝長驅。陷北倉。裕祿死。繼陷楊村。黃村。通州。李秉衡死。遂直逼北京。七月二十日。聯軍攻北京。二十一日。陷之。力援各公使。搜剿拳匪餘黨。畫界駐營。而一面仍調發軍隊。前往保定攻擊。以窮拳匪之窟。是時內府數百年之珍寶。盡入外人之手。而拳匪與各王大臣。亦如鳥獸散。

那拉太后挾帝西奔

方聯軍之逼通州也。那拉太后知勢不支。大懼。七月十九日清晨。微服挈帝后大阿哥。及宗室王大臣等出宮。由西北懷來縣向宣化府。復由宣化走太原。乃下罪己詔。遣慶王奕劻。及大學士李鴻章與各國議和。時聯軍方攻保定。守臣開門納之。布政使廷雍。爲聯軍所殺。那拉太后遂挾帝由太原走西安。假撫署駐蹕焉。至明年。和議成。十一月。始歸北京。

俄軍大擾東三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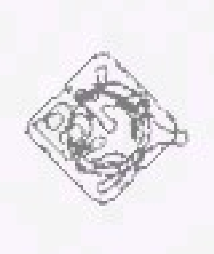
載漪之擅權也。排外之檄。徧馳東三省。黑龍江將軍壽山首應之。時東清鐵路旁保護

之俄兵。正戒嚴以待。壽山攻哈爾賓。幷由愛琿攻入俄境。俄人乃大舉敵之。分兵爲三路進發。東路由琿春。阿格司託夫將之。中路由三姓。薩哈陸夫將之。西路由愛琿。克楷哥夫將之。東路中路。長驅至哈爾賓。西路則取道墨爾根。節節進攻。七月中旬。遂陷齊齊哈爾。壽山自殺。俄軍乃大肆殘虐。驅土人盡入黑龍江。焚殺之慘。幾無孑遺。旣克齊齊哈爾。乃合兵入吉林。轉向奉天。所過無不刼掠。哥薩克騎兵尤殘忍。清兵及官吏莫致不奉命。時英德軍已於七月中旬破山海關。而關以外悉入俄人手。乃置十八萬兵以鎭之。且挾盛京吉林兩將軍。以號令其所屬。

和議情形

李鴻章銜議和全權之命至北京。俄美兩國。首先允和。次詢各國。德人要以先誅罪魁。餘亦各有要挾。各公使乃先自會議。定大綱十三條。待淸政府之承諾。

(一)懲辦罪魁。
(二)公禁輸入製造軍火之物料。
(三)公私損失。一律賠償。
(四)列國使館駐戍兵。其界內不准支那人雜居。



(五)大沽礮臺及北京天津間之軍備．悉數撤去．

(六)有事之時．列國可任指一地屯軍以爲北京天津間之通路．

(七)清國當特派專使赴德．唁克林德之喪．幷爲立碑於北京．

(八)清國當派專使赴日本．謝殺害杉山彬之罪．

(九)改正現行之條約．

(十)整理清廷之財政．以籌措賠款．

(十一)改正總理衙門之事權．

(十二)地方官之保護外人不力者．悉革職．永不敍用．

(十三)改公使入覲之儀節．務從簡易．

議既定．清政府不得已．一一諾之。於是李鴻章與慶王同爲欽差全權大臣．與各公使逐項商榷．約未簽定．而李鴻章卒．以王文韶代之．至二十七年．遂成和約．維時清政府之對付此條約．與所實施者可記如下。

(一)除徐桐．剛毅先死外．毓賢．啓秀．徐承煜．斬決．莊親王載勛．英年．趙舒翹．賜死．端

郡王載漪與其弟載瀾發邊外永禁。其餘處禁錮革職。永不敍用者。凡百餘人。及回鑾。而大阿哥亦廢。

(三)賠款凡四萬五千萬兩。其各地所焚毀之教堂。就地籌償者。不在此數。

(七)以醇親王爲全權特使赴德謝罪。

(八)以那桐爲全權特使赴日本謝罪。

(十)以常關歸稅務司辦理。准洋鹽進口。復特派大臣先與英國改訂商約。乃裁釐金而加海關稅。

(十二)改總理衙門爲外務部。設尙書侍郎等職。位在六部上。

其餘各款。則悉數照行。各國始交通如故。時有議卽遷都西安者。劉坤一等力持不可。略言『京師根本重地。棄之可惜。陝西自宋元明以來。屢經兵火。商稀民瘠。古稱天府。今非雄都。又與新疆甘肅爲隣。新疆近迫強俄。甘肅尤爲回藪。內訌外患。在在堪虞。』云云。事遂寢。是年十月。聯軍退出北京。那拉太后乃率帝后王大臣發西安。取道潼關。至開封暫駐。十一月。始由保定至北京。沿途供億。以數千萬金計。拳匪之亂。結局蓋如

是云。

南省未遭拳禍

方戰事甫起。南省各督撫。推江督劉坤一領銜。與商約大臣盛宣懷。合請諸國領事。互訂保護之約。各國允之。置戍兵於上海。而山東巡撫袁世凱。痛勦拳匪。不令入境。由是東南各省。得不遭拳禍。與各國生衅焉。

和議後撤兵情形

聯軍既以十月退出北京。而聯軍之在直隸省內者。關內則京津蘆保之路。英法實轄之。關外則俄人司之。而天津爲軍隊公管之區。時猶未撤退也。清命袁世凱爲直隸總督。與之議。二十八年春。始次第收回。是曰交路還津案。俄之據東三省也。脅盛京將軍增祺與之訂約。陰聽俄人節制。列國方守天津。亦暗相扶助。天津既還。俄亦撤兵。然保路權與轄制權。較前倍大。是曰交還東三省案。上海戍兵。和議成時。江督卽請撤回。各國藉詞防亂未允。二十八年秋。始定撤回。是曰東南撤兵案。此皆拳禍之餘波也。

拳亂中之祕密會黨

方是時。更有祕密會黨。因之起事者。如山西。河南。浙江。湖南。福建等處。所在焚教堂。仇殺外人。與拳匪遙應。此皆無意識之祕密會黨也。其最有勢力。而事類乎革命軍者。則變法黨人唐才常等。舉事於漢口。不成。被殺是也。才常本湖南知名士。自戊戌政變後。

憤政府舊黨之無狀，哀光緒帝之不得行其志。乃聯結同志，糾合江湖祕密會黨，密布長江上下游，將以勤王爲詞，舉事於漢口，事覺被執，不屈死，同時死者以十數，

第三十六章　日俄激戰與清廷中立

日俄有違言

當馬關約成，俄糾德法索還遼東，卽與清廷訂立密約。有滿洲敷設鐵道，及駐兵轄地之特別權，是約李鴻章實主之。日人雖怨甚，而無如何，及拳亂議和，俄獨倡異議，藉口中俄有特別關係，欲另訂約章，日人大憤，乃合英美力阻，仍立公共條約，事既定，各國按約撤兵，而俄兵之據關東者，獨遲延不撤，日人屢促之，俄人不聽，陰主用兵，日人遂爲嚴重之交涉，折衝往返，卒不得要領，於是日人決意主戰，兩國公使俱退還本國，顧其戰線，在中國及朝鮮界內，苟戰端一啓，於清廷不能無關係矣。

清韓中立

日俄既以爭執不下，而出於激戰，其地點則中國之關東，而朝鮮迤西南邊界也。然朝鮮自中日馬關約訂定後，號雖獨立帝國，實處俄日兩虎之蹊，於兩國戰爭，本不敢過問。而清政府則新受聯軍之創，亦不敢更問境內主權，門庭之內，聽人鬩爭，遂守局外之例，宣告中立。先是日人以交戰地域，屬於清國領土，應使清國執守嚴正之中立，是

為最要，是不可無以勸告之，乃通電駐各國公使，略謂『日俄紛爭，關於日本利害，未嘗不關於清國利害，然使為我所用，則必使清國財政，愈陷於紊亂，而各國在該國貿易，亦生不良結果。或至復起排外之感情，大為不可，因此日政府當勸之嚴守中立，且為維時國內之秩序及靜謐，當勸之盡十分手段，且日俄俱宜尊保之，確保之。』云云，於是清廷亦通牒答覆，略謂『上諭准依局外中立之例，通飭各省，一體遵照，且命各地方嚴行彈壓，保護商民教徒，（中略）但東三省之疆土權利，兩國不論勝負，仍歸清國自主，不得占據。』嗣日人又因聞清廷有脫離中立之風說，且以馬玉崑之行動，惹起注意，遂申第二次之勸告，清廷乃確實宣言，保無脫離中立之意，於是中立之局乃大定。

日俄大戰爭之情狀

日俄既各為軍事戰爭之準備，而日人欲為機敏之舉動，遂於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以聯合艦隊出佐世堡港，二十二日夜半，突襲擊旅順，二十三日正午，又擊滅仁川之俄艦，至二十四日，始發宣戰之詔，俄人既經第一次之失敗，乃宣言日人違法，於是海軍之力，厚集旅順，分駐海參崴。陸軍則厚集奉天，分布朝鮮北境，及關東南部。

然日軍屢戰大捷。先以東鄉大將艦隊。全力封鎖旅順口。凡爲七次之攻擊。始克奏效。於是陸軍迭入遼東半島。九連。鳳凰。寬甸。全州。以斷俄之後援。以次海城。牛莊。遼陽。俱爲日人佔領。俄勢不支。於是大發波羅的海艦隊。爲一萬八千浬之大遠征。鼓行而東。日人邀截之於朝鮮海峽。一戰卽撲滅之。於是俄將尼來委區所統之滿洲軍亦坐困。旅順旣失海權盡喪。而美國勸和之聲大起。因以阻日人之深入。而俄亦得速了結其戰事焉。

議和始末

日人旣承受美總統之勸告。遂爲和議之發端。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兩國允定會議地點。在美國華盛頓。乃派遣外務大臣小村氏爲全權專使。俄亦命槐脫爲全權首席。旣而改會議地點於朴子茅。日本提出議案如左。

(一)戰費之償還。

(二)承認韓國之主權。

(三)樺太島之割讓。

(四)旅順大連灣租借權之讓與。

(五)俄國撤退滿洲兵。
(六)承認保全清國之領土及開放其門戶。
(七)哈爾賓以南之鐵道讓與。
(八)海參崴幹線作爲非軍事的鐵道俄國保管之。
(九)竄入中立港之軍艦交與日本。
(十)限制東洋之俄國海軍。
(十一)沿海州漁業權之許與及其他項。
此十一款中惹俄人之抗議者爲軍費償還。樺太割讓。中立港竄入軍艦之交與。及俄國海軍限制四問題。其後兩全權再四磋商。遂撤回中立港竄入軍艦交與及限制海軍兩條。而割讓樺太一節。亦須日本以北半部售於俄國。代價作十二億圓。先是俄帝密諭槐脫雖一錢償金。決不承諾。於是售樺太北半一條。又歸撤消。卒以樺太島南半讓與爲結局。而北半部以無代價還俄國。和議遂成。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公布全約。是謂朴子茅條約。是役始於癸卯之十二月。迄乙巳之八月。凡歷二十一月餘而戰局始

定。同時兩國雖如約撤兵。關東主權仍歸我。而路鑛森林漁業邊地各項交涉。日以棘手。蓋名爲設官統治。實同守府矣。

第三十七章　考察政治後之預備立憲及改革態度

派五大臣出洋考察

自日俄戰爭。俄敗於日。而世界專制政體國無立足地之說。益以明確。於是清廷受種種激刺。全國人民之思想言論。俱爲之一變。反對專制之風潮。日益湧現。於是那拉太后迫於衆議。不得已。與王公大臣商定粉飾之策。乃簡命載澤紹英戴鴻慈徐世昌端方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旋因瀕行之際。爲民黨吳樾以炸彈暗殺。僅載澤紹英受微傷。遂改派尙其亨李盛鐸二人。以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至日本東京。

改革之始

先是拳亂之和約既定。卽改總理衙門爲外務部。以軍機大臣兼領之。既而又設農工商部。辦京師大學堂。改設學部巡警部（後改民政部）官制漸有變更。又廢八股時文試策論。且定逐科遞減之法。注重學堂考試出洋學生。予以出身。訓練新軍。停止武科。修正法律。停止刑訊。似駸駸大有作爲。然深知內幕者。則謂有名無實。外觀徒爲紛更。內容益復腐敗。蓋粉飾之誤也。

考察情形及回國後舉動

考察五大臣自日本東京出橫濱。至美洲。以達英德。乃於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奏請宣布立憲。略言『憲法所以安國內禦外侮固邦基保人民。濫觴英倫。踵行法美。今則環球君主國。無不次第舉行。如俄羅斯最強。亦以遼東戰敗。遂從民衆之請求。立布憲法。且立憲政體。利君利民。獨不便於庶官也。各國憲法。皆有君位尊嚴無對。君統萬世不易。君權神聖不可侵犯諸條。而民間之利。則租稅得平均。訟獄得控訴。下情得上達。身命財產得保護。地方政事得參預補救。獨官吏聽上下之監督。或特簡。或公推。有一定責成。設貪墨疲冗。非上罷斥。即下攻退。無少依違。憲法之可行如此。保邦致治。非此末由。惟開風氣之先。肅紀綱之始。有萬不可不舉行者三事。一曰宣示宗旨。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三曰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伏願特降綸音。期以五年改行立憲政體』云云。奏上。未決行。但一方面修律。定學校章程。從事敷衍而已。至是年七月。考察政治大臣載澤等回國。奏請宣布立憲宗旨。乃於十三日。特降諭旨『朕奉皇太后懿旨。自開國以來。列聖相承。無不因時損益。著爲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危。憂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制。上無以承祖宗

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現載澤等回國陳奏。皆以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朦。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行憲法。取決公論。軍民一體。呼吸相通。博采衆長。明定權限。以及籌備財用。經畫政務。無不公之黎庶。又兼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今我國亦惟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布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章程。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愼釐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晰國政。以備立憲基礎。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遲速。定期限遠近。著各省將軍督撫。曉諭士庶人等。發憤爲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合羣進化之理。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儲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此諭旨在清廷以爲空前之舉動。頑固黨且譁然以爲朝廷輕信新法矣。實則紙上空言。幷實行期限。渺乎未之有也。於是派載澤等編纂新官

制停止捐例．禁鴉片．改軍制．試遊學生．設政務處及編制館等．而總核大臣奕劻奏改內閣部院官制．各省官制．亦次第編訂．紛紛議憲政矣。

當時所改之官制．略可言之。(甲)內閣．有總理大臣．(此時軍機大臣名目．並未撤消．內閣責任．絕不分明。) 統屬各部大臣．故各部尙書．亦稱內閣政務大臣。(乙)各部．有尙書一．侍郎二．承政廳丞二．參議廳參議二．郎中．員外郎．主事．缺額多寡不等。凡爲部十一．首外務部．次吏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禮部．次學部．次陸軍部．次法部．次農工商部．次郵傳部．次理藩部．(嗣以宣統三年．吏禮兩部方裁撤．)(丙)資政院．(丁)都察院．意以國會未開．此二者以代表輿論監督閣臣也。(戊)軍諮府．以陸軍部之軍令司升改．(己)大理院．意以平反刑案．乃審判之最高級機關也。(庚)審計院．查京外各衙門之出入款項者也。(辛)行政裁判院．意以處理行政裁判事宜也．此外宗人內務等．實未變更。外官制．則惟東三省次第實行．督撫設行省公署．署內設左右參贊．左參贊領承宣廳．右參贊領諮議廳．此外交涉．旗務．民政．提學．度支．勸業．蒙務七司．均設司使一員．至承宣廳及各司．均就所管事務．以類相從．分設各科．每科設僉事一員．其下爲

一二三等科員。交涉提學。蒙務各司。別設一二等譯官。民政司別設一二等醫官。提學司別設一二等編校官。度支司別設一二等庫官。勸業司別設一二等藝士。外府州縣。則定爲三級。而以道監督之。凡府不設屬縣。與廳州皆隸於道。提法使下有各級審判廳。此光緒三十三年實行於東省者也。各省則亦漸設提法提學交涉等使。勸業巡警等道。而裁撤佐貳雜職教職等冗員。兼裁綠營兵弁。又府縣同城。或兩縣分治者。亦多裁併。至各省司法獨立官制。因當時鄂督張之洞首先反對。各省抗議者亦多。至宣統間始漸次設立。然西北邊省。則至今未能徧設也。

徐錫麟刺殺恩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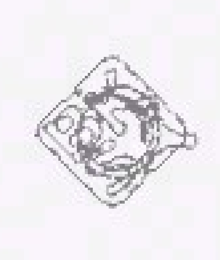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督臣岑春煊等奏請預備立憲認眞事。諭旨有云『直省官制。已據王大臣議擬飭行試辦。立憲之道。全在上下一心。應如何切實預備。乃不徒託空言。宜如何逐漸施行。乃能確有成效。准各官民條舉以聞。除原許專摺奏事外。在京呈由都察院衙門。在外呈由各地方大吏詳加甄核。取其切實正大者。迭錄代奏。此事官民旣各有責任。卽官民均應講求。務使事事悉合辦法。以馴致富強』。是時清廷於預備立憲等事。雖極意鋪張。而民黨之見解。則深知宮廷積弊已重。一切更張。萬不能出於

至誠。卽萬不能獲良效果。是以革命暗潮。日益涌激。而孫文等之興中會。尤爲祕密社會之有力者。其宗旨專在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於是徒黨徧布。悉以排滿爲惟一手段。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安徽巡撫恩銘。滿人也。會巡警學堂畢業涖考。道員徐錫麟遽以手鎗猛擊。同黨陳伯平馬子畦助之。恩銘立斃。惜徐等未經預備。旋爲官軍所擒。被殺。淸廷聞警。滿朝震悚。有因此搖動新政者。然那拉太后等甚憂排滿暗殺之行爲。諸王大臣。更人人自危。遂有七月均平滿漢之諭。略云『開國以來二百餘年。滿漢臣民。從無歧視。近年將軍都統。已不分滿漢。當爲天下所共信。現在滿漢畛域。應如何全行化除。著內外衙門。各抒所見。』在淸廷之意。此諭足以羈縻天下矣。復速辦資政院以通民情。籌教育普及以慰民望。然徒事紛更粉飾。愈甚而革命黨之進行。固未嘗因之少懈也。

預備立憲九年期限之頒定

先是六月間。派侍郞于式枚等分赴英德日三國考察憲法。先後由于式枚達壽等奏陳。宮廷知不能更事顢頇。始飭憲政編查館擬定開設議院。實行憲法之年限。編查館仰承意旨。遂有公同商酌。擬自光緒三十四年起。至光緒四十二止。限定九年。將預定

各事。一律辦齊。分別年限。列表上陳之說。表既上。奉諭「該王大臣所擬憲法。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諭。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之宗旨。至單開逐年應行籌備事宜。均屬立憲國之要政。必須秉公認眞。次第推行」云云。當時雖有一般輿論。非難期限之過久者。而政府沾沾自喜。以爲君主立憲。邦基永固。不可蹈欲速之弊也。



當時之外交

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三年間。有外交上之紀念數事。如抵制美約。蘇杭甬路拒款。廣東有日輪二辰丸私運軍火案是也。初美人苛待華工。旋立嚴禁。於登岸時施種種侮辱。留難國民聞之大憤。相約不購美貨。以爲文明抵制。滬粵各埠。民氣頗盛。尋淸廷諭「迭經出使大臣梁誠及外務部與美政府商議。美政府已允優待華商及教習學生遊歷人等。並允於議院開時。盡力公平妥辦在案。昨據御史奏稱公憤既興。人衆言龐。難保無脅小生心。乘機竊發。恐誤大局等語。亟應明白宣示。以免誤會而釋羣疑」云云。未幾民間之團體。亦漸懈弛矣。蘇杭甬者。英人要求借款代築五路之一。光緒二十四年。由督辦大臣盛宣懷與之訂草合同。及二十九年。寧滬合同簽約時。曾聲明逾時已久。應請作廢。至三十一年。由朱錫恩等奏請廢約商辦。經商部奏准。業歸自辦。忽三十

三年七八月間．英使提出借款舊案．志在實行．蘇浙兩省士民聞之．憤甚．力爭拒絕外款．外務部以交涉困難．英人堅執．幾至與國民宣戰．旋蘇浙各派代表至京．卒用轉圜之法．將英款作爲存項．部借部還．聽商辦公司用否自便．風潮始就平息。逮三十四年春間．復有日本二辰丸事．其事蓋與祕密黨頗有關係．先是署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於三十三年十二月間．接駐日偵探員密電．謂匪黨在日購運大宗軍火．請卽截拿等語．卽派寶璧兵輪管帶吳敬榮等前往．至是年正月初四日．果有日本船名二辰丸者．在九洲洋海面停泊．起卸貨物．形迹可疑。卽鼓輪駛近盤詰．並預假龍靖兵輪爲助．知恰係起卸軍火．卽喝放梯．舟人不答．且突有葡國兵輪至．往來梭巡．似將與寶璧兵輪爲難。吳管帶不稍却．率水兵以鈎攀船一躍而過．卽向船主查問．船主頗倔強．嗣有王委員及洋員羣向駁詰．船主猶不肯稍讓．及吳管帶以海圖示之．確係中國海面．不應闌入．既入我界．又無准單．卽爲私運．照約當船貨充公．船主始無言．而葡艦往來．似有開釁之意．於是吳管帶請船主將日旗撤換龍旗．免使葡人疑與日人破壞和約．船主允之．葡艦駭而去．吳管帶遂以二辰丸帶回虎門內．一面電告外務部．一面按照海關會

審章程第二條。照請駐粵日領事前來會審。日領事不允。由外部駁難往返。日使更強硬。幾致決裂。英使調停亦無效。於是外部大餒。遽以五款了結。(一)允將卸下日旗之員懲處。并允謝罪。(二)二辰丸立即釋放。(三)扣留軍火由備價買回。共日金二萬一千四百圓。(四)拘獲二辰丸之官員懲罰。(五)二辰丸拘留後之損失。允為賠償。又因日本允將來如有日商裝運軍火來華。必加防範。且表明感謝之意。是役也。粵督張人駿頗有強項名。然以國勢萎疲。故外部大臣又耄事無能。其結果乃如是。可哀也已。

當時之學務

自京師學堂開辦後。明學務者競言應從普通各學辦起。清廷不得已。乃命管學大臣張百熙。榮慶。張之洞。會議奏定學堂新章。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新章成。凡初高等小學。中學。高等學。大學附通儒院。各為章程一冊。又蒙養院及家庭教育法一冊。又進士館仕學館等不規則之學校。亦各備章程。此外初等農商實業。附實業補習普通。及藝徒各學堂章程。中等高等實業各學堂章程。實業教員講習所章程。實業學堂通則。又以禮教政俗種種之關係。別訂學堂管理通則一冊。其奏疏論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一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瀹

其知識。練其藝能。務使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愼防流弊之意。一云云。是當時辦學。仍參雜舊法。至強初等小學兒童讀高深之經史。與私塾相去者幾希。實管學大臣等成見未融之誤也。且其時科舉與學堂並行。無論教員學生。均挾有徼倖之思想。爲害滋甚。至三十一年八月。始由直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鄂督張之洞。江督周馥。粵督岑春煊。鄂撫端方。會奏請立停科舉。以杜僥倖。諭旨允之。學校之制由是定。而考試遊學生。獎勵畢業生出身及實官。至宣統三年方罷。是亦學校之阻力也。且出身科舉之官僚。恐舊日舉貢生員。一旦無出路也。於是三十二年二月。政務處有量予出路之辦法。而考試仍紛紛矣。四月學部政務處會議。裁學政。設提學使。本以整飭學務。而考試優拔之事。又擾擾其強半之光陰矣。至於通飭各省。統籌教育普及辦法。亦皆以有名無實了事。貴胄學堂。尤爲虛誕。及徐錫麟事起。宮廷大僚。益猜忌學生。遂有三十三年十月。飭各學堂敦品勵行之諭。詞甚嚴厲。然督學之防閑益苛。辦學之精神亦益懈。究其弊至於剽竊文憑。苟圖獎勵而已。故自光緒興學至宣統間。獲效者殊鮮也。

當時之財政

自辛丑和約大賠款後。國帑支絀。已達極點。民間實業。亦一落千丈。商店工廠。倒閉頻仍。而清廷苛政。橫征暴斂之釐金。仍不肯撤。時停捐禁煙。歲入又減數千萬。於是議行印花稅而未果。乃仿各國公債法而爲昭信股票。終以此失信用。由是庚癸之呼。計無復之。不得不一出於借外債。凡大借款。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間。因甲午賠款故。向法俄借四萬萬佛郎。又迭向英德借共三千二百萬磅。利息四釐至五釐。償還期自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以海關稅及湖北江蘇浙江各省釐金進款作抵。是謂賠款大借款。宣統三年。郵傳部因粵川漢鐵路收歸官辦。大學士張之洞簽定合同。借英金六百萬磅。利息五釐。由滙豐德華花旗東方四銀行承辦。即英德美法四國資本。而郵傳部復以改定幣制。及振興東三省實業。另借一千萬磅。於三月十七日訂定合同。是謂前四國借款與後四國借款。此外借款甚多。第就光緒三十四年爲止言之。其額已逾華幣十四萬五千萬圓。茲列簡表以明之。

中國外債一覽簡表（內光緒十四年之俄法金款及二十二二十四兩年之英德金款卽前節之大借款也）

外債種類	年度	借額	擔任	利息	償還

怡和洋行借款	光緒十四年	十一萬五千磅		七釐	
匯豐銀行借款	光緒二十年	一百六十三萬五千磅	海關稅	七釐	十年
瑞記洋行金款	光緒二十一年	一百萬磅	海關稅	六釐	十五年
俄法金款	光緒二十一年	四萬萬佛郎	海關稅	四釐	三十六年
匯豐銀行金款	光緒二十一年	三百萬磅	海關稅	六釐	十五年
怡和洋行金款	光緒二十一年	一百萬磅	海關稅	六釐	十五年
英德金款	光緒二十二年	一千六百萬磅	海關稅與關稅證書	五釐	三十六年
英德續借金款	光緒二十四年	一千六百萬磅	蘇浙鄂皖鹽金	四釐半	四十五年
甲公債（庚子賠款）	光緒二十七年	一千一百二十五萬零九百磅		四釐	三十九年
乙公債	光緒二十七年	九百萬磅		四釐	三十九年
丙公債	光緒二十七年	二千二百五十萬磅		四釐	三十九年
丁公債	光緒二十七年	七百五十磅		四釐	三十九年
戊公債	光緒二十七年	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磅		四釐	三十九年

鎊虧金款	光緒三十一年	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磅	山西釐金	五釐	二十年
英法金款	光緒三十四年	五百萬磅	直鄂江浙各租稅	五釐	二十年
關內外鐵路	光緒二十四年	二百三十萬磅	車輛財產收入	五釐	四十年
華俄東清鐵路借款	光緒二十二年	七十五萬磅		六釐	
華俄正太鐵路借款	光緒二十四年	一百六十萬磅	本路一切財產收入	五釐	二十年
比公司汴洛路借款	光萬三十年	一百萬磅	本路一切財產收入	五釐	二十年
英公司滬寧鐵路借款	光緒三十年	二百九十萬磅	吳淞路及本路收入	五釐	
福公司道清路借款	光緒三十一年	七十萬磅	本路及他收入	五釐	二十年
日本新奉路借款	光緒三十一年	三萬二千磅		五釐	
京漢路借款	光緒二十四年	四百五十萬磅	本路一切財產收入	五釐	二十年
英法銀行郵部公債	光緒三十一年	五百萬磅		五釐	
日本吉長鐵路借款	光緒三十三年	八萬磅		五釐	
中英公司九廣路借款	光緒三十三年	一百五十萬磅	本路一切財產收入	五釐	

粵漢路借款	光緒三十三年	一百萬磅		五釐
中英公司滬杭甬路借款	光緒三十三年	一百五十萬磅		五釐
英國九江鐵路借款	光緒三十三年	一百五十萬磅		五釐半
津浦鐵路借款	宣統元年	五百萬磅	三省釐金及本路	五釐

當時之海陸軍

我國改練陸軍。發端於庚子前後。其最初改練之地。則南京。直隸。湖北。三省是也。至光緒三十年。乃立全國陸軍統一之計畫。雖訓練日淺。然三十一年在河間府舉行北洋軍大操。三十二年在河南舉行北洋湖北兩軍大操。三十四年在安慶舉行兩江兩湖軍大操。成效頗著。外人參觀者。亦驚成就之速。革命軍起。新軍多有力焉。又設立軍諮府。以濤貝勒管理之。而舊式陸軍。漸歸淘汰。如三十三年下裁撤八旗之詔。明年。設變通旗制處。為八旗子弟籌生計。綠營兵則光緒十一年。即下裁汰之諭。然一旦遣散安插甚難。故光緒二十七年。復有許精選若干營。教以新法之諭。於是巡防隊成立焉。此種兵隊。長江一帶為多。營勇亦漸淘汰。與綠營同。至團練兵自太平捻回等平後。更就消滅。以上四者。既就老敗。乃不得不注全力於新軍。光緒三十年。練兵處奏定新軍

營制餉章。全國定三十六鎮。凡近畿四鎮。直隸。江蘇。湖北。廣東。西。雲南。甘肅。各二鎮。四川三鎮。山東。江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浙江。福建。貴州。山西。陝西。新疆。熱河。奉天。吉林。黑龍江各一鎮。其每鎮軍制。大概如左表。

鎮
- 步隊二協—一協二標—一標三營—一營四隊—一隊三排—一排三棚
- 砲隊一標—一標三營—一營三隊以下與步隊同
- 馬隊一標—一標三營—一營四隊—一隊二排—一排二棚
- 工程隊一營—一營四隊以下與步隊同
- 輜重隊一營—一營四隊—一隊二排—一排二棚

合兩鎮為一軍。總計一軍。以萬二千五百十二名為定員。戰時可每排增加三棚。惟馬隊工程隊。不得臨時增加。謂之常備軍。常備三年期滿。退居各州縣。謂之續備軍。役期亦限三年。續備退伍。謂之後備軍。加四年為限。續備後備俱年中演習兩次。至餉額則常備軍月四兩餘。續備減四之一。後備又較續備減半。此陸軍之大略情形也。海軍則甲午敗後。殘輪餘艦。不復成隊。光緒之季。朝議興復海軍。卒以實力不足。未能舉行。宣統元年。乃設海軍處。命貝勒載洵總其事。載洵曾出游歐西。考察一切。然亦虛糜帑項。

於實際上殊無進步也。設海軍處於北京．設事務處於上海．凡大臣副大臣正使提督各一．又參謀官．副官．守備．機關監．主計長．主計官．祕書官．祕書官補．軍醫等。而海軍營則廣東黃浦有魚雷營．南京亦然。煙臺芝罘有海軍練習營．造船製械所則上海有江南機器局．福州有馬尾船廠．廣東有兵械廠．有火藥製造所．漢陽有槍礮局。學校則江南南京有水師學堂．煙臺芝罘廣東黃浦有海軍學堂．船渠則廣東之黃浦．江南之上海．福州之馬尾．皆有船塢。礮臺多不適用．此光宣之際．海軍大畧情形也。

第三十八章　革命軍起及清帝遜位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德宗崩．二十二日．孝欽太后亦崩．德宗無嗣．遂立德宗弟醇王載灃之子溥儀爲帝．改元宣統．尊德宗后爲隆裕太后．載灃爲攝政王監國。是時廷議仍本光緒朝九年預備憲政之說．頒布遵行．而各省輿論．以日俄英法諸祕密協約既定．日本又併朝鮮．俄人增兵蒙古．英窺西藏．法伺滇邊．時局危迫．要求速開國會．縮短憲政實行期限．各省督撫亦以爲言．於是宣統二年十月初三日下詔．許宣統

預備立憲縮短年限

五年召集國會實行憲政。各省請願代表。亦遂滿意而返云。實則中朝對於憲政。徒爲粉飾之計。而慶親王奕劻執政。賄賂公行。不喜新政。屢爲言路所排擊。攝政王優柔寡斷。曲意下之。及內閣組織之議定。奕劻儼然爲總理。那桐徐世昌副之。輿論大譁。通國皆知無實行憲政之望。而革命風潮乃益急。

革命緣起

淸自世祖入關至宣統三年。凡二百六十八年。其覆亡原因至爲複雜。而最初之惡感。則在滿漢待遇之不平等。私厚己族。虐使漢族。[illegible]爲總因。加以前此諸帝之極端專制。最近數載之塗飾立憲。且現今世界最大公例。專制政體已無容足之地。凡此皆革命之良好機會。而淸之所以必亡者也。若其最近之導火線。則爲鐵路國有問題。實不過借此爲動機耳。蓋革命之祕密運動。蓄積已久。自太平以來。未嘗絕迹。而主動者羣推孫文。孫文者。粵之香山人也。早歲習醫。素持革命主義。奔走四方。祕密結社。曰興中會。民國紀元前十七年。謀舉事於廣東。未成而洩。僑寓南洋羣島。僑民多歸附之。旋游倫敦。爲淸使所捕。得其醫師庇護。卒釋免。遂歷歐美日本。所至鼓吹革命。徒黨益衆。唐才常。徐錫麟。熊成基。趙聲。黃興等。先後舉事。前仆後繼。終不稍餒。其最著者述如下。

武漢起義前之革命軍

自吳樾擲彈欲炸五大臣。徐錫麟槍斃安徽巡撫恩銘。革命軍之動機。不可遏抑。光緒三十二年。黃興舉兵於粵之欽廉潮及鎮南關等處。粵西官兵受重創。卒以藥彈告罄而退。三十四年。黃興與王明堂等。又舉事於雲南省之河口。殺道員王鎮邦。官吏懸賞捕之。遂避居南洋羣島。是年十月。熊成基乘清帝太后之喪。以礮隊突變於安慶。然時官軍大集河南。舉行秋操之典。熊未得同謀。事敗而走。清政府懸重賞購之。不得。後又欲狙擊載洵於哈爾濱。被獲就義。宣統二年。汪兆銘謀炸攝政王於北京。被拘。宣統三年三月初十日。溫生財伺廣州將軍孚琦出觀飛艇。槍斃之。革命軍欲乘勢起事。本期四月一日。而二十九日。黨人總糧臺饒輔廷爲邏[illegible]起出收支册。同黨又被獲八人。事機益急。遂於是日五時發難。進攻督署。黃興統之。槍彈並發。清管帶金振邦陣亡。總督張鳴岐由署後潛出。避入水師行臺。黨軍縱火焚署而出。水師先鋒隊至。衆寡不敵。黨人多死。各股以官兵有備。議暫退。是役黨人死事者凡七十二。粵人叢葬諸大東門外之黃花岡。此革命軍第一次劇戰也。是役也。清水師最爲勁敵。黨人欲挫之。乃於閏六月十九日。暗殺水師提督李準於雙門底。拋擲炸彈。傷李右手及腦際。並傷衛隊十七

人。李乘屋逸去。陳敬岳被獲。未幾。廣州將軍鳳山又被炸斃。官吏洶懼。全國譁傳。人人知革命黨之必成大事矣。

革命告成。肇建民國。實以武漢起義爲其首功。先是宣統三年八月初旬。湖北省垣有龍神宮搜獲鎗械之事。風聲益緊。初九日。鄂督瑞澂。迭接內外各電。僉稱革黨潛伏長江一帶。將聚鄂起事。瑞澂卽飭軍警各界妥爲查防。十三日。瑞澂照會統制張彪。飭馬隊八標喩化龍至署駐防。十四日。巡警道王履康飭內外巡警。分赴武漢各碼頭。嚴查輪划。十五日。瑞澂又通飭文武一體防範。十六日。瑞澂傳集鐵忠。張彪等。於署內會議籌畫會防事宜。復開祕密談話。戒嚴益亟。督署前後。均遣陸軍步隊駐紮。而漢陽兵工廠及城外塘角。亦派水陸軍防堵。此外長江船隊。及本省巡防各艦。一律停泊武漢江面。此時籌防不可謂不至。至十八晚。巡防隊在漢口英租界拿獲革黨。押解督署。而俄租界寶善里內有寓客。形迹可疑。巡捕偵之。忽有炸烈聲。旋起獲炸彈手槍旗幟印信等。洋務公所總辦及夏口廳員訊之。就近獲二十餘人。押赴武昌。嗣又探得革黨祕密所三處。俱在小朝街。立卽往捕。獲三十五人。有女黨員亦被獲。並搜獲藥彈多箱。軍械

甚夥。同時黃土坡千家街店中。炸彈爆烈。亦搜獲炸彈鎗械等。督署內又搜出炸彈一箱。闔城震懼。十八夜。凡拿獲黨人七十三。搜出名冊。多係各營新軍。勢成騎虎。乃於十九夜起事。以工程第八營左隊爲先。咸掣下肩章。袖纏白布。暗號曰同心戮力。步隊二十九三十兩標。亦殺管帶官數人。相繼起事。時巷戰殺旗兵百餘人。巡警紛逃。十時。至火藥局。取子彈。統制張彪聞之。乘隙遁。協長官均逃散。黨人既獲火藥局。悉運子藥至蛇山下關馬廠諮議局旁。直撲督署。時督署衛兵亦反正。瑞澂知大勢不支。先令教練隊護送眷屬。暫住兵輪。及署前火起。遂棄城遁。守鹽道庫及收巡道之軍火。至十一時。督署已燬。始停礮。衆議推混成協統黎元洪爲軍政府大都督。舉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爲民政總長。於是武昌省城。全爲民軍所領。是役也。軍令綦嚴。不妄殺一人。二十日。卽遣軍渡江。達漢陽。先至兵工廠。廠中人紛紛逃竄。民軍仍令開廠工作。且優給工貲。漢陽知府已先遁。遂領漢陽。而漢口先有土匪縱火圖刼。紳商亟請於軍政府。乃於二十一日。遣數百兵至。匪聞風遁。遂設軍政分府。駐守漢口。全鎮商店照常開市。自是武漢大略定矣。

鄂軍政府組織大概

鄂軍政府統轄武漢三鎮.敦請地方紳耆.組織臨時機關.定名爲中華民國鄂軍政府.一切命令.皆以軍政府名義宣布.以興漢滅滿.保商衛民爲宗旨.而其最注重者.尤在消除排外性質.故屢有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之宣告.外人深信不疑.乃得領事宣告嚴守中立.而地方秩序.亦漸恢復矣。

清軍北來之大戰爭

陽夏既隸民軍.一面維持秩序.一面籌備戰事.設軍政支部於江漢關.優給兵工廠俸貲.趕造槍械.又以兵力太薄.黎都督乃出示招募.編練新軍.八月二十日.清廷聞變.二十二日詔遣陸軍大臣廕昌率兵.乘京漢專車進發.是日寶芬所遣河南之兵已抵漢口.二十四日清軍統帶馬繼增率第二十二標抵漢.二十五日廕昌抵信陽.軍隊陸續到漢.海軍提督薩鎮冰乘楚有兵輪亦至.二十六日.民軍與清軍相遇劉家廟.小戰.二十七日復戰於劉家廟.九月初四戰於七里河.初六戰於一道橋.俱互有死傷.旋民軍退至日租界後.又退至大智門.清軍遂佔江岸車站.旋進佔大智門.民軍據歆生街附近爲根據地.十三日.黃興受總司令官於武昌.十四日之戰.民清互有死傷.清廷有詔袁世凱所統各軍停止進攻.十五日.兩軍戰於大智門.互有死傷.十六日.袁世凱囑劉

承恩致書黎元洪議和。是為和事之始。十八日。民軍攻大智門。二十日。漢口清軍進圍漢陽。二十一日。袁世凱入為內閣總理。十月初五日。民軍向漢陽退卻。初七日。清軍進占龜山。至十二時。漢陽陷。居民紛紛渡江入武昌。是為漢陽之變。黎都督撫慰敗兵。勢復振。十三日。遂由各領事請兩軍停戰三日。是時清內閣袁世凱復提出議和案。然久而無成。黎都督遂力籌戰備。蓋時則南京已克。各省光復之捷電紛告踵至。十一月十一日。袁世凱電飭段祺瑞。凡駐紮陽夏兵士。退出百里之外。清軍遂奉命而退。而戰禍亦了結。先是和議復興。進行益亟。袁世凱請派專使唐紹怡。民軍亦公推伍廷芳。設會議地點於上海。而共和告成。南北統一之機漸熟矣。

各省光復

武漢首義。各省響應。凡兩越月。而山陝及東南各省。徧樹共和旗幟焉。自八月十九日首事。而二十七日。宜昌反正。黃州安陸襄陽諸府繼之。二十九日。湖南長沙新軍推熊大章陳作新為正副都督。湖南遂告光復矣。嗣以軍士暴動。殺焦陳。舉譚延闓為都督。傳檄各屬。即聞風歸順。惟辰沅永靖稍需時日。此湖南光復之大概也。於是江西省之民軍以九月初二日。佔領九江府。初十日。南昌起事。巡撫馮汝騤至九江服毒死。乃推

吳介璋爲都督，旋以彭程萬代之，既又推馬毓寶爲都督，自九江移駐焉，此江西光復之大概也，安徽則聞鄂變後，有稱奉鄂督命來者，而宣告獨立之聲始起，推朱家寶爲都督，未幾，江西派來之總司令官黃煥章，與其兵站長顧英，索餉萬元，未允，乃縱軍圍都督府，朱家寶縋城走，城中大擾，適潯軍總司令李烈鈞兵至。安徽紳民設維持統一機關，置軍政財政民政三部，至十月十三日，始由衆議推孫毓筠爲都督，而軍務部長黎宗嶽，聞孫毓筠至，大起齟齬，嗣由參事會及紳商學警各界竭力和解，孫毓筠始得任事，皖事乃定。此安徽光復之大概也，惟江蘇省光復之歷史，最爲複雜，而南京戰事，亦僅亞於武漢，蓋先聲在上海，又以江北清淮一帶爲其尾閭也。九月十三日，民軍始起上海閘北，晚時，入城，焚道署，同時力攻製造局，十四日上午，遂佔領全局矣。十五日，舉陳其美爲滬軍都督，吳淞口亦卽反正，衆舉李燮和爲軍政分府，滬淞事定，民軍卽日至蘇，先是蘇人得滬上消息，均以保護生命財產，故力請於程撫德全，程已允可，十五日，民軍上江蘇都督印，程遂受事，組織一切，而江督張人駿與將軍鐵良，江南提督張勳，主與民軍抵抗，統制徐紹楨受嫌疑，令率新軍，往秣陵關，張勳挾張鐵以令防軍，

十六十七兩日。蘇常鎮光復之信至。新軍決計進攻。十九日。苦戰竟夕未能得手。徐紹楨以軍退至鎮江。蘇浙滬援軍至。推徐爲總司令。十月初三。向南京進攻。至神策門。初四日。取烏龍山。初六日。又得幕府山。遂進取獅子山。初七日。徐總司令率軍由麒麟門攻入太平門。別隊進攻朝陽門。張勳退入城。九日。民軍毀太平朝陽二門。又攻破神策門及天保城礮臺。十一日。民軍得紫金山。張勳漸不支。始求和。凡要四事。(一)不傷人命。(二)不殺滿人。(三)聽張勳率兵北上。(四)聽張人駿鐵良北上。十一晚。張人駿鐵良遁。十二日。清軍盡掣白旗。民軍遂入城。程都督來寧。恢復秩序。是時常鎮等屬。早已光復。此江蘇光復之大概也。浙江以九月十四日。有敢死隊合新軍焚撫署。舉湯壽潛爲大都督。民軍礮轟旗營。卒與議和。繳械罷戰。此浙江光復之大概也。福建自得湖北信後。旗營防範極嚴。九月十七日。風傳旗兵將攻第十鎮統制孫道仁。諮議局欲保治安。另組織新政機關。要求總督松壽將軍樸壽承認。二人不從。且修戰備。遂演慘劇。松壽自裁。樸壽被殺。遂舉孫道仁爲大都督。二十一日。事大定。此福建光復之大概情形也。其他雲南以九月初九日。新軍起事。初十日。遂舉三十七協統領蔡鍔爲大都督。貫

州亦於九月十四日光復．舉楊柏舟為正都督．趙德全為副都督．此雲貴光復之大概也．廣東自三月二十九日．人心洶懼．九月初四日．將軍鳳山至粵甫登岸．即被炸斃．始議獨立．十九日．將以都督印上張督．時張已避去．乃議舉胡漢民為都督．廣西則十七日．全城皆見漢旗．公推沈撫秉堃為大都督．此兩廣光復之大概也．西北各省．則陝西謀起事最早．四川為鐵路國有事．且又為武漢起事之導線焉．陝西在八月初．即有揭帖言黨人將起事．鄂事既起．遂於九月一日舉事．將軍抗拒．擊之敗．民軍遂舉張鳳翽為大統領．張益謙副之．旋改都督府．此陝西光復最早之大略也．太原聞警．新軍於九月八日．往攻撫署及旗城．巡撫陸鍾琦死之。遂推協統閻錫山為都督．即發兵扼守娘子關．時清廷遣第六鎮統制吳祿貞至晉．吳本黨人．民軍方歡迎．乃被刺於石家莊．晉省民軍氣大沮．旋清派張錫鑾為巡撫．軍破娘子關．會南北議和停戰．事始已．此山西光復之大概也．四川自七月初旬．因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奏請收川漢路為國有．羣起爭之．罷市罷課．風潮大起．川督趙爾巽以兵力壓之．殘殺頗衆．清廷又命鐵路大臣端方率兵入蜀．事機日亟．然官民相持．交通斷絕．鄂省雖起義．而黨人籌備．反急切不能

得手。至十月初二日。重慶始告獨立。資州鄂軍。亦殺端方以應之。而成都以初七日亦宣告獨立。蒲殿俊爲正都督。朱慶瀾爲副都督。十八日有校場兵變之事。秩序益亂。黨人尹昌衡馳至。始獲安堵。至十一月初三。殺趙爾豐。尹昌衡爲正都督。羅綸副之。是役也。殺戮頗多。久而後定。此四川光復之大概也。而山東河南。實爲光復之最後者。直隸帝京所在。南北統一。始一律反正。甘新僻在遠徼。故皆在各省之後焉。若夫直隸爲滿清建都之地。鄂事起後。非無各地志士。密謀運動。終屈伏而不得逞。至十一月杪。乃有灤州軍變一事。此外甘肅以十一月十八日。光復。東三省之奉天。至南北統一時始定。吉黑亦然。新疆蒙古西藏亦皆獨立。惟蒙藏事至今尚未安輯耳。此各省光復之大概情形也。

議和態度

南北停戰而後。既約設議和地點於上海。於是清之議和使唐紹怡。由鄂抵滬。與伍代表廷芳於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爲第一次開議。伍提出民黨意見四條。(甲)廢除滿洲政府。(乙)建立共和政府。(丙)清帝優給歲俸。(丁)滿人除在新政府效力有事者外。其年老貧苦者。均優給養贍。時停戰已十日。至十一月初五日。又續議停戰七日。

時袁內閣倡爲召集國會。公決君主民主兩問題之說。要求民軍贊同。磋商再四。始允召集各處代表於上海。旋袁內閣不承認唐使之簽字。唐使辭職。乃由伍袁直接電商。又展停戰期限自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伍代表遂力爭唐使承認國民會議爲有效。袁電往反不允。而會議地點。又爭在北京。嗣以北軍段祺瑞等亦主張共和政體。事機益熟。乃易國會問題爲退位條件。而同時南京政府成立。兩方均以同胞鬩牆爲非計。遂以優待清帝遜位後之條件磋商。（一）清帝遜位尊號不廢。以待外國君主禮相待。（二）歲用四百萬元。（三）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四）宗廟陵寢。永遠奉祀。（五）清德宗崇陵工程。所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六）宮人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再用閹人。（七）清帝原有私產。民國特別保護。（八）禁衛軍歸民國編制。又清之皇族待遇條件。亦商推訂定。此時南北軍民。俱傾向共和矣。

南京臨時政府之成立

當議和成熟之際。正南京政府成立之時。先是南京既克。民軍亟謀統一政府。十一月初旬。孫文抵滬。初九日。南京各省代表團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選定孫文爲臨時大總統。十一月十三日。孫至南京行受任禮。改行陽曆。是日即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也。遂

訂臨時政府約法及各部官職令通則。是謂南京臨時政府之成立。

清帝退位及南北統一

優待條件既商定。清帝遂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下詔。稱奉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人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illegible]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illegible]前經資政院選舉爲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卽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保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余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由是袁世凱電告南京政府。協商統一組織法。孫大總統乃提出辭職案。及推薦袁世凱爲大總統。得參議院之贊同。民國元年二月十五日。（卽舊曆十二月二



十八日）孫大總統以淸帝辭位．祭告孝陵。即日電請袁世凱南來受大總統任．略謂『不能在北由淸帝委任組織』云云。袁世凱答電辨明之．且述其不能南來各節．遂由孫大總統派敎育總長蔡君元培爲專使．祝賀統一政府．且代表授受之意。三月十日．（卽舊曆正月二十三日）袁世凱行正式受臨時大總統職典禮於北京．南北各職員及各界代表等均至．大總統誦宣誓文．『民國建設．百事待舉．余願竭力發達民主．掃除專制瑕穢．謹守憲法．以增長全國幸福．合五大民族而統一之．一俟國會選定總統．當即退職．余敬以此誓於全國人民。』蔡代表致祝詞．大總統答之。禮成．是爲臨時統一政府成立之紀念日。南北人民．無不悅服．南京一切組織．移至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卽舊曆三月十四日）參議院開會於北京．袁大總統躬涖宣言．全國拭目觀新政焉。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nchu Dynasty

COMMER[illegible]RESS, LTD.

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初版

(清史講義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編纂者 吳縣汪榮寶 武進許國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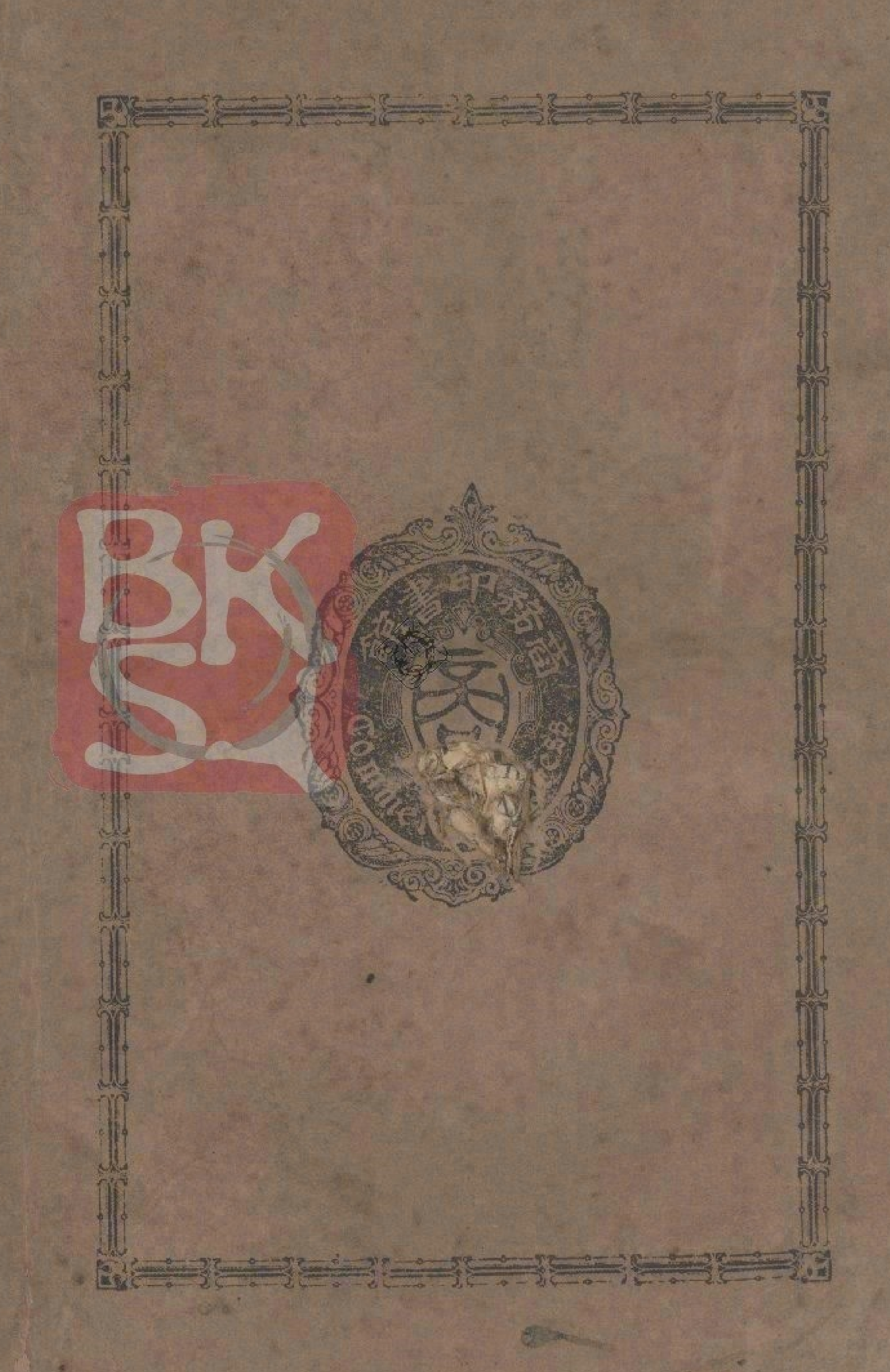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河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瀘州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 商務印書分館

七三一


商務印書館